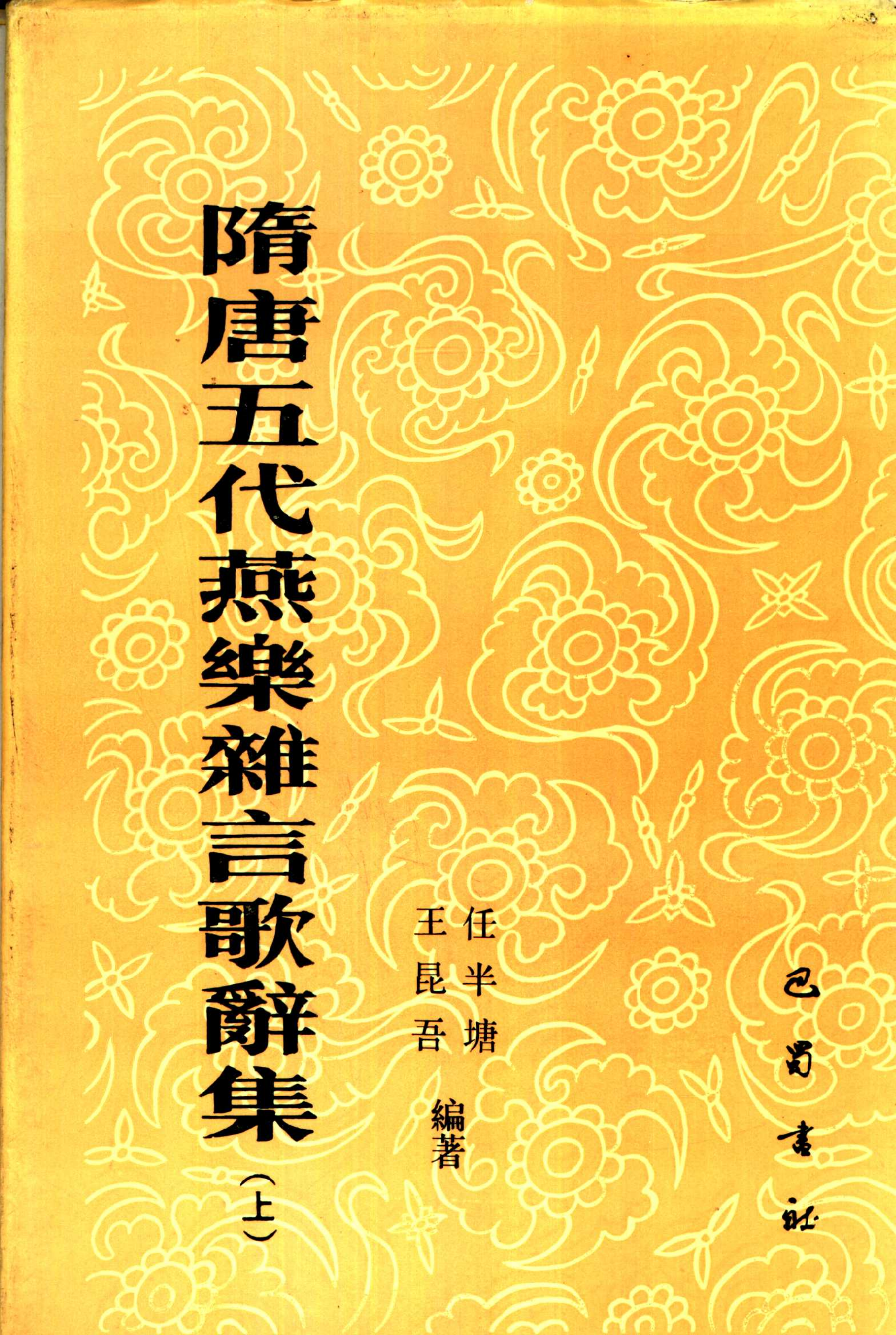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
（上）
任半塘
王昆吾
編著
巴蜀書社



ISBN7—80523—172—9/I·76
定　价：30.00 元上下册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上）

任半塘
王昆吾 編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唐雜言

一九八七年 任半塘

前言

隋唐五代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特別燦爛的時代。經過幾百年的戰亂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在新的統一形勢下，中國人民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化。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説，無論是繪畫還是雕塑，無論是音樂、舞蹈還是戲劇，每一種藝術樣式，都在這個時代建樹了輝煌的里程碑。描述和理解這段歷史，是廣大文史研究者的願望和目標；而對詞的起源及其音樂背景的探討，則是當代文學史家和音樂史家熱切關注的課題。

詞的起源的研究，是在本世紀初才走上科學的道路的。由於敦煌曲子辭的發現，由於作爲專門學科的中國音樂史的建立，人們逐步肯定了兩個基本的事實：詞是隋唐燕樂的產物；詞的前身，稱作『曲子』。這樣一來，便勾畫出了早期詞史的基本輪廓。但是，燕樂的内容是甚麼呢？是以九部伎或十部伎爲代表的西域樂，還是西域音樂同中原音樂的融合？長短句歌辭是如何產生的呢？是由於琵琶音律的變化繁多，還是由於劉禹錫、白居易等人的『依曲拍爲句』？……在許多重要的細節問題上，人們仍然没有擺脱疑惑。歷史資料總是在否定着人們的種種猜測。當一部份學者把燕樂歸結爲九部伎或十部伎的時候，人們卻發現：十部伎中的樂曲，除《破陣子》外，並没有哪一支演變成爲後世的詞調。當一部份學者把燕樂看作西域樂的代名的時候，人們卻注意

到：《教坊記》所載的數百支樂曲，其主體部份，卻仍然是漢族俗樂歌曲。當一部份學者開始意識到中原音樂的重要地位的時候，人們面前卻展現了另一種事實：唐代民歌，乃以『吳音』、『蜀聲』、『楚調』、『蠻歌』最具特色；琴歌稱盛於吳楚巴蜀；中晚唐文人曲子辭多作於江南；凡可考見籍貫的佛教歌讚辭作者，幾乎都活躍在吳楚地區；而唐代廣爲流行的曲子，如《竹枝》、《漁父》、《楊柳枝》、《南歌子》、《長相思》、《烏夜啼》等等，恰恰產生和流行在長江流域。隨着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音樂無疑佔有比中原音樂更爲重要的地位。至於說琵琶音律變化繁多，五七言詩不易與之配合，長短句詞遂應運而生；至於說盛唐曲多配近體詩，『依曲拍爲句』的方式出現後，曲調纔轉爲詞調，——人們也不難發現這些說法的錯誤：前者乃把音律上的變化繁多誤解爲聲音上的變化繁多，而後者則把劉禹錫表述『依曲拍爲句』的時代誤解爲因聲度辭的實際發生時代。看看中國的傳統器樂曲（例如琴曲）吧，其中不是早已産生了衆多的長短句辭嗎？看看教坊曲和敦煌曲吧，它們不是說明：在盛唐以前，早就存在大量的長短句曲調和作品嗎？還可以看看唐代市民和散樂伎人在歌場、戲場中的音樂實踐，他們所用的口耳相傳的方式，證明新興的樂曲，只有配合歌辭才能流行；證明唐初孔穎達所說的『依聲而作詩』，是早已通行的撰詞方法。顯而易見：詞的發生史的研究，首先面臨着全面掌握歷史資料的問題。

從另一方面看，上述種種誤解也可以說是由傳統的詞史理論造成的。資料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研究觀念的問題。在關於詞的起源的研究中，詞生於詩的觀念，是成見最深的一個習慣觀念。

由於這種觀念的影響，人們把由文人創作、有定調、具固定格律等等形式當作詞體的標準，把詞的產生年代斷在中唐。人們還不斷地編輯着唐五代詞，從風格和格式上，嚴詩詞之辨。這樣一來，所謂詞是一種音樂文學、產生於『胡夷里巷之曲』之說，實際上便變成了空話。中唐文人辭是怎麼產生的？僅僅是因爲『依曲拍爲句』之法的應用嗎？或者是因爲曲長辭短，『五七言詩不易與之配合』嗎？其實不是。研究一下唐代文化史就可知道：盛唐與中唐之交的一個重要事件，是安史之亂。它破壞了教坊，使樂在宮廷轉變爲樂在民間；它摧殘了中原，使南方的地方經濟獲得相對的獨立。妓女走上地方化、商業化的道路，服務於飲筵，導致了文人酒令著詞風尚的全盛。因此，這時候的文人長短句，其本質仍然是曲子；這時候的文人辭格律，主要源於酒令令格，而非源於樂曲；這時候並沒有出現詞的產生，而只是出現了曲子辭的文人化或酒令化；或者說，過去是樂人辭因聲度詞、文人辭採詩入唱，中唐以後便不再有這種分工（參本書後記）。用詞生於詩的觀點，是無法解釋這段歷史的。嚴詩詞之辨，實際上也難以取得成功。如果把詞看作是文人依譜而作的格律詩，那麼，嚴格意義上的詞，乃是宋以後的產物；如果把詞看作是燕樂曲子辭，那麼，問題便不是甚麼詩詞之辨，而應當是徒詩與歌辭之辨、一般歌辭與曲子辭之辨、曲子辭中聲詩（採詩入唱之辭）與著辭（因聲度詞之辭）之辨。而這樣一來，對唐五代詞的研究和蒐集，便必然轉變成對隋唐五代燕樂歌辭的研究和蒐集；詩詞之間的聯係與差別，必然要置於音樂文學發展史的廣闊視野中，予以考察。

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正是基於上述理由而編輯出來的。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下簡稱《雜言集》）是半塘師『唐藝發微』工作的一個組成部份。一九五六年，在《教坊記箋訂》前言中，半塘師已提出了編輯這部歌辭總集的設想。隨着《唐戲弄》、《唐聲詩》、《敦煌歌辭總編》等著作的完成，全面整理隋唐五代雜言歌辭的任務，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雜言集》是作爲《聲詩集》（見本書附録）的姊妹篇來編輯的。由於詞的起源問題常被歸結爲長短句辭的產生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所以纔有了聲詩與雜言的分野。這一分野的確立，包有研究策略的考慮，因爲上面說的『聲詩』和『雜言』，還只是文學形式的概念，而科學的分類，卻應當反映事物的內部聯係。按照這種分類，應當把『聲詩』規定爲按採詩人唱方式配樂的歌辭；作爲它的對立概念的，則是按因聲度辭之法創作的『曲子辭』。李清照說：『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這裏即以『樂府』與『聲詩』並舉，反映了樂工歌辭與詩人歌辭的對立、或因聲度詞之法與選詞配樂之法的對立。

但是，『聲詩』多爲齊言近體，卻畢竟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詩人之作多以五七言律絕的形式採入歌曲，而大量雜言曲子辭則按因聲度詞的方式創作出來，這就在現象上，造成了齊言歌辭與雜言歌辭的對立。這一對立表明：雜言與音樂之間，經常有不同於齊言的另一種聯係。由於雜

言配樂需要更細緻的辭曲對應，故隋唐五代的雜言曲子辭，一般都是依調而作的歌辭；隋唐五代的雜言琴歌，一般都是『因調隨吟』的即興歌唱；隋唐五代的雜言謠歌，一般都是實際演唱的記録。而在齊言歌辭中，詩聲拼合的情況則很普遍。換句話說：大部份齊言歌辭與雜言歌辭之間，構成了兩種性質不同的辭樂關係。從雜言歌辭中，纔能看到真實的音樂律動。對隋唐五代雜言歌辭進行單項研究，有助於認識這種音樂律動。

以上兩方面情況，決定了《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的編輯原則。一方面，作爲『唐藝發微』體係中的一部份，它必須象《唐戲弄》、《唐聲詩》一樣，以抉微發隱、說明隋唐五代文化的某一側面爲目標，它必須注重文學的藝術表現，注重文學的民衆基礎，注重文學資料同其它史料的結合。另一方面，它作爲同音樂律動、同民間風俗聯係較爲密切的一部作品集，編輯中，必須注意曲調辨別，注意對曲子辭、謠歌辭、琴曲歌辭、大曲歌辭等不同音樂文學體裁進行辨別，以便爲中國音樂學和中國語言音樂學的研究，提供一個資料基礎；它對於佛教講唱辭、酒筵遊戲唱辭，以及賽神、祈禱等月節活動中的歌辭，必須悉數收入，以期爲唐代文化研究提供一把新的鎖鑰。從上述立場出發，考慮到音樂文學同單純文學相較，其體易明，其用較晦，我們慎於刪剔，列有副編，收録了一批待考歌辭；考慮到本書要爲詞史研究服務，我們根據《凡例》中所立『依調填辭』一項，把辭式演爲後世詞調的作品，均當作曲子辭看待，輯入正編；並把對酒筵著辭影響極大的嘲誚辭、改令辭，也視爲待考歌辭，輯入副編。爲了使讀者對隋唐五代燕樂歌辭的總貌有一

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我們還附録了按《唐聲詩》理論編輯的《聲詩集》，和反映隋唐五代佚辭情況的《佚人佚辭紀要》。我們認爲：一部歌辭總集，既然要尊重音樂文學配樂方式的多樣性，既然要尊重音樂文學流傳方式的特殊性，那麽，它的編輯，必然會具備與一般文學總集不同的一些特點。

本書的編輯原則，其要點已見《凡例》。其中有幾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這裏再作一些補充説明。

一，關於燕樂歌辭的範圍。

燕樂是一個音樂史的範疇。它的内容，一方面要根據它與其它範疇的關係來確定，另一方面，要根據它的實際運動來確定。

我們的基本看法是，燕樂有兩個對立的範疇：在歷史的縱綫上，它與清樂對立，它代表隋唐五代的新興音樂；在歷史的横綫上，它與雅樂對立，它代表這一時代的藝術性（非儀式性）音樂。因此，凡是産生在隋唐五代，凡是用於娛樂而非用於宫廷祭祀的歌辭，都是燕樂歌辭。

概念是認識的工具。過去人習慣用訓詁方法解釋事物，而在實際上，歷史概念總是不能用它的初始涵義來限定的；對它的認識，總是在它取得完成形態的時候明確下來的。譬如『清樂』（『清商樂』），它作爲漢魏六朝漢族藝術性音樂總稱的概念，就是在隋唐之際，即在它取得完

成形態的時候，才得到正式確定的。在此之前，它曾作爲調性名稱，代表了漢代新興的一種特殊風格的音樂；曾作爲樂署名，代表了曹魏時代與『太樂』、『鼓吹』相區別的一批俗樂；曾作爲漢族燕樂和俗樂的集合概念，代表了北魏宮廷所收集的中原舊曲和江南吳聲西曲。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清樂』範疇，正是上述全部内容的總和。同樣，既然『燕樂』在盛唐時候已是與『先王之樂』、『前世新聲』相區别的一個音樂羣概念（參《夢溪筆談》五）；既然它在宋代人的用法中，已代表二十八調系統的全部俗樂（參《宋史·樂志》一七）；既然在隋唐五代，胡樂入華引起的樂律、樂制、樂調上的新的創造，滲透了十部伎、二部伎、法部樂曲、教坊曲、民間歌曲、琴曲、散樂等各個方面；那麽，我們就應承認前面所設的『燕樂』定義，即把它看作隋唐五代藝術性音樂的總稱，把宫廷祭祀歌辭以外的隋唐五代歌唱作品，都判爲燕樂歌辭。

舉一個例子：隋煬帝楊廣等人所作的《紀遼東》算不算燕樂歌辭？有人説不算，理由是：它是『屬於廟堂音樂的「雅樂」』，是『仿樂府舊題，屬告廟慶功的雅樂（晉傅玄有《征遼東》，晉武帝命作，是用於廟堂的鼓吹曲）』。這裏首先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廟』樂章和『堂』樂章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按古代音樂的分類，『廟』樂章指宫廷祭祀天地、祖宗、鬼神的樂章，在《樂府詩集》中稱『郊廟歌辭』；『堂』樂章指宫廷宴飲饗射的樂章，在《樂府詩集》中稱『燕射歌辭』。『廟』『堂』之分，恰是雅樂與燕樂之分。很顯然，二者不可混爲一談。這裏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鼓吹樂是不是雅樂？按自漢代以來，鼓吹樂乃『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

（《隋書·音樂志》語），它的性質，無疑可判屬燕樂。晉代樂官沿襲曹魏三分之法，「太樂」與「鼓吹」分署，就是説：鼓吹樂由專門的燕樂機關掌管，它的燕樂性質，在制度上也得到了肯定。這進一步表明：無論是隋代的《紀遼東》，還是晉代的《征遼東》，都不能判屬雅樂。

其實，隋代《紀遼東》的音樂性質是很容易確定的。《樂府詩集》把它收入「近代曲辭」，《通志·樂志》把它列入「蕃胡四曲」，這已經説明：即使《紀遼東》與樂府舊辭名稱相近，它也不該被簡單地看作是「仿樂府舊題」。在音樂上，它屬於隋唐燕樂時代。何況，它的四首作品是依調填辭的，它的音樂源流是有案可稽的。它以七言五言相間，合於煬帝親見的日嚴寺「七五爲章」的唱導辭法（見《續高僧傳》四〇），並合於敦煌寫本斯五五八八所載的四十五首《求因果》曲辭辭調。我們有理由認爲：在佛教講唱盛行「新聲」的隋代，《紀遼東》是一支根據民間歌曲加工而成的燕樂曲調。

二、關於《樂府詩集》的音樂史料價值。

《樂府詩集》一百卷，北宋元豐間人郭茂倩撰（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蘇魏公文集》五九、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一四）。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全書按樂制分爲十二類，每類有序，辨明分類標準及樂制沿革。各類又按樂調繫辭，每調有注，辨明歌樂本源。它是一部按音樂劃分類屬的總集，可資考鏡歌辭源流。

《樂府詩集》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依據各種專門的音樂著作編撰。「郊廟歌辭」以下，多録

自歷代正史《樂志》；『鼓吹曲辭』以下，兼録自《元嘉正聲技録》、《大明三年宴樂技録》、《古今樂録》、《樂苑》、《歌録》、《樂府解題》；『琴曲歌辭』又兼録自各種琴書；『雜曲歌辭』和『近代曲辭』中頗多無出處、無作者名氏的作品，應直接録自各種唱本。因此，它基本上可看作一部歌辭的總集。在若干早期歌辭集佚失的情況下，它提供了一批甚可信憑的歌辭資料。

但《樂府詩集》是按調名録辭的，它把原始歌辭與擬題之作一例收載，便造成歌辭與非歌辭的相互參雜。在不同的類屬中，這種情況有不同的表現。

第一種情況：基本上可肯定爲歌辭專集的類屬。這主要有『近代曲辭』、『琴曲歌辭』、『舞曲歌辭』三類。按照『近代曲辭』的小序，郭茂倩對『近代曲辭』有兩個規定：第一，它屬於『燕樂諸曲』；第二，『其所存者概可見也』。加上它多收無名氏作品（其實乃王維、王涯、張仲素、張祜等人之作）的特點，我們就可推斷：這一類是以趙宋時仍有曲調演伎記載的唱本爲著録根據的。所以説，『近代曲辭』四卷，是歌辭專卷。第二類（『琴曲歌辭』）有這樣一些著録特點：一、它徵引了十幾種琴書，若作諸本互校，可以發現它均以時代最近的琴書爲著録根據；二、『琴曲歌辭』中所收的作品，與今存別集有較大的文字出入，細加辨析，這些作品乃按演唱需要作了改動；三、有些作品，文意不甚連貫（如鮑溶《湘妃列女操》），明顯地保留了唱奏間用的痕跡。因此，『琴曲歌辭』四卷，也可視爲歌辭專集。至於『舞曲歌辭』，則多具本事，多

有曲調流傳的旁證，它的著録，同樣可以作爲歌辭判別的依據。因而，以上三個類屬中的隋唐五代雜言作品，全部被録入本書正編。

第二種情況：基本上收載歌辭，但間附擬題之作的類屬。這主要有『雜曲歌辭』和『雜歌謡辭』兩類。『雜曲歌辭』是以『新聲』和『雜用』爲輯録標準的；但其中若干曲調，其作品時代跨度較大，表現了擬題痕跡。據此，我們僅將其中一調一辭的情況，或曲調與作品時代相近的情況，或雖沿用舊題，而格調明屬新創，並有唐代曲調流傳記載作爲旁證的情況，視爲『新聲』，採入正編。『雜歌謡辭』一類，情形較爲複雜。如張志和等人的《漁父歌》，已是曲子辭，卻因古辭有《漁父歌》，而編爲謡歌；如張籍《吳楚歌》，本合唐音，乃因與晉辭同名，而繫在古調；此外，王通《東征歌》因有歌唱本事而著録，李白《襄陽歌》因用舊題而著録，李賀《鄴城童子謡》因做古歌風格而著録，例各不同。因此，我們在肯定這些作品至少接受了謡歌影響的同時，僅將其中有歌唱本事或有曲調流傳記載、確非擬古的作品，判爲歌辭。這兩類中的其餘隋唐五代作品，一般只看作待考歌辭。

第三種情況：漢魏六朝作品多爲歌辭，隋唐五代作品多爲擬作的類屬。『鼓吹』、『相和』、『横吹』、『清商』、『新樂府』等類別，屬此種情況。這是由『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所屬的清樂系統的歷史階段性決定的。對於這些類別中的隋唐五代雜言作品，我們一般參照歌唱和曲調流傳的旁證，以決定是否予以輯録。

三、關於『依調填辭』。

劉禹錫《憶江南》，依白居易同調曲辭的曲拍爲句，數首皆作『三五七七五』辭式，既載在《尊前集》，又載在《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敦煌本《蘇莫遮》六首，一意聯貫，辭式大同小異，題作『大唐五臺曲子』。皇甫冉《迎神》、《送神》二首，同一辭式，前首叶平，後首叶仄，序稱『秉筆爲迎神、送神詞，以應其聲。』——這三種作品，儘管或有調名，或無調名；或辭式如一，或體段間有異同；或同聲用韻，或平仄間叶；它們的性質，都屬曲子辭，它們的寫作方法，都叫『依調填辭』。

『依調填辭』是燕樂曲子辭的重要特徵。它的產生，乃由於西域節奏樂器大量輸入後，樂曲曲度穩定，節奏鮮明，因聲度詞，有法可依；更由於一批優秀曲調廣泛流行，頻繁使用，或在歌場，連沓成章，或在伎筵，屢換新辭。——它顯然是作品音樂性的一種表現。後人把依調填辭造成的格律範例稱作『詞調』，而追溯其始，它實在也可當作鑒別隋唐五代歌辭的一條依據。

這一依據的客觀可靠性，大量曲子辭實例已經作出了證明。那麼，在那些沒有採用典型的燕樂曲子爲調名的作品中，『依調填辭』是不是也同音樂必然有關呢？我們經過多方考察，得出的結論是肯定的。以下幾組作品，便是通過考察而判爲歌辭作品的：

例一：隋僧海順《三不爲篇》三首，每首七十字，辭式全同，平仄用韻，俱甚謹嚴。載在《續高僧傳》一五、《全唐詩》八〇八、《全隋文》三五。

據《續高僧傳》，海順原爲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曾『荷帙登堂，諮參講肆』。他通常講說的內容是『自任則樂』，『隨物則苦』——與《三不爲篇》的主題正好相同。由此可作初步推斷：《三不爲篇》是用於唱導的一個底本。

海順居住在蒲州(今屬山西)。此時此地的唱導音樂，《續高僧傳》曾作過描述，云：『東川諸梵，聲唱尤多』，『新聲助哀，《般遮》屈勢』，『音詞雄遠』，『動衷情抱』。『般遮』是梵唄的代名，『哀』是描寫轉讀唄讚音樂風格的常用語。故所謂『新聲助哀，《般遮》屈勢』，指的是河東梵唄兼採新聲，用爲唱導音樂。《三不爲篇》以四言爲骨幹，略同偈讚常式，惟轉折處俱增二字，有嘹亮雄遠之勢。由此可作進一步推斷：它所配合的，是兼採新聲的唄讚音樂。

漢語詩歌的四聲之法，是通過對佛教轉讀唄讚的研究，而得到自覺應用的。顯而易見，佛教聲唱，亦是造就講究平仄用韻、講究辭式辭法的歌辭作品的重要途徑。這些作品的音樂性質各不相同，未必都是燕樂曲子，但它們是依調填辭的，是用於歌唱的。《三不爲篇》無疑就是這樣一種歌辭。

例二：初唐王績、張鷟所作問答辭七首，皆『三五五五』式。王績二首題《春桂問答》，見《全唐詩》三七；張鷟所作《問李樹》二首、《問蜂子》一首、《雙燕子》二首，見《遊仙窟》。

《遊仙窟》是一篇話本性質的說唱文學作品，這一點有很多跡像表明：它是散韻合體的，全文八千字，有詩歌八十五首；它使用了大量駢文和口語散文，與敦煌說唱作品相同，而與唐代的

文言小說不同；它有故事情節，情節和敦煌說唱作品《下女夫詞》相似；它所用的『面非自家面，心是自家心』一類韻語，與《下女夫詞》的『酒是自家酒』等等，如出一吻；它風格諧謔，露骨地描寫了男女戀情，符合市民情趣；它大量採用了方言俗語，顯然曾用於說講；文中第一人稱稱謂不一，時稱『余』，時稱『下官』，時稱『僕』，時稱『少府』，顯然經過口頭流傳；文中有『著詞』一段，顯爲歌辭。由此可以推斷：《遊仙窟》中《問李樹》等等韻文，是用於歌唱的。

此外，從唐代民間盛行的『問頭』伎藝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問春桂》、《問李樹》、《問蜂子》等等作品的淵源所自。『問頭』又稱『款頭』，名見敦煌說唱作品《唐太宗入冥記》和《燕子賦》。孟棨《本事詩》、王定保《唐摭言》，都記載了張祜與白居易以『目連變』、『問頭』相嘲戲的故事。這說明『問頭』同『目連變』一樣，是民間的一種說唱伎藝。至於『問頭』手法在話本中的使用例證，有《敦煌變文集》所載的《下女夫詞》、《晏子賦》、《孔子項託相問書》和《茶酒論》；它在表演性曲子辭中的使用例證，則有《敦煌歌辭總編》所載的失調名《六問枕不平》、《南歌子·風情問答》和《定風波·問儒士》。王績、張鷟的『問頭』之作，依調填辭，與上述『風情問答』、『問儒士』等作品性質接近，亦可判爲曲子辭。

例三：敦煌本《無心律·行路難》，原作十六首，今存十二首。每首一三八字，辭式一致。載在斯六〇四二號寫本和日本龍谷大學藏本。

《無心律・行路難》的『依調塡辭』特色是非常顯著的。例如：每首分三段，每段辭式固定，而且首段『君不見』等五字、末段『行路難，行路難』等八字，各首皆同，這只有在使用同一歌調的情况下才會產生。又如：辭中『勸君迷路諸人輩』、『君等若其不信者』、『贈言同志諸人輩』等等，顯爲講唱用語；每首中重沓複見的『行路難』字樣，與主題毫無關涉，顯然是和聲，是《行路難》曲特有和聲的遺留。另外，這組作品幾乎每首都做到了一韻到底，韻字且對四聲作了分判。因此，說它是歌辭，或者進一步，說它是一篇曲子辭，理由都是很充分的。

《行路難》出自漢末的民間葬歌，經晉代袁山松改製，成爲歌曲。劉宋鮑照、蕭梁吳均、費昶、王筠等均曾作辭。他們的作品，幾乎全以『君不見』起首，且聲情、語氣約略相同。可見《行路難》的曲調是流傳有緒的。《無心律・行路難》既然使用了『君不見』、『行路難』等和聲辭，那麽，它所配合的，很可能就是六朝時的曲調。

《行路難》流傳至唐，不僅付之歌唱，而且奏入笛樂。這在李益、岑參、王昌齡、韋應物等人的詩篇中均有反映。因此，唐代《行路難》辭，有很大一部份可確定爲歌辭。例如韋應物所作的《行路難》，一名《連環歌》，辭中有云：『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環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這表明：就韋辭言，《連環歌》乃是由其內容所得的名稱，《行路難》則是由其曲調所得的名稱。又如賀蘭進明《行路難》五首，分別使用兩種大同小異的辭式；敦煌本《共住修道・行路難》八首，辭式雖不相同，卻有共同的和聲。——這些作品進一步說明：唐

代《行路難》有不同的歌唱方式。它作爲六朝時的相和歌曲，在唐代也保留了和聲調較爲稳定，正歌調較富變化的形式，故有和聲《行路難》行於唐代。它同其它曲調結合，也逐漸形成爲曲子之調，故有依調填辭的《行路難》行於唐代。《無心律·行路難》應當就是後一種情況的表現。

綜合以上三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調填辭，或一調多辭，是隋唐曲子辭的顯著特徵。由於曲子的來源多途，這種特徵，也可以表現在其它歌辭品種之中。但無論如何，它總是在音樂的影響下產生的，因而可以作爲歌辭鑒別的一條重要標準。凡是嚴格依調填辭的雜言作品，總是可以找出使它們所以如此的音樂原因的。以上三例如此，王維等五人的《青雀歌》五首、李隆基君臣四人的《春臺望》四首，也無不如此。

在編輯《雜言歌辭集》的過程中，我們處理了許多非常細緻的問題。因爲每一首作品，都有特定的時代環境，出自不同的作者，採用了不同的表現形式，經過了不同途徑的流傳。從這一點說，每一首作品都是特殊的。但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定的理論作爲衡定具體作品的標準，以上所述，只是衆多標準中的幾項。希望有心的讀者，去細讀每首作品的校注，參考拙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及本書後記，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以使後來的研究，避免類似的失誤。

從一九五六年算起，《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的編輯，斷斷續續，經過了三十年的時間。它的產生是艱難的。它曾經是一部雜言詩集，用作《唐聲詩》寫作的參考資料；它曾經是一

部文學讀物，劉念玆先生的《唐短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可以部份地反映它在七十年代的面貌。一九八二年，我作爲揚州師範學院的博士生，隨半塘師學習『隋唐燕樂歌辭』，遵師之命，對它作了重新整理。經過幾次增刪，它才形成了現在這樣的面目。

我感到很幸運：由於半塘師幾十年來的不懈努力，由於他在『唐藝發微』工作中的巨大建樹，我着手工作之時，就有了明確的方向和充實的資料基礎。現在，由於出版社同志的支持，這項成果又獲得了同廣大讀者見面的機會。但我知道：我們的工作還只是一個嘗試。由於我個人的知識淺薄，這部書有很多地方還很粗糙。另外，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的認識總在不斷發展，對歌辭的理解、對史源的理解，不同時期也有所不同，這必然會影響編輯體例的一貫性。這次交付出版前，我們曾徵求了一些同行的意見，並請復旦大學陳尚君同志評閱了全稿。我們在努力地掃除着落葉，但無奈旋掃旋生。作爲這部書的定稿人，我無疑要對書中的缺點錯誤，承擔全部責任。

王昆吾　一九八六年八月於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凡例

一、本稿收録宮廷祭祀歌辭以外之全部現存隋唐五代雜言歌辭。全稿悉按《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稿中簡稱『理論』）之理解編輯。

二、本稿分正、副二編。凡具以下條件之一者收入正編：

（一）有歌唱本事可考；

（二）有調名，有明顯依調填辭特徵，或有和聲辭、宮調名、樂部名等音樂標記；

（三）爲《雲謠集》、《尊前集》、《花間集》等曲子辭集及早期詞書所著録；

（四）爲《樂府詩集》中《近代曲辭》、《琴曲歌辭》、《舞曲歌辭》諸卷及各種琴書所著録；

（五）載在《樂府詩集》《雜曲歌辭》、《雜歌謠辭》、《清商曲辭》諸卷，而其曲調流傳至唐，其文辭具明顯歌辭特徵；

（六）載在各種佛教歌讚集，而具讚名、具固定調格；

（七）以『曲』、『歌』、『吟』、『引』、『詞』爲題，而辭内辭外並有歌唱之跡可徵；

以上諸項，間或參照作者生平、創作習慣及其所處時代之風尚以考定。

三、爲期資料全備，本稿設有副編，收録雖有歌辭特點可徵，然其音樂性質尚待考實之作品。

四、本稿内容，上起公元五八一年楊氏建隋，下迄公元九七五年南唐滅國。計正編録辭二千八百四十一首，副編録辭七百二十四首，所附《聲詩集》録辭一千六百五首。各編中之作品，均以時代先後爲序。凡據本事知爲隋作之辭，或時代雖不可考，而其作者列入《隋書》紀傳之辭，俱編入隋代卷。凡登第、入仕在五代十國之中者，俱以爲五代十國人；除仕宋人物之宋時作品（如《騎省集》後十卷）外，俱編入五代十國各卷。至於唐代分爲初、盛、中、晚，則依明高棅以來舊説。即：凡登第、入仕在高祖至睿宗之間者，視爲初唐人；凡登第、入仕在玄宗一朝者，視爲盛唐人；凡登第、入仕在肅宗至敬宗之間者，視爲中唐人；凡登第、入仕在文宗以後，而又未仕爲五代十國高官者，視爲晚唐人。作者先後，參考其生年、卒年、登第年及所作歌辭之時代以編次。如蘇頲曾任中宗時中書舍人，生在崔日用之前，依其年履，當入初唐；然蘇頲《春臺望》，乃依玄宗皇帝李隆基同調之辭而作，據此，仍列蘇頲於盛唐李隆基之後。敦煌歌辭之時代確定，則準《敦煌歌辭總編》之説。

五、稿中歌辭體段，概依音樂單位擬訂。凡同一曲調、同一主題、辭意聯續而爲同一作者所作之曲子辭，視爲『聯章』，同繫於某一調名之下；隻曲曲子辭則一首一題。凡篇幅較長，綴合數調而成之歌辭，視爲『長歌』。依其辭式、文意劃分章解，每解計爲一首；一首之内，則依韻律間作分片處理。

六、稿中曲子辭之著録，首重調名。若調名佚失之曲子辭，則以『失調名』爲調名；若干辭式較具特殊性而又同調多辭者，則取始辭之義擬爲調名，所擬調名冠以〔　〕號。

七、稿中曲子辭，凡又見《敦煌歌辭總編》者，調名、副題殆與《總編》統一。即：凡取辭中數字爲副題者，副題冠以『　』號；凡據辭旨自擬副題者，副題冠以（　）號；凡用原題爲副題者，副題不標號。至於其他曲子辭，除録自史志稗乘者代擬副題（不標號）外，一般不擬副題。

八、燕樂曲子辭多一調數辭。爲查檢方便計，本稿目録於部份無副題之曲子辭調名下，增寫辭中首句爲副題。此類曲子辭皆合以下條件：（一）、其曲調名有實際流傳之記載，其曲名或曲辭爲《尊前集》、《花間集》、《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及各種敦煌曲子專卷所著録；（二）、一首一題，即爲隻曲曲子辭；（三）、調名不與首句重複，亦即非創調之辭。凡依此款所增之副題，仍冠以『　』號。

九、本稿素材，採自子、史、集部諸書及各類鈔本、揭本。見諸多本之作品，首據歌辭總集（如《尊前集》、《花間集》、《樂府詩集》）著録，次據較早之本或較善之本著録。鈔本作品，概從善本。若干有近人校本者，亦擇善而從（如和凝辭用《紅葉稿》，孫光憲辭用《荆臺傭稿》）。

十、歌辭作品，多經口耳相傳而形諸文字。故本稿於唐五代小説雜書所載者，亦概予著録不廢。

其中所託時代可信之作品，均繫於該時代；其傳説疏闊難信者，改將作品繫於作者著書之時代。凡假夢幻指爲他人所歌之辭，均還屬本人。至於趙宋以後人所造怪異之辭，雖或有若干唐五代舊編在内，儻無從確切分判，則不予著録（如呂巖『仙詞』，至宋元間亦續增無巳，本稿不録）。

十一、本稿校注，繁簡各從所需。首在著明録辭本源，次詳重要異文，並於必要處，溯調始，辨歧説，考見本事，追蹤流傳，舉證著録根據，附見齊言吟白，俾音樂文學研究者，得一方便實用之工具。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目錄

正編

卷一　隋　二十三首

卷二 初唐 一百七十七首

卷五　中唐　三百三十六首

卷六　晚唐　三百十四首

卷七　五代　一百四十二首

後梁

卷九　後蜀　吳越　荊南　閩　南漢　一百四十八首

後蜀

卷十　南唐　一百七十四首

馮延巳一百七首

卷十一　時地待考　三百九首

以上十一卷，共録辭二千八百四十一首。

副編

卷三　盛唐　二百十一首

李白四十七首

卷四　中唐　二百七十八首

卷五　晚唐　五十三首

卷六　五代十國　八十五首

卷七　時地待考　八首

以上七卷，共録辭七百二十四首。

正、副編十八卷，總計辭數三千五百六十五首。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一

隋二十三首

柳䛒 一首

字顧言，襄陽人。生於梁武帝大同三年（五三七），卒於隋煬帝大業元年（六〇五）。初仕梁。仁壽初爲東宮學士。言雜俳諧，爲楊廣所狎。後拜秘書監，從往江都，卒。

陽春歌

春鳥一囀有千聲。春花一叢千種名。旅人無語坐檐楹。思鄉懷土志難平。唯當文共酒。暫與興相迎。

△録《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文苑英華》一九三載之，【坐】作【出】。此柳䛒依家鄉歌曲所作之辭，調存古《陽春曲》風格。李白《陽春歌》（本書正編卷四）仍守此調之七言四句。《聲詩集》所録《陽春曲》，無名氏作，乃五言四句。參【理論】《隋代雜言歌辭概述》。

牛弘 一首

字里仁，安定鶉觚人，生於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五四五），卒於隋煬帝大業六年（六一〇）。開皇初，授秘書監，封奇章郡公。九年，奉勅改定雅樂，作樂府歌辭。

上壽歌

俗已乂。時又良。朝玉帛。會衣裳。基同北辰久。壽共南山長。黎元鼓腹樂未央。

△錄《樂府詩集》一五《燕射歌辭》。《隋書》一五《音樂志》載在《宴羣臣登歌辭》前。

△《樂府詩集》云：『《隋書·樂志》曰：元會，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郊丘、社、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肆夏》。食舉奏《食舉歌》。上壽酒奏《上壽歌》。』按《隋書》一五《音樂志》云：開皇十四年三月，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並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又云：高祖曾用齊樂人曹妙達教習太樂，迎神、獻奠登歌、送神禮畢等歌均象俗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鍾律，而辭經勅定，不敢易之』。右辭雜言，或亦用俗曲。

△按北齊『燕射歌辭』有《上壽曲》，辭云：『仰三光，奏萬壽。人皇御六氣，天地同長久。』解題引《隋書·樂志》曰：『黃鍾箱奏。』右辭風格與之相類，疑亦入黃鍾。

楊廣 四首

楊堅次子。生於北周武帝天和四年（五六九），卒於隋恭帝義寧二年（六一八）。仁壽四年殺堅自立，在位十二年，史稱『煬帝』。所作齊、雜言歌辭共存十九首。『湖上』八曲僅見《海山記》，風格與隋代作品不類，今入晚唐失名內。

紀遼東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解題曰：『《紀遼東》，隋煬帝所作也。……《隋書》曰「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渡遼水，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是也。』《文苑英華》二〇一亦載。

遼東海北翦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馬牛』二字，《文苑英華》、《詩紀》等本均如此。敦煌寫本斯五五八八卷所載（求因果）辭四十五首，與右辭同調，其每首第三句末字，亦皆平聲。一說『馬牛』應爲『牛馬』，聲爲『平仄』。無版本根據，玆不從。

秉旄仗節定遼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變』，《文苑英華》作『振』。

△此調入唐後，應仍流行。本編卷十一載〔求因果〕四十五首，正同此調之句法，惟用韻愈密。

△此調倡和計四首，爲隋唐燕樂雜言歌辭最早之重要實例，詳『理論』《隋代雜言歌辭概述》。

夜飲朝眠曲　倣劉孝綽雜憶詩　二首

△二首錄舊題唐顏師古《隋遺錄》：『帝因曰：「……曾倣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按沈約有《六憶詩》，僅傳『憶來』、『憶坐』、『憶食』、『憶眠』四首，調同此。《全梁詩》劉孝綽集內無『雜憶詩』，殆失傳。本編卷六列韓偓《三憶》，較此調少後二句。《夜飲朝眠曲》名，見宋朱弁《曲洧舊聞》、明楊慎《百琲明珠》及王圻《稗史彙編》等。清毛奇齡《西河詞話》一：『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詞，何不可哉！』唐李賀曾用此名，作七言八句。

△此二首逯欽立輯《隋詩》不載，蓋因《隋遺錄》之作者與時代均可疑。然『憶睡時』、『憶起時』之辭式辭調，六朝已有，與《海山記》所載《望江南》八首不同，故錄之。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搏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

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匿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林中烏。除卻司晨鳥。

△丁福保輯《全隋詩》注：『被匿』，《樂苑》作『被惹』；『林中烏』，一本作『上林中』。

王冑 二首

字承基，琅琊臨沂人。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五五八），卒於隋煬帝大業九年（六一三）。大業初爲著作佐郎。楊玄感敗，冑坐交遊，徙邊。亡匿江左，被捕害。冑另有齊言歌辭《棗下何纂纂》二首及《敦煌樂》二首傳世。

紀遼東 二首

△二首録《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亦見《文苑英華》二〇一。

遼東浿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爲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濊已冰消。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回鑣。

△『消』，《文苑英華》作『銷』。

天威電邁舉朝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迢迢用一年。鳴鑾詔蹕發淆潼。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合』，《文苑英華》作『舍』。

△按此調四辭，每辭前片皆呼其地，三曰『遼東』，一曰『朝鮮』，後片不然，體格分明；爲雙疊四首，每疊異韻之調無疑。此二辭《文苑英華》合爲一首，誤。

王通　二首

字仲淹，絳州龍門人。陳後主至德間生，隋煬帝大業末卒。善琴，好雅音。仁壽間，上策，不用。居河汾授徒。大業中，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不至。卒後門人諡曰『文中子』。

東征歌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將身西飛。

△録《樂府詩集》八六《雜歌謡辭》。《全唐文》一三五杜淹《文中子世家》云：『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文中子世家》所載《東征歌》，末句『將身西飛』作『勞身西飛』。

夢顏子援琴歌

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讚明易道。聿修玄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

△錄《全唐文》一三五杜淹《文中子世家》。云：大業十三年「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顏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階，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

侯氏 二首

楊廣之宮女，居迷樓，而不得進，自縊。臂繫詩囊，所作遂傳，廣命樂府歌之。見《迷樓記》。

《全隋詩》題作者作「侯夫人」。

「一點春」 看梅 二首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清萬樹《詞律》取此，列爲《一點春》調，「無消日」作「消無日」。

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録《古詩類苑》一二四。句法、叶韻，彼此俱同，乃『依調塡詞』。以下失名内載《失調名·迷樓宮人歌》一首，與右辭同調，同見於《迷樓記》。《迷樓宮人歌》採自民間歌唱，或較右辭先有，爲其始調。詳【理論】《隋代雜言歌辭概述》。

海　順　三首

姓任，河東蒲坂人。陳後主禎明三年（五八九）生，唐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卒。出家蒲州仁壽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以聲唱聞於世。

三不爲篇　三首

△録《續高僧傳》一五。

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斫石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鬥。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絶來冤。是以返跡荒徑。息影柴門。

△『冤』原作『怨』，二字六朝以來通假，唐俗文與俗寫内尤多見。『不然』疑是『必然』之訛。

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游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誰貴。鈎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

我欲銜才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廚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謡。將恐塵棲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遥。

△三篇又見《全唐詩》八〇八、《全隋文》三五。《全唐詩》首篇缺一『存』字。《全隋文》『斫石通道』作『研石通古通道』。

△三篇雖皆以四言爲主，而轉折處有四言以外之字，俱成筋節，與襯墊不同。每篇内，律（平仄）嚴韻謹，作『研依調成辭』，與後世填詞相類，乃用於唱導，合唄讚音樂。

失　名　八首

失調名　迷樓宮人歌

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

△録《迷樓記》：『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一本『柳』作『花』。

△《全唐詩》八七五載此，題『唐受命讖』，『河』皆作『江』，『楊花飛去落何處』作『楊柳飛綿何處去』。《古謡諺》九〇引《廣博物志》四二：『謝』作『樹』，『李花』作『李桃』，『落』作『去』。參前列侯氏〔一點春〕後注。

枯樹歌

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傘。聖主從此去。

△録《隋書》六九《王劭傳》。劭官楊堅著作郎時，上表言符命。謂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老子度世語：『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後柏枝果東南指，童歌云云。及堅牧亳州，至祠柏下，枝迴抱指西北，道教行。《北史》劭傳亦載此事並歌，『狀』作『枝』。

銜恨先生歌

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録《朝野僉載》四。略謂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牓，託有銜恨先生者責亶權衡不公，『曳杖而歌曰』云云。

△白居易《花非花》同此句法，惟叶仄。

桃李子

桃李子。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

△録《樂府詩集》八九《雜歌謠辭》。《隋書》二二《五行志》上曰『大業中童謠』。又曰：『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内。「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說皆附會。

△《大唐創業起居注》一載此辭曰：『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以『李』爲唐姓，以『桃』爲『陶』，『桃李』猶言『陶唐』。《起居注》並曰：『汾晉老幼，謳歌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歡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黄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繞』一作『满』。參看《全唐詩》八七五『讖記』類之説。

△《舊唐書》三七《五行志》載此，『鴻鵠繞陽山』作『洪水繞陽山』。《長短經》四《霸圖篇》注：『繞』作『遠』，『宛轉』作『苑在』，『林』作『園』。

△《通鑑》一八三大業十二年：『比來民間歌謠，有《桃李》章云：「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民歌氣息益著。

△《太平廣記》一二〇『徐鐵臼』條引《還冤記》云：東海徐甲後妻陳氏兇虐之甚，前妻之子鐵臼竟被杖

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復還家。……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一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按《還冤記》乃北齊顏之推作，『徐鐵臼』條前後，皆記蕭梁時事，是則《桃李子》歌蕭梁已有。據《還冤記》所述，鬼歌《桃李子》寓有調名本意，似爲始調。

二豎子歌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

△録《隋書》二二《五行志》。略云煬帝夢二豎子歌云云，由是築宮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被殺。

慧化尼歌　二首

△録《大唐創業起居注》三。

西北天火照龍山。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

△『龍山』下，一本有『昭』字。此從繆荃孫《藕香零拾》本。

與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

信。問取衛先生。

△《大唐創業起居注》云：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唐王李淵進位爲相國，加九錫，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上疏勸進。李淵拒而不答，裴寂等乃奏上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詞，及蜀郡衛元嵩詩讖。慧化尼歌詞共五首，二首雜言如右，餘爲齊言。

長白山謠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録楊慎《古今風謡》。原題《隋大業長白山謠》。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一

初唐一百七十七首

長孫無忌　二首

字機輔，河南洛陽人。隋文帝開皇末生，唐高宗顯慶四年（六五九）卒。佐李世民（太宗）定國，功第一，封齊國公，拜司徒，圖像凌煙閣。李治（高宗）時，進册太尉，知門下省。後被誣搆，貶死黔州。

失調名　新曲　二首

△同調二首録《樂府詩集》九〇《新樂府辭》。內容一寫民間，一寫貴族，原不相涉，乃應歌而成組。

儂阿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長情。玉佩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儂阿』二字原無，『遠』原作『動』，茲從《全唐詩》三〇。楊愼《詞品》一同《樂府詩集》。『長』，《詞品》作『時』。

迴雪凌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芙蓉綺帳還開掩。翡翠珠

被欄齊光。長廊今宵奉顔色。不愛聞簫逐鳳凰。

△「侍」，《詞品》同，《全唐詩》作「倚」；「聞」，《詞品》同，《全唐詩》作「吹」。《詞品》「還開掩」作「開還掩」。

△舉此二辭入詞體而論之，宋元人不爲，乃楊氏之首創。

王　績　二首

字無功，隋王通（見上卷）弟。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年（五九〇），卒於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六四四）。雅善鼓琴，嘗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唐武德初，官待詔門下省。嗜酒，求爲太樂署丞。後歸東皋著書，號「東皋子」。

失調名　春桂問答　二首

△二首録《王無功集》卷中。原題《春桂問答》。

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原注：「「芬」一作「芳」。」

△此辭所用「三五五五」問答體，在初盛唐間甚常見。下列張旟之作内，亦有同體辭五首。按《魏書》載彭

城王諲詠松辭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但未見答詞。

春桂答。春華詎能久。風霜摇落時。獨秀君知否。

張楚金 一首

并州人。約生於隋煬帝大業七年（六一一）。唐太宗貞觀元年與兄越石同登進士第。武后時歷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卒於徙所。

逸人歌贈李山人

上有堯兮下有由。眠松陽兮漱潁流。其貌古。其心幽。浩歌一曲兮林壑秋。道險可驚兮人莫用。樂天知命兮守巖洞。時擊磬兮嗟鳴鳳。吾欲知往古之不可追。自悠悠於凡夢。

△録《全唐詩》一〇〇。

△四言與三言之間帶『兮』字，多不能句讀作五言與三言二句，惟有認作八言，右辭下片首二句是也。參看下列失名氏《洞庭龍君歌》等三首。

△此首題《逸人歌》，而非歌行體，亦非擬樂府舊題。參照辭文『浩歌一曲』句，定爲歌辭。

善導　二十六首

臨淄人，一說泗州朱氏。隋煬帝大業九年（六一三）生，唐高宗永隆二年（六八一）卒。貞觀間佛法淨土宗大師。精修三十餘年，後登樹，投身而寂。高宗賜寺額曰『光明』。曾集記《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讃》二卷，《往生禮讃偈》一卷，及《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讃》一卷。見宋王日休《龍舒增廣净土文》五。

難思議　四首

△同調四辭，録《轉經行道願往生净土法事讃》上，見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四七。每辭僅叶二平韻，如首章『經』『停』，次章『緣』『專』，三章『因』『聞』是。和聲辭逐句相同，原本即如此備列。

衆等齊心請高座。往生樂。愍對智影說尊經。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道場時逢難叵遇。往生樂。無常迅速命難停。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眼前業道人人見。往生樂。皆由三毒作因緣。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

樂。

雖得人生常暗鈍。往生樂。貪瞋邪見轉專專。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日夜惛惛不惺悟。往生樂。還是流浪三塗因。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忽爾輪迴長劫苦。往生樂。彌陀淨土何時聞。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大衆同心請高座。往生樂。爲度羣生轉法輪。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衆等傾心樂聞法。往生樂。手執香華常供養。往生樂。難思議。往生樂。雙林樹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養』字應叶平韻，俟校。

△本編卷五載中唐法照《歸去來》、《衆生心》、《往生心》等辭，可參看。

十二時　修西方十二時　十二首

△此下十二首，錄《大正新修大藏經》四七《念佛鏡》末。此文原題『唐道鏡、善導共集』，今據《宋高僧傳》少康傳所云『善導《西方化導文》』云云判屬善導作。『修西方十二時』乃原題。

平旦寅。被衣出戶整心神。合掌焚香望極樂。殷勤遙禮紫金身。

日出卯。不應念佛論多少。安在專心繫一緣。勿爲妄境相侵擾。
食時辰。念佛先須伏我人。若將念佛恃人我。何始何成浄土因。
禺中巳。進修浄土須決志。如餐甘露自知甜。且莫謗人道不是。
正南午。想念吾師如目覩。無邊業障自然消。豈要云爲枉辛苦。
日昳未。浩浩生死誠堪畏。不取西方速疾門。塵沙劫海須沈墜。
晡時申。急急須持浄土因。闃健不能勤念佛。一朝虛作世間塵。
日没酉。想知光景何能久。看看無常即到來。莫教佛字離心口。
黄昏戌。勿使身心多過失。十惡雖然亦往生。何如上品蓮開疾。
人定亥。深心念佛真三昧。十地高人尚爾修。將知不信寧非罪。
夜半子。朝朝念佛常如此。皆乘蓮華一往生。從玆決定無生死。
鷄鳴丑。壯盛俄然即衰朽。忙忙刹海更無親。唯有彌陀獨招手。

修西方十勸 十首

△録同上。十首辭式如一，在原文中與《修西方十二時》緊接，應有同等音樂性質。下列卷十一『時地待考』中，載失名氏《十勸撥禪關》，殘存二首，雖與右辭辭式不同，然其結構形式、用途卻屬一類。

勸君一。長時唸佛須眞實。歸依佛語莫生疑。制護心猿無放逸。
勸君二。唯思唸佛無餘事。澄心決定願西方。臨終自見如來至。
勸君三。唸佛先須斷愛貪。臨終心淨見如來。似月淸光照碧潭。
勸君四。莫令唸佛心移忘。臨終極樂寶華迎。觀音勢至俱來至。

△次句不叶，『忘』字待校。末句兩『至』字複，前一『至』疑當作『士』。

勸君五。莫辭唸佛多辛苦。思惟長劫生死輪。更向何人求出路。
勸君六。唸佛時中恒相續。假使不唸順凡情。何日得離生死獄。
勸君七。唸佛莫令三業失。專專敬禮願西方。去見彌陀無上日。
勸君八。教修唸佛牟尼法。應須遵奉本師言。命盡得往彌陀刹。
勸君九。唸佛眞心爲上首。臨終化佛共來迎。七寶蓮華隨願誘。
勸君十。唸佛常須心口急。思量業海苦輪深。生死忙忙悔難及。

△辭末原有一行云：『《求生西方淨土念佛鏡》終。』

盧照鄰 一首

字昇之，自號幽憂子，范陽人。約生於太宗貞觀十一年（六三七），約卒於武后永昌元年（六八九）。善琴。曾任新都尉，因患風疾去官，圍於具茨山下。疾不愈，自沉。

明月引

洞庭波起兮鴻雁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靄。明月流光。荆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橫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絶域。侍子他鄉。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極目。莫不變而回腸。

△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四一『極目』作『騁目』。末句『變』下，似失一『色』字。

駱賓王 一首

義烏人。約生於太宗貞觀十二年（六三八），約卒於武后光宅元年（六八四）。武后時，左遷

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反周，就爲府屬，草檄討武。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終。

一片火

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

△録《朝野僉載》五。略謂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反周，欲得炎助，謀於賓王。賓王足踏壁，静思，乃爲謡云云，教遠近兒童唱之。因説炎動，約於揚州起兵時内應。事洩，炎被害。《通鑑》二〇三《高宗紀》，謂此是當時構陷炎者所爲，不實。按炎事可不論，賓王爲檄既實，先以謡謀助，於理無背。《朝野僉載》記武周謬事甚多，難云此條獨鑿空。

玄奘　九首

俗姓陳，偃師人。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六〇〇），卒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博涉經論，世稱三藏法師。武德初，往五印度，精窮佛典，歷十餘年還國。齎回經論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共譯七十餘部，千三百餘卷，爲太宗、高宗所重。

〔十二時〕　出家箴　九首

△此套存於明人所輯《緇門警訓》者十一首，題《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兹録雜言同調者九首。按此九首

皆用『三三七七七』體，乃《十二時》之基本辭式，第一首中又有『十二時中常謹愼』語，似是《十二時》辭而失調名者。今故擬調名如右。《警訓》有明成化六年本，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四八。說者謂係門徒假託，爲明其時代，姑仍列玄奘名下。

去貪瞋。除鄙悋。十二時中常謹愼。鍊磨眞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

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閒喪。

蹑前賢。學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卧要精專。念念無差始相應。

佛眞經。十二部。縱横指示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

速須究。似顯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卽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

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

△《緇門警訓》於此下尚有『哀哀父』及『一旦辭親』二首，玆查此二首乃下列玄覺《證道歌》內所有，故删。

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湼盤爭得達。

善男子。汝須知。遭途難得似今時。旣遇出家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

大丈夫。須猛利。緊束身心莫容易。儻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授記。

智威　一首

俗姓陳，江寧人。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約生於太宗貞觀二十年（六四六），約卒於玄宗開元十年（七二二）。

莫繫念

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

△録《景德傳燈録》四。此調同王績、張藴等人問答辭。

喬知之　一首

同州馮翊人。武后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天授元年，爲武承嗣所害。

倡女行

石榴酒。葡萄漿。蘭桂芳。茱萸香。願君駐金鞍。暫此共年芳。願君解羅襦。一醉

同匡牀。文君正新寡。結念在歌倡。昨宵綺帳迎韓壽。今朝羅袖引潘郎。莫吹羌笛驚鄰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且歌新夜曲。莫弄《楚明光》。此曲怨且艷。哀音斷人腸。

△錄《全唐詩》八一。「蘭桂」句本不必叶韻；「芳」與「暫此共年芳」句韻複，俟校。

△按樂府無「倡女行」一名，此非擬舊題。今據「願君」四句及「且歌新夜曲」、「此曲怨且艷」等句，判爲歌辭，用於歌女演唱。

△《楚明光》乃琴曲，見本卷閻朝隱《明月歌》。

王勃 二首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隋王通孫。約生於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約卒於上元三年（六七六）。麟德初，應舉及第猶未冠，授朝散郎，數獻頌。沛王召爲修撰，作鬬雞檄，被斥。補虢州參軍，坐事除名。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悸死。

秋夜長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相望。遙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雁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履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鳳凰。丹

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自傷。思自傷。征夫萬里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所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錄《樂府詩集》七六《雜曲歌辭》，『望』，平聲。此首通體一韻，不同副編卷二勃《採蓮歸》各片，多以迴還複疊之句起，較之蕭齊王融《秋夜長》之始辭亦迴異。

△《全唐詩》五五載此，『曳履』作『曳佩』，『所在』作『君在』。又卷二六『南雁』作『雁南』。

雜曲

智瓊神女。來訪文君。蛾眉始約。羅袖初薰。歌齊曲韻。舞亂行分。若向陽臺薦枕。何啻得勝朝雲。

△錄《樂府詩集》七七《雜曲歌辭》，原題《雜曲》，可與長孫無忌《新曲》相比。《全唐詩》五五同，惟『分』誤『紛』。此專用四言、六言立格，全脱三、五、七言之常範者，初期唐調中所極罕覯。事詳《太平廣記》六一『成公智瓊』條引《集仙錄》。

△張茂先《神女賦序》，謂魏嘉平中，神女成公（姓）智瓊（名）降濟北從事弦超。以下卷四列王維《漁山神女祠歌》事同，而序稱『瓊智』。

閻朝隱 二首

字友倩，趙州欒城人。生年不詳，卒於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中進士、孝弟廉讓科。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轉麟臺少監。坐附張易之，從嶺外。後召爲著作郎。先天中，除秘書少監，復貶通州別駕。

採蓮女

採蓮女。採蓮舟。春日春江碧水流。蓮衣承玉釧。蓮刺罥銀鈎。薄暮斂容歌一曲。氛氳香氣滿汀洲。

△録《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文苑英華》二〇八載之，「衣」作「花」。

△此「三五七言」之別一格，又《教坊記》有《採蓮子》調。據此二者録入正編。

明月歌

梅花雪白柳葉黄。雲霧四起月蒼蒼。箭水泠泠漏刻長。揮玉指。拂羅裳。爲君一奏《楚明光》。

△録《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二三及六九，『漏刻』均作『刻漏』。

△句法引起晚唐之《天仙子》，惟平仄異。

△此首應是相和琴歌，用《明月歌》調，間奏《楚明光》曲。參『理論』《琴歌》章。

耶大家宋氏　四首

生平行蹟未詳。明吴琯《唐詩紀》初唐卷六〇收大家五詩，注云：『按《玉臺後集》次劉希夷前。』《玉臺後集》乃李康成天寶末編。據此，列大家於本卷。

朝雲引

巴西巫峽指巴東。朝雲觸石上朝空。巫山巫峽高何已。行雨行雲一時起。一時起。三春暮。若言來。且就陽臺路。

△録《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全唐詩》八〇一注：『指』一作『連』。末句容亦三言，『且就』似襯字。

△《朝雲》在《通志》四九中屬『時景二十五曲』。然右辭之調與古《朝雲曲》異，叶韻尤別，所同者在下片：古《朝雲》三言四句，右辭去襯字後，亦三言四句。可知右辭乃依聲樂而作，前片正歌，後片和

歌；正歌可變聲，和歌則須嚴調。——此乃六朝以來江南歌曲慣例。

△敦煌寫本內有兩本『宋家娘子』詩，各一首，皆齊言。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關山阻。風煙絕。臺上鏡文銷。袖中書字滅。不見君形影。何曾有歡悅。

△錄《樂府詩集》六九《雜曲歌辭》。《長相思》乃六朝樂府曲，自蕭梁張率起，常以三言二句起句。如張率辭：『長相思，久離別』，『長相思，久別離』；陳後主辭：『長相思，久相憶』，『長相思，怨成悲』；徐陵辭：『長相思，望歸難』，『長相思，好春節』。陳蕭淳、陸瓊、王瑳、江總則皆用『長相思，久離別』起句。『理論』《謠歌》章稱此種現象爲『起調和聲』。右辭前二句，顯然合於《長相思》之和聲曲。

△《長相思》亦爲唐代流行歌曲。《教坊記》曲名中載此曲。蘇頲、李白、劉復、武元衡、陳羽、白居易、吳二娘等皆有作。首二句仍作『三三』者，除右辭外，有李白一首、武元衡一首、白居易二首、吳二娘一首、劉復一首。陳羽則將『三三七』置於末片。李賀《夜坐吟》云：『鉛華笑妾顰青娥，爲君起唱《長相思》。』此皆爲《長相思》實際流傳之證據。以上諸首《長相思》，均錄入本集正編。

宛轉歌 二首

△二首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殷勤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原『悲』誤『非』，此從《文苑英華》二〇七。《英華》『且』作『更』，又以此二首屬崔液作。按《玉臺後集》已載此辭（據《唐詩紀》），題作者名爲郎大家宋氏。《全唐詩》中，此辭三見，卷五四屬崔液，卷二三及卷八〇一則均屬郎大家。

日已暮。長簷鳥應度。此時望君君不來。此時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全唐詩》八〇一注：前片後兩句『此時』二字，一本均無。又『應』作『聲』。

△按《全唐詩》注：『一作擬晉女劉妙容《宛轉歌》』，《續齊諧記》所傳劉辭，上片作『三五七七』，大家擬辭同。然次首下片作『三七五五』，較始辭作『三五五五』者略有所變。琴曲歌辭中多有此法。

沈佺期　一首

字雲卿，相州内黄人。約生於高宗顯慶元年（六五六），卒於玄宗開元二年（七一四）。上元二年進士。長安中，官考功郎、給事中。坐交張易之，流驩州。神龍中，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詩尚靡麗，與宋之問同創『沈宋體』，

霹靂引

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瑟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戛羽以騞砉。終扣宮而砰駖。電耀耀兮龍躍。雷闐闐兮雨冥。氣嗚唅以會雅。態欻翕以橫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斮長鯨。孰與《廣陵》比意。《別鶴》儔精而已。俾我雄子魄動。毅夫髮立。懷恩不淺。武義雙輯。視胡若芥。翦羯如拾。豈徒慨慷中筵。備羣娛之翕習哉。

△錄《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全唐詩》九五載此，「鼓瑟」作「鼓琴」，「慨慷」作「慷慨」．末並注曰：「一本有「故此知也」四字。」

△辭中「廣陵」、「別鶴」，均著名琴曲。

陳子昂 二首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約生於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約卒於武后長安二年（七〇二）．文明元年進士。武后時，官麟臺正字，遷右拾遺。後還鄉，爲縣令段簡誣害繫獄，憂憤而卒．子昂善琴，明蔣克謙《琴書大全》有傳。

春臺引　寒食集畢錄事宅作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傷遠。登高臺而寫憂。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遒。從畢公以酣飲。寄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美麗。而池館之崇幽。　星臺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於瑶瑟。芳蕙華而蘭靡。乃掩白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鐘。歌《淥水》。怨青春之萎絶。贈瑶臺之旖旎。　願一見而道意。結衆芳之綢繆。曷余情之蕩漾。矚青雲以增愁。悵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鷗。　重曰。羣仙去兮青春頹。歲華歇兮黄鳥哀。富貴榮樂幾時兮。朱宫碧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錄《全唐詩》八三。原注:『遂遒』一作『還遒』,『瑶臺』一作『瑶華』。

△子昂有《羣公集畢氏林亭》詩,云:『默語誰能識,琴樽寄北窗。』此《春臺引》應是琴曲歌辭。辭中『淥水』,亦是琴歌調名。『重曰』二字,乃白語,不在歌辭之列。

喜馬參軍相遇醉歌　并序

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爲伍、麋

鹿同曹，軒裳鍾鼎，如夢中也。南榮暴背，北林設罝。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子孺子，黃中通理。時玄冬遇夜，微月在天，白雲半山，志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玄暢，浩爾太素，則欲狎青鳥、寄丹丘矣！日月云邁，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時醉書散酒，乃旮見清廟臺，令知此有蜀雲氣也。畢大拾遺、陸六侍御、崔司議、崔兵曹、鮮于晉、崔沔子、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實録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必以爲真醉。歌曰：

獨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潛居。時歲忽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與理兮。

△録《全唐詩》八三。此琴曲歌辭，《樂府詩集》失收。「月」「忽」叶，「吟」「心」叶，「子」「理」叶。盧藏用《陳氏别傳》引馬擇語云：「君歸寧舊山，有掛冠之志，……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可與右辭互證。

張 鷟 五首

字文成，號浮休子。深州陸澤人。生於高宗顯慶五年（六六〇），卒於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調露中登進士第，八中制科，四參選判。開元中歷司門員外郎。撰《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及《游仙窟》。

失調名 雙燕子 二首

△此下五首録《游仙窟》。據作者自叙：奉敕授關内道小縣尉，管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從汧隴，赴河源，至

積石山，入神仙窟，遇崔女郎十娘及其五嫂，宴酬留宿，有詩詠若干篇。以下五首雖分列三名，實同一調，均『三五五五』，二平韻。

雙燕子。聯翩幾萬迴。强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

△辭前敍云：『於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別本次句作『聯聯翩翩幾萬迴』。

雙燕子。可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

△辭前敍云：『十娘詠曰』。意在一時得伴，並不相求如燕。

失調名　問李樹　二首

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

△辭前敍云：『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

李樹子。原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

△辭前敍云：『五嫂即報詩曰』，乃答詞。體同上列王績《春桂問答》，惟彼一平、一仄，此則全平。

失調名　問蜂子

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

△辭前敍云：『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下文原接『下官代蜂子答曰』一首，乃五言四句，不錄。

△按『三五五五』調在唐代小曲中極盛。除上所陳外，尚有中唐之《拜新月》等，晚唐之《閒中好》等，且十餘調，足證鷟作五首，定是歌辭，遠源更在晉之《宛轉歌》、北朝之《問松林》諸詠。其問答體特徵，本書《前言》及『理論』《講唱》章內有說。

崔日用 一首

滑州靈昌人。高宗咸亨四年(六七三)生。武后證聖元年進士。神龍中，附宗楚客、武三思，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預討韋氏謀，授黃門侍郎，參機務。開元中拜吏部尚書，終并州大都督長史。

失調名 乞金魚詞

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嚙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賞。

△錄《本事詩·嘲戲》：『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曰……。中宗亦以緋魚賜之。』《廣記》二四九奪『報』字，成六言。津逮秘書本《本事詩》『直』作『其』，『賞』作『上』。

△按此事與沈佺期唱《回波樂》求復牙緋同。日用於賜宴時，又曾歌六言六句謝恩，調類後來之《何滿

子》，足證此調亦爲歌辭。

玄覺　五十首

俗姓戴，温州永嘉人。生於高宗麟德二年（六六五），卒於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與東陽釋策同詣曹谿受法。回温後，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卒謚無相大師。著《禪宗修悟圓旨》與《證道歌》行世，有《永嘉集》十卷。

證道歌　五十首

△録《景德傳燈録》三〇，題『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歌辭以『三三七七七』爲主格，前後中間多插七言四句，一至三首不等，殆爲白語。參看下文卷五圓智《樂道歌》。

君不見。絶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虚出没。

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緇門警訓》『人』作『入』。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警訓》「捉」作「作」。

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警訓》「真乘」作「真僧」，「不肯」一本作「不許」。此首平韻。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誰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

△一本「誰」作「難」，《警訓》同。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

△《警訓》「悴」作「顇」。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即心藏無價珍。

△《警訓》「道即」作「道則」。敦煌曲二字皆作「即」。

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敦煌寫本伯三三六〇、斯二一六五、斯六〇〇〇載右二首。一本題「真覺和尚偈」，寫於「大唐五臺曲子五首寄在《蘇幕遮》」後。又於右辭中二句作「隨物應時時不吝，六度萬行體中圓」，與上文第二首複。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

△右七言似爲上文十一首歌作結。敦煌寫本伯三三六〇「一決」作「一次」，「誰能」作「何勞」。

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

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

△《警訓》「則」作「即」。「觀」疑是「勸」之訛。

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恒沙」原作「河沙」，從《警訓》。

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欣悅。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

△《警訓》「干」作「關」。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

△以上五首似爲一組，以末首所多之「我師得見」二句作結。

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瀟灑。

△《警訓》「遊」作「閒」。「若」讀如「惹」。

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警訓》「既」作「即」。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

△《警訓》「股」作「鈷」。

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

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

△《警訓》「圓明」作「圓光」。

△吳越僧延壽所輯《宗鏡錄》九八載此首，歸釋義存，因義存亦號真覺大師，乃混。

豁達空。撥因果。漭漭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

△日本釋道元（當我南宋理宗紹定間）撰《正法眼藏》，其卷八九曾及《證道歌》，引此首。

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爲子。

△《警訓》「真」作「深」。

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

△《警訓》「能」作「空」。

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警訓》「還」作「同」。

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警訓》「阿鼻業」作「三祇劫」。

△以上辭十四首，以七言三首作結，爲一組。原本此三首較歌辭概低一格。據此，本編對於其他凡七言四句亦一概提行低格。

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警訓》「則」作「即」。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

△以上雜言二首，齊言一首，似爲一組．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

△一本『無』作『何』．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原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

△一本『自』作『共』．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

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

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警訓》『怨』作『恐』．『世』『制』讀如閩粵方音，始與『害』『碎』叶．

△以上六辭似爲一組．

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警訓》『怨』作『冤』．

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牛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警訓》『即』作『便』．『野牛』原作『野干』，此從《警訓》．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

△《警訓》『即』皆作『則』。

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以上雜言五首、齊言二首，似爲一組。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一本『勿』作『没』。

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饑逢王饍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

△《警訓》『還須償』作『應須還』。

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

△以上雜言二首、齊言二首，似爲一組。

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靼。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

△原注：『靼，多達切。』

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

不思議。解脱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警訓》第三句作『妙用恒沙也無極』。

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恒沙』原作『河沙』，此從《警訓》。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

△《警訓》脱『見』字。

△以上五辭似爲一組。此下齊言一首，則爲全篇總結。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警訓》在此詩末行下端有一『終』字。

失名　六十六首

薛公歌

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録《新唐書》一九七《薛大鼎傳》。略謂貞觀中，薛爲滄州守。州以無棣河爲界，隋末填廢，薛開之，引海中魚鹽，民爲之歌。《大唐新語·持法》、《舊唐書》四九及一八五上亦有此歌，作齊言。

田使君歌

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録《新唐書》一九七《田仁會傳》。略謂高宗永徽中，田仁會爲郢州刺史，有善政。天旱，仁會自曝，祈禱得雨，年大稔，人歌之。《舊唐書》一三五《田仁會傳》、《太平廣記》一六二引《廣德神異録》，亦載此歌，作七言五句。未知何首近真，均録之，齊言一首入《聲詩集》。

黃麞歌

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

△録《朝野僉載》一。《舊唐書》三七《五行志》亦載之，『你』作『爾』。《僉載》謂如意年已來，始唱《黃麞歌》如此，後憑於黃麞谷之兵敗。《御史臺記》述趙仁奬善唱此歌，被呼爲『黃麞漢』。《樂府詩集》八六，將此歌收入『雜歌謡辭』，謂『此曲後亦爲舞曲』。《教坊記》健舞曲内有《黃麞》。

失調名 楊柳

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千條入。

△録《太平廣記》三三九『劉諷』條引牛僧孺《玄怪録》，謂武后文明年，竟陵掾劉諷投夷陵空館，月下遇四女，彈琴，擊筑，歌，一女歌辭如右。《全唐詩》因標作者爲『夷陵女郎』。按此辭據楊愼所見，首三句共七言，合成七言三句，詳《唐聲詩》。清吳綺《記紅集》一，謂唐彝陵女子作此，調名『西樓月』，『月』，無據，茲不用此名。《記紅集》『長』作『中』，『繡』作『翠』，未云所據。

洞庭龍君歌

△此下三首均錄《太平廣記》四一九引闕名《異聞集》所載柳毅傳，事託高宗儀鳳間。略謂洞庭龍君之女嫁涇川龍君之子，不諧。女被棄，牧於野。遇書生柳毅，因託寄書與父，得歸。毅事畢，將行，洞庭君餞之，賓主作歌勸酬。

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　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

錢塘龍君歌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　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

△右女叔錢唐龍君歌。與前一首之格調韻叶全同，乃「依調填詞」。唐代送酒歌，須依調答歌，右二首乃其常式。

柳毅歌

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　荷君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

△右三首又載《全唐詩》八六四。末首據《全唐詩》，《太平廣記》缺『嗟』字、『君』字。

蘇莫遮　大唐五臺曲子六首寄在《蘇莫遮》　六首

△此套乃大曲歌辭，見《敦煌歌辭總編》七。原敦煌寫本有五：伯三三六〇，斯〇四六七、二〇八〇、二九八五、四〇一二。此辭寫作時代，《總編》有詳說。

第一

大聖堂。非凡地。左右盤龍。爲有臺相倚。嶺岫嵯峨朝霧已。花木芬芳。菩薩多靈異。　面慈悲。心歡喜。西國眞僧。遠遠來瞻禮。瑞彩時時巖下起。福祚當今。萬古千秋歲。

△一本『霧已』作『聖地』，『遠遠』作『往往』。

第二

上東臺。過北斗。望見扶桑。海畔神龍鬥。雨雹相和驚林藪。霧捲雲收。化現千般有。吉祥鳴。師子吼。聞者狐疑。怕往羅延走。纔念文殊三兩口。大聖慈悲。方便潛身救。

△一本『潛身』作『來相』。『羅延』指那羅延，天上力士，如金剛。

第三

上北臺。登險道。石逕崚嶒。緩步行多少。遍地名花微異草。定水潛流。一日三回到。駱駝崖。風裊裊。來往巡遊。須是身心好。羅漢巖頭滐觀河。不得久停。爲有神龍懆。

△一本『名花』、『異草』分別作『莓苔』、『軟草』。

第四

上中臺。盤道遠。萬仞迢迢。彷彿回天半。寶石巉巖光燦爛。異草名花。似錦堪遊玩。玉華池。金沙畔。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顫。禮拜虔誠重發願。五色祥雲。一日三回現。

△一本『異草』作『瑞草』，『禮拜虔誠』作『合掌望空』。

第五

上西臺。真聖境。阿耨池邊。好似金橋影。兩道圓光明似鏡。一朶香山。啐吼堪吟詠。師子蹤。深印定。八德池邊。甘露常清淨。菩薩行時龍衆請。居士談揚。爲有天人聽。

△一本『八德池邊』作『功德泉中』。

第六

上南臺。林嶺別。淨境孤高。巖下觀星月。遠眺遐方情思悅。或聽神鐘。感愧捻香爇。蜀錦花。銀絲結。供養諸天。菡萏無人折。往日塵勞今消滅。福壽延長。爲見真菩薩。

△一本『往日』作『慚愧』，『菡萏』句作『涵淡人間徹』，『見』作『禮』。

獻忠心 二首

△二首見《敦煌歌辭總編》三。原敦煌寫本爲伯二五〇六號。此辭同卷同面，有武周新字二，故可判爲初唐作品。二首同筆相續，內容一致，末句相同，屬聯章曲子辭。

臣遠涉山水。來慕當今。到丹闕。嚮龍樓。棄氈帳與弓劍。不歸邊土。學唐化。禮儀同。沐恩深。　見中華好。與舜日同欽。垂衣理。教化濃。臣遐方無珍寶。願公千秋住。感皇澤。垂珠淚。獻忠心。

△原本『與弓劍』作『弓與劍』。『嚮』原寫似『響』，擬訂如此。『教化濃』原寫作『菊花濃』。

鵲卻多少雲水。直至如今。陟歷山阻。意難任。早晚得到唐國裏。朝聖明主。望丹闕。步步淚。滿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難任。齊拍手。奏鄉音。各將鄉本國裏。呈歌舞。願皇壽。千萬歲。獻忠心。

△『唐國』，原寫本作『唐囝』，乃武周新字。『水』『直』之間，原本尚有一字，難辨。『鄉音』原作『香音』。

△潘重規《敦煌詞話》云：『唐五代時期，一部份武周新字已經通行。』『這兩首詞應該是敦煌陷蕃，經張義潮收復後，陷蕃官吏，久經胡化，因事歸朝，得重投祖國懷抱時的作品。』此說亦屬推測，無確證。故仍依《總編》，暫繫此二辭於初唐。

春光好 『感恩光』

△以下二首見《敦煌歌辭總編》二。原敦煌寫本爲伯二五〇六。

□□□。□□□。□□□。□□□塞舊戎裝。卻着漢衣裳。家住大楊海□。鑾駕不會宮商。今日得逢明聖主。感恩光。

△原本『聖』作『𤯔』，乃武周新字，而與前首《獻忠心》又寫在同一本之同一面，合見二『新字』，故認爲初唐作品。『卻着』乃襯字。

△王佩諍校『蠻』爲『攣』，『攣騫』即『連騫』，意爲語言不流利。

臨江仙 『時世參差』

岸闊臨江帝宅賒。東風吹柳西斜。春光催綻後園花。鶯啼燕語撩亂。爭忍不思家。
每恨經年離別苦。等閒拋棄生涯。如今時世已參差。不如歸去。歸去也。沈醉卧煙霞。

△此首有敦煌寫本三：伯二五〇六、斯二六〇七、斯□□□□。既與上列三辭寫在同卷同面，時代未容獨異。

△一本『帝宅賒』作『底見沙』，『等閒』作『縱然』。

行路難 無心律　十二首

△見《敦煌歌辭總編》四『重句聯章』。原敦煌寫本載在斯六〇四二，日本龍谷大學亦有一敦煌寫本。原作十六首，合以上二本僅存十二首。每首皆有第號，但非大曲。各首均可分三段，首段以『君不見，無心……』起句，末段以『行路難，行路難，無心……』起句，且爲正文組成部份，非和聲辭，十數首如一。故判爲重句聯章。此辭作辭與寫本時代，據以下三點判定：一、『第十二』『第十四』共有武周新字三；二、別體字與中宗景龍四年所寫卜天壽卷、李勣等於高宗顯慶四年所進《本草》相合者二十二字；三、內容爲華嚴宗十玄門及『無礙十因』等說教。以上三特點，均可使作辭時代與寫本時代推至初唐。說詳《總編》。

第一至第四原本全闕

第五

君不見。無心□□□。□□□□□□□。□□□□□□□。□仙淐□□□□。□□□□□□□。□□□□任浮沈。動心□□□□□。□□□□□□□。□□□前身□得。□□□□□□□。□□□□□□□。□□希承授記音。幸願唯須棄狂藥。無勞空方□□□。如如非有非不有。動念即是爲魔侵。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清高。一切諸法如陽炎。何須學□□□□。

第六

君不見。無心無自他。法界虛融□□□。和乃無和無彼此。得一即泛法流河。一亦非一纏□□。□□□一轉生多。爲滅一多之邪見。故說般若修多羅。□□虛融同一

海。緣起猶如海上波。波□□□□□□。□□□淨本同窠。勸君迷路諸人□。□□□□□□□。若也忘懷絕諸見。便能樹下證彌陀。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洹洹。君等若其不信者。□□□□□□□。

第七

君不見。無心甚微細。□□□□□□□。 □□虛通唯一心。一心非心爲真諦。真諦□□□□□。爲許癡計之所眯。八難三途□□□。□□□□□□□。□□□□想睡者。於中自謿□□□。□□□□□□□。□□□□登真□。□□□□□□□。勿更懷疑自沉滯。□□□□□□□。□□□□□羈制。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失路漫西東。

第八

君不見。無心□□□。非無非有絕稱量。 一切虛融□□□。□□□無□□□。□

□起滅如影響。影響非□□□□。慮誰非真如幻夢。幻夢非斷復非常。可□□□□覺
等。採花拔刺浪棲遑。詎解忘懷絕諸見。□□之理自然彰。大聖悟此稱真覺。八風五
欲不能當。如來無心得自在。所以號爲諸法王。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空□□。
和氏連城非不美。所歎唯逢楚國人。

第九

君不見。無心無楷約。小智下愚難準度。昔日教人練八齋。今乃自身行十惡。惑
者見之言是謬。達士了然恒不錯。見善見惡本由心。不□□□□所作。於箇善惡纔興
念。即是煩惱深基脚。迷人空裏漫尋花。終日驅驅自纏縛。若悟此中深趣者。觸處朗
然無所著。自在猶如不繫舟。得勝逍遥甚清廓。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無謬失。
善□□□空裏花。那能捨一而求一。

第十

君不見。無心□所見。萬法混齊忘貴賤。法性虛融徧十方。十方非徧非不徧。法

本不生亦不滅。如幻如夢因緣□。□□之法離有無。迷者於中生著戀。豈悟本來非異體。連羣總入魔王罥。大聖弘誓起慈悲。鹿野園中演花線。示善示惡令修捨。蓋是揚棄權方便。若於此教執不移。何殊狗逐雷聲轉。行路難。行路難。無心妙且深。歎許守相迷人輩。爭採黃葉棄真金。

第十一

君不見。無心之大施。曠然忘懷絶衰利。隨緣聚散任五家。不計彼此之差二。開門任取不爲限。緣起即住非關自。三事由來不預懷。豈簡福田之漸次。一切無求無所欲。任運無施無不施。無心之心超世間。故得稱爲施中至。無心之心通法界。法界平等非殊異。若能悟此一體檀。即是無礙檀那地。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奇特。不見福田之是非。深達無利無功德。

△原本『世』寫作『廿』，乃避太宗諱。『地』寫作『埊』，乃武周新字。

第十二

君不見。無心大木叉。絕慮忘懷超正邪。　無心之心無異體。法界虛通混一家。十惡十善源無異。八邪八正本非差。迷人邪相隨心執。猶如空裏簡狂花。流浪輪迴曾不悟。躭荒五欲著驕奢。大聖弘慈巧方便。制諸律戒設開遮。余今既學無心律。超過彼律出塵沙。安能更學聲聞志。狹小門內顧羊車。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微細。制戒本意爲防心。非有心人何所制。

第十三

君不見。無心之大忍。埋名晦迹殊幽隱。　灰心訥辨示愚庸。閉智塞聰韜銳敏。曠然忘懷絕彼此。苦對怨憎自平泯。侵陵逼惱若空花。空花無實無根本。罵辱譏訶如影響。影響何曾有虧損。但能朗然無所緣。一切忍行無不盡。贈言同志諸人輩。幸勿空中浪生憤。若悟此身同化人。煩惱魔軍自然殞。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百事好。無心無

礙若虛空。知復何人能觸惱。

第十四

君不見。無心之大勤。絶思絶念始殷殷。殷殷無念無不念。無念無勤無不勤。如盲對色不見見。如聾遇響不聞聞。法性本来恒寂滅。迷者生心存所存。棲遑繞塔求功德。晝夜辛苦事云云。豈悟所作唯迷倒。乃更深機生死根。修善雖言得勝果。地獄天堂恒對門。唯有不念歸真寂。魔王卷迹自亡魂。行路難。行路難。深是難思法。迷人夢裏見三祇。學者那應超九劫。

△原本『地』寫作『埊』，『天』寫作『𠀑』，均武周新字。

第十五

君不見。無心之大禪。無緣無相離中邊。無相非相非無相。無緣非緣非不緣。冲微寂寞同真際。虛凝冥杳契幽玄。超過一切諸三昧。乃號無名無礙禪。若人離念深通達。判知五欲不能牽。五欲之中能自在。即是摩訶第一仙。寄語悽遑窮子輩。入於父

舍直來前。勿怖威嚴便自鄙。淤泥之内乃生蓮。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高良。
既得幸承慈父母。那更窺覦除糞行。

第十六

君不見。無心之大慧。廓廓落落無邊際。　無礙虛融離有無。微妙疏通含一切。一切疏通忘彼此。如如平等論非是。非是是是號空空。空空亦空乃法爾。法爾空空無他自。慧眼明照恒不二。不二無知無不知。無知不知稱大智。大智非明非不明。不明非明無明明。無明之照不照照。不照之照乃無生。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清泰。涅槃生死不關懷。蕩蕩如空無罣礙。

△以上《行路難》十二首，甚富歌辭特色：一、十二首句式一律，首段皆作『三五七』，次段皆爲七言十四句，末段皆作『三三五七七』，乃依調塡辭。二、格律謹嚴，有十一首皆一韻到底，除二首以入聲與平聲或去聲兼叶外，他首用韻均分平、上、去、入。三、各首重句『行路難』，與全首内容無必然聯係，實即《行路難》曲調之音樂遺跡。四、各首中『君不見』，與第六首之『勸君』『君等』、第十三首之『贈言同志諸人輩』，乃講唱語氣表現。按唐代歌唱中，本有《行路難》一調。李益《從軍北征》曰：『橫笛偏吹《行路難》』。韋應物《行路難》（一名《連環歌》）曰：『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王昌齡《代

扶風主人答》曰：『便泣數行淚，因歌《行路難》』。錢起《送李九貶南陽》曰：『馬上應歌《行路難》』。皆是其證。惟《行路難》傳辭無一定格式。劉宋、蕭梁時辭，長短不一，齊雜兼備，辭中不具『行路難』字樣，且均爲女子口吻，似用於説唱。唐代《行路難》辭數十首，可考爲歌辭者，有韋應物一首、賀蘭進明五首、敦煌本『共住修道』八首及本辭十二首。以上諸組《行路難》，亦各具格調，乃因所用《行路難》之曲段各有不同，如『共住修道』八首僅用和聲。其中體格較健全者，即本組十二首。説詳本書《前言》論『依調填辭』。

失調名　十無常　十首

△見《敦煌歌辭總編》四『重句聯章』録敦煌寫本斯二二〇四、斯〇一二六，十首中，九首有『不免也無常』句，一首有『决定也無常』句，非和聲辭，故屬重句聯章。斯〇一二六寫本卷背有武周新字七字，共出現十七次，乃此辭寫於初、盛唐之明證。

△此首內容，可參《無常經講經文》（見《敦煌變文集》）。

每思人世流光速。時短促。人生日月暗催將。轉茫茫。　容顏不覺暗裏換。已改變。直饒便是轉輪王。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原本和聲辭只在正辭前總題一行，末注『和』字。玆歸於辭後。以下各辭，亦不作和聲省略。

傷嗟生死輪迴路。不覺悟。巡環來往幾時休。受飄流。　縱君人世心無善。難勸諫。愚癡不信有天堂。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人間四相行徒見。貴與賤。文才武藝兩般榮。奪人情。　愚癡恣縱身爲樂。心喜作。昔時樊噲及張良。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少年英雄爭人我。能繫裹。相呼相喚動笙歌。笑仙娥。　酒席誇打巢雲令。行弄影。及時大是好兒郎。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打令』，謂筵間行令，舞小曲催酒。詳『理論』《著辭》章。

奪人眼目芙蓉貌。當年少。涼羅冠子鏤金花。掃煙霞。　風流雅醋能行步。巫山女。千金一笑玩春光。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原本『冠』作『官』，『鏤』作『呂』，『巫』作『浮』。

愚人不信身虛幻。得久遠。英雄將謂沒人過。使僂儸。　縱然勸得教歸仰。招毀謗。直須追到閻羅王。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勸君切莫爲冤惡。用意錯。些些少少住心頭。免得結冤讎。　愚情恣縱身無用。如似夢。直饒彭祖壽延長。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冤』原本皆作『怨』。

經營財寶人生分。須平穩。榮華富貴足資財。宿將來。聞身强健行檀施。作福利。莫待合眼被分張。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聞』，趁也。詳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王建《三臺》：『聞身强健且爲』。

人居濁世逢劫壞。惡世界。星霜暗改幾多時。作微塵。生居濁世人之苦。須怛怖。饒君鐵櫃裏穩潛藏。不免也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塵』失鼻音，乃與『時』叶。讀如『馳』。

分明招引經雲教。淨土好。論情只是勝娑婆。有彌陀。直須早作行程路。休遺誤。常知佛國壽延長。決定没無常。堪嗟嘆。堪嗟嘆。願生九品坐蓮臺。禮如來。

△右辭僅一首襯一字、一首襯二字，餘皆作『七三七三，七三七五』式。二段，每段二韻，短句隨長句末字之平仄叶韻。曲調婉轉，乃後期《楊柳枝》所自出。每首和聲辭一定，達十六字，民間曲子辭中未見此例，實出自佛讚。

失調名 太子讚 二十七首

△此辭二十七首，與上列《十無常》十首同載於敦煌寫本斯二二〇四、斯〇一二六。據卷内武周新字現象，判爲初唐作品。

△此套演佛本生出家成佛故事，與下列《五更轉》『太子入山修道讚』同。其中並有代言四首，當時乃用於講唱。依腔填詞，二十七首如一首，佛曲辭中所難能者。原題『太子讚，「釋迦牟尼佛」和』。

聽說牟尼佛。初學修道時。歸宮啓告父王知。道我證無爲。釋迦牟尼佛。

△『聽說』，乃講唱發端，號召大衆用心傾聽。

太子初學道。曾作忍辱仙。五百外道廣遮攔。修道幾經年。釋迦牟尼佛。

△『仙』原作『賢』，從呂秋逸校，下同。

金錢不自用。買花獻佛前。瓶内湧出五枝蓮。仙人生喜歡。釋迦牟尼佛。

阿藍從城出。仙人速近前。買花設誓捨金錢。願得宿因緣。釋迦牟尼佛。

將花供養佛。兩枝在肘邊。光明毫相照諸天。法雨潤心田。釋迦牟尼佛。

好道變泥水。如來湧清泉。付法掩泥不將難。受記結因緣。釋迦牟尼佛。

△『付法』句待校，似當作『將法掩泥不覺難』。

太子生七日。摩耶欲歸天。姨母牧養經七年。六藝有三端。釋迦牟尼佛。

恩養親生子。七歲成文章。六藝周備體無常。生死難抵當。釋迦牟尼佛。

婚娶年十八。嬪后與耶輸。更加婇女二千餘。美貌世間無。釋迦牟尼佛。

太子無心戀。笙歌不樂觀。惟留娛樂意忡忡。只欲遊四門。釋迦牟尼佛。

△此首韻雜。『觀』與『門』可用『元』『文』通叶例，見卷四失名《望月婆羅門》第三首校。

東門見老病。南門見患人。西門見死醜形容。北門見真僧。釋迦牟尼佛。

袈裟常掛體。瓶鉢鎮隨身。常念彌陀轉法輪。救度世間人。釋迦牟尼佛。

作瓶來下界。太子乘朱鬃。宮人美女一叢叢。太子出樊籠。釋迦牟尼佛。

△原本『鬃』作『宗』，『叢』作『蘩』，『樊』作『凡』。《五更轉》『太子入山修道讚』：『天王號作瓶。』

耶輸焚香火。太子設誓言。三世共汝結姻緣。背我入雪山。釋迦牟尼佛。

△此下四首敘述或兼有代言，或全代言。

不念買花日。奉獻釋迦前。買花設誓捨金錢。言約過百年。釋迦牟尼佛。

作女如花捺。百國大王求。誓共太子守千秋。同衾亦同丘。釋迦牟尼佛。

△『花捺』待校。『衾』原作『姓』，從呂秋逸校。

雪山成正覺。教我没依頭。看花腸斷淚交流。榮華一世休。釋迦牟尼佛。

車匿別太子。來時行忽忽。耶輸雙手抱朱鬃。聖凡何處容。釋迦牟尼佛。

△原本『容』作『居』，失韻。蓋因下一首『居』韻而訛。

車匿報耶輸。太子雪山居。路遠人稀煙火無。修道甚清虛。釋迦牟尼佛。

寂淨青山好。猛獸共同緣。崚嶒石閣與天連。藤蘿繞四邊。釋迦牟尼佛。

△原本『獸』作『狩』，『崚嶒』作『稜層』，下同。

孤山高萬仞。雪嶺入層霄。寒多樹葉土成條。太子樂逍遥。釋迦牟尼佛。

△首二句原作『孤高三萬仞，雪領不曾霄』。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樹』作『枯』『土』待校。

雪山嵯峨峻。崚嶒□□□。石壁重重近天河。險峻没人過。釋迦牟尼佛。

△『重重』原作『忡忡』，從吕校。

千年舊雪在。溪谷又冰多。草木崚嶒掛緑蘿。石壁險嵯峨。釋迦牟尼佛。

△右二首大同小異，前首闕文，或即見此首中。

雪嶺南面峻。太子坐盤陀。六賊翻作六波羅。修道苦行多。釋迦牟尼佛。

只見飛蟲過。夜叉萬餘多。石壁斑點繡紋窠。樹動吹法螺。釋迦牟尼佛。

△原本『繡』作『綿』，『螺』作『蠡』。

嶺上煙雲起。散蓋覆山坡。彩畫石壁奈人何。太子出裟婆。釋迦牟尼佛。

△『奈』同『那』，一解『奈人』指太子。

唯留三乘教。悟者向心求。但行如是捨凡流。成佛是因由。釋迦牟尼佛。

△按此套文字訛闕未通處仍多。王重民《伯希和劫經》於伯四〇一七號第四部份曰：『《太子讚》應補校。』翟理斯《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卷子目録》曰：『《太子讚》，雜言，見衛萊著《寺院》一文（頁一四二——一四四）。』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三

失名 七百十三首

望江南 李衛公《兵要望江南》 七百十三首

△《李衛公兵要望江南》七一三首，並序跋四篇，據以下三種版本校録：

首都圖書館藏王垂綱鈔本二卷（簡稱『王本』）。

北京圖書館藏明辛自修刊本不分卷（簡稱『辛本』）。

四川省圖書館藏鈔本不分卷（簡稱『川本』）。

三本中以王本較善，今據爲底本。北京圖書館藏另一鈔本，五百首，題《白猿奇書·兵法雜占彖詞》，異文甚多。今人《全唐五代詞》已載之，茲不入校，參該書。

△本篇篇名，王本、辛本均作《李衛公望江南》，川本作《李衛公望江南集》。按自宋初以來，歷代公私圖書目録多著録此篇。《崇文總目》題『《神機武略兵要望江南詞》一卷』，云『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文獻通考》、焦竑《國史經籍志》、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均題『兵要望江南（焦《志》下有『詞』字）一卷』。陳《録》云『唐人作』，《通考》引晁公武語曰：『題云黄石公以授張良者。按其書雜占行軍吉凶，寓辭《望江南》詞，取其易記憶。』《李衛公望江南》一名，則自錢謙益《絳雲樓書

目》以下多用之。今合歷來通行之二名，題《李衛公兵要望江南》。

△『武安軍』乃晚唐所立節度名。據《新唐書》六九《方鎭表》和《宋史》八八《地理志》，其存廢時期爲唐光啓元年至宋乾德元年。《崇文總目》所見本，最晚已於五代前結集。按七一三首内容，多與貞觀中之《乙巳占》、開元中之《開元占經》相合；文字重復，顚倒之處甚多，似非出自一人之手。軍中歌唱之風，又以初唐最甚（詳『理論』三、七）。據以上數點，暫訂爲初唐失名作，單立爲一卷。《四庫總目》以爲《望江南》一調始自中唐，初唐人不得預製此詞，此乃不讀《教坊記》之過，今不取。

唐李靖序文

靖聞：自古善用兵者，以謀爲主，機變次之。其賢智之士，即情爲用，假事合機。故情者事之源，機者動之端。假令情發摳樞，謀伸紫塞，奸邪造作，草寇興妖，軍未舉揚，穹窿先兆，賢者覩象，預爲提防。至於事起，大兵顯彰，吾不獲已，出師應之。或部兵出國，遠涉長驅；或師徒在道，權駐野營；或與彼相近，未擧鋒鏑；或兩壘相望，約日交軍；或居處城邑，以伺便情；或調發偏裨，暗劫明迎；或力弱固守，以待發兵；或初獲利，中復敗傾：如此等類，千變萬狀，出於一時。但彼我意立，軍未出征，而至於接刃，其成敗終始，俱有應兆。上則形於日月星斗，風雲雷電，虹霞

氣霧；下則形於山川草木，土地震崩，百鳥呈怪，六畜見祥。至於敵人建謀巧詐，隱設奇伏，俾我軍中，內生變亂。每有一事，起一象兆。《黃帝占風》論兵曰：『凡聚百人，皆有氣色』。天象示變，鳥獸呈怪者，何也？蓋兵所擁執者，莫非堅利；建意立情者，莫非殺戮。白刃既交，專爲殘殄，此必然之理也。故興作在下，則顯應在上。天垂象兆，預使人知。勝負成敗，斷由主客。惟有賢者，能詳情度事，逐景與思，應物隨形，而爲攻守。可前則舉不移時，勢乖則掩關固守。不畏勁敵，亦不强進。師既在野，必要成功，但學廣者智，學寡者愚，天雖示象，愚者莫知。若止恃勇强，直前貪戰，憑力取功，何異無目之人，必敗大事。請今自黃帝爲始，以至晉、漢《書》，撮取諸家兵道要妙，以至占課、主客、迎避，應軍所宜，勝負情源，選纂類聚，作爲誦歌，計七百首，目之曰《望江南》。使後之學者，習而歌之，貴乎記誦。如有事兆，勝負速明；交對覺舉，必應機權；輔翊聖主，民康時泰；不惟名德建立，亦能助濟全生。若能以戰止戰，則可以坐致昇平。如不能詳事破敵，徒使謬民誤國，可不惜哉！貞觀七年中秋前一日三原李靖序。

△此序原題『《望江南》序』。川本『軍未舉揚』作『軍未奉揚』，『應物隨形』作『應報隨形』，『如有事兆』作『如有事乖』，『謬民誤國』作『謬名誤國』，『以戰止戰』作『以戰上戰』，『可不惜哉』作『不可惜

哉」，「七百首」作「七百守」。據王本注，「賢志之士」一作「賢志者」，「謀伸紫塞」一作「謀生紫塞」，「奸邪造作」一作「奸雄造孽」，「賢者觀象」一作「覽者觀象」，「部兵出國」一作「兵師出國」，「遠涉長驅」一作「遠陟晨駈」，「暗劫明迎」一作「暗擊明迎」，「接刃」一作「接亦」；「鳥獸呈怪者」與「建意立情者」一本均無「者」字；「專爲殘殄」一作「爭爲殘殄」；「則顯應在上」一作「顯應於上」，無「則」字；「天雖示象」一作「雖現象」，奪「天」字。

後梁劉鄩跋文

余觀衛公所述兵法在世傳之者，有取勝神速，易爲通曉，應驗無差，敗敵於須臾之間，彼莫知吾得利之道者，惟《望江南》最爲奇焉！其所述：人事國計、天地風雨、日月星斗、雲雷氣霧、禍福成敗，靡不詠載；然收得者往往篇目不同，多寡差錯，至得多者不過三百。余自與晉人久戰，交兵洹水，設伏叢來，大敗晉師，還軍莘邑。軍行在道，有一野老持書采疑當作「來」獻，丐諸偏裨，免行圍獵，庶全稼苗。觀其書目乃李衛公所製兵法《望江南》曲。展親疑當作「觀」品題，其數五百，茲始得定本。余襲袞成，敗晉軍，可爲喜者，得此書遂滿平生願。雖窮冬盛酷，未嘗去手，此天使野老，資余軍政，贊我有梁，殄逐狂寇。下疑有脫。貞明三年中休安劉鄩謹跋。

△原注："考《白猿奇書》補入。"「劉鄩」原作「劉剸」，乃後梁大將，傳見《舊五代史》二三、《新五代史》二二。《四庫全書總目》著者所見《兵要望江南》，已有「梁禎明三年安邱劉鄩序」，但誤「利貞」之「貞」爲「禎祥」之「禎」。據新、舊《五代史》，其年（公元九一七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鄩拒之而退，「河朔失守，朝廷歸咎於鄩，鄩亦不自安」。又劉鄩乃密州安丘人，非「休安」人。此皆與跋文不甚合處，其詳待考。

明張振先跋文　原題「跋重刻《李衛公望江南集》後」

《李衛公望江南集》，以今年壬午刻保定郡中，蓋祇奉督撫大中丞辛公檄也。今縣寓枚寧，視古四夷爲守，盛治不啻過之。乃公圖傳是書，意固矻矻，何哉？郡吏振先蓋竊窺微指矣。是集云出衛公，尚屬疑信，顧語中要奥，非知兵者不能述。攷其首簡論敘，成在貞觀七年，實維俘頡利、覆葉護、朝鞅鞨之既。彼當蠢夷内屬，不忘以兵事相儆備，則篤於謀國以也。公忠純淵蓄，文武爲憲，匪僅伯仲衛公，而畫周保乂，桑土厪懷，覽此適有符券。故亟思昭布於在事其人，俾夙知誦繹，爲防有豫，非體國切衷然邪？編中大都言占候者什八，惟占候諸家，蓋本始周官聽律詔吉凶之法，師行胡可廢？第義涉微眇，介冑之士，烏能資以應猝？維是闡秘徵於諺語，

即愚下卒能耳授一本下有『而』字。通其詞。當兩陳間，大帥倡之，下迄裨校，若什伍之夫，咸得同聲循令，有合于孫子交和而舍之軌，詎不於勝筭有宏裨也？夫測洶穆以決進止，履乂安而戎機是肄，皆知覩未然事，斯公所爲惓惓者乎！刻竣，振先服校訂之役，當於篇一作『籍』末，替片言而稽於缺一本『缺』字下有『掌』字。迨公奉召爲大廷尉之三閱月，始克修缺事焉。直隸保定府知府舊屬吏錢塘張振先謹書。

△此跋文據辛本。跋文中『辛公』即指自修。《明史》二二〇有辛自修傳，所載事蹟與跋文中合。核之本傳，『壬午』應爲萬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

清王垂綱敍文 原題『《望江南》序』

夫事必有先機。蓋愚者迷而不知其非，賢者明而深識其端。凡事必然，而況於兵乎？余獲衛公《望江南》曲於清涼寺之西堂石穴中，竟不知爲何人珍藏。余拜啓簡端，玩味經年，使（始）知其書乃行兵之要訣。其間能深明造詣，洞徹先機者，共七百餘首。爲將者不可不知也。夫兵爲國家治亂安危之所係，兵民死生存亡之所關，懸於一將，可不慎哉？故爲將之道，不知天時，不識地利，不通奇門，不曉陰

陽，不明象兆，不分順逆，寧不至敗兵誤國，殺身遺禍乎？願後之爲將者，能專心此編，致志而求之，久而暗熟於胸中。雖敵人之語默機謀，虛實動靜，而吾已先識其兆，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守無不固，謀無不成，庶幾乎可爲一代干城，千古良將，功立當時，名垂後世矣。余得是編，不敢有私懷抱，而欲公諸海內，刊示来今。奈貧不能舉，故手録一部，以爲稿本，高明者其諒諸。時乾隆辛丑嘉平之朕，白山錦峰浩然居士王垂綱敬叙。

△王本歌辭乃分上下二卷，袖珍精鈔，題《李衛公望江南》。上卷有『三代以來至寶』等印八方，下卷有『可園珍藏』等印六方。上卷以此序爲首，次爲李靖原序、劉鄩跋。正文至『占北斗第十四』止。下卷《望江南》畢，附鈔《五音姓氏》數頁。皆王垂綱手書。

委任第一　二十六首

兵之道。切忌起無名。不止少功虛效力。逡巡反禍復危傾。容易勿言兵。〔一〕

△川本『反』作『及』。

△『委任』下原注『二十七首』，實止二十六首，或逸一首。

統軍帥。不可比鹹梅。相政乖虧猶可救，朝綱雖失亦能回。兵敗國傾危。〔二〕

△辛本、川本『皶』作『豔』。

當權將。其責重如山。社稷存亡全在爾。安危君父一時間。須要立功還。〔三〕

△辛本、川本末句作『爵禄帝王頒』。

銓大將。須要素知兵。非是等閒虛嚳職。莫將軍印任狂生。輕擁甲兵行。〔四〕

△辛本、川本『銓』作『詮』。『知兵』用辛、川二本，王本作『知名』。辛、川二本『任』作『委』。

諸屬幕。必是選賢良。勿取門高當勢位。無私親舊與鄉邦。曲順定爲殃。〔五〕

△辛本、川本『賢』作『堪』。

攻敵策。謀乃勝之原。勿使迎兵交血刃。休憑角力靠兵官。勇是禍之端。〔六〕

△原注：『經曰：「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非智者不能行，非賢者不能用也。」』

△辛本、川本『使』作『只』。

統軍帥。智慮有明謀。善識天文能勇敢。更兼威德賞勤勞。士卒自英豪。〔七〕

爲將帥。筮卜識機緣。更用一人高術士。精通占候要知言。凶吉預聞先。〔八〕

覘彼勢。虛實要先評。兵有正奇將勝敗。有無强弱在軍情。料敵不須驚。〔九〕

△『情』，本作『精』，此從辛本。

量彼敵。將勇戒驕盈。整暇正須期死戰。凱旋猶懼有生兵。養氣勿輕臨。〔一〇〕

△原本『生』作『驕』，『臨』作『迎』，茲從辛本。

戰危事。上將戒貪兵。閫計豈能求小利。師行自古有常經。紀律要精明。〔一一〕

△『兵』本作『行』，『能』本作『應』，兹從辛本。

參彼將。德性好攻心。仔細究情隨彼好。中行離間詭相親。設利誘前擒。〔一二〕

△原注：『覆兵敗將，攻其便，究其情，伐其機。』

△辛本『情』作『精』，闕『彼』字。『間』字，辛本作『反』，王本作『問』，此從他本。注文中『伐』字，辛本訛『代』。

統軍將。剛暴自殘兵。有勇有勞無賞罰。卻將傲慢事行刑。彼將定欺淩。〔一三〕

△辛本、川本『軍將』作『兵帥』，『傲』作『閑』。

審向道。測候要分明。莫爲恃多蒙躁進。勿從剛暴速兼程。慮彼伏潛兵。〔一四〕

△辛本『測』訛『惻』，『蒙』作『朦』。

途頓止。調節要均停。力若有餘兵有鋭。縱逢强賊亦堪征。不致有惶驚。〔一五〕

量强弱。彼我孰優長。敵若勢雄兵將廣。吾軍衰弱亦難當。主帥要參詳。〔一六〕

△第三句辛本訛作『敵若勢兵將廣大』。『雄』原作『推』，乃字形之訛。參看〔二四〕『雄强』。此從他本。

將權柄。識務辨春秋。須是先施仁與惠。後行刑戮擇其尤。威令自然收。〔一七〕

△辛本『尤』訛『由』，『威令』作『威愛』。

賞與罰。須是要均平。不可狥私行喜怒。稍偏親舊失軍情。如此禍災生。〔一八〕

△辛本『殉』作『循』，『如此』作『否則』。

水與陸。兩勢作艨艟。陸有勢形水亦有。舟車捷力不相爭。專在將能明。〔一九〕

統軍帥。不可妄行刑。莫以軍威行殺戮。人生一失永無生。誤損命天嗔。〔二〇〕

統軍帥。職爵受皇恩。莫以暫時輕賞罰。休生外意信奸人。叛背怎成名。〔二一〕

△『外意』本作『意外』，此從辛本。又『叛』下原闕一字，辛本、川本作『習』，非。茲從〔二二〕，作『背』。

如信佞。叛背事皆訛。自古兩邦難並立。當朝忠孝賜恩多。世代盡包羅。〔二二〕

△辛本、川本『並立』作『立廟』，未省『廟』是何字之訛。

狂寇定。乘馬復還京。結局奏功須均賞。莫將親識冒功陞。反掩勇無名。〔二三〕

△『定』原作『走』，『反』原作『及』，均從辛本、川本。

修城壘。謹守保邊隅。莫恃雄强侵彼境。復從奸佞起兵夫。虛國死無辜。〔二四〕

△『修』，本作『鋒』，辛本、川本作『蜂』，形訛，擬改如此，仍俟校。

太平世。積食養雄兵。不可輒忘征戰意。常時論武使兵精。防寇犯邊庭。〔二五〕

△『兵精』，辛本、川本作『令精』。

吾勢銳。人馬總精雄。財寶滿盈軍用足。更詳天象審蒼穹。災禍免軍中。〔二六〕

△原注：『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順，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蹟，心與蹟同者敗，心與蹟異者勝。」』

△辛本、川本『用足』作『足用』，『免』作『郁』。

△辛本注文末句作『心蹟異者勝』。

風角第二　三十二首

興兵道。風角最爲先。若是逆風權且住。後來風助合蒼天。大戰我當先。〔二七〕

△辛本、川本『逆風』作『迎風』。

春屬木。風自震方來。纔起微微聲不大。終無禍福不須猜。疑慮却成災。〔二八〕

離與兌。壬癸子三方。飄作如春依逐分。不須多慮與張惶。有寇整兵當。〔二九〕

△辛本、川本『子』作『自』。

四季內。或有猛風聲。倒瓦揚沙急似箭。隨來方所擺精兵。急備彼軍情。〔三〇〕

△辛本、川本『軍情』作『軍人』。

猛風過。如箭便無蹤。名曰飄颻當速備。風聲纔斷賊來攻。日後愈爲凶。〔三一〕

兵行次。黯黯久陰沉。不雨又無光色現。下人謀上恨情深。仔細好搜尋。〔三二〕

△『黯黯』原作『點點』，從辛本改。

軍出國。風自背邊生。大則大贏爲大勝。小風小勝總堪征。天意助吾行。〔三三〕

△『生』，辛本作『興』。

軍大舉。方出帝王城。逆面風來軍恐懼。合將人馬結營停。守過待時更。〔三四〕

軍行次。風猛逆狂吹。出陣若逢如此兆。不如抽退得全歸。免損將兵危。〔三五〕

△辛本、川本『兵危』作『軍危』。

吾擊彼。參審主人方。莫問四時並氣候。風來後助便無妨。逆面主災殃。〔三六〕

△辛本、川本『便』作『得』，『逆面主災殃』作『迎面莫征狂』。

敵居所。風起自他方。便有精兵宜固守。若言舉動禍之殃。實語莫猜量。〔三七〕

假令法。且論在三冬。彼國守乾吾欲討。風生西北不堪征。以此較餘宮。〔三八〕

△辛本、川本『風生』作『風顛』。

雖是應。還即應他方。也是彼贏吾負象。候其風止或攻傍。不可不參詳。〔三九〕

△辛本、川本『軍前』作『前軍』，『南征』作『南侵』。

假令法。彼國在離間。我擁軍前時正夏。南征北敵若冬寒。隨象擊傾殘。〔四〇〕

八方法。推此定成功。好事急乘他事逆。勿拘朝暮速呑攻。莫放彼從容。〔四一〕

△辛本、川本『推此』作『准此』，『他事』作『他氣』。

己亥角。辰戌便爲商。丑未寅申皆屬徵。宮音子午正相當。卯酉羽音方。〔四二〕

△此首從辛本。『戌』字王本作『戍』。『屬徵』，王本、川本作『屬子』。

占風法。申子是貪狼。丑戌謂之公正位。奸邪辰未自然當。細審看來方。〔四三〕

△『細審』，辛本、川本作『審細』。

亥卯位。陰賊內中藏。己酉謂之寬大日。廉貞寅午位其方。知意細推詳。〔四四〕

△兩『位』字辛本、川本均作『未』。

占飄起。客認納音風。徵羽宮商並角姓。盡爲主客辨方蹤。勝負在其中。〔四五〕

△辛本、川本『主客』作『主位』。『客認』本作『容認』，此從辛本、川本。

納音土。欲得角來風。土是客軍水是主。風從己亥發來衝。客敗主收功。〔四六〕

△辛本、川本『來風』作『風來』。

納音土。風向羽來吹。水被土凌能尅伏。定知主敗客來追。莫要展旌旗。〔四七〕

△原注：『卯酉日也。』

△『旌旗』原作『旗旌』，此從辛本、川本。

軍營內。忽有旋風來。吹折鎗旗並倒屋。奸謀惡黨欲來摧。暗有賊兵欺。〔四八〕

△原注：『又防火。』

△此首從辛本、川本。原本『欲』作『并』，『摧』作『催』。

風來處。如式作泥人。葦箭挑弓披髮向。望空搭箭射來蹤。禳厭禍消鎔。〔四九〕

△辛本、川本『式』作『遇』。

風夜起。晝則不聞聲。寇賊夜行明則伏。遣人窺視莫教停。防備夜偷營。〔五〇〕
邦與邑。風猛似雷聲。折木飛沙並走石。摇門拔户禍應生。第一怕三刑。〔五一〕
△辛本、川本『窺』作『探』，『教』作『交』。
軍營内。風猛突然來。若在歲刑憂歲内。月刑之内必爲災。凖備莫遲回。〔五二〕
乾與坎。艮震巽離宫。坤兑八方真正位。敵軍居守起方風。枉戰我無功。〔五三〕
△此首據辛本、川本，『枉戰我無功』原本作『狂戰我無攻』。
吾攻彼。審令看風情。令不順方兵莫擊。風如順我必攻城。降虜出前迎。〔五四〕
△辛本、川本『兵』作『吾』。
營下畢。風卒似雷聲。吹倒鎗旗並帳幙。須防敵騎欲偷營。大戰血交併。〔五五〕
△原注：『天風起，有雷聲吼，三朝五日同。』
△辛本、川本『鎗旗並』作『旗鎗飄』，『偷』作『棄』。
兵行次。風卒亂軍旗。人馬驚奔皆恐懼。前程必有廟堂基。祭拜免災危。〔五六〕
△辛本『亂』作『突』。
臨陣次。風向後飄來。旗幟翩翩吹向敵。天威默助凱歌回。賊敗息塵埃。〔五七〕
臨陣次。風起四維間。兵近塞邊先備敵。更從豹尾擊黄旛。殺敵不爲難。〔五八〕
△辛本『更』作『便』。

占雲第三 二十四首

兵若進。先要識浮雲。雲氣順時當急戰。毋令雲散後交兵。莫問晝陰晴。〔五九〕

△辛本「先」作「須」。

商音姓。軍陣見雲從。白與黑時吾大吉。青雲亦勝赤雲凶。黃者兩平蹤。〔六〇〕

△辛本注：「主取天子姓，不主出帥姓。」

△此首依辛本。「雲從」原作「從營」。

角音姓。青氣見晴空。黃赤二雲軍亦勝。黑雲陰助喜先鋒。白色定爲凶。〔六一〕

△辛本「見」作「寓」。

宮音姓。黃色要先逢。青色氣來軍大敗。更兼兵死將無功。黑氣利先攻。〔六二〕

徵音姓。赤色火燒金。非火尅金成大器。青雲黃助黑雲凶。軍將禍殃深。〔六三〕

△第四句辛本作「白雲黑氣現黃雲」。

羽音姓。惟是要青青。列陣賊來先自走。赤黃白黑總非贏。宜退不宜征。〔六四〕

△辛本「是」作「事」。

雲起處。形色重而烏。暗伏賊兵軍不見。露其形體在高隅。一半是番胡。〔六五〕

△辛本、川本『形色』作『行色』。

雲起處。低覆似人形。此是賊兵謀我象。須防入境起征凶。遣將用精兵。〔六六〕

△辛本、川本『賊兵』作『賊軍』。

雲似虎。或若豹行形。及似穿連長匹練。暴師入境卻偷營。排陣整兵迎。〔六七〕

△王本注：『練』一作『驄』。辛本、川本此字作『絹』。

四方現。雲色競騰過。黯淡相親來我寨。賊來請命赤爲和。賢將莫蹉跎。〔六八〕

△辛本、川本『赤』作『未』。

雲起現。片片或舒長。有似舒繩排椽木。名爲愁氣不相當。現處將憂喪。〔六九〕

雲氣赤。尤更接連綿。有似長藤無斷續。外邦賊起入中原。主戰在秋天。〔七〇〕

△此首從辛本、川本。『尤』原作『猶』，『接』原作『按』。

雲氣赤。那更滿蒼天。必定賊來侵我界。黑雲中赤亦徒然。吾將必遷延。〔七一〕

△辛本、川本『雲中』作『中雲』。

雲來往。有似兩争龍。只在外軍盤頂上。賊邦兵將必逢凶。我帥顯英雄。〔七二〕

△『争龍』二字從辛本、川本，原作『龍争』。

雲似鳥。盤繞在其中。此時上方天助順。不宜復見黑雲峯。連赤亦爲凶。〔七三〕

△辛本、川本『此時』作『此是』。

甲乙日。大忌白雲前。若奔吾軍還勢急。理當速退捨平川。守固在高原。〔七四〕

△辛本、川本『大』作『將』。

丙丁日。若遇黑雲攔。莫恃兵多兼將勇。也宜堅守引師還。征戰必遭殃。〔七五〕

△辛本、川本『攔』作『閑』。三本末字『殃』均出韻。

戊巳日。前面有雲青。忽止忽行權且住。軍人訛語審詳聽。施德惠於兵。〔七六〕

△辛本、川本後三句作『勿止勿行權住在，軍人須語審詳聽，施惠得中旌。』

庚辛日。前忌赤雲來。勢緊迫吾須大戰。彼軍得勝我軍摧。守險固顛危。〔七七〕

△原注：『過旬中卻行。』

壬癸日。雲忌暗而黃。此兆主災軍將損。無緣兵廣恣猖狂。謀者審而詳。〔七八〕

△第三句辛本、川本作『此兆主災迎老將』。

觀雲氣。擇士細詳看。晝夜用心精審究。莫將此事以爲閒。風色便相干。〔七九〕

△『觀』原作『現』，『用』原作『同』，此從辛本。辛本『便』作『辨』。

軍營上。雲若似飛烏。有似蓋來並伏虎。此爲勝氣不須疑。攻則定疎虞。〔八〇〕

軍營上。雲若死灰揚。若似臥魚或乍見。此爲衰氣不虛張。不動將兵亡。〔八一〕

△原注：『移寨遠處吉。』

△辛本、川本『似』作『蓋』，『兵』作『軍』。

城頭上。突出赤色雲。或是黃紅雲上現。城中不久喜來臻。以此得和平。（八二）

占氣第四　三十二首

△敦煌寫本斯二六六九，載『□□□象占第二』，全，接『軍勝氣象占第三』，殘。其内容多與《兵要》此章符合，措辭如出一手，非偶爾巧合。或彼此之作者一人，或雖兩人而歌者取材，乃其同時流行之占文。爰録以下三十二首，並分校有關之占文。

△另有一寫本，伯三八八八，殘。所存者有《行路占第五》，《軍督占第七》，是咸通十二年寫本，須補校。同是『軍督占』，既有咸通寫本可考，則斯二六六九號之寫本時代，亦或在晚唐。

△辛本標『雲氣門』三字，可知始編占雲、占氣原合爲一，後始分列。

占氣色。雞羽爲輪車。二者勿離牙帳内。敵人千里外須知。圖變在須臾。（八三）

△辛本『色』作『法』。

△辛本此首之前題『雲氣門』。

軍既舉。惟以氣爲先。兵若精雄加氣鋭。超關投石可攻前。鼓作在英賢。（八四）

將軍善。識得氣妖祥。風角烏雲能總解。機籌謀略又相當。取勝應功良。（八五）

△『籌』原作『策』，聲乖。『又』原作『應』，與下『應』複。此均從辛本。有〔一〇一〕複文可據。

軍進擊。覘氣合參詳。不必攻城並野戰。度其形狀自斟量。稍錯便乖張。〔八六〕

△『軍』，辛本、川本作『兵』。『斟』，原作『酌』，聲乖，此從他本。

△辛本於此首之前題『占氣第四』。

城營內。氣似鳳如龍。更若大山並類蓋。猶如火赤降城中。其下不堪攻。〔八七〕

△原注：『下必有貴人。』

△辛本『猶如』作『猶人』。

△占文：『軍上氣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好散戰，不可擊。』又云：『軍上氣如山、隄，山上林木，將士驍勇，不可與戰。』『類蓋』說，見〔一九二〕引占文。

高空現。拂拂又微微。透闕輕籠煙靉靉。一般黃氣色依依。慶賀兩朝期。〔八八〕

猛將氣。龍虎兩相連。掛翳蔽天兼掠地。蔓瓜蓋路覆平川。堅守莫爭先〔八九〕

△各本於辭末注：『不可交戰。』

△占文詳下〔九二〕校。

猛將氣。樓閣及旌幢。或似長堤形淼淼。更如華蓋與王良。其下莫能當。〔九〇〕

△『華』，辛本闕。『旌』原作『旌』，此從他本。

△『華蓋』、『王良』皆星名。

△占文：『猛將之氣紫黑如門樓。』又云：『軍上氣如山、堤。』

猛將氣。黑色似龍形。或類虎形並猛獸。當其敵上或城營。不可向前征。〔九一〕

△「類」原作「似」，複上，此從他本。「或城營」，費解，「或」疑是「我」字之訛。

△占文：「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氣發其上，則□□將猛，銳氣如虎。」

猛將氣。顯赫又衝天。或似雙蛇山岳樣。又如倉廩及濃煙。休戰最爲先。〔九二〕

△「衝」，原作「冲」；「岳」，他本作「兵」，互正。

△占文：「敵上氣如交蛇向人，此是猛將之氣，不可當。」又云：「兩軍相當，敵軍如囷倉，正白見日益明者，猛將之氣不可擊。」

猛將氣。持戟又持刀。林下森森弓弩樣。色兼青白若脂膏。將士盡雄豪。〔九三〕

△「又」，他本作「或」。

△占文：「猛將之氣如張弩。」又云：「敵氣青白如高（膏）。」

猛將氣。如虎黑霞遮。或似門樓旗立內。又如氣出若蛟蛇。其下將堪誇。〔九四〕

△末句未解，疑有誤。占文「敵上氣，如交蛇向人」，謂如「雙蛇」相交向人，據此則辭中「蛟」宜作「交」。

△占文：「猛將之氣紫黑如門樓。」

暴兵氣。如火又如煙。或似旗旛並戰馬。低頭仰尾向軍前。觸戰血成川。〔九五〕

△「尾」原作「面」，此從他本。

△占文：「猛將之氣如火煙之狀。……猛將之氣，火光之狀，夜照人。」

伏兵氣。渾渾又能圓。黑氣中間環赤色。又如赤杵黑霞連。其下立戈鋋。〔九六〕

△原注：「狀如赤杵，在黑氣中。」

△「赤色」，他本作「赤氣」。

△「戈鋋」，唐五代語。

降兵氣。叉手盡低頭。形似成行相把手。三朝五日敵來求。指日倒戈矛。〔九七〕

△「來求」謂來求降。原作「兵求」，此從辛本、川本。

伏兵氣。彷彿狀如樓。兼有似人形黑赤。或如山岳覆岡丘。其下有戈矛。〔九八〕

△「形」，辛本、川本作「並」。「覆」，原作「立」，此從他本。

兵發日。天氣久陰沉。不雨又無光彩色。奸人謀事恨懷心。仔細速推尋。〔九九〕

觀氣色。日月氣來衝。北面氣來還北伏。氣南南伏或西東。常以此爲宗。〔一〇〇〕

△辛本、川本「伏」俱作「狀」。此句句法同下文〔二四六〕：「北面氣衝北面旺，南衝南旺任西東。」〔二七七〕亦用此句法，可參校。

將軍位。善識氣妖祥。風角烏雲皆總解。機籌謀略又相當。征討應功强。〔一〇一〕

△此首與上〔八五〕複，各本皆然，應删。

城上氣。結似犬羊形。象主血流圍邑破。好持降類出門迎。方免血殘兵。〔一〇二〕

占蒙氣。鬱鬱達城營。其氣周迴如帛繞。分毫不入此城中。休擊此般城。〔一〇三〕

△『違』，辛本作『遶』。『中』，辛本、川本作『新』。

城營寨。有氣入城中。必主奸謀事已定。安排大戰奪吾城。謹守令嚴明。〔一〇四〕

軍上氣。漸漸變成雲。或作山形於直上。內中將有大機謀。要擊且休休。〔一〇五〕

△『將有大』，辛本作『大有將』。

△占文：『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

臨陣次。赤氣後前生。必有伏兵埋氣下。事須謹慎探其情。固守莫胡行。〔一〇六〕

△『須』原作『雖』，音近之訛。此從他本。

占敗氣。如綱又如蛇。赤氣照天營上起。又如破屋壞氈車。其下死如麻。〔一〇七〕

占敗氣。捲帚似猪羊。藤蔓死蛇並死狗。埃塵走鹿又驚獐。不戰自奔亡。〔一〇八〕

△『埃塵』原作『塵埃』，此從辛本、川本。

△占文『猛將之氣如埃塵。』又曰：『軍上氣如埃塵。』

占敗氣。羣鳥似低頭。或類揚灰魚卧樣。懸鐘映暈或牽牛。纔戰若星流。〔一〇九〕

△揚灰、卧魚，已見上文『占雲』〔八一〕。

△『樣』，辛本作『死』。

占敗氣。掃帚又如虹。捲席懸衣灰色樣。卧屍無首覆船同。戰彼不須攻。〔一一〇〕

敗軍氣。鳩尾及鷹飛。或似壞山並破屋。彼軍形現敗無疑。一戰自奔馳。〔一一一〕

敗軍氣。乍有乍微纖。一去一來皆斷續。又如霞氣入青天。俱是敗之先。〔一一二〕

敗軍氣。千萬似人頭。更有偃魚零落樹。如灰瓦礫覆城樓。其下血交流。〔一一三〕

黑氣現。其象若胡人。又似虜兵排列陣。八方夷夏起煙塵。民戮屋燒焚。〔一一四〕

占霧第五

十首

天霧者。不止四時生。陽不順時陰成霧。陰不和上霧昏沉。邪氣事難精。〔一一五〕

△『順時』二字從辛本、川本，原作『時順』。『昏沉』二字，辛本、川本作『昏昏』。

天之霧。五七日當占。有雨時時且平吉。若無雨時疫瘟纏。民病有災愆。〔一一六〕

相對敵。有霧敲邊來。似雨紛紛來勢急。如煙入眼目難開。馬步一齊來。〔一一七〕

△辛本『敲』作『敵』。

兵發日。霧氣晝昏昏。一似露來兼灑雨。此爲天泣淚紛紛。須駐賞三軍。〔一一八〕

△辛本、川本『二』作『欲』。

久陰霧。顏色帶紅鮮。更被黃風吹上去。兵戈即日展平川。速備莫遷延。〔一一九〕

△辛本、川本『黃風』作『黑風』。

城營上。有霧似懸屍。爲將且須觀此象。所居營寨即那移。不去將當之。〔一二〇〕

軍營內。大霧數朝濃。晝夜不開相對敵。客軍先敗走奔衝。排陣襲其蹤。（一二一）

△「濃」原作「昏」，此從辛本、川本。又辛本、川本「排陣」作「排隊」。

城營內。大霧起城頭。白色似煙兵戰起。三朝五日簇戈矛。準備好方遊。（一二二）

△辛本、川本「起」作「喜」。

大黃霧。騰罩掩山川。乍合乍開防詐僞。須防內外有相連。不悟血侵田。（一二三）

周迴霧。城內沒些兒。欲要攻城攻不得。其城天助有軍威。謹守自安宜。（一二四）

占霞第六 十一首

占霞色。似氣不相成。形若似雲雲不是。形如拖掃氣紛紛。識者自詳因。（一二五）

兵發日。占顧面前霞。甲乙怕逢霞氣白。丙丁黑氣向前遮。大戰不應差。（一二六）

兵發日。霞氣日辰並。縱有前程應大戰。逢霞生日應須贏。拗日不宜征。（一二七）

△原注：「甲乙日黃、戊己日黑之類。」又注：「前「應」字一作「勿」。」

△辛本、川本「並」作「兵」，「宜征」作「多精」。

△辛本、川本注文中「甲乙日」作「甲乙者」。

觀霞氣。霞氣日辰裁。兵進前途交戰勝。開疆玉帛積成堆。人馬盡驅來。（一二八）

△辛本、川本首句作『觀氣色』。原本『裁』字下注：『一作「諳」。』

兵發日。五氣粦災祥。角姓怕逢霞氣白。羽音黃氣莫禁當。宮姓怕青蒼。〔一二九〕

商音姓。前怕赤霞攔。徵姓黑霞並黑氣。皆爲鬼賊怕相殘。不得視爲閒。〔一三〇〕

△辛本次句原作『前怕黑霞攔』。『黑』字後有墨筆改作『赤』。

△王本注：『「赤」一作「黑」，「攔」一作「争」。』

城營上。五色氣並霞。盡是賊軍天預顯。早須爲計好防他。否則死如麻。〔一三一〕

△辛本、川本第四句作『早須驚覺較量些』。

△王本注：『「賊」一作「敗」。』

霞與氣。二件或相兼。氣若色黃赤白好。霞如黑色亦同占。彷彿在良賢。〔一三二〕

霞似虎。雲即便爲龍。龍虎相交軍必戰。臨時勝負更看風。逐我彼軍凶。〔一三三〕

△辛本首句作『霞似席』。辛本、川本『戰』作『勝』，『更看風』作『辨誰凶』，『逐』作『遂』。

出軍日。霞氣莫前攔。我後氣來風更順。從他前鋭後寬嚴。軍馬獲平安。〔一三四〕

△辛本、川本『寬嚴』作『寬寬』。

攻城寨。先料水情源。上有大流堪決灌。不須交刃損兵員。勿縱暴剛權。〔一三五〕

△此首從辛本、川本。原本『情源』作『源情』，出韻。

占虹霓第七 十一首

虹霓現。因雨影東西。晨現必當雨未止。晚來東現日光輝。術者細觀之。〔一三六〕

△此首從辛本、川本。首字『虹』，原本作『占』，乃從『占虹霓第七』而訛。

兵行次。虹貫日邊傍。禦備伏兵前有阻。且須審細自商量。移寨避災殃。〔一三七〕

△辛本、川本末句作『終不得開疆』。

虹霓現。城寨可攻之。虹直入來爲病疫。淺紅兵瘴要須知。移寨避災宜。〔一三八〕

△第三句中『虹』字，辛本、川本作『蛇』。

虹赤白。盡是阻軍行。若是橫橋攔着路。且須盤泊犒軍兵。不久却回程。〔一三九〕

△『盤泊』原作『盤治』，此從他本。

虹入井。盡是敗軍情。或有鼠形營上現。忽然交戰血成坑。防擊保城營。〔一四〇〕

虹如暈。更復似弓形。有若白虹形斷續。兼之五六見城營。皆主血光成。〔一四一〕

虹霓見。更或似弓形。有若暈來如斷續。兵興五日定回程。久住必災成。〔一四二〕

△辛本、川本『定』作『便』。

白赤虹。單見色無雙。如氣冲天或橫過。蚩尤旗號動戈鎗。起處必罹殃。〔一四三〕

虹起處。頭尾地侵天。其虹見時非有雨。晴天見者血成川。民更有災愆。〔一四四〕

白虹見。晝見地侵天。其地一方皆主亂。衆人喧鬧有災纏。年内應其占。〔一四五〕

△川本『晝』作『盡』。辛本、川本『侵』作『青』。

白赤虹。晝見莫興兵。更有紅霓垂軍上。彼軍殺將且須停。動必有災迎。〔一四六〕

△『晝』，川本作『盡』。『迎』，辛本、川本作『迊』。

占雨第八　十七首

凡論雨。二氣是陰陽。昇則爲雲降則雨。若逢兵動合災祥。良將要參詳。〔一四七〕

師在道。或始出郊城。雷雨如傾溪澗阻。沐屍凶象不堪行。勿要與天争。〔一四八〕

△辛本、川本『要』作『足』。

兵始進。雨急立成泥。名曰沐屍當立止。别詮吉日與良時。强進必凶危。〔一四九〕

△辛本、川本『兵』作『軍』，『立』作『速』。

軍發日。微雨灑軍行。此是潤軍兵必利。旌旗前指最爲精。所向定須赢。〔一五〇〕

△『旌』，原作『旌』，此從他本。

兵始進。旗幟繞於鎗。半雨半晴霞氣過。且須盤泊好參詳。去即陣難當。〔一五一〕

天數日。半雨半兼晴。營内有奸謀結叛。先晴後雨叛難成。先雨後晴興。〔一五二〕

△川本『兼』作『無』。

兵發日。風雨逆沾人。天意示知教我記。不須前進恐危身。見陣潰亡軍。〔一五三〕

△原注：「《軍行志》：『如行軍見暴風猛雨，倒折旗鎗，大雨不止者，天之怒也，不可進。宜待天象和明，别擇日時門户，軍行方吉也。』」

△『兵發日』原作『風發日』，此據辛本改。『示知』，辛本作『欲知』。

△注文中『軍行志』，辛本作『天行志』。『行軍』，原本作『軍行』。此從他本。

天雨物。形體不能聲。其分凶災主兵寇。功臣遭戮國須傾。固守得平平。〔一五四〕

天雨血。賢退進邪人。血染金革皆不喜。急移營寨賞三軍。無罪受王刑。〔一五五〕

天雨鳥。爪翅及諸般。若在彼軍他主敗。我軍逢此不能安。必見損兵官。〔一五六〕

天雨蟲。在敵不宜攻。或鱉或魚皆凶兆。我軍見者便回程。不動必遭凶。〔一五七〕

△『宜』原作『能』，『凶兆』原作『吉兆』。茲從他本。

天雨毛。主將信邪奸。急宜謹廉須固守。莫將輕慢事非凡。天意報君顔。〔一五八〕

無雲霧。一色見天晴。此象無雲而雨降，謂之天泣事難禁。主帥未安心。〔一五九〕

△辛本、川本『天晴』作『晴天』。

黑雲現。横截在天河。見此天河新作换。來朝有雨報君家。此語不曾差。〔一六〇〕

△辛本、川本『報』作『應』。

天河内。閃電見光明。隨即來朝遭大雨。自然霶霈若盆傾。平地水汪盈。〔一六一〕

月生暈。月暈暈參星。或暈井宿遭雨降。五朝七日不差分。空裏似盆傾。〔一六二〕

密雲現。雨陣黑濃濃。驀地攔前轟霹靂。天雷驚震擁來攻。有雨不多分。〔一六三〕

△辛本、川本『現』作『見』。『擁』原作『擁』，此從他本。

占雷第九　二十四首

△原本作『二十二首』。

老陽極。出地變成雷。出聲之先收聲後。此爲災怪號非時。兵起主荒饑。〔一六四〕

占雷法。大怕出非時。皆是守官無政法。酷民枉法有天知。天怒振權威。〔一六五〕

△辛本、川本『枉法』作『枉役』。又末句川本作『天怨震威摧』，辛本同，但『怨』作『怒』。

兵發日。風吼忽雷鳴。戰馬盡驚旗倒折。前程必有賊來迎。大戰血交并。〔一六六〕

兵發日。雲氣與雷聲。雲趁我軍雷逐後。天威神助大軍行。此去必須贏。〔一六七〕

兵發日。雷動我軍營。天助威靈軍得勝。若居彼上我勞軍。審細聽其聲。〔一六八〕

△此處川本錯簡，末九字寫於〔二〇六〕前十八字後。『我』原作『必』，『審細』原作『細審』，今從他本。

冬三月。何事忽雷鳴。只利客軍非利主。高旗先舉定須贏。後戰必無成。〔一六九〕

△『客軍』原作『客居』，茲從川本。辛本、川本『主』作『士』。

△以下九首川本原列於〔二〇六〕後，係錯簡。

雷霹靂。樹木及諸般。若在彼軍營寨上。天威殺氣我難當。移寨始爲安。〔一七〇〕

營寨上。雷止一聲鳴。定是命來應迅速。不然急詔事叮嚀。上將好詳聽。〔一七一〕

△辛本、川本『止』作『只』，『叮嚀』作『丁寧』。

營郡邑。天上忽雷鳴。欲似雷鳴還不是。多應土地注長傾。否則戰將爭。〔一七二〕

△辛本、川本均缺『郡』字，『忽雷鳴』作『忽雷聲』，『欲似』作『欲是』，『還不是』作『還不似』『否則』作『否即』。原本缺『注長』二字，今據川本、辛本。

兵發日。風送逆雷聲。天意欲將兵仔細。不宜先舉恐傷危。遇敵恐遭摧。〔一七三〕

△原注：『經曰：「謂之天鼓，亦主兵火」，又曰：「龍出」。』

無雲氣。天色十分晴。驀地一聲如雷響。或如霹靂野雞驚。龍出沒災刑。〔一七四〕

△辛本、川本『驀』作『陌』。

△川本原注『主』作『至』。

將軍衆。驀地一聲雷。次後並無雷附矣。將軍兵衆必行之。舉處可先爲。〔一七五〕

△『軍兵』原作『兵軍』，此從他本。

春三月。甲子共庚寅。乙丑戊子並辛卯。雷鳴霹靂恐傷人。大戰月旬驚。〔一七六〕

將戰次。臨陣有雷聲。從我軍中鳴至敵。敵軍必敗我軍羸。反此一同情。〔一七七〕

△辛本、川本『從』作『後』。

天陰久。不雨數朝期。忽有雷鳴我軍上。前程得捷便占宜。反此我軍危。〔一七八〕

△辛本、川本『便占宜』作『占便宜』。

雷四起。南北與東西。其勢往還鳴不定。合當回避不須遲。大戰兩傷之。〔一七九〕

聲渾渾。其勢又圓長。起處來方我軍上。若還征戰定無妨。又助我軍强。〔一八〇〕

霹靂震。牙帳震聲雄。忽速搜尋休要住。須知營寨有奸凶。尋覓莫從容。〔一八一〕

△『牙帳』原作『手帳』，此從辛本、川本。以下六首辛刊本原缺，但有手鈔補文。

密雲見。踴躍若傾河。或有雷聲先大作。其時有雨也無多。說處莫偏頗。〔一八二〕

△辛本『或』作『忽』。末句辛本作『說出偏偏無』，川本作『說處沒偏頗』。

△王本以下接〔一九三〕『天河分』，乃奪一頁。玆據辛本、川本補。

雷忽震。震處衆人驚。若雷又非聲振怒。我軍之上必摧傾。移寨免憂驚。〔一八三〕

△『震處』，辛本作『震震』。

雷聲震。連日不收聲。此象正爲多失信。爲他官吏不能清。天令與人聞。〔一八四〕

△『雷聲震』，辛本作『雷忽震』。

雷震電。隨即雪空飛。陰氣勝陽因得此。賊臣將起事須疑。主吏惡心知。〔一八五〕

兵發日。雷發我軍中。天助神威兵大勝。若居彼上我軍凶。詳細辨雷轟。〔一八六〕

△辛本『電』作『雹』，『勝』作『盛』。

兵發日。霞氣與雷聲。霞隨我軍雷隨彼。威感應之我軍停。此去必成功。〔一八七〕

△此首似失韻。

占天第十　十一首

天之道。爲父又爲君。清淨麗明爲順吉。昏暗陰散缺忠臣。謟佞近王庭。〔一八八〕

天氣赤。蔭地一般紅。人物盡來如屠血。來兵必戰有災凶。兵罷莫西東。〔一八九〕

△原注：『宋咸淳甲戌七月初六日庚辰，酉時，在天有一丈餘高霞，映地如血，當年十二月過江，至丙子納降，江淮軍民遭塗炭。』

△按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爲公元一二七四年。此處既言及咸淳時事，説明各本所見，不是易靜原輯本，不是劉鄩所收本。

天之道。哀響又兼鳴。此處必主興王道。異謀革位少良臣。年内見其因。〔一九〇〕

天之道。其象號乾方。或若分爲於兩半。分帝別土亂征傷。人主見憂惶。〔一九一〕

天之道。忽裂見樓臺。皆主兵荒人世亂。千般祥瑞忽爲災。其怪報人來。〔一九二〕

△以上十首原本缺。

天河分。忽若似鎗尖。兵革當興逢此兆。諸州郡府見憂煎。塗炭遍山川。〔一九三〕

△辛本、川本「鎗」作「戟」。

天色白。慘慘甚昏曚。久陰不雨陰謀事。必爲兵火事難通。年内始知蹤。〔一九四〕

△此首據辛本、川本。原本缺「通」字，「曚」作「朦」，「蹤」作「通」。

天忽響。鳴鬧在蒼穹。多是子憂當父感。天嗚臣怒鑒君同。君主可寬刑。〔一九五〕

天道慘。慘色變深黄。必主大風三二日。船行急止莫徜徉。預報與君忙。〔一九六〕

△辛本、川本「徜徉」作「滄洋」。

天忽見。有虹赤紅黄。貫北斗極星還繞。君生賢聖主非常。此事甚相當。〔一九七〕

△辛本「主」作「至」。

天久旱。無雨水盆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能下降令人憂。禾穀豈全收。〔一九八〕

△「令人憂」，辛本、川本作「奔高流」。

占日第十一　五十七首

△原本作『五十五首』。

太陽位。爲主正爲君。兆主國君家國事。通行循度總和平。昏蝕主憂驚。〔一九九〕

日傍氣。赤色若懸鐘。所見之時須將死。不論春夏及秋冬。所舉總成空。〔二〇〇〕

△辛本、川本『鐘』作『鍾』，『所見之時』作『遊所見邊』。

日生暈。上下兩重交。必有彼疆亡將過。中謀獨霸不成韜。終是舉鎗刀。〔二〇一〕

△辛本、川本『疆』作『將』。

日左右。白氣若虹交。兆主血流成大戰。緣君失政作成妖。無法可禳消。〔二〇二〕

△辛本、川本『左』作『在』。

日光暈。暈耳有陰風。左右並同爲兆吉。三般變易日時逢。日月在羅籠。〔二〇三〕

△原注：『日邊耳，經曰：「日有抱暈，於野皆有降軍降將至也。」』

日光暈。有暈要須知。闕處預先防備吉。忽然不闕亦須疑。三日雨淋漓。〔二〇四〕

△『左右』原作『方右』，玆從辛本、川本。

日中暈。上蓋下爲陰。向暈則凶背暈吉。若無征戰有風聲。霞氣兩還成。〔二〇五〕

△辛本、川本『陰』作『纓』。

暈不合。垂在兩邊生。城内有謀人不就。且饒緩慢看軍情。一事也無成。〔二〇六〕

暈邊氣。入則外軍贏。隨氣攻之應大勝。忽然内出外軍傾。勝負預先明。〔二〇七〕

△後一『外軍』，辛本、川本作『我軍』。

暈邊耳。一耳喜來生。兩耳欲來相解意。又言敗將攝公卿。此術甚分明。〔二〇八〕

△辛本、川本『敗將』作『拜將』，『術』作『速』。

日月背。順吉背須凶。若背東方西面勝。背西東面獲其功。南北並皆同。〔二〇九〕

占日月。主客要先知。晝把太陽光作主。夜憑星月驗安危。客認氣隨時。〔二一〇〕

△原注：『日月爲主，雲霞氣爲客。』

△辛本『太陽光』作『太陽將』。

相鬥敵。兩日見分明。必有拔營離寨去。正當日下看拋城。大戰血交併。〔二一一〕

△原本缺此首，此據辛本、川本補。

相鬥敵。日鬥對城營。交戰血流看主客。必應主敗客軍贏。日度算還生。〔二一二〕

△辛本、川本注：『筭太陽分野。』此注原本缺。『應』原作『須』，此據辛本、川本。

日中暈。日被白虹穿。天下大兵看即起。又兼烈士報仇寃。奮怒氣沖天。〔二一三〕

△原注：『荊軻入秦時有此兆。』辛本、川本無此注。

兵發日。日偶蝕并虧。莫往前程尋大戰。天垂威象遣人知。去則將難歸。〔二一四〕

△辛本、川本『兵發』作『發兵』，『蝕』作『食』，『威』作『成』。

冠纓日。日上即爲冠。右下爲纓繫捧日。冠爲喜兆將須歡。纓則將心攢。〔二一五〕

兩日鬥。少時及明朝。儻或必聞如此兆。外蕃草莽競興妖。進步即嚎啕。〔二一六〕

△辛本、川本『必』作『忽』，『即嚎啕』作『疾兵消』。

日邊氣。如杵赤而明。既顯不當軍將出。執迷堅往損其兵。一半不回程。〔二一七〕

△『執迷堅往』，辛本、川本作『執堅迷往』。

日傍暈。狀若死蛇圍。其兆主災先舉將。帥徒半出不能回。宜改擁師歸。〔二一八〕

△原本無此首，此據辛本、川本補。

日邊暈。抱日一邊生。順抱敵人須可擊。如還逆抱戰無贏。隨衆舉其兵。〔二一九〕

△辛本、川本『如還』作『還如』。

日下氣。赤氣列三層。天下流亡兵競起。黎民失業禍災生。鹿走霸圖争。〔二二〇〕

△『霸圖』原作『霸圍』，兹從他本。

日四耳。俱在四隅邊。宫闕儲君生太子。歡欣期降定三年。人馬罷征權。〔二二一〕

日中氣。上下黑衝過。長子建謀興大逆。速當根究莫蹉跎。遲便舉兵戈。〔二二二〕

△『大逆』原作『大業』，兹從他本。

兩陣近。青氣日邊生。其狀分明如半月。順其行氣速前征。交戰必須贏。〔二二三〕

太陽畔。八字氣分明。下若鹿麞形勢走。將亡兵潰禍災成。固守保關營。〔二二四〕

太陽畔。雲氣傘張形。又若飛煙星在裏。火星傍出血成坑。堅守不宜行。〔二二五〕

△辛本、川本『在』作『影』。

△辛本、川本『火星傍』下原接〔二三四〕『水作爲難』云云，再接〔二三五〕等九首，係錯簡，今移正。

太陽畔。突出泰山端。紫氣盤旋俱不散。城中軍勝賊當殘。臨陣審詳看。〔二二六〕

△『俱不散』原作『供不散』，兹從川本。

太陽畔。氣蓋日當中。白色東西連卯酉。主憂社稷重災凶。改號任神龍。〔二二七〕

△原注：『龍名曰喪門。』

△辛本、川本『災凶』作『凶災』，原本作『凶龍』，今校作『災凶』。注文中『龍』字，辛本、川本無。

太陽畔。九曜簇於邊。似火如燈光爛爛。九州大亂水滔天。王道苦憂煎。〔二二八〕

△原注：『又主兵戈。』辛本、川本無此注。

△『簇於邊』據辛本、川本，原本作『旋於邊』。

太陽畔。牛鬥競爭時。更有傍邊持戟立。戟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二二九〕

△『時』原作『食』，此從他本。

太陽畔。如幕又如花。相續相連不間斷。嬪妃皇后亂其家。術士見生涯。〔二三〇〕

太陽畔。氣似剪刀形。更有散花桃杏雜。君王失政后妃稱。鮮潔愈爲精。〔二三一〕

太陽畔。氣若璧形圓。其影團圓如暈色。羣邦臣下反謀專。奪我境邊田。〔二三二〕

△原注：『主小臣謀反分國。』

太陽畔。一樹蒂根成。兩氣橫生長拽出。弒君自縊叛臣情。隨地應其徵。〔二三三〕

△辛本、川本『地』作『帝』。

太陽畔。如鼠樹枝間。又如雞形雙翅舉。看看洪水作爲難。移寨向高山。〔二三四〕

△此首『看看洪』下原接〔二四三〕『未午時』等九字，今據辛本移正。

太陽畔。帆幔氣堪疑。又若破船來向岸。仍居乾位帝京基。帆落勢傾時。〔二三五〕

△辛本、川本『基』作『墜』。

太陽畔。五色氣鮮明。下有奔麏形象具。忠臣遭戮又妖興。不可不留情。〔二三六〕

太陽畔。十字在中張。大禍欲来先露兆。奸兇懷恨作妖祥。齊醮早消禳。〔二三七〕

△『禍』原作『祻』，此從他本。

太陽畔。氣色似人兵。若在離邊移寨上。君王易代表臨埛。賢者得其情。〔二三八〕

△原注：『乾符六年二月八日午時現。』注文前數字，原作『乾符六月八日』，今從他本。

太陽畔。兩手在其傍。更有金星圓出現。后妃作孽亂生狂。乾地應其殃。〔二三九〕

△按乾符乃唐僖宗年號，乾符六年即公元八八〇年。此年黃巢入長安。

太陽畔。舉首若兩分。或作掃形居兩手。君王地位欲分更。不散決然成。〔二四〇〕

△辛本、川本注：『氣現久不散，其殃必應。』王本無此注。

△辛本、川本『地』作『帝』。

太陽畔。青氣散如飛。變作雁行分勢列。外邦小國賊臣欺。謀反禍相隨。〔二四一〕

太陽畔。若對斗牛間。更有一虹迎面見。三公流國戰無還。遷改莫辭難。〔二四二〕

△『辭』字據辛本。王本、川本皆作『亂』。

日邊氣。皆應在蚩尤。申酉且須看獅豸。喪門申未午時求。見處便堪愁。〔二四三〕

△此首『喪門申』下川本接〔二三五〕『出血成坑』九字及〔二三六〕。『豸』原作『豹』，此據他本。

日之外。有耳兩邊生。必有和通同好事。兩軍不戰結歡欣。四海得安寧。〔二四四〕

△辛本、川本『好事』作『好善』。

看天象。日月氣來衝。北面氣衝北面旺。南衝南旺任西東。取此以爲宗。〔二四五〕

△辛本、川本『任』作『認』，『宗』作『蹤』。

日色異，黄赤病之源。色若白時多死兆。更兼兵起禍凶年。疾疫湊來纏。〔二四六〕

△『白』字據辛本、川本，王本作『北』。

日五色。或有氣棱層。其份國王權政失。躭迷酒色損生靈。脩德滅奢矜。〔二四七〕

△『躭迷』據辛本、川本，王本作『躭連』。

日紫色。名曰疾萎蕤。其分起兵多喪敗。且宜脩德厭天機。勿起禍當時。〔二四八〕

日有耳。兩耳戰均平。厚處必贏君占取。一邊有耳一邊贏。無戰喜交兵。〔二四九〕

日青色。其分國堪傷。或似火光兼火影。皆爲災亂殄忠良。防備賊臨疆。〔二五〇〕

△『青色』原作『色青』，今從他本。

日生暈。須有暈形圓。其形如暈圓圓背。皆主邦臣叛謀專。奪取境邊田。〔二五一〕

△『圓圓背』據辛本、川本，王本作『圓其圓』。『皆主邦臣』，辛本、川本作『那邦臣子』。

日四耳。頂上即爲冠。兩下爲纓須近日。下爲履象不爲權。回報日須端。〔二五二〕

△原注：『經曰：「日上爲冠，下爲履，兩下爲耳，長而爲纓，朝抱日吉。」』

△『長而爲纓』，疑是『長耳爲纓』之訛。

太陽門。競與日爭時。更有傍人持戟立。戟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二五三〕

△此首與〔二三九〕重，文略有異。

太陽位。下復見形圓。便若白來其色黑。王更國變別憂權。一日見憂煎。〔二五四〕

日出現。便若似臙脂。蔭地滿天如血染。此爲天殺苦軍權。七日雨平川。〔二五五〕

△原注：『無雨主火災。』

△『似臙脂』，川本作『是臙脂』。『映地』，王本、川本皆作『蔭地』，今從辛本。『如血染』，王本作『血如染』，今據辛本。『天殺』，川本作『大殺』。

占月第十二 二十三首

太陰位。爲后又爲臣。凡有象形凶吉定。行兵主帥要知明。一一細分清。〔二五六〕

占圓月。下小彼軍多。若總大時占我衆。全無大小必相和。青白定回戈。〔二五七〕

△辛本、川本「清」作「情」。

出軍夜。看月好參詳。有兔主人占大吉。兔無反是客軍强。仔細審形相。〔二五八〕

△「看月」，原作「月看」，玆從辛本、川本。「吉」，辛本、川本作「勝」；「反」，辛本、川本作「還」。

占夜月。五色氣相當。此是交兵須謹愼。直須拚得賞兒郎，慳吝必相傷。〔二五九〕

太陰內。有暈使人驚。其象分明如刀字。奸臣謀反事將成。密究速加刑。〔二六〇〕

△辛本「刀」作「力」。

守彼壘。吾督將須攻。月色無光灰粉樣。拔城不過一旬中。守將亦須凶。〔二六一〕

看夜月。五色氣相衝。皆是將災宜謹愼。直須重賞宴軍中。堅執禍相逢。〔二六二〕

月生暈。厚薄四方停。此是三軍均力象。一邊有抱一邊羸。順抱若神兵。〔二六三〕

△辛本、川本「均」作「匀」，「一邊羸」作「抱邊羸」。

月生暈。暈有耳兼生。將有火災難閃避。三朝有雨得安寧。無雨禍還成。〔二六四〕

月生暈。暈內有流星。當有貴人奔出走。客星入側將當驚。國亦不安寧。〔二六五〕

△辛本、川本『側』作『則』。

月如赭。莫戰最爲良。若或不依須見敗。客軍得勝主軍傷。宜且守封疆。〔二六六〕

相鬥敵。月滿色無光。客勝主衰須謹慎。忽然交戰主難當。城內欲投降。〔二六七〕

雙月現。現則有兵荒。兩兩三三俱荒亂。當其現處有猖狂。人馬兩逃亡。〔二六八〕

△辛本、川本『荒亂』作『亂出』，『有猖狂』作『競猖狂』。

兩月鬥。侯景犯梁朝。儻或遭逢如此兆。外藩雄略有謀韜。俱廢若冰消。〔二六九〕

兵在外。月色八分强。軍欲還鄉須罷戰。忽然蝕盡倒城亡。將死向郊荒。〔二七〇〕

△『軍』原作『君』，玆從辛本、川本。辛本、川本『月色』作『月蝕』，『蝕盡』作『食盡』。

太平夕。月破作三分。四海荒荒興逆叛。都緣人主寵奢昏。草寇輒稱尊。〔二七一〕

月黃色。分野現明光。此是將軍遷職象。彼師我衆兩無傷。各自守封疆。〔二七二〕

月邊氣。其象若羣豬。羽姓將軍兵大吉。宫商角徵不占拘。把捉顧方隅。〔二七三〕

△原注：『方進兵大吉。』

十五夜。月缺不團圓。一面凸凹三兩處。近臣懷怨奪君權。急究反情原。〔二七四〕

△『懐』原作『怪』，誤，從辛本、川本。『急』，川本作『忽』。

金入月。星朗月無光。星蝕太陰臣造逆。月明星暗將身亡。星没客軍傷。〔二七五〕

△辛本、川本『蝕』作『色』，『身』作『星』。又辛本『星暗』作『生暗』。

金與月。俱出在西方。星北北方軍必勝。星南南面將身强。月白將兵亡。〔二七六〕

△辛本、川本『將身』作『將星』，『月白』作『月向』。

金月暈。星暗月昏昏。客必敗亡須好認。木星三暈將臣奔。天象顯然分。〔二七七〕

△辛本、川本『將臣』作『宰臣』，『分』作『明』。

月有暈。白虹向中穿。天下大兵看即起。更兼壯士執讎冤。大怒氣衝天。〔二七八〕

△辛本、川本『大怒』作『日怒』。

占星第十三 四十三首

兵要法。爲主認星辰。伏逆遲留須固守。更看金現便宜行。俱伏兩均平。〔二七九〕

兵要訣。爲主認金星。若也伏藏休動作。逆行逆戰亦均平。順則最宜行。〔二八〇〕

△原注：『星退宜退，星進宜進。』

金與火。統帥識星無。須算行藏知決勝。何須堅執講星孤。諸事細參圖。〔二八一〕

△辛本、川本『算』作『等』。

二星合。相犯必爲災。分野居當須有事。本藩太守禍之胎。脩德免災來。〔二八二〕

△辛本、川本『居』作『若』。

三星聚。晉宋爲兼唐。此地將軍須就獄。總兵主帥作猖狂。斬首獻明王。〔二八三〕

△此首據辛本、川本。王本『兼』作『居』，『主帥』作『帥主』。

四星聚。平地會張星。王莽赤眉兵造起。後來光武掃餘兵。晉魏也曾更。〔二八四〕

△辛本、川本『平地』作『平帝』。

五星聚。漢祖得其時。秦滅漢興東井會。君王起事合天機。星會尾如箕。〔二八五〕

△辛本、川本『會』作『舍』。

星落寨。爲將恐遭殃。宜速移營方見吉。强堅舊所必凶傷。天降禍難當。〔二八六〕

△『難當』原作『相當』，此從他本。

星相打。攻守兩茫茫。遇戰血流交滿野。攻城不下好隄防。宴犒賞兒郎。〔二八七〕

△『交』原作『處』，此從他本。

金星畔。邊有小星侵。相去不過咫尺遠。客兵當敗將消沉。兵罷只如今。〔二八八〕

△原注：『凡金星爲將星，專主兵權兆。』

△辛本、川本『客兵』作『客將』，與『將消沉』語重。『兵罷』原作『兵敗』，與『客兵當敗』語重，

從辛本、川本。

金星疾。急戰定應贏。行若緩時須固守。星高攻戰有功名。低害莫深征。（二八九）

金芒角。隨角出軍征。若有焰光如掃帚。亦名天狗食妖兵。其下血成坑。（二九〇）

△原注：『如縷赴水，其下必敗。』

△『焰光』原作『韜光』，誤，茲從辛本、川本。

占星宿。伏現在西東。星若近南南必勝。忽然近北北宜征。專祖此爲宗。（二九一）

△辛本、川本『征』作『攻』，『宗』作『蹤』。

金星出。出在卯中央。東面軍强莫與戰。西出西方不可當。勿與動鋒鎗。（二九二）

△辛本、川本『東面軍』作『東西兵』，『動刀鎗』作『鬥刀鎗』。

金西伏。木出現東方。軍在西南休進戰。二星同出現東方。西若戰須亡。（二九三）

△原注：『或水或木星。』

金東伏。木出現西方。東北二方須敗走。忽然同出在西方。東面不能當。（二九四）

△辛本、川本『同出』作『同現』。

同伏現。相去尺餘間。交戰將兵須有應。水居月上戰應先。月内必師還。（二九五）

△辛本、川本注：『水在月上也。』王本無此注。

△辛本、川本『先』作『當』。

挽星現。分野屬何方。若是正臨災在卽。忽然頭尾也遭殃。仁德可脩禳。〔二九六〕

△辛本、川本『挽』作『搀』。

星一箇。無尾赤兼青。直下落來營寨上。急須遷去別爲營。此地定無成。〔二九七〕

△『急』原作『忽』，玆從他本。

金晝見。名號是經天。其分用兵兵必敗。未曾動處卻兵連。人馬滿郊田。〔二九八〕

△原注：『已動敗，未動易政。』

星晝殞。聲震響如雷。赤白或長三五尺。忽然更有小星陪。軍勢若寒灰。〔二九九〕

△辛本、川本『尺』作『丈』。

星晝隕。其地定爲災。必有火焚軍寨柵。兼防將士涉沙泥。移寨莫徘徊。〔三〇〇〕

△『將士』原作『將帥』，玆從他本。辛本、川本『隕』作『殞』。

軍營內。斗大墜星來。或是作聲長數丈。其間大戰將星移。急去免災危。〔三〇一〕

△辛本、川本『移』作『摧』。

軍營內。星隕落其間。拽尾或長三五尺。皆爲敗證莫相殘。急去免災奸。〔三〇二〕

△原注：『孔明、祖逖皆有此兆。』辛本、川本無此注。

△辛本、川本『尺』作『丈』。『敗證』原作『敗陣』，玆從他本。

軍營內。星隕作驢鳴。兆是敗軍並殺將。便須移寨不須停。天意甚分明。〔三〇三〕

△辛本、川本『隕』作『殞』，『須』作『當』。

營寨內。星火隕其中。芒角光明兼拽尾。急須移寨避災凶。不去禍重重。〔三〇四〕

△辛本、川本『火隕』作『大殞』。

出軍法。夜與日皆殊。彼上有星兼月朗。我軍上面暗稀疎。進戰決成輸。〔三〇五〕

星墜隕。分作二三星。此是兵戈將欲動。須防敵國別來侵。陰賊逆謀生。〔三〇六〕

△辛本、川本『墜』作『晝』。

吾守壁。月內一星明。必是外奸來入壘。期於半月害吾城。搜捉審奸情。〔三〇七〕

△『壁』原作『璧』，此從他本。

提大衆。欲打彼城墻。月左有星占上角。城中賢將有謀方。速退莫施張。〔三〇八〕

敵守壘。我力有餘攻。月下有星相近駐。彼城奸欲亂吾中。門户審其蹤。〔三〇九〕

圖彼久。月背一星隨。壁內敵人謀走北。其城沉潰不須摧。捷報凱歌回。〔三一〇〕

△『背』原作『皆』，茲從他本。

觀敵壘。月背有三星。狀如連珠敵便遁。不須攻打自安平。撫衆勿殘生。〔三一一〕

△辛本、川本『有』作『見』，亦可通。『狀如』據川本，王本作『伏如』，辛本作『狀若』。

軍馬進。月畔見三星。形似三臺將月捧。攻城不下戰無成。擇地設營停。〔三一二〕

△原注：『條過旬日，別看氣候。』

△『擇地』二字據川本，王本作『揮地』。『旬日』，辛本、川本作『旬月』。

攻彼壘。月下見三星。城內詐降設巧計。急當準備出師征。莫信詐爲誠。〔三一三〕

圍敵壘。月角露三星。亦類三臺侵抱月。其城難取枉亡兵。別處設謀贏。〔三一四〕

△辛本、川本『見』作『列』。

彗星現。出在月傍邊。必有弒君並殺父。國中紛擾禍相連。更主易桑田。〔三一五〕

△『主』原作『立』，茲從他本。

金臨水。三五寸金分。少婦合憂生哭泣。又兼鬥將見災凶。偏將喪郊中。〔三一六〕

△辛本、川本『水』作『木』。

星墜地。鳴下似雷聲。著地更如焚薪狀。此爲天狗食人民。百日見災生。〔三一七〕

△『著地』原作『著把』，今從他本。『更如』，辛本、川本作『便如』，『墜』作『墮』。

彗星現。但看出何方。定主國軍喪性命。不過百日見驚亡。滅滅在君王。〔三一八〕

△辛本、川本『性命』作『姓命』，『滅滅』作『咸滅』。『軍』原作『君』，此從辛本、川本。

太白犯。昴畢二星纏。定主逆臣謀國主。馬奔人走喪中原。入昴赦人原。〔三一九〕

△辛本、川本原缺『國』字。

金與水。二曜若侵凌。定主破軍並殺將。水居金上客軍贏。在下主和平。〔三二〇〕

△『居』原作『君』，茲從他本。

彗星現。從斗向南行。經過垣墻天市界。外邊兵寇界相臨。損將血成坑。〔三一二〕

占北斗第十四　十六首

凡北斗。斗乃衆星魁。天上衆星難相犯。若來相犯有災危。占候者須知。〔三一三〕

斗口内。彗現出光芒。海内兵戈俱大起。江河流絕禁成荒。民作甲兵糧。〔三一三〕

北斗内。穿出彗星輝。國内主君邊寨將。陰謀惡黨起旌麾。着意謹防危。〔三一四〕

△川本「主君」作「王君」。「旌麾」原作「旍麾」，兹從他本。

北斗下。氣若破車輪。白色漸生侵口内。饑荒不稔寇成羣。餘禍不堪論。〔三一五〕

△辛本、川本「饑荒」作「機荒」。

黑色氣。守定斗口邊。父子相吞天下歎。水淹城郭少乾田。災害四方傳。〔三一六〕

占北斗。第一是妖星。卻要分明軍始吉。忽然不現衆星明。主將落奸情。〔三一七〕

△原注：「妖星乃貪狼星也。」

△辛本、川本「軍」作「君」。

占北斗。夜夜白霞遮。不過七旬兵大起。横屍千里卧如麻。忌戰日西斜。〔三一八〕

△原注：「斗爲主，霞爲客，有索戰，不可出。」

△注文中『有』字，辛本、川本作『酉來』。

占北斗。黃氣在其中。吉事欲來君且記。不過旬日喜重重。萬姓賀堯風。〔三二九〕

△辛本、川本『黃氣』作『紫氣』，『吉事』作『有事』。

占北斗。赤氣在其中。萬萬雄師徒費力。攻城盡死不成功。枉費庫廒空。〔三三〇〕

△『雄師』二字據辛本，王本作『雄風』，川本作『雄帥』。

占北斗。兼有小星多。天下不安人失業。荒涼米貴遞相磨。處處動干戈。〔三三一〕

青蒼氣。漸入斗星中。定有賊來侵郡邑。不然裨將欲謀凶。大忌是三冬。〔三三二〕

占北斗。明閃電光輝。定主好人初出世。輔賢明德助人君。此兆即非輕。〔三三三〕

占北斗，太白入其中。定主將軍逢戰死。城營難守亂人民。大小走西東。〔三三四〕

△原注：『太白入斗，將星失度也。』

△『走西東』原作『在西東』，此據他本。

黑雲氣。夜散星斗中。如此三朝當有雨。急須準備候天晴。此理甚分明。〔三三五〕

△『夜散』，辛本、川本作『夜蔽』。『天晴』從辛本，王本、川本作『天情』。

占北斗。忽直或伸之。衝入斗中奸事有。犯其星位各占之。術士亦須知。〔三三六〕

占北斗。通夜黑雲遮。定主來朝須有雨。急披雨笠候天涯。應兆不能差。〔三三七〕

△『通夜』，辛本、川本作『遇夜』。

占地第十五　二十一首

地之道。與月一般稱。爲母爲臣生萬物。發生含育盡乾坤。明辦豈無靈。〔三三八〕

統軍帥。下寨要安營。先是須知吉凶地。莫令誤地損兵軍。此理要精明。〔三三九〕

△辛本、川本『兵軍』作『軍兵』。

地名好。川破不堪安。大路叉中休下寨。伏屍古墓見多般。將帥要知言。〔三四〇〕

△原注：『主虛驚，賊來破寨。』

△川本『路叉』作『路义』，『將帥』作『將師』。

山窄地。泣滴莫安營。兩路中間休立寨。龍頭天竈怎持兵。仔細與君尋。〔三四一〕

△原注：『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龍頭』，辛本、川本作『勿投』。『君』，原作『軍』，茲從他本。注文辛、川二本無。

戰場地。古廟與靈臺。攻破城營移故地。盡言凶敗與傷殘。細說與兵官。〔三四二〕

△辛本『臺』作『壇』。『城營』原作『成營』、『兵官』作『軍官』，此據他本。『移故地』，辛本、川本作『遺故地』。

山谷中。下寨忌逢之。前高後下居之險。地無草木主憂疑。明將總須知。〔三四三〕

△辛本、川本首句作『山谷口』。

大驛路。前後總須疑。或在高崗或近水。長深溪澗最無疑。下寨得便宜。〔三四四〕

△『近水』原作『在水』，兹從他本。

營已下。須識有災非。地上忽生諸怪類。往來天象看來情。主將要知因。〔三四五〕

△〔三三三〕以『輝』與『君』、『輕』叶，此首則以『非』與『情』、『因』叶，例同。

占其地。毛羽忽然生。必主人君遭厄難。大兵侵國亂朝廷。百事應憂驚。〔三四六〕

田上地。忽然便生毛。處處盡生人總見。此爲謀逆血流郊。百日主凶妖。〔三四七〕

△原注：『《易》曰：憂喪之兆，如生毛在地，横亂無根鋪在地。』

△辛本、川本首句作『田地上』，又『逆』作『道』。

城營内。火焰忽然光。將士敗亡看在速。忽須移寨免災殃。不去禍難當。〔三四八〕

城忽裂。必主起干戈。山中地或如雷吼。敵軍來時看如何。急避莫蹉跎。〔三四九〕

△辛本、川本『來時看如何』作『來速探如何』。

營寨地。泉水及生塵。有戰不離於月内。早排兵甲敵邊隣。移寨避災迍。〔三五〇〕

△原注：『先移後戰。』

城營地。無故動還摇。大戰必應於歲月。直須移寨禍應消。不去將身招。〔三五一〕

△『城營』原作『地營』，兹從他本。

城營內。地動起兵戈。但且移營於吉地。不然刑禍將身多。陣敗自消磨。〔三五二〕

△辛本、川本『吉地』作『福上』，『刑』作『行』，『多』作『遭』，『陣敗』作『陣破』。

城營內。忽見地生毛。所統精兵當便起。須臾不去禍應遭。禳醮保功勞。〔三五三〕

△此首據辛本、川本。『忽見』原作『忽然』，『不去』原作『不起』。

城營內。地上起錢花。有似馬蹄同此兆。移營擁士定歸家。應驗決無差。〔三五四〕

△『城營』原作『地營』，此據他本。

城營內。地忽陷崩頹。禍起兵連緣此兆。移營脩義滅凶災。不信將身摧。〔三五五〕

△『陷』原作『現』，茲從他本。

城營內。忽見地生丹。敵騎欲來衝突我。差人截路莫輕閒。移寨庶幾安。〔三五六〕

△辛本、川本『庶幾安』作『倚亭閑』。

城營內。花草忽然生。急去莫令軍疾病。經旬不動將身傾。智士切須明。〔三五七〕

城營內。地上忽然黃。五穀或生並地長。將軍祿位福無疆。士馬樂安康。〔三五八〕

占樹第十六　五首

城中樹。忽然總萎黃。威氣助吾軍必勝。陰神祐我必成强。主將喜非常。〔三五九〕

營側畔。樹木自崩摧。若近軍前師敗辱。不然近彼賊衝來。移去免凶災。〔三六〇〕

△『側』原作『廁』，從他本。『近彼』，辛本、川本作『彼近』。

諸樹木。花發不當時。營內見之須速備。定知賊衆欲來圍。移寨免災危。〔三六一〕

營寨內。樹木被雷驚。或是震傷人與物。此爲傷敗被天嗔。移寨免憂心。〔三六二〕

諸樹木。忽地出奇枝。異花奇葉人罕見。必生異事報君知。將帥看脩爲。〔三六三〕

△辛本、川本『君』作『軍』，『看』作『者』。

占蜂第十七　五首

軍寨內。蜂衆泊於營。兵欲動移應不久。脩磨器甲莫教停。總令便須行。〔三六四〕

軍行次。蜂蝶接連來。定用伏兵居草澤。好防林木與山崖。先探保無災。〔三六五〕

△辛本、川本『接連來』作『接來連』。『草澤』原作『草芥』，『好防』原作『好妨』，此從他本。

軍下寨。蜂蝶遍天飛。防有賊來攻我寨。急須固守莫遲回。主將要先知。〔三六六〕

△『急須』原作『忽須』，玆從他本。

軍營內。蜂惡亂叮人。或是反軍與謀將。必然軍將有災危。謹守賊欺追。〔三六七〕

△辛本、川本『叮人』作『呵人』，『欺追』作『追欺』。

軍營内。蜂子遍飛遊。必主將軍多口舌。若還移寨没災危。記此在心機。〔三六八〕

占鼠第十八　十首

占見鼠。其物夙名虚。主盜主奸皆主賊。若來爲怪將兵虞。不信禍難除。〔三六九〕

逢見鼠。白色是金精。若順軍行軍大勝。逆軍來者禍相生。凶吉甚分明。〔三七〇〕

逢赤鼠。來往在軍前。此是伏軍藏詭計。搜尋斜谷道傍邊。急備莫遲延。〔三七一〕

軍營内。鼠咬屋椽楹。忽見壁間搬出土。移營在近改遷寧。排備向前程。〔三七二〕

△辛本「見」作「向」，川本此處缺一字。

軍營内。行鼠尾舒前。將主有災須醮謝。夜深谷口罷戈鋋。太白報人言。〔三七三〕

△「前」字從辛本、川本，原本作「長」。「谷口」，辛本、川本作「谷谷」。

營寨内。觜地鼠成行。欲似弔人聲不罷。此須爲禍將身當。禳謝得平康。〔三七四〕

營寨内。白日鼠搬兒。不是火災應大水。三朝五日速遷移。不出禍相隨。〔三七五〕

△「朝」原作「日」，兹從他本。

寨中鼠。能舞向人前。必有内奸通外敵。且須搜捉莫遲延。速備實爲先。〔三七六〕

軍營鼠。血染將衣冠。或咬鼓旗皆不利。信須修謝拜星官。移寨且求安。〔三七七〕

將軍服。上被鼠来傷。必有奸賊来在即。或傷腰下不相當。財散客軍强。〔三七八〕

△原注：『經曰：「鼠者賊也，如有變易，必主奸寇入也。」』

△此首據辛本、川本。王本前二句作：『將軍卧，眼上被鼠傷。』『來在即』，辛本、川本作『看在即』。

占蛇第十九 十三首

△王本作『十二首』。

兵發日。路上遇横蛇。或入水中應大勝。蛇還赤地戰無涯。勝負較些些。〔三七九〕

△原注：『泊住過一日外動則吉。』

△末句辛本、川本作『勝地住些些』。

兵行次。蛇赤忌逢之。慎備前程来勒戰。訓兵激賞布恩威。厚薄勿偏虧。〔三八〇〕

軍發次。驀地見交蛇。講武揚兵須宴犒。不然上將中風邪。身喪掩黄沙。〔三八一〕

蛇赤色。大小外邊來。來入我軍兵欲敵。更防引得外奸乖。德向好通開。〔三八二〕

△辛本、川本『赤色』作『諸色』。末字原作『關』，失韻，玆從辛本、川本作『開』。

長蛇見。飲水近營傍。抽退還鄉方始吉。不然移寨九天方。禳厭免災殃。〔三八三〕

△辛本、川本末八字作『向高强，營壘布旌幢』。

兵行次。蛇貫路邊傍。備禦伏兵前道阻。且須仔細更商量。終不使開疆。〔三八四〕

蛇入井。俱是敗軍形。或似杵形營內現。若還交戰血成坑。堅守我軍營。〔三八五〕

△辛本、川本『或似』作『或是』。

蛇貫道。白赤動軍情。必有賊兵攔道路。只宜盤泊賞軍兵。不久卻回程。〔三八六〕

△原注：『但有異色之蛇攔路，回師罷戰大吉。』

蛇如鳥。更有似弓形。或似白蛇行斷續。兼之五六見城營。泣淚血交并。〔三八七〕

△『弓形』，辛本、川本作『車形』。『行斷續』，原作『形斷續』，『形』字與上句複，茲從辛本、川本。

蛟蛇見。營寨必宜攻。更有青蛇人病疾。黃蛇疫瘴總成凶。移寨免災凶。〔三八八〕

△辛本、川本『病疾』作『疾病』。

兵行次。水裏怕逢蛇。更有魚龍蜃類見。悉皆進退事無涯。速退莫咨嗟。〔三八九〕

△原注：『如見龍蛇蜃，并同。』

△次句原作『水裏怕蛇逢』，失韻，此從他本。

下營畢。繞寨大蛇棲。必有賊兵來打寨。高强營壘纛旌旗。謹慎好防之。〔三九〇〕

天久旱。無雨水盆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能下奔水高流。禾穀豈全收。〔三九一〕

△此首從辛本、川本，王本原缺。按《占天第十》〔一九八〕已複見此首。

占獸第二十 三十四首

城營內。馬夜轉槽鳴。軍欲離營將大戰。早排驍勇各嚴明。法令整齊行。〔三九二〕

△辛本、川本『各嚴明』作『令行明』，『法令』作『法號』。

軍營內。馬咬石兼沙。必有賊兵吾大獲。將軍克勝遠方誇。大小總榮華。〔三九三〕

軍營內。牛舞向人前。欲罷戰爭休士卒。干戈不舉却迴旋。齊賀太平年。〔三九四〕

△『齊賀』原作『各賀』，此從他本。

馬厩內。天火忽然燒。看即大兵將欲起。且須修德禍方消。勿使自身招。〔三九五〕

△辛本、川本『修德』作『修福』。

城營內。驢馬作人言。聽取語言爲定準。更看馬後殺軍年。方使報仇寃。〔三九六〕

△辛本、川本『馬後』作『馬駿』。

軍營內。牛馬夜間鳴。必有暴兵來覓鬥。更須防備夜偷營。速暗布精兵。〔三九七〕

△川本『軍營』作『城營』。

城營內。生產兩頭奇。或有足多生八隻。四足兩頭禍不移。裂土應逾期。〔三九八〕

占走獸。獸字體相將。或有怪形須要審。由分凶吉與君張。要辨虎豺狼。〔三九九〕

△辛本、川本『獸』作『戰』，『或有』作『凡有』，『要辨』作『要獸』。

兵發日。野獸截軍行。直向隊中衝透過。必然隊伍兩縱橫。良將要須明。〔四〇〇〕

△辛本、川本『兵發日』作『發兵日』。

兵行次。狼虎及熊羆。若在軍前狂亂走。此行旬日戰無移。先舉得天機。〔四〇一〕

諸禽獸。異色及無名。有爪有牙爲我怕。無牙無爪亦應輕。此兆甚分明。〔四〇二〕

營前後。野獸亂縱橫。殺取太牢天地祭。三軍方得保安寧。有戰必須贏。〔四〇三〕

△辛本、川本『得保』作『保得』。

城營內。白鹿入營來。將士病災方欲起。若還無角主兵回。移寨免災危。〔四〇四〕

兵屯次。鹿走入軍營。必有降人來見我。期於三日事分明。或喜長威聲。〔四〇五〕

△辛本、川本原注：『有戰作，主大勝。』王本缺此注。

狼與虎。切忌入軍中。隊伍突衝並截路。不過數日有危凶。警備勿交攻。〔四〇六〕

△辛本、川本『突衝』作『營同』。『危凶』原作『凶危』，『警備』原作『驚備』，誤，從他本。

虎相食。兆不出三年。必有大兵當至此。來其分野兩相煎。其兆理關天。〔四〇七〕

△辛本、川本『兩』作『禍』。

兵屯次。野象入於營。急急殺來將祭獻。三軍從此得安寧。齋沐要嚴精。〔四〇八〕

城營內。鹿子入其中。殺取三牲將祭獻。急當移寨免災凶。否則禍重重。〔四〇九〕

△辛本、川本『祭獻』作『祭禱』，辛本『移寨』作『移賽』。

軍營側。驀地有毫猪。須備伏兵來犯我。便宜先舉莫躊躕。移寨始無虞。〔四一〇〕

軍營內。忽有野猪來。若戰先贏多後敗。速移營寨避其災。脩謝莫遲回。〔四一一〕

軍營內。兔走在其中。雖有雄兵終不戰。都緣前敵欲和同。不在苦邀功。〔四一二〕

△辛本、川本『雖有』作『終有』，乃涉下一『終』字誤。

軍營內。狸獸夜頻鳴。恰似豺狼同此兆。必知將士欲離營。不久禍災生。〔四一三〕

兵屯次。豺狗入於營。內有奸人相結外。急須搜捉察原情。莫遣叛縱橫。〔四一四〕

△川本『於』作『其』。辛本、川本『叛縱橫』作『叛宗興』。

軍營內。狗怪遣人猜。急殺血流於戍地。埋深三尺以禳災。敵將必擒來。〔四一五〕

△辛本、川本『急』作『忽』。『戍』原作『成』，此從他本。

城營內。獐入及登城。若遇此妖多是火。不然孝服與兵爭。祈謝保安寧。〔四一六〕

兵行次。路上遇猿猴。嚴令小心防恐怖。理當排槊整戈矛。預備畫良籌。〔四一七〕

狼與虎。繞寨作悲鳴。似哭似號軍大敗。將軍兵敗事多驚。屍叠潤溝平。〔四一八〕

△辛本『哭』作『笑』，川本『潤溝』作『澗溝』。

狼奔走。直撞入吾軍。不出三日並五日。敵來降我引朝君。彼我受皇恩。〔四一九〕

△辛本、川本『三日』作『三朝』。

野猪鹿。從外入營中。定有降人來投我。只於三日見分明。引使履王庭。〔四二〇〕

狼與虎。卒見使人驚。我在徒師前去後。須防大戰血成坑。不遇聖賢明。〔四二一〕

△辛本、川本『徒師』作『師徒』。

兵屯次。狸走入軍中。不住夜鳴圍繞寨。先因風火事重重。埋伏且藏兵。〔四二二〕

△『兵屯次』從辛本、川本，王本作『兵行次』。『走』據辛本，王本、川本均缺此字。『且藏兵』，辛本、川本作『擬藏中』。

城營內。驀地有來獐。三日七朝須大戰。不然講武教旗鎗。速斬免災殃。〔四二三〕

△辛本、川本『災殃』作『災殘』。

牛與馬。產出是人形。定主胡人侵大國。不分南北亂人民。且候聖明生。〔四二四〕

狼與虎。號泣又傷人。五日七朝兵定至。臨時勝負豫鋪陳。方許敗來軍。〔四二五〕

△辛本、川本『號泣』作『號叫』，『方許』作『方治』。

占水族第二十一　七首

兵行次。水族忌逢之。但是魚龍蛟蜃類。悉皆不吉兆災危。抽退卻相宜。〔四二六〕

龍現壘。室宅及池中。必有大臣謀逆叛。且須作急探奸兇。莫待有奔衝。〔四二七〕

△原注：『王莽朱温時，龍現池沼。』

軍行次。龍門在軍前。必是交鋒亡命戰。黄龍得勝黑龍偏。平地血成川。〔四二八〕

△辛本、川本『平地』作『地平』。

城營内。魚鼈現其形。防有内奸謀叛逆。不然水漲浸軍兵。速去得安寧。〔四二九〕

△辛本、川本『魚鼈現』作『鼈忽露』。

城營内。龜蟹入其中。更有聚蠅億萬數。軍兵潰散不從容。看即棄營空。〔四三〇〕

△辛本、川本『棄』作『旋』。

軍行次。路上見黿鼉。或有戰爭營寨内。不宜前進有兵戈。細審莫奔波。〔四三一〕

△辛本、川本『細審』作『審細』。

城營内。龜鼈入其營。盡是頓遲亡敗象。速當移寨免災凶。不去禍將生。〔四三二〕

△此首從辛本、川本。王本『亡敗』作『忘敗』，『禍將生』作『禍災生』。

占鳥第二十二　八十二首

△王本作『八十一首』。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橫或逐我。或來逆我或成羣。仔細說來情。〔四三三〕

鷹搦鵲。勢速入軍營。必是義兄圖義弟。不然義弟欲謀兄。奸禍兩般情。〔四三四〕

兵行次。鷹鶚面前飛。所向進兵應大勝。必能捉彼將帥歸。天意助神威。〔四三五〕

△『面前』，辛本、川本作『向前』。『將帥』原作『將兵』，辛本、川本作『將師』，乃『將帥』之訛，因改。

城營內。鵲子搦蒼蛇。定有奸謀陰禍起。早須排備莫惶驚。有戰損精兵。〔四三六〕

△辛本、川本『蒼蛇』作『蒼鷹』，『陰禍』作『因禍』。

兵行次。鵲鶚捉飛禽。此兆前程須有戰。得其首領盡生擒。主將稱其心。〔四三七〕

兵行次。鷹鶻盡同占。鷹不避鶻鶻不搦。兩軍通好守盟言。各擁士回還。〔四三八〕

△辛本、川本『鷹鶻』作『鶻雁』，『鷹不避鶻』作『雁不避鶻』。

△王本注：『「鷹」一作「雁」。』

城營內。或見杜鵑來。應有負冤人未雪。佞臣謀間損賢才。天遣叫聲哀。〔四三九〕

羣鳥噪。隊隊繞營飛。防有賊兵來刼寨。早須整備設關機，遲慢致災危。〔四四〇〕

△『繞營』原作『逐營』，兹從他本。

城營內。衆鳥噪聲鳴。必有暴兵來刼寨。不然有戰損於兵。移轉最爲精。〔四四一〕

△辛本、川本『於』作『千』。

羣鳥隊。飛去又飛來。不問下營並在路。此行千里足難回。仔細察天災。〔四四二〕

△辛本、川本『不問』作『不以』。

羣鳥聚。飛起忽然驚。盡向滿天鳴噪鬧。不過三日火燒營。或有刼寨兵。〔四四三〕

△原注：『移營吉。』辛本作『移寨吉。』

△辛本、川本『刼寨』作『刼殘』。

城營內。四面鳥聲鳴。千萬結成鳴噪去。急須固守本城營。堅執戰場兵。〔四四四〕

△各本『戰場』均作『戰傷』，顯因形近而誤，今改。

城營內。鳥夜結羣鳴。必有暴兵來覓戰。不然城寨有虛驚。探後用心聽。〔四四五〕

城營內。衆鳥泊營墻。頭向此營皆盡叫。人驚不起是天殃。不免見傷亡。〔四四六〕

△『衆鳥』，各本作『鳥衆』，獨王本於『鳥衆』二字傍加『衆鳥』二字，今從。

城營內。鳥鵲驀然驚。內有奸人連外賊。隄防大戰血成坑。謀反害英明。〔四四七〕

△『鳥鵲』，辛本、川本作『烏鳥』。『大戰』，辛本、川本作『苦戰』。『害英明』，川本作『害其身』。

城營內。鳥鵲忽圍牆。當有敵兵來打寨。不然疾病大災殃。營內欲來降。〔四四八〕

△辛本、川本『大災殃』作『火災殃』。

城營內。鳥鵲兩三聲。必有命來應在即。早須奉候出門迎。此意且須聽。〔四四九〕

△辛本、川本『鳥鵲』作『鳥噪』。

鳥相打。防擊有奸争。斬斷罪愆懲法衆。若無敵戰禍應生。固守始爲精。〔四五〇〕

△『有奸争』從辛本、川本，原作『又奸争』。『法』字辛本、川本均缺。『敵戰』，辛本、川本作『停戰』。

城營內。烏集奪巢飛。必有鬥争相競事。不然下吏欲爲非。防慎見分離。〔四五一〕

△辛本、川本『見』作『間』。

臨陣次。烏向四方鳴。選取烏聲鳴叫處。但從此地出軍征。百戰百回贏。〔四五二〕

△辛本『烏向』作『鳥向』。

兵發日。前面有羣烏。亂叫亂鳴防伏截。或然有戰莫先圖。詳緩保無虞。〔四五三〕

△『羣烏』原作『聲鳴』，今從他本。『亂鳴』，辛本、川本作『衆鳴』。

兵行次。烏衆集旌旗。若見中軍加喜氣。將軍增爵位遷移。在即不爲遲。〔四五四〕

△辛本、川本『中軍』作『軍中』。

兵發日。烏衆逐軍行。未見彼軍防隱伏。若逢敵戰利先征。攻戰必先贏。〔四五五〕

兵行次。横陣列烏來。防有伏兵衝隊伍。搜羅前後用心猜。不信必爲災。〔四五六〕

△辛本、川本『烏』作『鳥』。

兵行次。烏衆後頭來。若遇前隨應大勝。逆來衝我且宜回。退卻免凶災。〔四五七〕

△辛本、川本『凶災』作『災危』，與『回』字叶，與『來』字不叶。

兵行次。烏立在軍旗。必有奸人言賊勢。今旬來月好防之。偷號運謀機。〔四五八〕

△辛本、川本首句作『軍行次』。

兵行次。軍上烏鳴飛。不論下營將布陣。若同此瑞合天機。必勝莫遲疑。〔四五九〕

△『不論』，辛本、川本作『不目』。

下營次。烏衆集牙旗。急宰三牲將祭禱。不然軍敗主分離。靈物報人知。〔四六〇〕

城營內。白鵲入軍營。若作巢窩兵大起。急須移寨免災凶。否敗禍重重。〔四六一〕

△辛本、川本『軍營』作『軍中』，『巢窩』作『巢寨』。

下營次。烏衆集營中。防有外兵來擊我。亦慮諸將起奸凶。急去莫從容。〔四六二〕

△辛本、川本『慮』作『虞』。

寨始定。白鵲入營來。此是金星呈怪象。有人相害處謀乖。移寨免其災。〔四六三〕

△『移寨』從辛本、川本，原作『移營』。

城營內。靈鵲作巢窩。不去營空兼火起。速當移寨禍消磨。久住殺傷多。〔四六四〕

△辛本、川本『巢窩』作『巢寨』。

羣鵲噪。頭向敵軍營。隨鵲戰之軍必勝。一般羣鵲事無成。在外也須驚。〔四六五〕

△原注：『頭指敵噪，我軍勝；不指敵噪，則虛驚。』

城營內。野雉入軍中。若在德鄉來即吉。或臨刑殺候爲凶。仔細審西東。〔四六六〕

△『西東』原作『東西』，玆從他本。

城營內。驀地降鴛鴦。必有奸人生户內。不然朋友害忠良。自衛己身强。〔四六七〕

城營內。燕鴿忽離城。定有火災兼禍起。軍中刑尅事叮嚀。禳厭始安平。〔四六八〕

城營內。水鳥忽啣魚。將至門橋並臺屋。必應大水漫街衢。預辦早防虞。〔四六九〕

△辛本、川本缺『並』字。『預辦』，辛本作『預辨』，川本作『預報』。

鴨聲異。一樣似鵝聲。必有官災並口舌。速須齋醮慎交争。方始免災刑。〔四七〇〕

△『鴨聲』從辛本、川本，原作『鳴去』。

鵝與鴨。或解作人聲。家內必登三品祿。一門子姪盡亨榮。吉兆自天生。〔四七一〕

△『子姪』，辛本、川本作『兒姪』；『亨榮』原作『享榮』，互正。

城營內。雞母作雄聲。或者夜鳴家有禍。若門陰暗不惺惺。禳謝始安寧。〔四七二〕

△原缺『若』字，據辛本、川本補。辛本、川本缺『暗』字，又辛本『或者』作『或在』。

兵行次。軍上伯勞鳴。兆是軍分爲兩路。兼防禍起察奸情。主將要須明。〔四七三〕

△原注：『古詩云：『莫作東伯勞，西飛雁。』故爲分軍之兆。』此注辛本、川本無。

伯勞鳥。鬧噪在軍前。大禍預知須早覺。不逾兩月事應然。此象應關天。〔四七四〕

△『伯勞鳥』原作『伯勞鳴』，此從他本。辛本、川本『預知』作『須知』，『應』作『理』。

伯勞鳥。啼叫在軍營。南北敵人困我將。東西只是有虛聲。此象甚分明。〔四七五〕

△辛本、川本『困』作『因』。

城營內。梟鳥噪聲鳴。如在德鄉分隊伍。如居刑殺及奔驚。預叫使人聽。（四七六）

下營次。衆鳥集羣鳴。如在德鄉猶自可。若還刑上血成坑。此兆細詳聽。（四七七）

△（四六六）、（四七六）皆以『刑殺』與『德鄉』對舉，此首云『刑上』，或亦應作『刑殺』。

兵發日。百鳥忽迎軍。此是天威來助順。賊人歸向息邊塵。端的立功勳。（四七八）

△川本『軍』作『君』。

兵行次。衆鳥覆於營。必有大軍來擊我。皂旗黃桿引師行。禳厭必登程。（四七九）

△辛本缺『衆』字，『必登程』作『畢登程』。

兵行日。禽乃或朝軍。將有福神天祐助。必然旬日立功勳。官爵顯超羣。（四八〇）

雞聲鬧。半夜及黃昏。半夜精兵行在速。黃昏啼後有回軍。太白報人聞。（四八一）

△原注：『衆雞主國事，一雞主家咎。』

△『回軍』原作『回兵』，與前一句中『精兵』字重，此從他本。

燕雀鬧。鄰境動兵争。更有黑頭黃鳥至。腹黃身黑不知名。彼已出精兵。（四八二）

城營內。雞鳥共喧争。鳥若贏時軍外勝。雞贏主勝甚分明。偷寨兩般情。（四八三）

鴉鳴噪。無故噪城營。此是用兵災欲起。人家被噪有凶情。禍發不安寧。（四八四）

城營內。鷲鳥入其城。定有兵災並疫瘴。人民饑餓失耕耘。修德免災成。（四八五）

城營內。黃鳥赤其頭。必有官災三日內。兼防奸叛有因由。熒惑禍堪憂。（四八六）

△原注：『熒惑禍者，火災也。』

城營內。赤鳥入於營。更有野雞並野雉。須防風火與虛驚。皂幟厭爲精。（四八七）

△原注：『水尅火，故用皂旗。如見赤色鳥入軍營，覆將帳幕，以皂旗白竿立帳前三日厭，吉。』

△注文『水尅火，故用皂旗』七字，辛本、川本無。又兩『厭』字原均作『壓』，此從他本。

城營內。大鳥繞其中。不是將軍亡瘴疫。及防外寇損身躬。先兆已呈凶。（四八八）

△辛本、川本『瘴疫』作『疫瘴』。

城營內。異鳥或然來。好慎外歸刑禍事。不然軍將主身災。齋醮保無乖。（四八九）

△辛本、川本『或然來』作『或來然』，『將主』作『主將』。

城營內。夜靜有鳩鳴。此是暴兵來逼我。便須防禦速移營。即得事安寧。（四九〇）

△辛本、川本『鳩鳴』作『鳥鳴』，『防禦』作『防備』。

城營內。衆鳥翥翱翔。障日翳天成陣起。必知內外將猖狂。仔細可消詳。（四九一）

△辛本、川本『翳天』作『醫天』，『成陣』作『成障』。

彼軍上。衆鳥泊其中。定見拋營軍敗走。不然潛伏刷營空。仔細審其蹤。（四九二）

彼軍上。衆鳥鬧紛紛。聚散只看三五日。不然潛伏擬謀人。防禦始參真。（四九三）

諸鳴鳥。不利叫三聲。一與五聲將快和。若逢此數不堪聽。一任徹更鳴。（四九四）

△原注：『《易》云：「三多凶。」故不利。』此注辛本、川本無。

△『一與五聲』從辛本、川本，原作『一語五聲』。『徹更』，辛本、川本作『徹天』。

占飛鳥。何處入軍營。若在德鄉加喜氣。若從刑地是凶聲。百鳥一般聽。〔四九五〕

△『何處』據辛本、川本，原作『何事』。

城營內。鳥散作巢窩。其地欲荒堪在即。速須移寨莫蹉跎。不去禍來磨。〔四九六〕

△辛本、川本『巢窩』作『巢窠』。

△以上二首次序據辛本、川本，王本易位。

攻城次。羣鳥出墻頭。內有敵圍軍欲出。外軍急備整干戈。用意設良籌。〔四九七〕

△辛本、川本『羣鳥』作『郡鳥』，『干戈』作『戈矛』。

軍營內。白鳥立旗頭。相聚數枚人總見。將軍遷位作公侯。喜慶吉無休。〔四九八〕

△辛本、川本末句作『吉慶喜無休』。

鷹與鷂。逐鳥奔吾軍。前來暴兵來勢猛。速當準備莫因循。常守險關津。〔四九九〕

△此首從辛本、川本。『暴兵』原作『暴客』，『準備』原作『整備』。

下營次。鳥立樹枝間。或在牙旗毛羽掩。須防敵騎欲相殘。三日內生奸。〔五〇〇〕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橫或逐我。或來逆我或成羣。仔細看來情。〔五〇一〕

△王本無此首，此從辛本、川本。

城營內。異鳥入其中。宿處不知人不識。終須血染草頭紅。防備有奸通。〔五〇二〕

占烏鳥。結伴後隨軍。路後敵人應過去。我軍不久卻迴程。相賀喜安平。〔五〇三〕

△此二首川本易位，次首中『路後』作『路寇』。

城營內。鉅鳥忽留停。防備賊人來索戰。兆當催衆早收兵。不去禍還成。〔五〇四〕

△川本『忽』作『或』。

城營內．鉅烏至紛紛。地分欲荒人在即。早須排備莫留停。號令速驅兵。〔五〇五〕

△辛本、川本『地分』作『他分』。

臨陣次。聆取鳥聲鳴。若在我軍頭上叫。切須避敵莫交兵。在彼我軍贏。〔五〇六〕

△此首據川本，王本第四句作『切忌備敵莫交兵』。

臨陣次。烏向彼軍飛。便整旗鎗征敵吉。統軍大帥不須疑。天助得其時。〔五〇七〕

臨陣次。烏向敵軍來。一隻一雙猶可擊。或然成陣叫聲哀。勿戰速當迴。〔五〇八〕

△此首據辛本、川本。王本第四句缺一字，作『或□或陣叫聲哀』，又『一隻一雙』作『一隻一隻』。

彼軍壘。羣烏出高飛。內有雄兵來突我。其城難下速當回。不悟將身危。〔五〇九〕

△『難下』原作『須下』，此從他本。

城營內。雞雁入其中。必有外奸通敵事。忽然搦鳥更爲凶。遇戰豈成功。〔五一〇〕

△辛本、川本『其』作『於』。

羣烏至。五五及三三。營上往來聲不絕。四邊飛叫認收還。軍潰散兵殘。〔五一一〕

兵發日。烏鳥後隨聲。此是順天天助我。靈禽預報戰須贏。將士有歡情。〔五一二〕

△『烏鳥』原作『鳥鳥』，『歡情』原作『權情』，此從他本。

△按《太平廣記》一四四『柳公濟』條引《宣室志》：『凡軍出征，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爲常。』與本首之意相反。

臨陣次。敵上鳥來衝。進戰必當傷將士。如從我後却宜攻。賊敗定生擒。〔五一三〕

城營內。夜靜有鵂鳴。軍欲還鄉宜準備。此爲天意事叮嚀。爲將莫憂驚。〔五一四〕

占怪第二十三　四十四首

戈矛上。忽有火光明。兆主三軍輕命戰。管須交戰我軍贏。青熾不宜兵。〔五一五〕

△原注：『火青焰小如鬼火者，主兵憂。』

△川本『青熾』作『青焰』。

帥衣服。無故血痕斑。防有奸人來害己。急須焚毀禍回還。不爾將遭殘。〔五一六〕

△辛本『奸人』作『奸謀』。川本『毀禍』作『毀禍』。

抽刀劍。血點自然成。戰有大功須在近。又兼鈴鐸不摇鳴。遇賊必須贏。〔五一七〕

出軍日。龍現衆人驚。急令回師休强進。若還堅執往前行。枉損馬和兵。〔五一八〕

△此首據辛本、川本。『强進』原作『强去』，『若還』原作『若令』。『回師』，辛本、川本作『回鄉』。

將軍帳。無故似人搖。兆主敵人兵潰散。稍驅兵馬向前交。瓦解與冰消。〔五一九〕

將軍帳。床動衆人驚。及有血生俱作怪。若還臨陣禍無輕。身喪掩黃垧。〔五二〇〕

△辛本、川本缺一『怪』字，『黃垧』作『泉垧』。

將軍袂。驀地起飛騰。此是將軍傾折象。難禳兵衆敵相凌。火急整回程。〔五二一〕

△川本『傾折』作『轉折』。王本缺『難禳』二字，此從辛本、川本。

軍纔統。陂澤與郊田。或有石盤從地湧。此爲吉兆可攻前。君聖宰臣賢。〔五二二〕

△辛本、川本首句作『軍纔止』。『陂澤』原作『被澤』，『郊田』原作『交田』，誤，從辛本、川本。

安營訖。分布已周圍。碎石或生無數目。將軍不久罷兵權。天地應昭然。〔五二三〕

軍營內。田地陡然高。必得敵人來土貢。開旗瀛彼不疲勞。休士止鎗刀。〔五二四〕

△此首據川本。王本、辛本『陡然』作『陟然』，王本『止』作『少』。

軍營內。原處是平田。地比始臨微似長。將軍官職必陞遷。祿位享遐年。〔五二五〕

△川本缺一『田』字。

軍營內。地上或生黃。照得敵人兵與馬。凱旋歸國長威光。天下舉宮商。〔五二六〕

△〔三五八〕與此首前半同，可參看。

軍營內。氣出地中央。滿寨便教人勿訝。敵人怯戰愈乘張。獲將得封疆。〔五二七〕

軍營內。地上水泉生。此是潤軍天助順。須當先敵將和兵。捷報入朝京。〔五二八〕

軍止歇。地上忽生塵。若有震聲人總怪。三朝五日定還軍。大戰苦勞辛。〔五二九〕

△『若有』，辛本、川本作『如有』。『三朝』，原作『三日』，從辛本、川本。『勞辛』，王本、川本作『勞心』，從辛本。

營寨內。地上血紛紛。此象大凶人速避。麻衣布帽送將軍。休望有功勳。〔五三〇〕

△辛本、川本『血』作『忽』。

軍營內。地上艾方生。青嫩葉香人盡識。師徒將捷事非輕。惡疾使人驚。〔五三一〕

△原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爲病兆。』

△辛本、川本『捷』作『疾』，『疾』作『病』。

安營內。街徑已編成。地上忽然土裂拆。不如準備速移營。不信大亡傾。〔五三二〕

△『土裂拆』，辛本、川本作『生折裂』。

營寨內。地陷或成坑。大陷大虧微小負。俱爲虧敗喪軍情。火速去移營。〔五三三〕

△川本『負』作『員』，或由『損』字訛。

軍營內。地陷幾人驚。若更似催征戰鼓。此般凶象速移營。稍緩禍災成。〔五三四〕

△『稍緩』原作『少緩』，兹從他本。

城營內。半夜忽鍋鳴。定有暴兵來劫寨。並防謀反及奸生。列陣後相迎。〔五三五〕

△『忽鍋鳴』，辛本、川本作『忽然驚』。

軍營內。螻蟻滿營生。好備奸謀陰禍起。兼虞地道入奸兵。早備得平平。〔五三六〕

△川本『內』作『中』。

軍邑內。天上忽聞聲。欲是雷聲還不是。多應土地見英靈。不久戰兵行。〔五三七〕

△辛本、川本『忽聞』作『忽然』。

諸怪見。不可廣傳聞。防有奸人知仔細。亦防彼內有賢英。知我兆原情。〔五三八〕

△辛本、川本『傳聞』作『傳聲』。川本『亦防』作『亦如』。

城營內。晝夜起虛驚。營所舊爲神廟地。速移營寨莫居停。不去賊偷營。〔五三九〕

△此首據辛本、川本。『起』原作『有』，『舊』原作『田』。

城營內。旗鼓自搖鳴。此是天威來助我。十番出戰九須贏。上將稱其情。〔五四〇〕

城營內。鼓角急聲雄。此是乾坤興廢事。戈矛大舉禍重重。萬姓失耕農。〔五四一〕

城營內。鼓角自然鳴。必有敵軍來擊我。急須整備待來兵。着意與交征。〔五四二〕

△辛本末字作『兵』，韻複。

城營內。鼓打不多鳴。一丈高懸並九尺。都虞副將驗鎚聲。七拜解妖精。〔五四三〕

△原注：『各七拜後打。』

城營內。鼓打不能鳴。主將戰輸遭寇虜。早須收拾便回程。不去損其兵。〔五四四〕

△原注：『移寨兵得。』

△川本『虜』作『擄』，『兵』作『立』。

或晝夜。大將劍刀鳴。刺客奸人在庭近。急須搜捉莫教停。不信血光成。〔五四五〕

△辛本、川本『不信』作『便見』。

營與邑。井沸聞其聲。或溢水泉皆是敗。更還龍見也同情。覩此便移營。〔五四六〕

城營內。獨鼓自然鳴。此兆敵人來擊我。隨鳴火急整精兵。速探向前征。〔五四七〕

△辛本、川本『獨鼓』作『獨角』，『擊』作『劫』。

城營角。吹聲遠而微。韻斷聲長人怪訝。兆當我衆有災危。固守免傾頹。〔五四八〕

△辛本、川本『吹聲』作『吹了』，『有』作『出』。『傾頹』，原作『災頹』，此從辛本、川本。

金鼙鼓。自裂七分餘。此是三軍囚没兆。速當求解醮移居。不可恣行誅。〔五四九〕

△『恣』原作『侈』，此從他本。

鎗旗戟。無故倒交加。象主病災如卧草。四門辛犬瀝田沙。子候設施佳。〔五五〇〕

△原注：『子時以犬血瀝四門地上。』

鈴與鐸。颪息自然鳴。鼓角雄聲音振地。必須勝敵悦軍情。擁衆返回程。〔五五一〕

△『軍情』原作『軍行』，玆從他本。

或晝夜。飲宴在其中。驀地盞鳴人總訝。賊人已起影無蹤。急遣將邀衝。〔五五二〕

△辛本、川本『賊人』作『刼人』，『影無蹤』作『意忙忽』。

杯器內。清水忽然紅。有似血來人盡訝。此爲祥瑞立奇功。戰急總無凶。〔五五三〕

△『人』字川本缺。

軍營內。戰馬忽然嘶。跑擁搖身非時亂。賊兵降伏要相欺。祭享上天知。〔五五四〕

軍器甲。夜後更生光。折毀月形方上窖。離營百步正相當。遠去更宜長。〔五五五〕

△辛本『長』作『良』。

風不起。旗號自飛揚。前指敵軍並陣次。必當我勝用心腸。得勝早回鄉。〔五五六〕

臨陣次。馬匹忽然驚。欲悚欲慊多退縮。牽纏不動自遲情。迴首免軍驚。〔五五七〕

△『慊』，辛本、川本作『謙』。

占怪異。說與衆賢知。正是一人行踏處。當逢奇異怪逢爲。兵衆豈無知。〔五五八〕

△『怪逢爲』三字從辛本、川本補。

禳厭第二十四 十三首

禳厭法。其理事情深。首異諸般奇異怪。或逢要日要時辰。厭法要精明。〔五五九〕

△以上三『厭』字，原皆作『壓』，從他本。

軍行日。春正及春分。須用長鎗前列勝。次排弓弩在中軍。決勝定須聞。〔五六〇〕

△川本於『列勝』下注：『一作「據」』；於『在』字下注：『一作「要」』；於『聞』字下注：『一作「爲」，一作「贏」』。

軍行日。立夏至皆同。令下三軍諸將士。須排戈戟作先鋒。將士定英雄。〔五六一〕

△辛本、川本『令下』後注：『三字一作「不令」』，於『先』字下注：『一作「前」』，於『將士定』三字下注：『一作「兵將甚」』。

軍行日。秋始與秋分。金氣旺時須要順。先將弓矢向前行。得勝遠方聞。〔五六二〕

△『須要順』下，辛本、川本注：『三字一作「金異順」』。『遠方』下，辛本、川本注：『二字一作「外邦」』。『向前行』，辛本、川本原作『向前存』，並注『一作「奔」』。

軍行日。凛冽正當冬。得氣一陽回一候。首令刀劍向前衝。逢戰得全功。〔五六三〕

△辛本、川本於以下數字下加注：『回』，『一作「或」』。『刀』，『一作「弓」』。『劍』，『一作

「弩」」。「衝」，「一作「攻」」。「戰」，「一作「舉」」。

東方陣。角姓七人從。純着青衣青隊仗。青旗青馬作先鋒。木陣號青龍。〔五六四〕

△「木陣」乃因東方于五行屬木之觀念而得名。原作「衣陣」，誤，茲從辛本、川本。又「青旗」原作「青衣」，亦從辛本、川本。

南方陣。徵姓最爲雄。七個赤衣乘赤馬。赤旗招動號長空。朱雀陣先鋒。〔五六五〕

西方陣。商姓白衣兵。七個健兒乘白馬。白旗獨角引前程。爲首向先行。〔五六六〕

北方陣。羽姓顯然明。騅馬烏衣如北斗。黑旗玄武隊前行。賊將勢摧傾。〔五六七〕

△「騅」，原本皆寫作「䮕」，唐代俗寫即已如此。《說文》：「騅，馬蒼黑雜毛。」俗有「烏騅」之稱。

中央陣。宫姓要黄衣。七個黄旗黄色馬。勾陳大將助勘依。敵國定横屍。〔五六八〕

△辛本、川本「堪依」作「堪衣」。

凡行陣。甲子甲辰申。三個甲頭旬同日。前驅天馬擺令真。整頓要辛勤。〔五六九〕

△「行陣」原作「行軍」，從他本。「同」字，辛本、川本缺。「日」，辛本、川本作「有」。「驅」，辛本、川本作「袪」。

凡行陣。甲午甲寅旬。甲戌都來爲一處。當時刀劍在前行。具陳勒來兵。〔五七〇〕

揚兵吉。頓在九天方。諸惡不成加喜氣。更宜上將見恩光。安得有乖張。〔五七一〕

△原注：「《太乙式》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潛伏。」

△辛本、川本『頓在』作『須向』。

△辛本、川本注文『太乙式』作『天乙式』，王本作『太乙武』。

占夢第二十五　九首

凡占夢。本出自微茫。得一夢來三事應。方知凶吉爲君張。神魄預知祥。〔五七二〕

△『祥』似應作『詳』。

將軍夢。雲外見飛龍。急去戰時須獲捷。不過百日帝王封。位顯立奇功。〔五七三〕

△『百日』原作『三日』，玆從他本。

將軍夢。魚變作蛟龍。百戰自然皆百勝。相敵來捉必無凶。大將職加封。〔五七四〕

將軍夢。打鼓大聲鳴。小鼓小聲軍小勝。不鳴固守莫先征。勝負取其聲。〔五七五〕

△辛本、川本『打鼓』作『大鼓』。

將軍夢。夢得大魚形。若得小魚軍小勝。電光霹靂主軍驚。此象最爲靈。〔五七六〕

△『驚』原作『鳴』，此從他本。

將軍夢。見水及波濤。或與敵人相角競。須來挑戰莫輕交。堅守我門橋。〔五七七〕

將軍夢。天上作雷鳴。破敵擒王有此兆。無拘明暗與陰晴。擁士向前程。〔五七八〕

△『擒王』原作『勤王』，此從他本。辛本、川本『明暗』作『月暗』。

將軍夢。身涉大高山。遇戰必贏功顯著。相逢敵戰急攻殘。莫放片時間。〔五七九〕

將軍夢。夢見大舟船。順水順風帆幔順。戰之獲捷獨爲先。快樂似神仙。〔五八〇〕

△辛本、川本『獲捷』作『捷獲』，『快樂』作『不爾』。

周易占候第二十六　三十七首

聖人道。作易變爻辭。擲卦要知凶與吉。切須盥手動占儀。懇意合天機。〔五八一〕

△『道』，辛本、川本作『造』。

凡占易。動靜卦爻裝。先辨剛柔分彼我。更分主客要知當。決勝自昭彰。〔五八二〕

△『辨』原作『辯』，玆從他本。

論主客。後舉我爲尊。旗底住坐並爲主。先身行者號爲賓。此理甚分明。〔五八三〕

△『底』，原寫作『庢』，實即『底』字之俗寫。辛本、川本作『低』。

入他國。我即論爲賓。若是他來攻我寨。我爲主者汝爲賓。此理合天文。〔五八四〕

△辛本、川本第二句作『我即論其賓』，第三句作『若是他攻來我寨』，第四句作『我爲賓者汝爲尊』。

凡占易。先論六親方。大煞彼鄉比和尅。應殺世主總漂揚。官鬼子孫量。〔五八五〕

△辛本、川本「大煞彼鄉」作「大謹五鄉」。「煞」字原作「敛」。

彼與我。子鬼取爲先。子孫旺相吾軍勝。鬼爻囚死復遭愆。反此亦如然。〔五八六〕

△此首從辛本、川本，「複」原作「彼」，「愆」原作「衍」。

世爲我　應象便爲他。世尅應兮當我勝。應爻尅世我無家。比者各安家。〔五八七〕

△辛本、川本「兮」作「號」。

内卦我。外卦屬他邦。内尅外時無大損。子孫發動急旋張。大戰我軍強。〔五八八〕

△辛本、川本「大損」作「擒捷」。

官爻動。卻在内爻興。若得子孫傍發動。雖來攻我不曾贏。彼敗怎回程。〔五八九〕

△原注：「凡占戰，世爲我應爲他，内爲我外爲他，子爲我官爲他，比和者吉。」

△此首從辛本、川本，「雖」原作「未」。

△辛本、川本注文首句作「凡占克戰」，多一「克」字；末句作「比者吉」，少一「和」字。

子孫動。有氣甚分明。我若擊他全獲捷。他來攻我敗無門。我將立功勳。〔五九〇〕

占賊信。官鬼上二爻。無氣動居爻五六。雖然已動不相遭。賊衆自回巢。〔五九一〕

△辛本、川本「遭」作「交」，「自」作「再」。

占賊信。鬼發内三中。或是官爻生有氣。賊軍來速在逡巡。急備點三軍。〔五九二〕

△「中」字原缺，此據辛本川本補。

占賊信。卦裏子孫興。六位官爻全不見。話中空自說來情。不見信和音。（五九三）

占賊信。應動是爲他。其賊來時須是到。到時攻我將須拿。來將喪黄沙。（五九四）

△辛本、川本「是」作「世」，「須是到」作「雖是到」。

占賊信。兄弟動如何。三四爻中他尅我。逡巡來到不蹉跎。到後却安和。（五九五）

△辛本、川本「他尅我」作「我克我」。

占賊信。父母主文書。若遇吉神天喜位。朝廷加禄永安和。賊智設機多。（五九六）

△辛本、川本缺「吉」字。

占賊信。卦象動妻財。天喜來交爻已動。若來相戰見兵乖。我將得和諧。（五九七）

凡占易。奇偶與剛柔。陽爻爲九陰爻六。陽爻多衆我須周。柔少我軍憂。（五九八）

△辛本「我軍憂」作「彼軍憂」。

入他境。我卻用官爻。官旺子孫休我勝。若然反此少功勞。術士自詳消。（五九九）

入他國。大要看財鄉。子動財與皆出現。處處獲捷有衣糧。飽賞喜還鄉。（六〇〇）

爻上見。無鬼又無孫。但有應方並世上。以應爲他我世軍。此克定軍情。（六〇一）

△此首據辛本，川本首三字模糊，王本第三句缺一字，作「但有應並□世上」。

世爻旺。若尅應爻官。速便提兵前去吉。自知天助喜重重。主將得奇功。（六〇二）

兄獨發。有寇伏埋藏。且莫提兵行遠路。急行前必有驚惶。不信見災殃。〔六〇三〕

△辛本、川本『災殃』作『遭殃』。此首中『兄』字爲爻名，〔六〇八〕有『兄爻尅』，〔六一〇〕有『見兄爻』。

財爻動。便是我軍糧。出國尋糧我軍旺。無財難旺恐饑荒。仔細好推詳。〔六〇四〕

△辛本、川本『財爻』作『賊爻』，『我軍旺』作『財旺發』，『難』作『雖』，末句作『半敵遇空亡』。

世若墓。我軍且默屯。應爻被尅休囚位。來軍必敗損人兵。我衆喜忻忻。〔六〇五〕

△辛本、川本『默』作『執』。

官臨火。尅我應偷營。水立官鄉休立寨。土臨官鬼四方兵。不可亂提兵。〔六〇六〕

△辛本、川本『應』作『慮』，『可』作『二』。

木官旺。必定有雄兵。金火不宜臨世應。兩家流血定交爭。火鬼刼吾營。〔六〇七〕

△辛本、川本『官』作『宮』，『雄』作『凶』，『營』作『軍』。

兄爻尅。防奪我軍糧。木動舟車火營寨。文書父母合穹蒼。嚴令下兒郎。〔六〇八〕

△辛本、川本『穹蒼』作『倉場』。

爻辭位。九六號陰陽。中半自然皆相守。比和世應兩無傷。各自主刀鎗。〔六〇九〕

△川本缺『無』字。

外卦靜。內動見兄爻。空亡臨象虛驚事。更兼不定事無毫。固守且平交。〔六一〇〕

△川本缺『靜』字。

歸魂卦。三四動爻凶。若制鬼爻凶轉遂。若逢天喜好回軍。不久卻抽兵。〔六一一〕

△辛本、川本缺『制』字，『遂』作『隊』。

易之位。六親與五鄉。外卦世爻子孫旺。三般有氣我無傷。勿要落空亡。〔六一二〕

凡占課。內動外平安。動爻無鬼虛驚恐。內爻凶動稔凶張。術者細參詳。〔六一三〕

△辛本、川本『凡占』作『占凡』，『凶動』作『兄動』。

外卦動。內卦動與爻。內外動爻俱動發。若然我戰動鎗刀。大戰殺聲高。〔六一四〕

鬼爻旺。三四動交爻。定主賊兵侵我陣。急須回首莫相交。動則我軍咷。〔六一五〕

四德用。其課我軍強。春占雷巽寅卯木。夏火巳午得離鄉。此理要知詳。〔六一六〕

△辛本、川本『知詳』作『知當』。

秋乾位。申酉喜相逢。三冬亥子坎宮卦。土旺用事艮和坤，丑未辰戌冲。〔六一七〕

△『相逢』原作『逢臨』，玆從他本。辛本、川本末三字作『戌辰中』。

太乙式第二十七 三十一首

太乙式。逆順論陰陽。五日六時成一局。八門九曜遂時當。凶吉利門方。〔六一八〕

△原注：『六時者，六十時也。』辛本、川本無此注文。

△本門中之『太乙』，辛本、川本均作『天乙』。此首中之『遂』字，二本均作『逐』。

爲術者。太乙式須知。起造凶喪須得此。出行莅任動兵機。用者得便宜。〔六一九〕

△辛本、川本『式』作『遁』，『莅』作『理』。

出軍日。出門向何方。開休生門三路吉。一齊臨合自然良。主將得安康。〔六二〇〕

△川本『路吉』作『吉路』，辛本、川本『合自』作『自合』。『齊』原作『奇』。

乙丙丁。名曰是三奇。天上若臨三吉路。自然神助合天機。任往莫憂疑。〔六二一〕

△辛本、川本『任往』作『恁往』。

九星位。當位八宮方。惟有中宮寄在二。術人運式細消詳。依此我軍强。〔六二二〕

△辛本、川本『當位』作『當住』。

甲加丙。龍反首爲先。丙甲相臨鳥跌穴。時中得此自然全。得勝凱歌旋。〔六二三〕

△辛本、川本缺『跌』字，『反首』作『首反』。

太乙遁。月奇合生門。下有六丁加臨者。此時攝政顯公卿。上策進書呈。〔六二四〕

開門合。日奇六七方。此爲地遁安營吉。藏兵設伏免憂殃。所獻日精長。〔六二五〕

△辛本、川本『七』作『乙』。川本『長』作『良』。

星奇合。休門有陰人。舉善薦賢求猛將。和仇説敵哲明言。此法合先賢。〔六二六〕

月奇合。生門見九天。祭禱神祇行聖術。布籌作法此間言。神遁不虛傳。〔六二七〕

△原注：『生門月奇合，得九天所臨之位，謂「神遁」。宜作布籌，行聖術，祭神祇。』

△此首據辛本、川本。王本缺一『遁』字，又『籌』作『仇』。

△川本注文缺一『生』字。

日奇合。九地見開門。探審賊機揚虛陣。遥虛設假利偷營。鬼遁隱神兵。〔六二八〕

△辛本、川本『設』作『說』。

日休並。九地上加臨。龍遁祭龍宜水戰。祈求雨澤奏天庭。掩敵有才能。〔六二九〕

△辛本、川本『並』作『併』，『雨澤』作『雨水』。

生門下。辛儀艮位安。此處一方爲虎遁。招安反賊討交關。將帥總平安。〔六三〇〕

論雲遁。龍走有奇門。便把鐵礫噴喂酒。令軍仰望必昇平。雲遁自相陳。〔六三一〕

△『仰望』原作『佈望』，此從他本。

論風遁。白虎號張狂。運式天星加地乙。祭風起順祝吾邦。此理合天蒼。〔六三二〕

△『地乙』原作『地一』，此從他本。

九天上。大利我軍陳。九地伏藏宜密事。逃潛六合避凶星。隱伏喜忻情。〔六三三〕

△辛本、川本『軍』作『兵』。

五不過。甲午丙從辰。乙日巳時丁日卯。更兼戌日在於寅。都是忌行軍。〔六三四〕

△辛本、川本『過』作『遇』。

五不擊。第一九天方。九地直符直使位。生門通兵五般傷。此法遁中藏。〔六三五〕

△辛本、川本『通兵』作『通共』。

六儀刑。謀事總難成。遇着此時遭失陷。奇門雖有也難生。大忌用兵行。〔六三六〕

△辛本、川本『雖』作『强』。川本『生』作『禁』。

子符使。都忌在三宮。戌怕冲宮申在艮。午離酉巽必爲凶。寅與甲辰同。〔六三七〕

△辛本『戌』作『戍』，辛本、川本『冲』作『坤』。

三奇墓。課是没人多。好事中間須減力。奇門雖遇也難過。固守免蹉跎。〔六三八〕

△辛本、川本『没』作『設』，『減』作『滅』，『雖』作『須』。

乙奇墓。未上望坤方。丙奇戌地酉中是。丁奇同位戌乾張。都是審明方。〔六三九〕

△辛本、川本『丙奇』作『丙其』，『乾』作『朝』。

三奇將。遊在六儀中。子庚丑辛寅乾上。卯壬爲例順行蹤。八方四維宮。〔六四〇〕

六癸丁。天網四張時。舉用所謀皆不定。周天網者有高低。坎地一宮隨。〔六四一〕

△『丁』字，辛本、川本作『下』。『天網』從辛本，王本作『天凋』，川本作『天網』。

如急難。事速要逃之。刀刃對肩居左右。行過六十步無疑。此事要君知。〔六四二〕

△辛本、川本『要』作『爲』。

開門照。六戊合奇門。前程貴客相扶助。陰人酒肉待相迎。拜訪喜忻忻。〔六四三〕

△辛本、川本『戊』作『戍』，『程』作『門』，『訪』作『返』。『扶助』原作『伏助』，此從辛本、川本。

休門外。喜笑得錢財。出門三旬五十里。蛇鼠陰人及小孩。出外免無災。〔六四四〕

△辛本、川本『出門』作『出外』，『免』作『定』。『災』原作『厄』，此從辛本，川本。

生門上。三奇合此門。公吏官人生紫皂。逢之軍馬六三程。特應與軍門。〔六四五〕

傷門內。捕盜可移趨。杜門有難前潛吉。景門凡事不安居。獻策稍通疎。〔六四六〕

死門上。攻戰莫逢之。出臘更宜朝北向。若還征戰賊亡威。決勝要逢之。〔六四七〕

△辛本、川本『莫』作『要』，『出臘』作『出獵』，『北』作『此』。川本『若』作『右』，『威』作『滅』。

驚門路。捕盜捉逃亡。出行一二十里路。路道不通鵲噪狂。論訟喜公方。〔六四八〕

占六壬第二十八　四十五首

看行動。祇取日辰推。若在貴人前實是。三傳同去此無疑。反此卻難移。〔六四九〕

△辛本、川本『去此』作『此去』，川本『反』作『返』。

看天馬。辰戌亦同前。若在支干應空發。更還加李不留連。人馬鬧喧喧。〔六五〇〕

△辛本、川本『空』作『定』。

占虛實。後六作天空。若在支干虛事定。天空爲煞最朦朧。虛妄禍重重。〔六五一〕

△辛本、川本「煞」作「殺」，「禍」作「更」。「煞」字原寫作「敛」。

占主客。勝負早須知。甲乙丙丁並戊己。陰時出戰主凶危。此事決無疑。〔六五二〕

△「甲」原作「日」，「己」原作「子」，此從他本。「陰時」，辛本、川本作「陽時」。

占宿次。今夜定如何。太乙天罡太衝上。支干見者恐奔過。準備禦兵戈。〔六五三〕

△辛本、川本「準備」作「驚備」。

看歲月。衝破時推之。上將行年居此位。師行身必有凶危。禳厭始無虧。〔六五四〕

△原注：「月將加所得之時，看支干，上見魁罡星者主驚潰。將帥行年上見魁罡者，宜禳之。」辛本、川本無此注。

△辛本、川本「時」作「下」，「位」作「下」。辛本「行」作「侯」，川本作「候」。「厭」原作「壓」，此從辛本、川本。

看六害。用將及傳中。若見定知他捷利。更兼惡將定重凶。不門卻無凶。〔六五五〕

後三五。前四將年辰。若被日衝兼破害。被刑亡者負於人。好記認爲真。〔六五六〕

△辛本、川本「被刑」作「破刑」。「亡」原作「之」，此從辛本、川本。

參詳取。太歲頭上神。若尅貴人虛詐事。太陰六合僞爲真。防備見傷人。〔六五七〕

△辛本、川本「合」作「後」。

聞賊去。大吉是其元。若在干時應未去。若臨干後是虛傳。勿聽此狂言。〔六五八〕

△辛本、川本『干時』作『前時』，『干後』作『賊後』。

他軍走。虛實好參陳。神尅日辰天馬併。傳揚定去必無人。此兆決然真。〔六五九〕

△辛本、川本『實』作『的』，『尅』作『克』，『揚』作『陽』。

經險路。惟是忌天罡。加孟前行喜不喜。罡臨四仲已中傷。加季後逃亡。〔六六〇〕

△辛本、川本『惟是』作『爲則』，『喜不喜』作『應不喜』。

兵行次。四季獄神凶。春卯順雷居震位。辰年艮上忌相逢。臨着失勳功。〔六六一〕

△王本於『居震位』下注：『此句一作「春卯夏午順四季」，下文多「來居震位」四字。』又於『辰年艮上』下注：『一作「日辰年上」。』辛本、川本『位』作『主』。

遊都將。並殺又重傷。若遇德鄉神並合。加臨不尅又加祥。降虜我軍强。〔六六二〕

△辛本、川本『鄉神並合』作『神並合將』，『尅』作『克』。

遊都將。尅日至行年。約束我軍牢固守。若教見戰必遭愆。不門卻爲賢。〔六六三〕

△辛本、川本『若』作『莫』，『遭愆』作『遭迍』。

主年上。須要尅遊都。尅得此宫爲大勝。多應擒捉賊酋徒。半虜半降誅。〔六六四〕

遊都將。玄武與勾陳。白虎年將須穩審。休囚絕氣不傷人。旺相卻殘身。〔六六五〕

△辛本、川本『審』作『害』。

玄武將。斷例與前同。無尅後三皆大勝。後三來尅主皆凶。卻是審其中。〔六六六〕

△「例」原作「倒」，「同」字與「無」字顛倒，此從他本。

勾陳將。忌尅主行年。若尅行年多敗死。行年無尅見動全。細審去參詮。〔六六七〕

△原注：「勾陳克玄武，主勝。」

△川本缺一「去」字，辛本、川本「細審」均作「審細」。

凶神將。又尅主行年。若遇行年克前四。此時交戰勝當先。喜躍信超前。〔六六八〕

△川本缺「前四此」三字。辛、川二本「超」作「趨」。

軍勝負。六害卦中凶。更作惡神並惡將。直須固守候時風。懼慎莫前衝。〔六六九〕

△原注：「上將本命見天喜，與白虎凶，無敗。」

△辛本、川本「並」作「占」，「時風」作「晴風」，「懼慎」作「俱勝」。

遊都將。臨日在如今。辰上見之明日是。支干不見用前神。三二是朝迺。〔六七〇〕

△辛本、川本「不見」作「不是」。

聞賊去。仔細驗天罡。若在孟方猶未去。忽然加仲已商量。加季發他鄉。〔六七一〕

△辛本、川本「在」作「此」。

三傳將。遥日覓支干。將尅支干休進戰。三神被尅我軍安。必獲彼旗幡。〔六七二〕

△辛本、川本「日」作「見」。

課中惡。忌見戰雌神。傳送是春登明夏。秋寅冬巳愛傷人。日與喜神親。〔六七三〕

△以下二十一首，辛本、川本皆無。

行軍課。惟有伏吟時。兵伏自然軍勿進。預憂中道有險奇。審課要知機。〔六七四〕

行兵課。切忌反吟凶。若遇喜神應解退。惡神立敗禍來冲。返覆我軍中。〔六七五〕

熒惑煞。只是丙丁神。如在金方兵已退。亦無征戰不傷人。發動愈重迍。〔六七六〕

看課內。太白是庚辛。若在東方奸賊至。天罡加孟急如神。警備要專勤。〔六七七〕

課中聖。惟是戰雄並。四季孟神雄將位。若居喜將得相生。旺相更爲榮。〔六七八〕

△原本『雄將位』下注：『與戰對冲是也。』

看課上。與下要相生。上尅下兮須損失。逢占惡將必須驚。喜將喜無爭。〔六七九〕

何煞重。天狗是其殃。無殺福神相次惡。天雷併者是無妨。三殺可商量。〔六八〇〕

勾陳將。玄武共相親。帶煞併加爲惡煞。若逢相尅不宜軍。有煞便相侵。〔六八一〕

△此首及前後數首中『煞』字均作『⿰刍攵』。

三刑內。最惡是天罡。或是季兮爲日上。沖加四煞必相傷。夜即恐驚忙。〔六八二〕

△原注：『魁罡臨日，主大將死。臨辰，主小將死。日辰俱臨，俱死。』『兮』字原無，據《白猿奇書》本補。

課驚怖。日上細推尋。辰巳太沖加日上。若逢蛇雀見凶危。復手也如之。〔六八三〕

△原注：『大吉加日，宜急去，不可住。辰上見太冲，必有風雨。若神後太乙加日辰，夜有賊盜。旺相必見。無氣則不見。』

課驚怖。辰巳卯三辰。無殺相併天馬併。用之發課不宜人。虛殺總相親。〔六八四〕
移伏起。陽日在中傳。陰則未傳君記取。覺知如此見由緣。照處是推源。〔六八五〕
欲捕捉。玄武定三傳。相尅三傳皆捉得。相生不尅是無緣。好記不虛言。〔六八六〕
三傳尅。尅日易前擒。快出疾行方始得。奸人移伏恐軍侵。離日卻難尋。〔六八七〕
傳課中。蛇雀與勾陳。蛇主虛驚雀主火。亦兼音信又公文。仔細好推論。〔六八八〕
傳白虎。相尅戰傷人。無氣不傷途死損。天空依舊是空陳。旺處是窮貧。〔六八九〕
占行路。逐日定占之。有氣青龍並六合。錢財倉庫定無疑。多獲彩縑持。〔六九〇〕
將一二。兼持忌勾陳。若見後三並五六。因爲發卦不宜軍。進步必遭迍。〔六九一〕
將軍吏。支干審占之。大吉小吉支干上。天罡加孟以同推。不戰兩無疑。〔六九二〕
後五六。即是我軍傷。六師有人虛詐說。日辰不尅也無妨。尅日不宜良。〔六九三〕

醫方第二十九　十六首

△辛本、川本作『人藥方第二十九』。

衆軍聚。駐扎已經時。多有相蒸人氣鬱。使軍疫瘴見災危。一一與君知。〔六九四〕

△辛本、川本『人氣』作『多氣』。

如瘴氣。鶻骨火燒將。便去上風焚此物。衆人聞此滅災殃。從此得安康。〔六九五〕

轉筋脚。急去使生薑。新水一鍾煎五合。飲之即去總無妨。主將記心腸。〔六九六〕

△『筋』原訛『觔』，此從他本。

金刃重。速翦馬牛毛。二件一同燒作末。敷之血止自然消。皮血便堅牢。〔六九七〕

△川本缺一『作』字。

金傷者。香白芷爲靈。細嚼嘿敷瘡口上。更將暖酒飲七分。細說與君聽。〔六九八〕

△第四句辛本作『更將酒下七分功』。川本缺此首。

金傷者。甚渴即非常。切忌休將水與飲。飲之必定有乖張。肥膩即無妨。〔六九九〕

△次句『即』從辛本，原本作『急』。

金傷處。傷腦及天蒼。臂中脈跳並心內。鳩尾五臟小腹胱。醫者不能當。〔七〇〇〕

△辛本『蒼』作『倉』。

金傷者。腦髓出非常。頸咽喉中聲沸者。兩目直視痛難當。血似水流塘。〔七〇一〕

△原注：『似此，皆不治而難醫也。』

△『中』，原作『音』，此從他本。『流』，辛本作『泉』。

金瘡法。閒時備急方。五月五日平明節。採其諸草搗成漿。石灰共作湯。〔七〇二〕

遭毒箭。更兼馬汗方。大頭蝱蟲端午取。去翅陰乾爲末霜。挑破藥敷瘡。〔七〇三〕

△原注：『次用醋打麵糊紙壓瘡口上，即追出毒氣也。』

△『兼』，辛本作『及』。

軍或瘧。發背及癰疽。人屎糞盤下潤土。碾細篩羅貼敷之。猪膽共調施。〔七〇四〕

△『瘧』，辛本作『患』。

人癨亂。吐瀉有方高。生薑二兩須炮過。芭蕉一兩去皮熬。五兩大黃燒。〔七〇五〕

△原注：『大黃炒過爲末，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丸，以利爲度；如不利，以米粥投藥。』

△辛本『癨』作『霍』，『二兩』作『三兩』。

△王本注文『炒』作『燒』，闕『度』字。辛本闕『米』字及前一『如』字。

急喉閉。青艾汁須靈。滴下自消血破出。逡巡不救損於人。切記在心勤。〔七〇六〕

冬月內。無葉艾枝枯。草內急尋蛇牀子。燒煙入口自消除。速救免災虞。〔七〇七〕

△『無葉艾』，原作『艾葉葉』，辛本作『無艾葉』，此從川本。

軍人衆。涉水冒霜多。手脚面皮皆裂拆。麥葉濃煮汁相過。熱洗即安和。〔七〇八〕

△『麥葉』原作『青葉』，此從他本。

山瘴氣。風火用恒山。獨頭大蒜烏梅肉。連將酒煮便能痊。謹記此良言。〔七〇九〕

△原注：『恒山二兩，蒜一兩，烏梅二十枚，咬咀，用酒二盞，煎至一大盞。分爲二服：初一服未發時喫，一服已發時喫。』

△辛本、川本『風火』作『嵐谷』，『連』作『速』，『能』作『安』。

△辛本注文『蒜』上曰『獨頭』，『梅』下有『肉』字，『咬』上衍『爲』字，『初一服』作『初一分』，末句作『次一服已發喫』。

馬藥方第三十　四首

常灌馬。黄柏與黄連。升麻大黄山梔子。胡鹽青黛鬱金仙。等分勿令偏。〔七一〇〕

△辛本『灌』作『嚾』。『胡』原作『故』，此從他本。

△『胡鹽』見沈約樂歌。《舊唐書·地理志》：『西鹽州、東鹽州皆新戎胡部落，寄於北庭界內。』

相馬法。要試歲年何。鼻上金字十八歲。四字八歲不年多。八字四年過。〔七一一〕

△『歲年』原作『年歲』，此從他本。

鼻上赤。二十歲無零。馬鼻若青三十歲。公字雖當念五乘。此象最分明。〔七一二〕

△辛本『雖』作『須』，『最』作『甚』。『字』原作『子』，此從辛本、川本。

馬瘟病。急取獺之肝。肚内將來去屎洗。煮汁啖灌便平安。牢記在心間。〔七一三〕

△『啖』原作『淡』，此從他本。辛本『灌』作『嚾』。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四

盛唐二百二十三首

李隆基 二首

即唐玄宗。祖籍隴西成紀。生於武后垂拱元年（六八五），卒於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好歌舞，善羯鼓，能自度曲。在位四十四年。死後稱明皇。

好時光

寶髻偏宜宮様。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

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録《尊前集》·《詞律》四「嫩」作「嫩」，殆據《尊前》之異文。《詞譜》五曰：「或疑此詞非明皇筆，然《尊前集》所收，固唐詞也。」

春臺望

暇景屬三春。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南分疊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初鶯一一鳴紅樹。歸雁雙雙去綠州。太液池中下黃鶴。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宫趣非一。甘泉逶迤亘明光。五柞連延接未央。周廬徼道縱横轉。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焉能恤。爲想雄豪壯柏梁。何如儉陋卑茅室。陽烏黯黯向山沉。夕鳥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回步輦。還念中人罷百金。

△録《全唐詩》三。原注：『雙雙』一本作『遲遲』，『我後』一本作『身後』。《文苑英華》一七四『高臺』作『高堂』，『疊嶂』作『疊障』，『逶迤』作『邐迤』，『五柞』作『五祚』，『儉陋』作『陋儉』。

△『春臺望』全辭由五言十句、七言十八句組成，依韻分五片。觀於下列許、賀、蘇三篇之和作，均謹守格調與平仄韻不渝，知在當時已協聲樂。詳『理論』《論依調填辭》。

許景先　一首

義興人。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拜左拾遺，擢中書舍人。與張九齡等更知制誥。開元十

三年，李隆基自擇刺史，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刺虢州。

春臺望 奉和御製《春臺望》

睿德在青陽。高居視中縣。秦城連鳳闕。漢寢疎龍殿。文物照光輝。郊畿鬱葱蒨。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複道曉光披。宸遊出禁移。瑞氣朝浮五雲閣。祥花夜吐萬年枝。蘭葉負龜初薦祉。桐花集鳳更來儀。秦漢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構雲碧。汾祠雍時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長年。鼓鐘西接咸陽觀。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宮誡前失。輔德欽賢政惟一。昆蟲不夭在春蒐。稼穡常艱重農術。邦家已荷聖謨新。猶聞儉陋惜中人。豫奉北辰齊七政。長歌東武抃千春。

△録《全唐詩》一一一。『祥花』原作『祥光』，此從《文苑英華》一七四。原唱凡叶仄韻處，五言用去，七言用入。許氏此和全同。

賀知章 一首

字季真，會稽永興人。生於高宗顯慶四年（六五九），卒於玄宗天寶三載（七四四）。武后證聖元年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禮部工部侍郎、秘書監。性放曠，號四明狂客。天寶初爲道士。

春臺望　奉和御製《春臺望》

青陽布王道。玄覽陶真性。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聖。神皐類觀賞。帝里如懸鏡。繚繞八川浮。岧嶤雙闕映。　曉色徧昭陽。晴雲捲建章。華滋的皪丹青樹。顥氣氤氳金玉堂。尚有靈蛇下鄜時。還徵瑞寶入陳倉。　自昔秦奢漢窮武。後庭萬餘宮百數。旗回五丈殿千門。連綿南隥出西垣。廣畫蝫蛾誇窈窕。羅生玳瑁象昆崙。　酒睠天晴與隱恤。古來土木良非一。荆臨章觀趙叢臺。何如堯階將禹室。　層欄窈窱下龍輿。清管透迤半綺疎。一聽南風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鶉居。

△録《全唐詩》一一二，原注『誇窈窕』一作『華窈窕』。

△此篇聲律與文字，均不及李、蘇、許三作。當時和製應尚不止三篇，惜無可稽。

蘇頲　二首

字廷碩，京兆武功人。生於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卒於玄宗開元十五年（七二七）。武后時，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官監察御史。中宗神龍中，累遷中書舍人。玄宗時，進紫微侍郎，知政事。與張説並以文稱，曰『燕許』（頲封許國公，説封燕國公）。

長相思

君不見。天津橋下東流水。東望龍門北朝市。楊柳青青宛地垂。桃紅李白花參差。花參差。柳堪結。此時憶君心斷絶。

△録《樂府詩集》六九《雜曲歌辭》。此體頲所創，六朝《長相思》無此格。

春臺望 奉和聖製《春臺望》應制

壯麗天之府。神明王者宅。大君乘飛龍。登彼復懷昔。圓闕朱光燄。横山翠微積。河汧流作表。縣聚開成陌。即舊在皇家。維新具物華。雲連所上居恒屬。日更時中望不斜。三月滄池摇積水。萬年青樹綴新花。暴嬴國此嘗圖霸。霸業後仁先以詐。東破諸侯西入秦。咸陽北阪南渭津。詩書焚爇散學士。高閣奢踰嬌美人。事往覆轍經遠喻。春還按蹕憑高賦。戎觀愛力深惟省。越厭陳方何足務。清吹遥遥發帝臺。宸文耿耿照天迴。伯夷位事愚臣忝。喜奏聲成鳳鳥來。

△録《全唐詩》七三。原注：『綴新花』一作『點鶯花』。

張說　一首

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生於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卒於玄宗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武后永昌中，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授右補闕，擢鳳閣舍人。忤旨，配欽州。中宗時召還。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以尚書左丞相終。

送尹補闕元凱琴歌

鳳哉。鳳哉。啄琅玕。飲瑤池。棲崑崙之山哉。中國有聖人。感氣飛來。自歌自舞。先王册府。麒麟之臺。羈雌衆雛。故山曲。其鳴喈喈。其鳴喈喈。欲往銜之欻去來。去別鸞鳳心徘徊。明年阿閣梧桐花葉開。羣飛鳳歸來。羣飛鳳歸來。

△錄《張說之文集》六。原題注云：「公善琴，贈琴歌。」「欻去來」原作「欲去來」，此從《全唐詩》八六。據辭意，此辭似配入《鳳將雛》曲。嚴維《詠孩子》一詩有云：「《將雛》有舊曲，還入武城弦。」

李頎　一首

河南潁陽人。生年不詳，卒於玄宗天寶末（約七五〇）。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調新鄉尉。

後歸隱潁陽。

採蓮

越溪女。越溪蓮。齊菡萏。雙嬋娟。嬉遊向何處。採摘且同船。浩唱發容與。清波生漪漣。
時逢島嶼泊。幾伴鴛鴦眠。襟袖既盈溢。馨香亦相傳。薄暮歸去來。苧羅生碧煙。

△錄《全唐詩》一三三。題下原注：『一作《放歌行》。』王昌齡有《放歌行》，乃五言二十四句。

△唐教坊曲中有《採蓮》一曲。右辭辭境與初唐閻朝隱《採蓮女》相類，聲韻亦同。

王維 三首

字摩詰，河東人。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卒於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嫻音律，妙能琵琶。開元九年進士第，官太樂丞。安史亂後，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後隱輞川。

祠漁山神女歌 二首

△錄《樂府詩集》四七《清商曲辭》。趙殿成注本《王右丞集》題《魚山神女祠歌》，《河嶽英靈集》題《漁山神女瓊智祠》。《樂府詩集》題注云：『張茂先《神女賦序》曰：「魏濟北從事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來，

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東郡人。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後三、四日一來，即乘輜軿，衣羅綺。智瓊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達于室宇，頗爲人知。一旦神女別去，留贈裙衫裲襠。」《述征記》曰：「魏嘉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瓊降弦超，同室疑其有奸，智瓊乃絕。後五年，超使將之洛，西至濟北漁山，下陷，上，遙望曲道頭，有車馬，似智瓊。果至洛，克復舊好。」唐王勃《雜曲》曰：「智瓊神女，來訪文君。」按《十道志》云：「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子歌》，云『吾山平兮巨野溢』是也。」」按王勃《雜曲》已見前列。智瓊事詳《太平廣記》六一。

迎神

坎坎擊鼓。漁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淒淒。又夜雨。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河嶽英靈集》下片首句作『風淒淒而夜雨』，末二句作『不知神之來不來，使我心苦』。《王右丞集》作『風淒淒兮夜雨』及『神之來兮不來』，末句同右辭。又二辭之分題，《王右丞集》作『迎神曲』、『送神曲』。

送神

紛進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言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絃。神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末句據《河嶽英靈集》及《王右丞集》補一『水』字。又二集『舞』作『拜』，『言』作『語』，下片首句無『兮』字，成三言二句，『雲收』一作『雲消』。

△按二辭一仄一平，與下列皇甫冉迎神送神詞同，俱合唐體。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錄《王右丞集》六。此歌作『五七七七』，二平韻，同時唱和者共五首，皆格調一致，顯然『依聲填詞』。與中唐《憶長安》十二首例同。

△《北齊書·神武紀》下載東魏天平初鄴城童謠『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云云，五言四句。又見《隋書·五行志》，廣爲五言六句。王維等人所作《青雀歌》五首，首句皆五言，其中四首首句又包含『青

雀』調名，此同《青雀子》謡，似採其曲調而成。參『理論』《謡歌》章。

王縉 一首

字夏卿，維之弟。生於武后久視元年（七〇〇），卒於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連登『草澤』及『文辭清麗』科。安禄山亂中，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廣德二年，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後以附元載，貶刺史。

青雀歌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

△録同上。

盧象 一首

字緯卿，汶水人。開元中，由前進士補秘書郎。爲張九齡所重，擢左補闕，至司勳員外郎。受安禄山署，貶永州司户。

青雀歌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遥飲啄安涯分。何假扶摇九萬爲。

△録同上。

裴迪 一首

關中人。初與王維、崔興宗居終南，同倡和。天寶後，爲蜀州刺史，與杜甫、李頎善。嘗爲尚書省郎。

青雀歌

動息自適性。不曾安與燕雀羣。幸忝鴛鸞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録同上。《全唐詩》一二九「鴛」作「鵷」。

崔興宗　一首

博陵人。王維内弟。與王維、裴迪隱居終南，琴詩自娛。後任右補闕，官終饒州長史。

青雀歌

青扈繞青林。翩翾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録同上。《全唐詩》一二九『長』作『常』。

神會　十首

俗姓高，襄陽人。生於武后垂拱二年（六八六），卒於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禪宗東土第七祖。嘗參六祖慧能於曹谿，得其旨。於開元二十二年立南宗，攻漸門，北宗乃衰。住洛陽荷澤寺，世稱荷澤大師。

五更轉　『頓見境』　五首

△此套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五。原敦煌寫本題《荷澤和尚五更轉》，斯坦因編號六一〇三、二六七九。胡

適有校本。

一更初。涅槃城裏見真如。妄想是空非有實。不言爲有不言無。非垢浄。離空虛。莫作意。入無餘。了性即知當解脱。何勞端坐作功夫。

△原本闕『無』字，從日人入矢義高補。『爲』原作『未』，從呂秋逸校本改。

二更催。知心無念是如來。妄想是空非實有。□□山上不勞梯。頓見境。佛門開。寂滅樂。是菩提。□□□燈恒普照。了見馨香無去來。

△原本『想』作『相』，『實』字闕，均從一更辭訂。『境』原作『竟』，校爲『境』。『梯』『提』粤音均開口，讀如『胎』。作者留粤久，故有此。

三更深。無生□□坐禪林。內外中間無處所。魔軍自滅不來侵。莫作意。勿凝心。任自在。離思尋。般若本來無處所。作意何時悟法音。

△首句『作』字原模糊，從末句訂。

△叶閉口韻純正。

四更闌。□□□□□□□。□□共傳無作法。愚人造化數數般。尋不見。難□難。□役似。本來禪。若悟刹那應即見。迷時累劫暗中觀。

△原本『闌』作『蘭』。下片首二句原模糊，似爲『易不易，難不難』，茲姑從入矢所校。

五更分。浄體由來無我人。黑白見知而不染。遮莫青黃寂不論。了了見。的知

真。隨無相。離緣因。一切時中常解脫。共俗和光不染塵。

△原本次句『由』作『猶』，三句『而』下奪『不』字，從日人入矢義高訂。

五更轉　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五首

△此套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五。原敦煌寫本甚多(共十一本)。有一本録在『南陽和尚頓悟解脱禪門直了性壇語』之後，此壇語乃神會所作，此套之作者應同是神會。茲以伯希和編號二〇四五本爲主，參他本作校。

一更初。妄想真如不異居。迷則真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真如。念不起。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脱。無作無求是功夫。

△他本下片『餘』作『疑』，『非』作『虛』，『功夫』作『空虛』。上片『則』或作『即』，『如』或作『見』。

二更催。大圓寶鏡鎮安臺。衆生不了攀緣病。由斯障閉心不開。本自淨。沒塵埃。無染着。絶輪迴。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

△他本『了』作『要』，『病』作『境』，『閉』作『蔽』或『閡』。『染』一作『深』或『繫』。『諸』一作『智』。

三更侵。如來智慧本幽深。唯佛與法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處山窟。住禪

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

△他本『侵』作『深』，『幽深』作『由心』；『唯』『與』二字俱作『此』，『緣』一作『圓』，『窟』或作『谷』，『凝』或作『疑』。

四更闌。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摶。放四體。莫攢頑。任本性。自觀看。善惡不思即無念。無念無思是涅槃。

△他本『則住心』作『作住山』，『攢頑』或作『巑岏』；『頑』或作『玩』，失韻；『任』或作『認』、『忍』，一作『見』。

五更分。菩提無住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遂不忘恩。施法藥。大張門。去障膜。豁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免沉淪。

△他本『施』作『放』，『膜』作『閉』，『頓』作『能』。

△辭後有附見五律一首者，相傳亦神會作。

希遷 七首

俗姓陳，瑞州高安人。生於武后久視元年（七〇〇），卒於德宗貞元六年（七九〇）。從大鑒禪師學。開元十六年，赴羅浮受戒。天寶初，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如臺，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五傳而爲洞山，七傳而爲雲門。

草庵歌 七首

△此調七首，録宋釋道原編《景德傳燈録》三〇。未知全否。前有七言四句引。題《石頭和尚草庵歌》。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

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内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

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

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爲最。

△一本『基址』作『基上』。

青松下。明窗内。玉殿朱樓未爲對。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一本『衲被』作『衲帔』，『蒙頭』作『幪頭』。

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

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卻任縱横。擺手便行且無罪。

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賀蘭進明 五首

開元十六年登進士第。至德二年，以御史大夫爲節度使，守臨淮。張巡被圍睢陽，乞師，進明不應。後貶秦州司馬。

行路難 五首

△五首録《樂府詩集》七〇《雜曲歌辭》。第二、三首同格，第四、五首同格。

君不見。巖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見。山上蒿。數寸凌雲煙。人生賦命亦如此。何苦太息自憂煎。但願親友長含笑。相逢莫吝杖頭錢。寒夜邀歡須秉燭。豈得空思花柳年。

△《全唐詩》一五八載此，『蒿』作『苗』，『莫吝』作『不乏』，『空』作『常』。『賦命』原作『相命』，茲用《全唐詩》。『豈得』，《全唐詩》注：一作『豈不』，誤。

君不見。門前柳。榮曜暫時蕭索久。君不見。陌上花。狂風吹去落誰家。誰家思婦見之歎。蓬首不梳心歷亂。盛年夫壻長別離。歲暮相逢色凋換。

△《全唐詩》注：『暫』一作『幾』，下片『誰家』一作『鄰家』，『凋』一作『已』。

君不見。荒樹枝。春花落盡蜂不窺。君不見。梁上泥。秋風始高燕不棲。蕩子從軍事征戰。蛾眉嬋娟空守閨。獨宿自然堪下淚。況復時聞烏夜啼。

△《全唐詩》『荒』作『芳』，『空守閨』作『守空閨』。

君不見。雲間月。暫盈還復缺。君不見。林下風。聲遠意難窮。親故平生欲聚散。歡娛未盡樽酒空。自歎青青陵上柏。歲寒能與幾人同。

△《全唐詩》『雲間』作『雲中』，『欲』作『或』，『自歎』作『歎息』，『與』作『有』。

君不見。東流水。一去無窮已。君不見。西郊雲。日夕空氛氳。羣雁徘徊不能去。一雁悲鳴復失羣。人生結交在終始。莫爲升沉中路分。

△《全唐詩》末句『爲』作『以』，又注：『悲』一作『驚』。

△右二首格調、叶韻全同。

李白　三十八首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隴西成紀人。生於武后長安元年（七〇一），卒於代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少年任俠遠遊。天寶初應詔入京，供奉翰林，撰作曲辭甚多。然不見用。安史亂中，入永王李璘幕府，兵敗，流放夜郎。遇赦東歸，卒於當塗。

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

△録《樂府詩集》四九《清商曲辭》。《全唐詩》載卷一六三。『雙烟』原作『雙咽』，據《全唐詩》改。

△《楊叛兒》之齊始辭有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據唐杜佑《通典》一四六：武則天時，《楊叛》辭曲均存，至中唐猶能合於管絃。『楊叛』，《舊唐書·音樂志》寫作『楊伴』。

雉子斑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録《樂府詩集》一八《鼓吹曲辭》。《樂府》引《古今樂録》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

吹作《雉子斑》曲，引去來。」足見白辭乃因當時覆演梁《辟邪伎》及《雉子斑》曲而作。下列白作《雉朝飛》辭有曰『雉子斑奏急管絃』，可參考。

△《李太白全集》四題作《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王琦注：「辟邪伎者，蓋假爲辟邪獸之形而舞者也。」次片『誰』、『耿』從《李太白全集》，原誤作『詐』、『取』。

上留田行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峥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没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

△録《樂府詩集》三八《相和歌辭》。『桓山』原作『恒山』，兹從《李太白全集》、《全唐詩》一六二。又『不能征』一作『不能鳴』，『交柯』一作『交讓』。

△明蔣克謙《琴書大全》載録右辭。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錄《樂府詩集》五一《清商曲辭》。《全唐詩》二一列在『相和歌辭』。

△次句末原作『桑裊風』。《全唐詩》一六三作『垂裊風』，茲從之。『絕世』一作『絕代』。

△末二句頌聖，全辭爲歌場所用可知。參看本編卷一柳䛒《陽春歌》。

白鳩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咽。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亦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

△錄《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原書引《古今樂錄》曰：『鞞、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

磬、鳩、拂和。故白擬之，爲「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云。」按「夷則格」即唐燕樂二十八調中之仙呂調，以夷則律爲調首，而恊以仲呂，爲羽聲，辭用平聲韻。白應當時「歌白鳩，引拂舞」之實用而作此，與上列《雉子斑》辭之應演伎而作正同。《古今樂録》「擬之」云云，但明其依調填詞而已。《樂府詩集》同卷載蕭齊《白鳩拂舞辭》七解中之第一解，四言四句，平韻；又載蕭梁同調辭，乃就齊辭加四句，仍平韻，應是第二解。白右辭擬分三片；若準齊梁情況，後二片可各析爲二，總作五片。參看下卷李賀《拂舞辭》。

△《樂府詩集》注：「鷲」一作「鷹」。《全唐詩》一六二「咽」作「噎」，「亦」作「之」，乃用《李太白詩》。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度。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搏鵬九天。

△録《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全唐詩》二二調名下注：「拂舞曲」。又卷一六三「度」作「渡」。

『搏鵬』作『鵬搏』，乃用《李太白詩》。

白紵辭 二首

△此調二首錄《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原列三首，末首乃齊言，茲不錄。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淥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原注首句之『歌』亦作『音』。『且』原作『旦』，茲從《全唐詩》一六三。《全唐詩》注：『濛』一作『中』。末句敦煌一寫本在次首首句，『歌吹濛』作『歌吹深』。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此首點明曰『子夜吳歌』，與前首曰『且吟白紵』者有別，格調又與前異，疑此原非《白紵辭》。

雉朝飛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犢沐採薪感之悲。春天

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鬥死繡錦斷。《雉子斑》奏急管絃。心傾美酒盡玉椀。　枯楊枯楊爾生荑。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録《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原書引崔豹《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沐子所作也。……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因援琴而歌。」

△《全唐詩》一六二『綺』作『繡』，『沐』作『牧』，『心傾美酒』作『傾心酒美』，『荑』作『稊』，均用蕭士贇補註本《李太白詩》。又一本題作《雉朝飛絃》，末句無『瞑目』二字。

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户長相見。　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窠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録《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李太白全集》『窠』作『巢』。

飛龍引　二首

△此二首録《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前後雜言，中片齊言，是其特點。第三句「成黃金」下，《文苑英華》一九三重複此三字。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留其間」原作「流其間」，「藥方」原闕「方」字，茲從王琦本《李太白全集》及《全唐詩》一六二。敦煌寫本亦作「留其間」，但闕「方」字。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胡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兔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南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原注：『秀眉』二句一作『秀眉雪霜桃花貌，青髓綠髮長美好』。『漢王』一作『漢皇』，『南山』一作『商山』，『獨清』一作『太清』，『還相』一作『遥相』。

△《全唐詩》一六三『兔鹿』作『麋鹿』，乃用《李太白全集》。

幽澗泉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志而聽者。淚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一六三『失志』作『失職』，用《李太白全集》。

悲歌　五首

△錄《樂府詩集》六二《雜曲歌辭》。原題《傷歌行》。《李太白全集》題《悲歌行》，《全唐詩》一六六同。蘇軾以後，人多以爲僞作。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盃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盃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鳥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卻屈大夫。

△《全唐詩》『鳳鳥』作『鳳皇』。

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干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

△辭中有『聽我一曲悲來吟』、『我有三尺琴』句，應是琴歌。

長相思 三首

△三首録《樂府詩集》六九《雜曲歌辭》。格調較六朝同調爲長，乃唐代新創。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捲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起格同六朝《長相思》。原註：『美人如花』句一作『佳期迢迢隔雲端』。《全唐詩》二五『樂府』內作三首聯章。

日色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弦。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全唐詩》一六五注：『昔日』一作『昔時』。『今成』，《才調集》卷六作『今爲』。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牀。牀中繡被捲不寢。至今三載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

△《全唐詩》二五『空餘牀』作『花餘牀』。又卷一六五注：此首一題『寄遠』，『空餘牀』一作『餘空牀』，『捲不寢』一作『更不捲』，『猶聞香』一作『聞餘香』，『葉落』一作『葉盡』，『點』一作『濕』。

△《長相思》乃教坊曲，傳辭有齊言、雜言數體。

于闐採花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錄《樂府詩集》七三《雜曲歌辭》。

△《于闐採花》相傳爲陳隋胡曲，《通志》四九編入『蕃胡四曲』，與《紀遼東》等並列。《唐聲詩》下編一三三頁載《于闐採花》一調。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錄《全唐詩》一六六。宋本《李太白文集》等注：『愛』一作『好』，『潁川』一作『潁水』。『長周旋』，敦煌本《唐人選唐詩》、宋本《李太白文集》均如此，而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作『常周旋』。『跨海』，敦煌寫本及《文苑英華》作『矯海』。『遊心』，《文苑英華》作『心遊』，注：「《集》作『遊

心』。」

△右辭以『三三七七』雙片組成，乃唐代民間歌辭常式之一，又以『長周旋』作頂針續麻式過片。雖前片三韻，後片四韻，『理論』《謡歌》章仍判爲徒歌之辭。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録《全唐詩》一八四。王琦《李太白全集》二五注：『鴉』一作『烏』。引楊齊賢云：『古無此體，自太白始。』又曰：『《滄浪詩話》以此詩爲隋鄭世翼之詩，《臞仙詩譜》以此篇爲無名氏作，俱誤。』唐韋縠《才調集》載此，屬無名氏，而清李調元《全五代詩》五九即誤以此屬韋縠。宋人《吟窗雜録》則以此辭屬高邁。

△按自下列劉長卿之〔新安路〕作三五七言調，至趙宋寇準有《江南春》，人知此調者始多。南宋鄧深曾依此調填辭，名《秋風清》，《全宋詞》則僅入附録。

△《歷代詩餘》收此辭，題作《秋風清》。《詞譜》二列《秋風清》調，謂『本三五七言詩，後人採入詞中』，『後人』不知何指。又以劉長卿〔新安路〕爲『又一體』，謂『劉長卿仄韻詞，名《新安路》。』

連理枝 二首

△此下九首録明吴訥編《百家詞》本《尊前集》，此首調名下注『黄鐘宫』。

雪蓋宫樓閉。羅幕昏金翠。鬥鴨闌干。香心淡薄。梅梢輕倚。噴寶猊香燼麝煙濃。馥紅綃翠被。

△他本《尊前》誤以此首連下辭，作一首雙疊，兹據《百家詞》改正。《全唐詩》八九〇亦作二首。『鴨』原作『壓』，《全唐詩》同，兹從《詞譜》訂正。杜文瀾訂《詞律》，疑『翠被』是『繡被』之訛，避次句『金翠』之複。於古詞可不必。

淺畫雲垂帔。點滴昭陽淚。咫尺宸居。君恩斷絶。似遥千里。望水晶簾外竹枝寒。守羊車未至。

△《尊前集》訛疊『淺』字。『遥』，汲古閣本及《李太白文集》同，他本《尊前》或作『遠』，或作『隔』。

清平樂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門。只賭珠璣滿斗。日晚卻理殘妝。御前

閒舞《霓裳》。誰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

△《李太白全集》『笑』作『消』，題《清平樂令》，注：『翰林應制』；乃從《唐宋諸賢絶妙詞選》。

△宋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載此及下列『禁闈清夜』一首，題作『翰林應制』。《尊前集》不載『禁闈』首，而所載下列『煙深』『鸞衾』『畫堂』三首，内容卻非『應制』。

△宋王灼《頤堂詞》有《清平樂》，題曰《填太白應制詞》，殆指此首言。灼於《尊前》之爲書甚悉，其所見者當非明顧梧芳本之所祖，則『應制』之題，《尊前》原本内確已有矣。

清平樂

煙深水闊。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别。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清平樂

鸞衾鳳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銀臺紅蠟燭。學妾淚珠相續。花貌些子時光。抛人遠泛瀟湘。欹枕悔聽寒漏。聲聲滴斷愁腸。

清平樂

畫堂晨起。來報雪花墜。高捲簾櫳看佳瑞。皓色遠迷庭砌。盛氣光引爐煙。素草寒生玉佩。應是天仙狂醉。亂把白雲揉碎。

△此首後片叶仄。『盛氣』二句在前，『應是』二句在後，韻、律俱違，俟校。徐本立《詞律拾遺》『素草』作『素影』，未云何本。

△右三首內，前二首閨怨，後一首雪，均不涉『應制』。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注：『唐呂鵬《遏雲集》載「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按應制詞『四首』之說未能指實。所謂『後二首無清逸氣韻』者，當在此三首之內，但未知何首應除外。

菩薩蠻

△《尊前集》於調名下注『中呂宮』。

遊人盡道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未老莫還鄉。還鄉空斷腸。繡屏金屈曲。醉

入花叢宿。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此首《金奩集》、《花間集》屬蜀韋莊，字句小異：『人人盡説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花間》『霜雪』作『雙雪』。南唐馮延巳《陽春集》亦載之，下片後二句改爲『此去幾時還？緑窗離別難。』

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回程。長亭更短亭。

△他本《尊前集》末句『更』作『接』。宋釋文瑩《湘山野録》載此，『鳥』作『雁』，『回』作『歸』，『更』作『連』。《絶妙詞選》亦作『連』。《花間集補》『玉階』作『闌干』。《李太白文集》同《野録》，注：『連』一作『更』。《詞府》作『歸程』。《詞律》謂末句第三字宜平聲，故取『連』。

△《湘山野録》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内翰（按指曾布）家，乃知李白所作。』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二一引《古今詩話》：『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曾子宣家有《古風集》，此詞乃太白作也。』

△《宋史》二〇九《藝文志》總集類，於姚鉉《唐文粹》一百卷後『《謫仙集》十卷』下注：『勾龍震集古

今人詞，以李白爲首。』勾龍震想係宋人，所編集中，未知曾收此詞否。

菩薩蠻

舉頭忽見衡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叵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　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無書寄伊。

△《花草粹編》（萬曆十一年刊）以此辭屬宋末之陳達叟，《全宋詞》另據楊金本《草堂詩餘》（嘉靖三十三年刊）亦以之屬陳達叟，並指清《歷代詩餘》曾另屬陳以莊。而於《百家詞》本《尊前集》之先載、先刊（刊於正統六年，早《粹編》一四二年，早《詩餘》二百年以上），卻熟視無睹，一字不提。

清平樂

△以下兩首録宋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

禁闈清夜。月探金窗罅。玉帳鴛鴦噴蘭麝。時落銀燈香灺。　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此首本不在《尊前》所載李白辭內。近人劉毓盤輯《李翰林集》，跋曰：『今本《尊前集》録太白詞十二首

（按即上列雜言九首加《清平調》齊言三首），《清平樂》五首，與《過雲集》録四首者不合。」實則《尊前》、《過雲》各録白《清平樂》四首，並無不合。《全唐詩》始綜爲五首。

△明代詞選『清』或作『秋』，『蘭』或作『沉』，『東』或作『遊』，《李太白文集》三〇用之。《全唐詩》『清』作『秋』。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絶。音塵絶。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夢斷』原作『夢横』，茲從《花間詞補》。《詞府》『霸陵』作『霸橋』。《李太白文集》『霸』作『灞』；注：『陵』（指末句）一作『宫』。《全唐詩》並作『夢斷』、『灞陵』。《詞譜》凡例認此調創自李白。

△宋邵博《聞見後録》一九引此辭，曰：『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座悽然而罷。』黄昇《絶妙詞選》則以右辭與《菩薩蠻》『平林漠漠』爲『百代詞曲之祖』。

△唐圭璋云：『宋李之儀有《憶秦娥》「依太白韻」，從來人所未提，非常高興！太白可作《憶秦娥》，即可作《菩薩蠻》，此亦一旁證，可知《湘山野録》所言不是假話。』

桂殿秋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户千門惟月明。

△此調二首，録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一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一二調名作《桂花曲》。

△吳曾《漫録》曰：『李太白詞也。有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皋雜録》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遊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一二曰：『此曲許彦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桐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叢話》引右辭，『漢』作『桂』，『官』作『宫』，『惟』作『空』。

△按同辭分見於石刻與題崖，只緣流傳較廣，殊途同歸，彼此並不抵觸。

△邵氏《聞見後録》一九引此辭，『侍』作『是』，『仙』作『天』，『漢』作『桂』，『惟』作『空』。邵氏信此辭爲李德裕之迎神、送神曲，非李白作。曰：『予遊秦，尚有能宛轉度之者』。按此二首不合迎神、送神口氣，看下列皇甫冉作迎神、送神云云便知。《歷代詩餘》一此首題爲《步虚詞》，内容更隔，無從附會。《詞綜》用吳氏《漫録》説，採《桂殿秋》名，屬李白，《全唐詩》同，較是。

桂殿秋

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佩環。

△胡氏《叢話》『鍊』作『練』，『在』作『到』，『跡』作『際』，『香』作『大』，『生』作『吹』；邵氏《後録》作『到』、『天』、『吹』，同。

△《歷代詩餘》此首題《桂殿秋》，以爲次句平仄與《步虛詞》不合。按《步虛詞》説本來鑿空，《步虛詞》平仄亦並無此限。

杜甫　八首

字子美，鞏縣人。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天寶十載獻《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肅宗立，赴行在，拜左拾遺。以論救房琯，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嚴武鎮成都，奏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於成都結廬。後避亂東下，寓居耒陽，卒。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　七首

△此下八首録《全唐詩》二一八、二二〇。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原注：『亂髮』一作『短髮』，『過耳』一作『兩耳』，『無書』一作『無主』，『已哀』一作『獨哀』，『天來』一作『東來』。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八云：『首二領意，中四敍事，末二感慨悲歌。七首同格。』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原注：『精』一作『獨』，『空』一作『同』，『鄰』一作『閭』。

△前片在一歌、二歌、五歌內叶仄，在餘歌內叶平，平仄各半；後片在二歌、三歌、四歌內叶仄，在餘歌內叶平，亦平仄各半。右辭『柄』『命』『脛』『靜』相叶，『盛』非韻。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原注：首句『在遠』一作『各一』，末句『收』一作『取』。

△前片第五句『鶬』非韻。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猨爲我啼清晝。

△原注：『何時』一作『何遲』，『林猨』一作『竹林猨』，多一字。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原注：『寒雨』一作『寒風』，『枯樹』一作『樹枝』，『白狐』一作『玄狐』。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回春姿。

△原注：『安敢』一作『寒敢』，『思遲』一作『怨遲』。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原注：『三』一作『十』。

△此首獨以九言起，次句以下與前六首無異。

短歌行　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西得諸侯櫂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

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原注：『佩劍』一作『劍佩』，『跋』一作『颯』，『春色』一作『春已』。

△前後片各一韻，五句，先平後仄。《杜詩詳註》二一引盧元昌注：『首句「歌莫哀」，王郎之歌；後面「青眼高歌」，公自歌也，即題中所云「短歌」：須見分別。』參『理論』《謡歌》章。

崔懷寶 一首

博陵人，曾任河南司隸。天寶十三載，因供奉楊羔力，娶宫中箏手薛瓊瓊。旋調荊南司録。

憶江南

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録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一七引張君房《麗情集》（亦見《緑窗新話》卷下引。一本《麗情集》無末句）。《全唐詩》八九一調作《憶江南》，删首句『無所』二字。唐詞已多用襯字，『無所』作襯可，不必删。

△《詞統》用《緑窗誌異》，載唐末黃損與裴玉奴（《本事詞》上作『裴玉娥』）離合故事，借用此詞，删去『平生』二字，作《望江南》調。《粵東詞鈔》亦據《誌異》，收歸損詞，殊非。

△《圖書集成》四二一册引《北窗志異》，謂『秀士黄損成此詞』，『平生』作『生平』，『玉人』作『倩人』，『手子』作『手指』。《本事詞》『手子』作『手裏』。

劉長卿 二首

字文房，河間人。約生於玄宗開元十三年（七二五），約卒於德宗貞元初（七八八左右）。天寶中登第。至德中爲監察御史。大曆中任淮南鄂岳轉運留後，貶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

王昭君

自矜妖艷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績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　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顔對人啼不語。北風雁急浮清秋。萬里獨見黄河流。纖腰不復漢宫寵。雙蛾長向胡天愁。　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可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録《樂府詩集》二九《相和歌辭》。原注：『清秋』一作『雲秋』。《全唐詩》一五一題《王昭君歌》，『可憐』作『誰憐』。

△右辭又入明蔣克謙《琴書大全》。《唐聲詩》中亦列有《王昭君》調。

〔新安路〕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録《劉隨州集》十。《詞譜》二列爲《秋風清》調【又一體】，云原名《新安路》。此調最早見李白辭，名《三五七言》，平韻。後人擬爲詞調，又名《江南春》、《江南秋》、《秋風引》。

戴叔倫 一首

字幼公，潤州金壇人。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卒於德宗貞元五年（七八九）。大曆間主運湖南。建中初嗣佐曹王皋幕。貞元初刺撫州，遷容管經略史。

轉應詞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聲愁絶。

△録《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全唐詩》二八、二七四及八九〇均載之，【兵老】一誤【共老】，

調名一作《調笑令》。清沈雄《古今詞話》、馮金伯《詞苑粹編》三「胡笳」俱作「哀笳」。

韋應物　五首

京兆長安人。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約卒於德宗貞元八年（七九二）。曉音律。少以三衛事明皇。代宗朝授洛陽丞，遷京兆功曹。德宗朝拜比部員外郎。曾出刺滁州、江州、蘇州。

行路難

荊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絕。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連環可碎不可離。如何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環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

△録《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韋江州集》九題下注：「一云《連環歌》。」乃是以《行路難》調歌《連環》辭。參本書《前言》。

難言

△此下二首録《韋江州集》十，彼此平仄小異，句法全同，實係依調成辭。張籍有《各東西言》，可參。

掬土移山望山盡。投石填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未若不相知。中心萬仞何由款。

△原注：『盡』一作『遷』。

△參看下文卷五王建《獨漉歌》。

易言

洪爐熾炭燎一毛。大鼎炊湯沃殘雪。疾影隨形不覺至。千鈞引縷不知絶。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千結。

調笑令

△同調二首，錄《尊前集》。調名或無『令』字。

△宋蘇轍《欒城集》一三《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雨。青蓑黃箬裳衣，紅酒白魚莫（暮）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歸雁，歸雁，飲啄江南南岸。將飛卻下盤桓，塞北春來苦寒。苦寒，苦寒，寒苦，藻荇欲生且住。』轍既曰『效韋』，不至改動原格。疑韋氏原格不作

『迷路，迷路』，而作『路迷，路迷，迷路』；不作『離別，離別』，而作『別離，別離，離別』。《尊前集》原本或未改，而被宋明人妄改；或《尊前》原本已改，而轍別據韋氏原作如此，所據並非《尊前》。近人校訂都未及此，譜書定格宜慎。至改『笑』爲『嘯』，亦非。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及《全唐詩》二八『跑』均作『咆』。明楊慎《百琲明珠》『獨嘶』上作『咆雪咆風』。

△近人吳小如《讀詞散記》（見《學林漫録》初集）云：右辭『跑沙跑雪獨嘶』之『跑』應讀平聲，如『庖』，即『虎跑』之『跑』，謂獸以爪或蹄蹴地。此說從同調餘六首辭内得證：餘六首之此句内，首字作平聲者五，第三字作平聲者四，前三字悉作平聲者二，可斷定此首二『跑』字當讀平。佛經内每云獸『跑土』或『跑地』，多作『爮』，注音『庖』，謂正體從『手』作『捊』。因知『跑』『爮』『爬』乃一音之轉，唐以前之音讀如此。

調笑令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

路絶。

△『江南塞北』在清沈雄《古今詞話》及馮金伯《詞苑粹編》等，均作『塞北江南』，未云所本。

皎然 二首

姓謝，名晝。居吳興杼山妙喜亭。有文章，爲顔真卿、韋應物所重。友陸羽、靈澈。其詩能備衆體，並有《詩式》五卷傳世。

風入松歌

西嶺松聲落日秋。千枝萬葉風飀飀。美人援琴弄成曲。寫得松間聲斷續。聲斷續。清我魂。流波壞陵安足論。美人夜坐月明裏。含少商兮照清徵。風何凄兮飄颾。攪寒松兮又夜起。夜未央。曲何長。金徽更促聲泱泱。何人此時不得意。意苦弦悲聞客堂。

△録《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原敍曾引《琴集》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惟郭茂倩於『風入松』下增『歌』字，於他琴曲調名下不然。此調明以來琴譜中猶傳其聲。

△《皎然集》七載此辭，次片首二句作『聲斷續，琴聲清我魂』，『照清徵』作『點清徵』，『飄颾』作

『飄飄』。

△日本那波利貞《蘇莫遮考》：『著名詞曲《風入松》一名《風入松慢》，又名《遠山横》。它早在晉代就作爲琴曲存在着。唐僧釋皎然等依之製《風入松歌》。但《宋史·樂志》載此曲屬林鍾商調。』

失調名　雜言重送皇甫侍御曾

人獨歸。日將暮。孤帆帶孤嶼。遠水連遠樹。難作別時心。還看別時路。

△録《皎然集》四。原題《雜言重送皇甫侍御曾》。下列皇甫冉《登山歌》同此調。

李康成　五首

生卒年里不詳。代宗大歷十二年前後，赴使江東，劉長卿有詩送之。曾編《玉臺後集》，收陳、隋、初盛唐詩六百七十首。

江南行

梅花落。好使香車度。楊柳青青鶯欲啼。風光摇蕩緑蘋齊。金陵城頭日色低。日

色低。情難極。水中鳧鷖雙比翼。

△録《文苑英華》二〇一『樂府』、《全唐詩》二〇三載之，無前二句，『金陵』作『金陰』，但於辭末注：『《文苑英華》首有「梅花落，好使香車度」二句。』

△右辭與下列《採蓮曲》同格異名，乃屬依調填辭。惟末句一作『三三』，一作七言句。《樂府詩集》失載，《全唐詩》失二句，今從《文苑英華》録之。

採蓮曲

採蓮去。月没春江曙。翠鈿紅袖水中央。青荷蓮子雜衣香。雲起風生歸路長。歸路長。那得久。各回船。兩摇手。

△録《全唐詩》二〇三。原注：『翠鈿』一作『翠釵』。

△右二辭，皆與蕭梁《江南弄》同體。前首『梅花落，好使香車度』二句，乃和聲。梁《江南曲》以『陽春路，時使佳人度』和，《龍笛曲》以『江南弄，真能下翔鳳』和，《採蓮曲》以『採蓮歸，渌水好沾衣』和，同此。《江南行》在《全唐詩》中失前二句，乃失和聲辭也——足見其已用於歌，故有和聲與正歌分行。《江南行》下片體與梁體異，乃唐體。王勃《江南弄》中已有此格。又《樂府詩集》四七引李康成語曰：『《黄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時吴歌也。』李康成熟稔『今時吴歌』，據此可知。因判右二辭爲依唐代吴聲所作之辭，推其淵源，則在南朝吴曲。

玉華仙子歌　三首

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雲裏。嬌顏千歲芙蓉花。紫陽綵女矜無數。遥見玉華皆掩嫭。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上元夫人賓上清。深宫寂歷厭層城。解佩空憐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風生尚回顧。滄州傲吏愛金丹。清心迴望雲之端。羽蓋霓裳一相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歷金闕。弄影下瑶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玄圃崑崙芝。不學蘭香中道絶。卻教青鳥報相思。

△録《全唐詩》二〇三。原作一篇，今析爲四首。此歌敍仙子降滄州書吏事，玆别其開端七言八句爲詩引。北宋人以《調笑令》詠王昭君等事，前有『詩曰』（七言八句），後列『曲子』，正是右辭之流亞。

△第一、第二兩首格調同，惟平仄小異，仍屬依調填辭。第三首以頂針續麻格轉，乃和唱。

蘇𠃊 四首

其人接近哥舒翰時代，尚俟詳考。

失調名 清明日登張女郎神廟 四首

△此四首録敦煌寫本伯三六一九，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三。原題闕「廟」字，「清」作「青」。

汧水北。隴山東。漢家神女廟其中。寒食盡。清明旦。遠近香車來不斷。飛泉直注淙道間。大岫橫遮隱天半。

△原本「清」作「青」，「淙」作「潨」。此首叶韻，先平後仄。

花正新。草復緑。黄鶯睍睆遷喬木。汧流活。古樹攢。龍坂高高布雲端。

△原本「遷」作「千」，「喬」作「橋」，「活」作「括」，「坂」作「反」。又「端」作「族」，失韻。

水清靈。竹濛密。拂匣仙潭難延碧。淡樓閣。人畫成。翠嶺山花天繡生。

△右二首一體。

△原本「濛」作「朦」，「潭」作「譚」，「淡」作「談」，「拂匣」作「無匣」。庾肩吾詩：「拂匣看離鏡」，杜甫詩：「拂匣照西施」，可爲「拂匣」之證。

塵冥漠。鳥盤桓。爭奔陌上聲散散。公子王孫一隊隊。管絃歌舞幾般般。酌醇醑。舞錦筵。羅帷翠幕掩靈泉。隄上淹留不覺昧。歸來明月滿秦川。

△原本「醇」字殘，「帷」作「博」，「隄」作「是」，「昧」作「寐」，「月」作「女」。

△《太平廣記》三二六引《異聞録》，謂北周沈警官上柱國，奉使秦隴，過張女郎廟，與女郎神契合，作歌辭甚多。又四六三引《宣室志》，謂汧陽郡有張女郎廟，唐上元中韋氏子客至此廟。

元結 一首

字次山，老號「漫叟」，河南人。祖姓拓跋。生於玄宗開元七年（七一九），卒於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天寶十三載舉進士。乾元中，擢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代宗時刺道州。《唐才子傳》稱結「作詩著辭尚聱牙」，「辭」指「歌辭」。

石魚湖上醉歌 並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遍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水爲沼。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録《全唐詩》二四一。結別有《石魚湖上作》，序謂漫泉有獨石在水，如遊魚；魚凹處可貯酒。湃四匝多石，堪坐。小舫載酒，繞魚環行。二詩並見《元次山文集》卷四。

錢起 二首

字仲文，吳興人。生於玄宗開元十年（七二二）以前，約卒於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天寶九載進士第。官秘書省校書郎，終尚書考功郎中。詩與郎士元齊名，爲「大曆十才子」之一。

送崔十三東遊

△此下二首録《錢考功集》三。

千里有同心。十年一會面。當盃緩筝柱。倏忽催離宴。丹鳳城頭噪晚鴉。行人馬首夕陽斜。灞上春風留別袂。關東新月宿誰家。官柳依依兩鄉色。誰能此別不相憶。

△右辭應是酒筵著辭。

行路難

君不見。明星映空月。太陽朝昇光盡歇。君不見。凋零委路蓬。長風飄舉入雲中。由來人事何常定。且莫驕奢笑賤窮。

△此首《樂府詩集》未載。其題雖『行路難』，辭則言貴賤無定數，又以『三五七』二組重沓，便知是合《行路難》歌調之辭，

韓翃　一首

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進士第。寶應元年起佐幕府，後以詩受知德宗，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大曆十才子』之一。

章臺柳　寄柳氏

△此下二首録《太平廣記》四八五引唐許堯佐《柳氏傳》。傳但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云云。調名從《全唐詩》。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三〇曰：『世傳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略，即右辭，『亦』作『也』。）柳答曰：（略，即下辭，『所』作『可』。）後果爲蕃將沙吒利所劫。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太校置酒，疑翃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翃。』

△唐孟棨《本事詩》一『昔』作『往』。《全唐詩》二四五載此，『昔日』作『顏色』。又八九〇『昔日』作『往日』。

柳氏 一首

章臺柳 答韓翃

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柳氏傳》云：『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惘。答之曰：「楊柳枝」』云云。

△《全唐詩》八〇〇載此，『所』作『可』。八九九又載此，題《楊柳枝》，『所』亦作『可』。乃用《本事詩》。

皇甫冉　四首

字茂政，潤州丹陽人。天寶十五載進士第一，授無錫尉。德宗朝，累遷右補闕，奉使江表。

雜言湖山歌送許鳴謙　並序

△此下四首録《全唐詩》二四九。

夫子，隱者也，耕於湖山之田。孤雲無心，飛鳥無跡，伯仲邕邕，家人怡怡，貞白之風，旁行於澆俗矣。始惠然而去，又翻然而歸。春田雪餘，具物繁殖；結我幽夢，湖間一峰。酒而歌，歌之以送遠。

湖中之山兮波上青。桂颯颯兮雨冥冥。君歸兮春早。滿山兮碧草。晨春暮汲兮心何求。澗户巖扉兮身自老。　東嶺西峰兮同白雲。雞鳴犬吠兮時相聞。幽芳媚景兮當嘉月。踐石捫蘿兮恣超忽。空山寂寂兮潁陽人。旦夕孤雲隨一身。

△末句原無『兮』字，茲姑仍之；惟不應獨異，似可補。全首『兮』字皆『酒而歌，歌以送遠』時之虚聲，所謂『襯聲』。於辭則『兮』字之有無，存廢一也。即全首雖同末句無『兮』字，固無不可。

△序文『邕邕』原作『邕友』，注：『友』一作『邕』。

雜言迎神詞二首 並序

吳楚之俗，與巴渝同風，日見歌舞祀者。問其故，答曰：及夏不雨，慮將無年。復云：家有行人不歸，憑是景福。夫此二者，皆我所懷：寄地種苗，將成枯草；弟爲臺官，羈旅京師。秉筆爲迎神送神詞，以應其聲，亦寄所懷也。

迎神

啓庭户。列芳鮮。目渺渺。心緜緜。因風託雨降瓊筵。紛下拜。屢加籩。人心望歲祈豐年。

△冉《送李使君赴邵州》云：『城池春足雨，風俗夜迎神』，與此二首之序及辭意合。據序文，可知二首爲依聲作辭。

送神

露沾衣。月隱壁。氣凄凄。人寂寂。風迴雨度虛瑶席。來無聲。去無跡。神心降和福

遠客。

登山歌

青山前。青山後。登高望兩處。兩處今何有。煙景滿川原。離人堪白首。

△北齊鼓吹曲內有《登山曲》，五言。上列皎然《雜言重送皇甫侍御曾》與本調同格，當是同時、同調之作。

劉方平　二首

河南人，唐開國元勳劉政會之後。與元德秀、李勉等善。天寶前期應進士舉，有才不偶，遂不仕，隱居潁陽大谷。

宛轉歌　代作　二首

△二首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二五一題《代宛轉歌二首》。參看本編卷二郎大家宋氏作。

星參差。明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羽帳惜空垂。　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爲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上片次句原作『月二八，燈五枝』，玆從《全唐詩》。《全唐詩》注：『一本無「明」字。』『羽帳』原作『羽悵』，亦從《全唐詩》。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華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　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窗垂。

△《全唐詩》注：『盡』一作『隱』，較是。

失名 一百九首

柘枝詞

將軍奉命即須行。塞外領强兵。聞道烽煙動。腰間寶劍匣中鳴。

△錄《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全唐詩》二二載此，注：『失撰人名。』此首曰『塞外烽煙』，下列《石州》曰『巡邊』，《回紇》曰『久戍』，皆即事之作，合於盛唐時國情，故均歸本卷。《柘枝舞》盛唐已早行，詳『理論』《大曲》。丁氏《全隋詩》亦收此，但於史事無徵。清張思巖《詞林紀事》一

八，誤作宋無名氏《柘枝引》。

石州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鏡淚如泉。一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

△録《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樂府詩集》引《樂苑》曰：『《石州》，商調曲也。又有舞《石州》。』《石州》有曲子、大曲二體流行於唐，參『理論』《大曲》章。

回紇

曾聞瀚海使難通。幽閨少婦罷裁縫。緬想邊庭征戰苦。誰能對鏡治愁容。久戍人將老。須臾變作白頭翁。

△録《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治』原作『冶』，從明楊慎《詞品》一。《詞品》『曾聞』作『陰山』，『使』作『信』。並謂『長歎之哀，過於痛哭，必陳隋初唐之作』。丁氏《全隋詩》收之，調名作『回紇曲』，非，回紇稱國，始於唐。又注：『第五句闕二字』，殆無雜言歌辭之觀念，更非。

鳳歸雲 『征夫數載』 二首

△此下八首，錄《雲謡集雜曲子》，敦煌寫本爲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又見《敦煌零拾》。
△以下敦煌辭之寫作時代，參《敦煌曲初探》五。

征夫數載。萍寄他邦。去便無消息。累換星霜。月下愁聽砧杵。擬塞雁行。孤眠鸞帳裏。枉勞魂夢。夜夜飛颺。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爲傳書與。表妾衷腸。倚牖無言垂血淚。暗祝三光。萬般無奈處。一爐香盡。又更添香。

△原本『奈』作『那』。按敦煌寫本，『無奈』有作『無拿』者，『奈何』有作『那何』者。

綠窗獨坐。修得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隅。想你爲君貪苦戰。不憚崎嶇。終朝沙磧裏。止憑三尺。勇戰單于。　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待公卿回故里。容顏憔悴。彼此何如。

△一本『得』下有『爲』字，『里』作『日』。一本『崎嶇』作『馳驅』，無『公』字。又『止』或作『已』，乃校爲『只』；或作『山』，乃校爲『止』，皆可。『單于』，寫本中作『奸愚』。

洞仙歌　『今宵恩義』

華燭光輝。深下幈幃。恨征人久鎮邊夷。酒醒後多風醋。少年夫壻。向綠窗下左偎右倚。擬鋪鴛被。把人尤泥。　須索琵琶重理。曲中彈到。《想夫憐》處。轉相愛幾多恩義。卻再絮衷鴛衾枕。願長與今宵相似。

△『卻再』句，按同調另首，應作七字，而原本衍作『卻在緒裏皃鴛衾枕』，諸家乃校作四言二句，非。『皃』字原意尚未詳。

△朱祖謀本將『擬鋪』二句屬下片，非。次首亦然。

洞仙歌　『戍客流浪』

悲雁隨陽。解引秋光。寒蛩響夜夜堪傷。淚珠串滴。旋流枕上。無計恨征人。爭向金風飄蕩。擣衣嘹亮。　懶寄迴文先往。戰袍待纔。絮重更熏香。殷勤憑驛使追訪。願四塞來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本『寒』誤成『它它』，末句作『令夫壻免教流浪』。『戍』或作『戎』，朱祖謀本作『我』，遂有訂

爲『令我夫壻』云云者，作八字句，益支。

△按上二首雖皆云『恨征人』，卻非聯章。

破陣子 『單于迷虜塵』

日暖風輕佳景。流鶯似問人。正是越溪花捧艷。獨隔千山與萬津。單于迷虜塵。

雪落庭梅愁地。香檀枉注歌脣。攔徑萋萋芳草綠。紅臉可知珠淚頻。魚牋豈易呈。

△『庭』原作『停』，敦煌本有二字混用例。

破陣子 『三邊無事』

風送征軒迢遞。參差千里餘。目斷妝樓相憶苦。魚雁百水鱗跡疏。和愁封去書。

春色可堪孤枕。心焦夢斷更初。早晚三邊無事了。香被重眠比目魚。雙眉應自舒。

△『魚雁百水』句，潘重規謂指音信稀疎。唯此處『鱗』屬魚，『跡』屬雁，『百水』偏屬魚，不及雁，仍俟考。龍沐勛校乃去『魚』改爲『鴻』，冒廣生乃改『跡』爲『翼』，改『百水』爲『由來』。按伯二六五三等卷《韓朋賦》有『魚鱉百水，不樂高堂』句，茲故仍之。後片『比目魚』，一本誤爲『比翼魚』。

破陣子 『軍帖書名』

年少征夫軍帖。書名年復年。爲覓封侯酬壯志。攜劍彎弓沙磧邊。抛人如斷絃。

迢遞可知閨閣。吞聲忍淚孤眠。春去春來庭樹老。早晚王師歸卻還。免教心怨天。

△起三句一本作『年少征夫堪恨，從軍千里餘，爲愛功名千里去』，與下文不同韻，乃誤混他辭所有。或謂傳鈔原文叶『年』韻者，乃羅振玉改筆。爲叶一字，而改動三句之多，安見爲羅氏改筆？

破陣子 （人去瀟湘）

蓮臉柳眉休暈。青絲罷攏雲。暖日和風花戴媚。畫閣雕梁燕語新。捲簾恨去人。

寂寞長垂珠淚。焚香禱盡靈神。應是瀟湘紅粉繼。不念當初羅帳恩。抛兒虛度春。

△原本『暈』作『韻』，茲從唐圭璋校。又『攏』作『籠』，從李珣《南鄉子》『攏雲髻，背犀梳』改。孫光憲《風流子》：『微傳粉，攏梳頭』。『暖日和風』一作『日暖風和』。『繼』云『繼絆』，繫念也，從蔣禮鴻、潘重規說。

宮怨春 『到邊庭』

△此下二首，載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

柳條垂處處。喜鵲語零零。焚香稽首表君情。慕得蕭郎好武。累歲長征。向沙場裏。輪寶劍。定欃槍。　去時花欲謝。幾度葉還青。相思夜夜到邊庭。願天下銷戈鑄戟。舜日清平。待功成日。麟閣上。畫圖形。

△『表』在原本清晰可辨，王重民本作空格，人遂疑。王本『輪』作『輸』，於『相思』之『相』下注『想』，『功成』作『成功』，均無必要。『首』原作『告』，『告』與『表』意複，字形又近『首』，故改。調名原寫作《荼怨春》。

〔擣衣聲〕 『三載長征』

良人去。住邊庭。三載長征。萬家砧杵擣衣聲。坐寒更。添玉漏。嬾頻聽。　向深閨遠聞雁悲鳴。遥望行人。三春月影照階庭。簾前跪拜。人長命。月長生。

△原調名作《浣溪沙》，非。『漏』原作『淚』，從蔣禮鴻校。下片原脫『人』字，而全辭所寫乃《望遠

行》之本意，因擬補。『向』字及『庭』韻重複，均尚待校。『階庭』或是『階明』。作辭時代之依據，詳下文《阿曹婆》末首後。

〔定乾坤〕『征戰幾時休』

塞北征戰幾時休。罷風流。汝家夫壻□□□。荏苒已經秋。寒衣造了無人送。憑□□書將。紗窗孤雁叫。泣淚數千行。

△前後異韻。『北』原作『元』，『汝』或係『妾』之訛，『壻』原闕，擬補。『荏苒』原作『任染』，『任』上殘剩『攸』，或是『收』字。

△右辭原載敦煌寫本斯五六〇七，辭後續書『曲子同前』四字，寫〔定乾坤〕『修文寰海』全辭。既曰『同前』，前後必同一曲調，今依『修文寰海』一首內容，同繫於〔定乾坤〕擬調名下。

〔定乾坤〕『修文寰海』

修文寰海聖明君。感皇恩。八方無事妖氛淨。定乾坤。君臣道泰如魚水。衣永掛長新。道屬輕山岳。千秋與萬春。

△原本不分片，『修』作『报』。『衣永』待校。

失調名 『上戰場』

十四十五上戰場。手執長槍。低頭淚落悔喫糧。步步近刀槍。昨夜馬驚轡斷。惆悵無人遮攔。險徑下闕。

△原載敦煌寫本伯三三六〇，原本以空格斷句。『攔』原作『㘓』，『遮攔』或應作『攔障』。羅振玉本《文殊問疾變文》：『要去如來不攔障』。末二字，左景權據原本補出。

△以上敦煌曲十三首，均發於邊圉多事，民苦遠戍，男女怨曠，或老弱厭戰，以開天情況爲尤合。

△二首原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

定風波 儒士定風波 二首

攻書學劍能幾何。争如沙塞騁僂儸。手執緑沉槍似鐵。明月。龍泉三尺斬新磨。堪羨昔時軍伍。謾誇儒士德能康。四塞忽聞狼煙起。問儒士。誰人敢去定風波。

△原本『緑沉』作『六尋』，『謾』作『滿』，『士』皆作『仕』。『問』字襯。

△「康」讀如「科」，乃唐五代西北方音，用龍晦說。

征服僂儸未是功。儒士僂儸轉更加。三策張良非惡弱。謀略。漢興楚滅本由他。項羽翹據無路。酒後難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當本。便知儒士定風波。

△原本「策」作「尺」，「非」作「飛」，「酒」作「滅」，「刎」作「别」。

△「功」字亦因當時方音失去軟顎鼻音，讀如「過」，用龍晦說。

△二首一問一答聯章，或曾用入講唱。

謁金門 「朝帝美」

長伏氣。住在蓬萊山裏。緑竹桃花碧溪水。洞中常晚起。　聞道君王詔旨。服裹琴書歡喜。得謁金門朝帝美。不辭千萬里。

△原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伯三三三三。伯三八二一辭前題「曲子名《謁金門》」。一本「山」作「宫」，「洞中」作「清齋」，「君王詔旨」作「諸仙來至」，「得」作「遠」，「美」作「庭」。

謁金門 『上龍門』

雲水客。書劍十年功積。聚盡螢光鑿盡壁。不逢青眼識。　終日塵驅役飲食。□□淚珠常滴。欲上龍門希借力。莫教重點額。

△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原本『劍』作『見』。下片依格調闕二字，俟補。

蘇莫遮 『聰明兒』 二首

△二首原載敦煌寫本伯三八二一。

聰明兒。稟天性。莫把潘安。才貌相比並。弓馬學來陣上騁。似虎入丘山。勇猛應難比。　善能歌。打難令。正是聰明。處處皆通嫻。久後策官應決定。馬上盤槍。輔佐當今帝。

△『輔』字原闕，擬補。『嫻』原作『閑』。

△此首方音甚著，『性』『並』『騁』失鼻音，讀成『音』『痺』『恥』，『令』『嫻』『定』失鼻音，讀成『利』『系』『地』，始叶。辭繫盛唐，乃斷於義，不斷於音。

聰明兒。無不會。只爲紅鱗。未變歸滄海。幾度龍門點額退。所有紅波。緑水歸潭再。擺金鈴。搖玉佩。常有堅心。灑雨乾坤内。稍有行雲□頂戴。猛透强波。直向青雲外。

△原本「門」作「顔」，旁注「門」。「再」原作「在」。

△按此首文意有隔，格律亦異。「鱗」「波」均不能句讀，俟校。「稍」作「頗」解，例見柳宗元《登西山詩》云：「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

望遠行　「佐聖朝」

年少將軍佐聖朝。爲國掃蕩狂妖。彎弓如月射雙鵰。馬蹄到處陣雲消。休寰海。罷槍刀。迎鑾駕走上超霄。行人南北盡歌謡。莫把堯舜比今朝。

△載敦煌寫本伯四六九二。原題《曲子望遠行》。原本「狂」作「匡」，「陣」作「盡」，「迎」作「銀」，「比」作「彼」。

贊普子 『蕃家將』

本是蕃家將。年年在□頭。夏月披氈帳。冬天掛皮裘。　語即令人難會。朝朝牧馬在荒丘。若不爲拋沙塞。無因拜玉樓。

△載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原本首字作『未』，『爲』作『謂』，『因』作『恩』。

△以上敦煌曲八首，爲儒士、道士、武士等作，或應試，或歸投，致身榮貴，似出於開天之間。今暫歸本卷。

感皇恩 『四海清平』　四首

△四首一組，分載二敦煌寫本。前二首載伯三一二八，後二首載伯三八二一。

四海天下及諸州。皆言今歲永無憂。長圖歡宴在高樓。寰海內。束手願歸投。　朱紫盡風流。殿前卿相對。列諸侯。叫呼萬歲願千秋。皆樂業。鼓腹滿田疇。

△原本『圖』作『途』。下片『願』字俟校。既呼『萬歲』，又退『願千秋』，不辭；因李隆基定其生日爲千秋節，故爾。

當今聖壽比南山。金枝玉葉競相連。百僚卿相列排班。呼萬歲。盡在玉階前。　金

殿悅龍顏。祥雲駕喜悅。兩盤旋。休將舜日比堯年。人安泰。真是聖明天。

△原本「壽」作「受」，「比」皆作「被」，「金」作「今」。「競」寫「竟」，下文衍「盡」。「殿」下「悅」字作「越」。按「列」與「排」、「喜」與「悅」，意均重疊，俟校。

四海清平遇有年。黔黎歌聖德。樂相傳。修文偃革習農田。欽皇化。雨露溉無邊。

瑞氣集諸賢。羣僚趨玉砌。賀龍顏。磐石永固壽如山。梯航路。相向共朝天。

△原本「黔」作「鈐」，「溉」作「蓋」，「磐」作「磻」。末句「相向共」原作「相問貢」，王重民本校：「『貢』疑當作『賀』。」

萬邦無事滅戈鋋。四夷來稽首。玉階前。龍樓鳳闕喜雲連。人争唱。福祚比金璿。

八水對三川。昇平人道泰。帝澤鮮。修文罷武競題篇。從此後。願皇帝壽如山。

△原本闕「前」字，依韻補。「澤」作「釋」，「罷」作「霸」。

△二首載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

獻忠心　「瑞氣徧山河」　二首

時清海晏定風波。恩光六塞。瑞氣徧山河。風調雨順。野老行歌。四塞休征罷戰。放

將士。盡同戈。　君臣道泰。禮樂讌中和。此時快活感恩多。願聖壽萬歲。同海嶽山河。似生佛□。向宮殿裏。絶勝兜率大羅。

△辭前原題『御製』二字。『徧山河』，『河』原作『坡』。『調』字原闕，擬補。『勝』原作『昇』，從蔣禮鴻校。『佛』下可補『國』字。

百花競發煥青陽。柳院重光。向珠簾□□。萬蕊含芳。觀園裏青青。山川草木異禎祥。萬人樂。行歌國泰時康。　我□明主□。中□景色在邊疆。更將新翻御製□□□。□步元戎。千秋萬歲。聖祚得遥長。知存而治。化□□。堯舜禹湯。

△辭前原題『御製曲子』四字。首句『青陽』原寫『新揚』。次句原作『柳重院光』。『重』似『垂』，惟『柳』必誤，俟校。『蕊』原作『喜』。『爾』字據左景權認出，補。『聖祚』句原作『豈作得姚長』，從蔣禮鴻校改。『堯』原闕，擬補。其餘待訂之處尚多。

△右六首皆歌功頌德之作，安史亂後，似不宜有此。

望月婆羅門　四首

△四首原載敦煌寫本斯四五七八、斯一五八九、伯二七〇二。

望月婆羅門。青霄現金身。面帶黑色齒如銀。處處分身千萬億。錫杖撥天門。雙林禮

世尊。

△原本「撥」作「鉢」，二字在寫本內常通用。

△一本於卷背題曰：「詠月《婆羅門》曲子四首」。

望月隴西生。光明天下行。水精宮裏樂轟轟。兩邊仙人常瞻仰。鸞舞鶴彈箏。鳳凰說法聽。

△原本「樂」作「落」，「舞」作「儛」。

望月曲彎彎。初生似玉環。漸漸團圓在東邊。銀城周迴星流徧。錫杖奪天關。明珠四畔懸。

△「關」原作「門」，從韻改。惟龍晦主「元」、「文」通韻，保存「門」字，仍可叶「邊」「懸」。按「門」字音已定於「婆羅門」之「門」，不歧出爲宜。

望月在邊州。江東海北頭。自從親向月中遊。隨佛逍遥登上界。端坐寶花樓。千秋似萬秋。

△原本「似萬」一作「萬萬」，仍從千秋節之「千秋」推廣。遊月宮神話，在玄宗生前，即已爲民間所樂道。

內家嬌 『應奉君王』

△此下二首，載敦煌寫本伯二八三八、伯三二五一。

絲碧羅冠。搔頭綴髻。寶妝玉鳳金蟬。輕輕敷粉。深深長畫眉綠。雪散胸前。嫩臉紅脣。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渾身掛異種羅裳。更熏龍腦香煙。屐子齒高。慵移步兩足恐行難。天然有靈性。不娉凡間。教招事無不會。解烹水銀。鍊玉燒金。別盡歌篇。除非卻應奉君王。時人未可趨顏。

△原本『綴髻』作『墜鬟』，從唐圭璋、蔣禮鴻校。又『敷』作『浮』。『教招』猶言教導，蔣氏有詳考。

內家嬌 御製林鐘商內家嬌

兩眼如刀。渾身似玉。風流第一佳人。及時衣著。梳頭京樣。素質艷麗青春。善別宮商。能調絲竹。歌令尖新。任從說洛浦陽臺。謾將比並無因。　半含嬌態。逶迤緩步出閨門。搔頭重慵憁不插。□□□□。□□□□□□。只把同心。千偏撚弄。來往

中庭。應長降王母仙宮。凡間略現容真。

△右二首又見《雲謡集雜曲子》。容皆因楊玉環事而作，即在楊爲女道士後，將册爲貴妃前。詳《敦煌曲初探》論時代四。

△此首另有單行寫本，題『御製林鐘商《内家嬌》』。『青』原作『情』，『門』一作『韓』。後片失去第二韻，應逸一句，擬補。

菩薩蠻 『千般願』

△此下二首均載敦煌寫本斯四三三二。據寫本時代，判屬盛唐。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黄河徹底枯。　白日參辰現。北斗迴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

△原本『秤錘』作『枰搥』。

△王佩諍校：『「浮」「枯」二字，今韻分隸，古韻「虞」「侯」通叶。如「屢」「數」等字均從「婁」聲。』

別仙子

此時模樣。算來似。秋天月。無一事。堪惆悵。須圓闕。穿窗牖。人寂靜。滿面蟾光

如雪。照淚痕何似。兩眉雙結。　曉樓鐘動。執纖手。看看別。移銀燭。猥身泣。
聲哽噎。家私事。頻付囑。上馬臨行說。長思憶。莫負少年時節。

△原本背面録龍興寺壬午年文書。天寶元年與貞元十八年均壬午。正背面寫録時間相距幾何，尚難判。故此辭容屬盛唐，但不能必。

鳳歸雲 『魯女堅貞』 二首

△此二首亦見《雲謡集雜曲子》，載敦煌寫本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及《敦煌零拾》等。二首演『陌上桑』型之故事，與岑參在玉門關軍幕所見頗合，詳《唐戲弄》。

幸因今日。得覩嫦娥。眉如初月。目引横波。素胸未消殘雪。透輕羅。□□□□□。
朱含碎玉。雲髻婆娑。　東鄰有女。相料實難過。羅衣掩袂。行步透迤。逢人問語
羞無力。態嬌多。錦衣公子見。垂鞭立馬。腸斷知麽。

△原本前片脱一句，從朱祖謀、冒廣生校，列空格。『迤』讀如『陀』，叶韻，用蔣禮鴻校。

兒家本是。累代簪纓。父兄皆是。佐國良臣。幼年生於閨閣。洞房深。訓習禮儀足。
三從四德。針黹分明。　娉得良人。爲國願長征。爭名定難。未有歸程。徒勞公子
肝腸斷。謾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過。魯女堅貞。

△原本「皆是」作「皆事」。下片「願」作「遠」。末句「女」作「父」。從朱、冒二本。「魯女」從蔣禮鴻校，指魯秋胡妻，「魯」原作「曾」。
△「深」「心」閉口，雜於非閉口韻間。辭寄盛唐乃斷於義，仍俟考。

酒泉子「犯皇宮」

每見惶惶。隊隊雄軍驚御輦。驀街穿巷犯皇宮。只擬奪九重。　長槍短劍如麻亂。争奈失計無投竄。金箱玉印自擕將。任他亂芬芳。

△右辭原載敦煌寫本伯二五〇六。此辭本事，《敦煌曲初探》論時代中，以爲與昭宗乾寧二年李茂貞等弄兵長安情況較合。玆檢其寫卷之同一面（背面）同辭羣（五首歌辭）內，有两個武周新字，寫卷時代至遲在盛唐，與前説牴牾。又此辭並非寫實，荒亂投竄之餘，難於作辭、唱曲，乃詠故事之講唱曲或戲弄曲耳。歷史上「犯皇宮」「奪九重」之故事甚多，當於盛唐以前求之。辭姑附見於此，以俟續討。

天仙子「五陵淚眼」

△此下七首録敦煌寫本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亦載《雲謡集雜曲子》。《天仙子》辭中之「仙娥」即指「天仙」，有始辭特色。從「五陵原上」定其創調在開天間。此外六首，皆詠「五陵」事蹟，同載於《雲

謠集》，故同入盛唐。時代考證詳《敦煌歌辭總編》各辭校文。

燕語鶯啼三月半。煙蘸柳條金線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犀玉滿頭花滿面。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紅絲應百萬。

△『真』或作『珍』，《彊村叢書》用之。『偷』字待校，或是『淹』字之訛。

浣溪沙 『五陵懇切』二首

麗質紅顏越衆希。素胸蓮臉柳眉低。一笑千花羞不坼。懶芳菲。□□□□□□□。□□□□□□□。偏引五陵思懇切。要君知。

△原本『一』作『擬』。『質』，一作『景』。下片首三句原闕。

髻綰湘雲淡淡妝。早春花向臉邊芳。玉腕慢從羅袖出。捧杯觴。纖手令行勻翠柳。素咽歌發繞雕梁。但是五陵争忍得。不疏狂。

△他本『咽』作『喉』。

△二首後片第三句同曰『五陵』云云，聯章顯然。

傾杯樂【五陵堪娉】

窈窕逶迤。體貌超羣。傾國應難比。渾身掛綺羅裝束。未省從天得至。臉如花自然多嬌媚。翠柳畫蛾眉。橫波如同秋水。裙生石榴。血染羅衫子。　觀艷質語軟言輕。玉釵綴素綰烏雲髻。年二八久鎖香閨。愛引猧兒鸚鵡戲。十指如玉如葱。凝酥體雪透羅裳裏。堪娉與公子王孫。五陵年少風流壻。

△原本次句無『體』『超』二字，從朱祖謀等補，俟校。『應難』原作『難應』，『至』作『知』下片『軟』作『載』，『綴』作『墜』，分從冒氏、朱氏、蔣氏改。『素綰』待校。

拋毬樂（五陵負恩）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恩多。當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子細思量着。淡薄知聞解好麼。

△結句『解』待校。朱祖謀於『子細』上加二空格以待補，認全首爲七言六句，昧於齊言、雜言分行原則。詳《敦煌曲初探》。

漁歌子 『五陵兒女』

覩顏多。思夢誤。花枝一見恨無門路。聲哽噎。淚如雨。見便不能移步。五陵兒。戀嬌態女。莫阻來情從過與。暢平生。兩風醋。若得丘山不負。

△『戀』乃襯字，不可少，少則下文數句均失所據。朱祖謀、唐圭璋均主删『戀』字，殆狃於詞，曲分界，襯字於詞不應有之成見。

漁歌子 『五陵渺渺』

洞房深。空悄悄。虛抱身心生寂寞。待來時。須祈禱。休戀狂花年少。淡匀粧。周旋少。只爲五陵正渺渺。胸上雪。從君咬。恐犯千金買笑。

△王重民校次句『把』爲『抱』，從之。朱祖謀校末句『犯』爲『把』，盧前、唐圭璋校『恐犯』爲『空把』，未的。前片所『戀』者，正是後片所『犯』，『犯』字不可掩。全辭從『悄悄』到『渺渺』，融貫無間；末三句意境加深，故語氣轉變。

△夏承燾《詞韻約例》謂『寞』乃以入作上去，爲四聲通叶之最早者。

阿曹婆詞　三首

△此套三首及下列《鬭百草》四首，均載敦煌寫本斯六五三七、伯三二七一，均大曲，原本均曰『詞』。因大曲原重樂舞，歌次之，今著詞而歌，故曰『詞』。

第一

昨夜春風入户來。動人懷。只見庭前花欲發。半含咍。　直爲思君容貌改。征夫鎮在隴西坏。正見庭前雙鵲喜。君在塞外遠征回。夢先來。

△原本『入户來』作『來入户』，失韻，惟『來』韻重複。『直』字原闕，從次首補。『雙鵲』旁有『達多』二字，未知何說。『在』原作『王』，『夢』原作『瞢』，均從向柳溪校。原本未分片。

第二

獨坐幽閨思轉多。意如何。秋夜更長難可度。慢憐他。　每恨狂夫薄行跡。一從征

出鎮蹉跎。直爲思君容貌改。疆場還道□□□。□□□。

△原本『慢』作『曼』，『思』作『辭』。唐曲有《歎疆場》。

第三

妾守空閨恒獨寢。君在塞當本只言三載歸。灼灼期。朝暮啼多淹損眼。信音稀。北亦應知。懊惱無辭呈肝膽。留心會合待明時。□□□。

△原本『在』作『王』。蔣禮鴻據前後二首中之『君王』，謂此字作『王』不誤，讀平聲，『君王』乃婦稱夫辭。但在唐代民間有無此稱，尚俟考。

△唐代府兵制三載爲期，其制廢於開元二十五年。此首以征人三載不歸爲怨，足見猶是府兵制時，作於開元二十五年以前。

鬥百草詞 四首

△此調據《隋書·音樂志》，爲隋煬廣時，樂正白明達所創。《通志》載隋曲此名，列在龜茲樂內，而《唐會要》三三所列太常梨園別教院法曲樂章內，早有此曲一章。其時代爲天寶間可知。

第一

建寺祈長生。花林摘浮郎。有情離合花。無風獨搖草。喜去喜去覓草。色數莫令少。

△原本『寺』作『士』，另本『喜去』無重文，作四言句；『郎』作『朗』，其字須與『草』『少』叶，未知是何字之誤。

第二

佳麗重名城。簪花競鬥新。不怕西山白。惟須東海平。喜去喜去覓草。覺走鬥花先。

△原本『名城』作『門臣』，『簪』作『争』，無『覓草』二字，無『覺』字。另本『名』作『阿』。末句待校，『先』失韻。王重民本校作『明臣』或『明辰』，仍未中。

第三

望春希長樂。南樓對百花。但看結李草。何時染纈花。喜去喜去覓草。鬥罷且歸家。

△原本『百花』作『北化』，無『覓草』二字。另本『百花』作『北華』，『但』作『且』。『希』、『結』、『李草』、『纈花』等，均待校。

△『望春』乃宮名、樓名、亭名，『長樂』乃坂名、驛名。王維詩：『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户上，輦過百花中。』『南樓』乃南望春宮中之樓。作辭時、地及人事俱可知。

第四

庭前一株花。芬芳獨自好。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笑。喜去喜去覓草。灼灼其花報。

△原本『笑』作『取』，失韻，仍俟校。

十二時 『發憤勤學』 十二首

△十二首一套，見於敦煌四種寫本：伯二五六四、伯二六三三、伯三八二一、斯四一二九。據下列引子七言十二句，此套乃安、史亂中所作。而傳本則寫於德宗貞元十七年。因書手留有題記曰：『辛巳年正月五日記』，安史亂後第一辛巳，在貞元十七年，此時沙州陷落已十餘載，文書紀年，已不用中朝年號，僅見干支而已。

自從塞北起煙塵。禮樂詩書總不存。不見父兮子不子。不見君兮臣不臣。暮聞戰鼓雷天動。

曉看帶甲似魚鱗。只是偷生時暫過。誰知久後不成身。願得再逢堯舜日。聖朝偃武卻修文。

勸學不辭貧與賤。發憤長歌十二時辰。

平旦寅。少年勤學莫辭貧。君不見朱買臣未得貴。猶自行歌背負薪。

△一本後二句作『君不朱賣未得貴，由自生歌負背薪。』

日出卯。人生在世須臾老。男兒不學讀詩書。恰似園中肥地草。

食時辰。偷光鑿壁事殷勤。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不足珍。

△原本『足』作『是』，形訛。

隅中巳。專心發憤尋詩史。每憶賢人羊角哀。求學山中并糧死。

△『詩史』，原或寫『詩書』、『書疏』、『疏書』，均失韻，擬訂如此。

正南午。讀書不得辭辛苦。如今聖主召賢才。用爾中華長去武。

△『用爾』原作『去耳』，『華』原作『萃』。

日昳未。暫時貧賤何羞恥。昔日相如未遇時。悽惶賣卜於廛市。

哺時申。懸頭刺股是蘇秦。貧病即令妻嫂棄。衣錦還鄉爭拜秦。

△原本『是』作『士』，『棄』作『行』，『衣』作『意』。

日入酉。金罇多瀉蒲桃酒。勸君莫棄失途人。結交承仕須朋友。

△『勸』，原本有因字形訛『歡』者，有因『歡』聲轉訛『喚』者。『途』作『徒』，『承仕』作『丞已』。

黃昏戌。琴書獨坐茅庵室。天子不將印信迎。誓隱山林終不出。

△原本中『庵室』有作『掩失』者，『印』乃作『引』。

人定亥。君子雖貧禮常在。松柏縱然經歲寒。一片貞心常不改。

△原本『雖』作『須』。『禮常在』一本作『禮上在』。

夜半子。莫言屈滯長如此。鴻鳥只思羽翼齊。點翅飛騰千萬里。

△『齊』，一本作『成』。

鷄鳴丑。莫惜黃金結朋友。蓬蒿豈得久榮華。飄飖萬里隨風走。

△『久』一作『九』，『華』一作『花』，『飄飖』一作『飄颻』。

△此套有附在《齖䶗書》變文後者，有單行者，當時必甚通行。

五更轉兼十二時 （維摩託疾） 二十七首

△此套敦煌寫本三（斯六六三一、斯二四五四、伯三一四一），各有殘損。茲通校互補，仍缺『夜半子』二首，故列二十七首。調名曾另見於晚唐河西都統僧悟真卷內，但辭未傳。此辭之三本中，有一本（伯三一四一）正面寫佛經《無上秘要》，題記『開元六年』，其背面寫此套曲辭，時代縱然較後，要不出盛唐範圍。

△原本題《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無『兼』字。

一更初。一更初。醫王設教有多途。維摩權疾徙方丈。蓮花寶相坐街衢。

△一本『寶相』訛作『實想』。『實』是形訛；『相』作『想』，在寫本中幾成慣例。

二更淺。二更淺。金粟如來巧方便。室包乾象掌擎山。示有妻兒常厭患。

△『示』字待校。

三更深。三更深。釋迦演法語同音。聽聞隨類皆得解。觀根爲說稱人心。

四更至。四更至。月面毫光千道起。有學無學萬餘人。助佛弘宣一大事。

△『宣』字原本分明。日人入矢義高校本作『寅』，注爲『演』，非。

五更曉。五更曉。將明佛國先有兆。一蓋之中千土呈。十方世界俱能照。

△《五更轉》五首，次句皆重文，與《十二時》主曲次句重文取一致之形式，此層亦未容忽略。

△此下應有『夜半子』二首，闕。

雞鳴丑。雞鳴丑。寶積發心中夜後。啓問如來不獨行。五百之中爲上首。

△此下二首原本列在『平旦寅』前。『行』，入矢義高本作『往』。

天將曙。命無垢。與君今爲不請友。言談空未成實經。所以相印傳金口。

△『空未』，入矢義高本作『以來』，擬改而已。

平旦寅。平旦寅。毗耶長者半千人。俱持寶蓋來相詣。維摩託疾有其因。

從託疾。何所因。將明佛土有靈真。料取世尊必問疾。從此折服大聲聞。

△一本『靈』作『虛』，『料』作『了』。

△《十二時》每時二首，同韻，前爲主曲，後爲輔曲。此類輔曲多寡無定。如卷五智嚴一百三十四首一套之《十二時》內，輔曲有多至十餘首者，主曲次句亦重文，主輔曲仍同韻。故對本套之《十二時》，不能視輔曲爲下片、主曲爲上片，而合爲一首。

日出卯。日出卯。聲聞弟子如來告。汝往維摩問疾因。出來皆說無詞報。

△『疾因』一本作『因緣』。

有何遇。無詞報。舍利林間豈爲道。貪嗔原是大菩提。何須宴坐除煩惱。

△『須』，一本作『時』。

食時辰。食時辰。迦葉頭陀偏乞貧。須菩提持鉢見居士。捨貧從富被呵嗔。

△『偏』，原本分明，入矢義高本改『徧』，未可。

一從富。一從貧。兩皆住著心不勻。但知取食無高下。自然即是法真身。

△『勻』，一本作『均』。『心』，原本分明，入矢義高本改『必』。

隅中巳。隅中巳。文殊忽然承聖旨。往問維摩疾何因。相逢皆不談真理。

△『疾何因』，各本或作『疾因』，或作『病所因』，入矢補作『疾病因』，茲從『平旦寅』輔曲首二句，訂爲『疾何因』。

談真理。問善喜。不來而來何屆此。二士法性原本同。無所從來復無至。

正南午。正南午。文殊問疾維摩與。維摩說疾貪愛生。衆生疾損我還愈。

△第三句「維摩」，一本作「誰人」。「與」有「答」意。末乃直叙維摩所「說」，「還愈」乃疑問，謂「難愈」。

妄有疾。真無愈。不要尋思始覺悟。本性原來無損增。只爲迷愚有言語。

△「愚」一本作「途」。

日昳未。日昳未。居士室中天女侍。聲聞神變不知他。舍利懷慚花不墜。

△問疾之旨，已明於前首。此首以下，別作波瀾。

花不落。心有畏。無明相中安生二。將知未曉法性空。滯此空花便爲恥。

△「法性」，一本作「花性」。

晡時申。晡時申。光明童子到城門。借問道場何所是。維摩報到直心人。

佛親侍。阿難云。如來有疾要醫身。持鉢乞乳呵令去。慎莫教他外道聞。

△首句原作「佛觀侍」，擬改。「疾」上「有」字原如草書「步」。「醫身」，正上文「衆生疾損」之反面。

日入酉。日入酉。須菩提解空不著有。尼乾是汝本來師。塵勞與魔共一手。

△「尼乾」即前一首內所謂「外道」。

不著空。不著有。不斷貪嗔不離垢。不見佛僧可取食。若能如此無諍咎。

黄昏戌。黄昏戌。問疾還到阿那律。稽首推辭我不任。天眼不真被呵叱。

△玄奘譯《説無垢稱經》：『有佛世尊得真天眼。』故知末句『天眼不真』不誤。

維摩詰。問彌勒。一生受記何時得。未來未至不住今。正位之中無歇息。

人定亥。人定亥。湍波澄澄清淨海。更不回流生死河。永別泥犁辭渴愛。

辭渴愛。歸妙海。取捨之心俱窒礙。不空不有不處中。若能如此真三昧。

△『妙海』，入矢義高本作『如海』。

十二時 『佛性成就』 十二首

△原載敦煌寫本斯二六七九。此套在原寫本内，夾於天寶作品《南宗定邪正五更轉》與開元文献《長安大安國寺利涉奏文》之間，據此定其作辭時代爲盛唐。原寫本前七首破損，後忽接寫他文，他文畢，再寫後五首，乃較完整。兹姑録之，闕處容有增補之望。

平旦寅。了了輪迴受苦辛。含全□□□□□。意識參雜有數人。

△『含全』二字，入矢《補録》合爲『貪』字。末句待校。

日出卯。□□□□□□□。門外三車不用論。□□□□□□□。

△次句首字似『令』字。

食時辰。無明花發幾時新。□聲□□□□□。隨運貪生恣苦因。

隅中巳。□□□□□□□。故知擊浪風勢驚。□□□□□□□。

△此套內『故知』『若知』各兩見，『但知』『則知』各一見，殘闕內所有未詳。

正南午。般若之船能救苦。得達彼岸捨□船。□□□□□□□。

△『捨』下一字殘剩『舟』旁。

日昳未。將知二境如□□。毀譽不動如須彌。□□□□□□□。

晡時申。終取如來□□□。火威停爐□□□。□□□□□□□。

日入酉。世諦榮華應不久。但極無明不染心。則與諸佛爲心首。

△『諦』原作『帝』，入矢義高、呂秋逸均校作『諦』。本編卷一一失名氏《南宗讚五更轉》云：『世間造作應不久』。

黄昏戌。自有心中如慧日。但知識得涅槃城。則是般若波羅蜜。

人定亥。衆生久被無明蓋。一往沉淪苦海中。此度出離生死海。

△原本『無明』作『無名』，從呂秋逸校。

夜半子。發願無名心不起。若知煩惱是菩提。則是火宅離生死。

雞鳴丑。故知佛性人人有。若知萬象悉皆空。則知佛性得成就。

踏謠娘和

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餘闕。

△錄唐崔令欽《教坊記》：『北齊有人，姓蘇……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怨，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今則婦人爲之。』按『今則』之『今』，指崔令欽時，即開元天寶之間。

△《唐戲弄》三指右辭云：『辭格方面或認爲二言與四言，或認爲四言與六言，皆可，其爲長短句，而非齊言，則同。和腔之辭既係雜言，則主腔之辭亦有爲雜言之可能。』據此，右辭四句，乃《踏謠娘》和腔之辭，尚非主腔之辭。

袁仁敬歌

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錄《太平御覽》二三一所載《唐書》逸文。《御覽》並載其本事云：『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通典》二五、《唐會要》六〇敘此事均在開元二十一年七月。

△第三句，《唐會要》作『有理無由申兮』。《袁仁敬歌》，《全唐詩》八七四已用此題。

裴長史歌

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

△録《李太白全集》二六《上安州裴長史書》。『埒』，一本作『將』。《全唐詩補逸》一七題作《頌裴長史歌》。

△李白《書》云：『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五　中唐三百三十六首

顧況　五首

字逋翁，海鹽人，約生於玄宗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卒於憲宗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後。肅宗至德二年第進士。長歌詩，好詼諧。曾爲韓滉節度判官，柳渾輔政，以校書徵。後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户參軍。後隱茅山。

幽居弄

苔衣生。花露滴。月入西林蕩東壁。扣商占角兩三聲。洞户谿窗一冥寂。　獨去滄州無四鄰。身嬰世網此何身。關情命曲寄惆悵。久別江南山裏人。

△録《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下片第三句「命曲」，即命琴曲。《全唐詩》二六五「江南」作「山南」，注：一本首二句作「苔衣生花花露滴」一句，全篇乃爲齊言。又注：「谿」一作「深」。然明代琴譜所載，首二句均作「三三」。

行路難　三首

△三首錄《樂府詩集》七一《雜曲歌辭》。每首概分三片：首片作「三七（或五）七七七」五句，中片作七言四句，末片作「三三七七七」五句，其中之「三三」，乃「行路難」三字疊句。三首皆然，可云定調定格，「依調填詞」。

君不見。古來燒水銀。變作北邙山上塵。藕絲掛身在虛空。欲落不落愁殺人。
睢水英雄多血刃。建章宮闕成灰燼。淮王身死桂枝折。徐氏一去音書絕。　行路
難。行路難。生死皆由天。秦皇漢武遭不脫。汝獨何人學神仙。

△右辭末二句中「不脫」原作「下脫」，此從《全唐詩》二六五。《全唐詩》此首居末，下二首在前。「古來」作「古人」，「身在虛空」作「在虛空中」，注：「身」一作「山」。又「灰」作「煨」，「枝」作「樹」，「氏」作「福」，注：一作「市」。「生死」下注：「一本有『有命』二字。」

△「君不見」概見辭端，亦定格之一。晚唐以降，另有以「君不見」三字名篇，不用《行路難》者。

君不見。擔雪塞井徒用力。炊砂作飯豈堪喫。一生肝膽向人盡。相識不如不相識。
冬青樹上掛淩霄。歲宴花凋樹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種禾終不生豆苗。　行路
難。行路難。何處是平道。中心無事當富貴。今日覺君顏色好。

△《全唐詩》「徒」作「空」，「喫」作「食」，「覺」作「看」。末片後一「行路難」下注：「一本有『不知』二字。」

君不見。少年頭上如雲髮。少壯如雲老如雪。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呂梁之水掛飛流。黿鼉蛟蜃不敢遊。少年恃險若平地。獨倚長劍凌清秋。　行路難。行路難。昔少年。今已老。前朝竹帛事皆空。日暮牛羊古城草。

△《全唐詩》末片「昔」下注：「一本有『日』字。」「今已老」下注：「一本有『炫日春光不長好』句。此二注皆言『昔少年，今已老。』他本作七言一句。

△《文苑英華》以「擔雪塞井」首起，而合三首爲一篇，傳本面貌分歧如此。此或由《行路難》之歌唱性質使然。按《行路難》源出漢歌，乃用相和形式傳唱，並不嚴格依調。故所載各本頗有分合之異；據《全唐詩》注：一本末片且有同作「三三七七」者。

送行歌

送行人。歌一曲。何者爲泥何者玉。年華已向秋草衰。春夢猶傳故山綠。

△録《全唐詩》二六五。《送行歌》乃原題，又曰「歌一曲」，爲歌辭無疑。「衰」原作「裹」，注：「一作『衰』。」從注改。

耿　湋　二首

字洪源，河東人。肅宗寶應二年進士第。大曆中，入朝爲左拾遺。使赴江淮，與嚴維、劉長卿等唱酬。德宗朝，遷大理司法。爲『大曆十才子』之一。

蘆花動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二六八。

連素穗。翻秋氣。細節疎莖任長吹。共作月中聲。孤舟發鄉思。

〔蘆花動〕　賦得寒蛩。

爾誰造。鳴何早。趯趯連聲徧階草。復與夜雨和。遊人聽堪老。

△右二辭同作者，同格調，爰統於一名。

法　照　三十首

蓮宗第四祖。大曆二年，居衡州之靈峰寺，奉爲宗師，創行五會念佛法。五年，至五臺山，止

竹林寺。後住長安章敬寺淨土院，尊爲國師。十二年後寂。著《五會念佛略法事儀》三卷，卷前題稱『梁漢沙門』。『漢』指四川漢州，古梁州地。

出家樂 二首

△此下十八首，録敦煌伯二〇六六、伯二二五〇、伯二九六三等寫本，亦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以下簡稱《儀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四七册。

出家樂。出家樂。無始起。離諸著。今生值善割親緣。頓捨塵情斷衆惡。斷衆惡。發身心。依聖學。除於結使下金刀。落髮披衣餐寶藥。餐寶藥。懷法喜。加踴躍。誰其長夜睡重昏。此日輕身忻大覺。忻大覺。

△原本『離』作『樂』，『輕』作『清』，玆從《儀讚》。每片末三字，乃以疊句代和聲辭，原本作小字雙行，《儀讚》作爲正文。『誰其』待校。

出家安。出家安。一切事。不相干。年登二十逢和尚。敬受尸邏遇淨壇。遇淨壇。修定慧。證非難。悟若瑠璃明内外。妙喻蓮華恣總看。恣總看。稱釋子。法門寬。出入往來無礙道。解脱逍遥證涅槃。證涅槃。

△原本二『安』字皆作『樂』，失韻，從《儀讚》。『敬』原作『淨』，『證涅槃』和聲辭原闕，均從《儀讚》訂補。

歸去來　六首

歸去來。寶門開。正見彌陀昇寶座。菩薩散花稱善哉。稱善哉。

寶林看。百花香。水鳥樹林念五會。哀婉慈聲讚法王。讚法王。

共命鳥。對鴛鴦。鸚鵡頻伽説妙法。恒歎衆生住苦方。住苦方。

歸去來。離娑婆。常在如來聽妙法。指授西方是釋迦。是釋迦。

歸去來。見彌陀。今在西方現説法。拔脱衆生出愛河。出愛河。

歸去來。上金臺。勢至觀音來引路。百法明門應自開。應自開。

△此套原本與前《出家樂》二首連接，與下《歸去來》十首首句同，格調異，故别爲兩調。全文亦見《儀讚》。

歸去來　歸西方讚　十首

△此套原載敦煌寫本《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開端處題：「南岳沙門法照撰」，辭前又題：

『《歸西方讚》，沙門法照述。』亦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八五册。

歸去來。誰能惡道受輪迴。且共念彼彌陀佛。往生極樂坐花臺。

△『佛』，一本作『號』。

歸去來。娑婆世境苦難裁。急手專心念彼佛。彌陀淨土法門開。

△『裁』，謂滅，他本作『哉』。

歸去來。誰能此處受其災。總勸同緣諸衆等。努力相將歸去來。且共往生安樂界。持花普獻彼如來。

△一本『且』作『具』，乃『俱』省。『界』，一作『國』。

歸去來。生老病死苦相催。晝夜須勤念彼佛。極樂逍遥坐寶臺。

△『須勤』原作『勤須』，從王化中校。

歸去來。娑婆苦處哭哀哀。急須專念彌陀佛。長辭五濁見如來。

歸去來。彌陀淨刹法門開。但有虛心能念佛。臨終決定坐花臺。

歸去來。晝夜唯聞唱苦哉。努力回心歸淨土。牟尼殿上禮如來。

△一本『唯』作『爲』，『牟』作『摩』。

歸去來。娑婆穢境不堪停。急手須歸安樂國。見佛聞法悟無生。

歸去來。三途地獄實堪憐。千生萬死無休息。多劫常爲猛焰燃。聲聲爲念彌陀號。一

時聞者坐金蓮。

歸去來。刀山劍樹實難當。飲酒食肉貪財色。長劫將身入鑊湯。不如西方快樂處。永超生死離無常。

歸去來　四首

△此套原載《大正藏》本《儀讚》。後三首已見前，文字大同小異，然和聲辭不同，茲備錄如下。

歸去來。西方樂。閻浮五濁是塵埃。西方樂。不如西方快樂處。諸佛子。到彼花臺隨意開。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歸去來。西方樂。彌陀淨刹寶殿開。西方樂。但有傾心能念佛。諸佛子。臨終決定坐金臺。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歸去來。西方樂。生老病死苦相催。西方樂。晝夜懃心專念佛。諸佛子。摩尼殿上禮如來。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歸去來。西方樂。誰能惡道受輪迴。西方樂。若能念彼彌陀號。諸佛子。往生極樂坐花臺。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可憐生〕

△下列八首録《儀讃》末。

可憐生。可憐生。菩薩子。遊戲在四方。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出門能忍辱。花臺裏。入戶莫懷瞋。花臺裏。但能修淨土。菩薩子。證得紫金身。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衆生心〕二首

衆生心。衆生心。菩薩子。無明泥底沉。花臺裏。何時得惺悟。菩薩子。證得百千金。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衆生心。衆生心。菩薩子。波浪壯難禁。花臺裏。攀援四天下。菩薩子。何處不追尋。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禁』原作『襟』，此據日本正保五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四天下』似應作『四天王』。

〔往生心〕　新華臺讚　三首

往生心。往生心。漸向法流深。沐浴如來功德海。欣遊淨土樂□□。攝授彌陀佛。攝授彌陀佛。

菩提心。菩提心。菩薩衆如林。國土動搖迎勢至。千葉蓮花臺上生。攝授彌陀佛。攝授彌陀佛。

△『千葉』句，原本錯見他行，茲移正。

白蓮花。赤蓮花。生在法王家。飯食經行依寶處。池中寶岸底金沙。攝授彌陀佛。攝授彌佛陀。

〔奈何天〕　二首

奈何天。奈何天。衆生共佛無因緣。千言百語化不得。菩薩子。定知將罪入黃泉。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此調二首，末句同曰『定知』云云，又同韻，爲聯章顯然。

四天王。夜魔天。天宮近與人相連。共遊天上喚不得。菩薩子。定知花裏入三禪。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按右三調七首，句法不同。和聲辭原本或有或無，玆互補完整。七首内容一貫，當時道場吟唱如何分用，未詳。

天然 十一首

南陽丹霞山僧，又名丹霞禪師。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曾師事石頭禪師，爲執㸑三年。元和十五年入丹霞山結菴，卒謚智通。

弄珠吟 三首

△以下十一首，録日本花園大學圖書館藏高麗覆刻本南唐招慶寺静、筠二僧著《祖堂集》卷四，由陳尚君同志提供。《弄珠吟》，《景德傳燈録》三〇題《翫珠吟》。

非目心。非因縁。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萬像光中現。尋之不見有根源。燒六賊。爍四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幾蹉跎。

△《景德傳燈録》三〇「四」作「衆」，「裏」作「下」，一本「幾」作「任」。

△延壽《宗鏡録》七六所見《弄珠吟》僅一首，「燒」作「消」，「衆」作「四」；「下」作「裏」，「幾」

作『枉』。尤異者，首二句於『賊』下加『兮』字，成七言一句，第三句『能摧我山』作『摧我山兮』，全辭成齊言。

亦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體絶名言名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景德傳燈録》首二句中『非』字均作『名』。第四句作『全體明時明不得』。

△唱辭三首前，原有七言二十四句，若比作一般偈前吟詞則太長，姑迻録於此：『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現時游五蘊山，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晝夜圓明悉能照。用時無處復無蹤，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智者號明不離珠，迷人將珠不識走。吾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入春池。争拈瓦礫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近亦非遠，體用如如轉無轉。萬機珠對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帝曾遊於赤水，視聽争求都不遂。罔像無心卻得珠，能見能聞是虚僞。』

驪龍珠吟　八首

驪龍珠。驪龍珠。光明燦爛與人殊。十方世界無求處。縱然求得亦非珠。

珠本有。不昇沉。時人不識外追尋。行盡天涯自疲寂。不如體取自家心。

莫求覓。損功夫。轉求轉減轉元無。恰如渴鹿趁陽燄。又似狂人在道途。

須自體。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瑩。深知不是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

虛用意。損精神。不如閑處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人。自迷失。珠元在。此個驪龍終不改。雖然埋在五陰山。自是時人生懈怠。不識珠。每拋擲。卻向驪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棄卻驪龍別處覓。認取寶。自家珍。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翫弄無窮盡。始覺驪龍本不貧。若能曉了驪珠後。只這驪珠在我身。

慧藏 一首

撫州人，大鑒之四世，稱「石鞏和尚」，或「撫州石鞏慧藏禪師」。其嗣出於漢州什邡僧道一。

弄珠吟

如意珠。大圓鏡。亦有中人喚作性。分身百億我珠分。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陀。何勞逐物浪波波。隱顯即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麼。

△錄吴越僧延壽集《宗鏡錄》一一。調叶平，又綴七言四句平韻之下片。題「石鞏和尚《弄珠吟》」。

李　端　一首

字正己，趙州人。生卒年約在玄宗開元十三年（七二五）至德宗貞元二年（七八六）間。大曆五年進士第。初授校書郎，後移疾江南，官杭州司馬。晚隱衡山，號衡嶽幽人。『大曆十才子』之一。

王敬伯歌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妾歡。妾亦感君心。遂出合歡被。同爲交頸禽。傳杯唯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宛轉》怨如何。中庭霜漸多。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歡。終成一宵客。王敬伯。渌水青山從此隔。

△録《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全唐詩》二八四亦載此辭，『客』作『女』，『歡』作『意』，『里』作『重』，『渌水』作『緑水』。原通篇作一首，兹從韻、意分爲三片。

△據《續齊諧記》，王敬伯乃晉時人，善琴，舟至吳地，夜遇女郎劉妙容，彈唱甚歡。後知妙容爲冥女。

張　氏　三首

楚州山陽人。大曆間户部侍郎吉中孚妻。

拜新月 三首

△同名異調三首，俱錄《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原合爲一首，茲分調，分首。韋縠《才調集》一〇、韋莊《又玄集》下、及宋人《文苑英華》三三一等，均載此，並作一首。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絃。

△『深』一作『初』。《全唐詩》七九九注：『出』一作『畫』。

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

△『未』一作『始』，《全唐詩》七九九注：一作『未』。

△右二首乃言『紅閨年少時』之拜月。

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卻憶紅閨年少時。

△《又玄集》『前』作『步』，『年少』作『少年』。《全唐詩》七九九『前』作『花』，『望月』句作『人望月長明』，『儀』作『輝』；又注：一本無首句三字『拜新月』，『紅閨』下注：一作『閨中』。

△此首似作者後期所有，故曰『人自老』。復借敘鄰母拜月今昔之感，以抒己懷，與前二首之時期不同，疑

原非一組。再從此首之異文特多而前二首不然推之，此首應是別作，曾經別傳。惟《文苑英華》於此首後注：『一作皆樂府』，謂三首皆被認爲樂府，皆歌辭也。原作不同組，然歌時可同組，故仍視爲聯章。

△《拜新月》爲教坊曲，見《教坊記箋訂》、《唐聲詩》下編。

司空曙　二首

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從韋皋於劍南。貞元中，爲水部郎中。『大曆十才子』之一。

迎神

△以下二首録《全唐詩》二九三。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爲陳詞。

送神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尊瑤席不復陳。蒼山緑水暮愁人。

戎昱 一首

荆南荆門人，生卒年代約在玄宗天寶三載（七四四）至德宗貞元十六年（八〇〇）間。大曆中，先後佐衛伯玉、崔瓘、李昌巙幕。後任侍御史、辰州刺史、虔州刺史。

△

苦辛行

且莫奏短歌。聽余《苦辛詞》。如今刀筆士。不及屠沽兒。　少年無事學詩賦。豈意文章復相誤。東西南北少知音。終年竟歲悲行路。　仰面訴天天不聞。低頭告地地不言。天地生我尚如此。陌上他人何足論。　誰謂西江深。涉之固無憂。誰謂南山高。可以登之遊。險巇唯有世間路。一嚮令人堪白頭。　貴人立意不可測。等閒桃李成荆棘。風塵之士深可親。心如雞犬能依人。悲來卻憶漢天子。不棄相如家舊貧。

勸君且飲酒。酒能散羈愁。誰家有酒判一醉。萬事從他江水流。

△録《樂府詩集》三五《相和歌辭》。末片首二句原作「飲酒，酒能散羈」，今據《全唐詩》二七〇補「勸君且」、「愁」四字。《全唐詩》「嚮」作「晌」。

△右辭用講唱口吻，乃以《苦辛詞》唱在《短歌》之後。參「理論」《謠歌》章論「短歌」。

王建 六首

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第。初爲渭南尉，歷秘書丞、侍御史。大和中，出爲陜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建集内樂府、謡曲，全篇七言、僅開端爲三言者甚多，因歌唱情況不明，未録入正編。

獨漉歌

獨獨漉漉。鼠食猫肉。烏日中。鶴露宿。黄河水直人心曲。

△録《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六朝《獨漉篇》或《獨禄辭》，終篇皆四言。此雜言，乃唐辭創格，擬詞。上卷李白《獨漉篇》亦然。

△《王建詩集》二題作《獨漉曲》。《全唐詩》二二及本集内，首句均同右。集内注：『鶴』一作『雀』。按『獨獨漉非漉』即『獨漉獨漉』。唐人對二言之疊句、每分寫成二言疊字兩組，敦煌寫本内常爾。

△右辭連舉『鼠食猫肉』等難有之事五，而本意何在，未露，容有脱文。上卷韋應物『雜言』内，舉難見事四，本意在情隔；又失名内《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首，亦舉難見事六，本意則在情不斷。

渡遼水

渡遼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身在應無回渡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録《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樂府詩集》於《紀遼東》題下注云：『《紀遼東》，隋煬帝所作也。《通典》曰：「高句麗自東晉以後，居平壤城，亦曰長安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在遼東南。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隋書》曰「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度遼水，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是也。王建又有《渡遼水》，亦出於此。』

△『回渡』二字下，原注：『一作「渡遼」』。

宮中調笑 三首

△此下四首録《尊前集》。《全唐詩》八九〇題《調笑令》。又於韋應物《調笑令》下注：『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

路斷。

△韋縠《才調集》一『顏』作『容』。明温博《花間集補》上『病』作『並』，《全唐詩》八九〇同，未知何本。『病』與下句『憔悴三年』相應，不誤。樂府《團扇郎》晉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胡蝶。胡蝶。飛上金枝玉葉。君前對舞春風。百葉桃花樹紅。紅樹。紅樹。燕語鶯啼日暮。

△《才調集》、《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花間集補》及《全唐詩》二六，『金枝玉葉』均作『金花枝葉』。

羅袖。羅袖。暗舞春風依舊。遥看歌舞玉樓。好日新妝坐愁。愁坐。愁坐。一世虚生虚過。

△《才調集》『依舊』作『已舊』，『虚生』作『浮生』。

宮中調笑 楊柳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腸斷。腸斷。鷓鴣夜飛失伴。

△此首內容不屬宮中，調名如此，未知何據。

△明卓人月《詩餘廣選》「飛」作「來」，乃本《唐宋諸賢絶妙詞選》。

△《樂府詩集》於右四首題下注：「《樂苑》曰：「《調笑》，商調曲也。」戴叔倫謂之《轉應詞》。」

劉商 二首

字子夏，彭城人。好學，工文，善畫。登大曆進士第。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

烏夜啼

繞樹啞啞驚復棲。含煙碧樹高枝齊。月明露濕枝亦滑。城上女牆西月低。愁人出戶聽烏啼。團團明月墮牆西。月中有桂樹。日中有伴侶。何不上天去。一聲啼到曙。

△録《全唐詩》三〇三。原注：調名一作《烏棲曲》，「齊」一作「迷」。

△《烏夜啼》爲教坊曲名。

胡笳十八拍第一

漢室將衰兮四夷不賓。動干戈兮征戰頻。哀哀父母生育我。見離亂兮當此辰。紗窗對

鏡未經事。將謂珠簾能蔽身。一朝虜騎入中國。蒼黃處處逢胡人。忽將薄命委鋒鏑。可惜紅顏隨虜塵。

△錄《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餘十七拍辭皆齊言。

△《全唐詩》三〇三注：『夷』一作『方』。又『虜騎』作『胡騎』。敦煌寫本伯二五五五、伯二八四五、伯三八一二均載右辭。『離亂』一作『離別』，『此辰』一作『此晨』，『將謂』一作『只爲』，『入』一作『滿』，『處處』一作『之後』，『忽』一作『分』，『可惜』一作『可料』。

△《胡笳十八拍》餘十七拍辭如下：

第二拍：馬上將余向絕域，厭生求死死不得。戎羯腥膻豈是人？豺狼喜怒難姑息。行盡天山足霜霰，風土蕭條近胡國。萬里重陰鳥不飛，寒沙莽莽無南北。

第三拍：如羈囚兮在縲紲，憂慮萬端無處說。使余力兮剪余髮，食余肉兮飲余血。誠知殺身願如此，以余爲妻不如死。早被蛾眉累此身，空悲弱質柔如水。

第四拍：山川路長誰記得？何處天涯是鄉國？自後驚怖少精神，不覺風霜損顏色。夜中歸夢來又去，朦朧豈解傳消息。漫漫胡天叫不聞，明明漢月應相識。

第五拍：水頭宿兮草頭坐，風吹漢地衣裳破。羊脂沐髮長不梳，羔子皮裘領仍左。狐襟貉袖腥復膻，晝披行兮夜披卧。氈帳時移無定居，日月長兮不可過。

第六拍：怪得春光不來久，胡中風土無花柳。天翻地覆誰得知，如今正南看北斗。姓名音信兩不通，終日經年常閉口。是非取與在指撝，言語傳情不如手。

第七拍：男兒婦人帶弓箭，塞馬蕃羊卧霜霰。寸步東西豈自由，偷生乞死非情願。龜兹箏篥愁中聽，碎葉琵琶夜深怨。竟夕無雲月上天，故鄉應得重相見。

第八拍：憶昔私家恣嬌小，遠取珍禽學馴擾。如今淪棄念故鄉，悔不當初放林表。朔風蕭蕭寒日暮，星河寥落胡天曉。旦夕思歸不得歸，愁心想似籠中鳥。

第九拍：當日蘇武單于問，道是賓鴻解傳信。學他刺血寫得書，書上千重萬重恨。髯胡少年能走馬，彎弓射飛無遠近。遂令邊雁轉怕人，絕域何由達方寸。

第十拍：恨凌辱兮惡腥羶，憎胡地兮怨胡天。生得胡兒欲棄捐，及生母子情宛然。貌殊語異憎還愛，心中不覺常相牽。朝朝暮暮在眼前，腹生手養寧不憐？

第十一拍：日來月往相催遷，迢迢星歲欲周天。無冬無夏卧霜霰，水凍草枯爲一年。漢家甲子有正朔，絕域三光空自懸。幾回鴻雁來又去，腸斷蟾蜍虧復圓。

第十二拍：破瓶落井空永沈，故鄉望斷無歸心。寧知遠使問姓名，漢語泠泠傳好音。夢魂幾度到鄉國，覺後翻成哀怨深。如今果是夢中事，喜過悲來情不任。

第十三拍：童稚牽衣雙在側，將來不可留又憶。還鄉惜別兩難分，寧棄胡兒歸舊國。山川萬里復邊戍，背面無由得消息。淚痕滿面對殘陽，終日依依向南北。

第十四拍：莫以胡兒可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手中十指有長短，截之痛惜皆相似。還鄉豈不見親族，念此飄零隔生死。南風萬里吹我心，心亦隨風渡遼水。

第十五拍：歎息襟懷無定分，當時怨來歸又恨。不知愁怨情若何，似有鋒鋩擾方寸。悲歡並行情未快，心

意相尤自相問。不緣生得天屬親，豈向仇讎結恩信。

第十六拍：去時只覺天蒼蒼，歸日始知胡地長。重陰白日落何處，秋雁所向應南方。平沙四顧自迷惑，遠近悠悠隨雁行。征途未盡馬蹄盡，不見行人邊草黃。

第十七拍：行盡胡天千萬里，唯見黃沙白雲起。馬飢跑雪銜草根，人渴敲冰飲流水。燕山仿佛辨烽戍，鼙鼓如聞漢家壘。努力前程是帝鄉，生前免向胡中死。

第十八拍：歸來故鄉見親族，田園半蕪春草綠。明燭重燃煨燼灰，寒泉更洗沈泥玉。載持巾櫛禮儀好，一弄絲桐生死足。出入關山十二年，哀情盡在《胡笳曲》。

△《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載『唐劉商《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爲胡人所掠，入番爲王后，王甚重之。武帝與邕有舊，勑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此序又見敦煌寫本伯二五五五、二八四五、三八一二，然文字大不相同。三本合校，得此序爲：『劉商《胡笳十八拍序》：「《胡笳曲》，蔡琰所造。字文姬，漢中郎蔡邕女。漢末爲胡虜所掠，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人。魏武帝與邕有舊，以金帛贖之，歸國。因爲琴曲，寫幽憤之情。曲有十八拍，今每拍爲詞叙當時之事。丞議郎前廬州合肥縣令劉商。」』今考劉商是爲《胡笳十八拍》琴曲配辭之第一人。詳『理論』《琴歌》章。

劉復 一首

登大曆進士第，官水部員外郎。

長相思

長相思。在桂林。蒼梧山遠瀟湘深。秋堂零淚倚金瑟。朱顔摇落隨光陰。　長宵嘹唳鴻命侶。河漢蒼蒼隔牛女。寧知一水不可渡。況復萬山修且阻。　綵絲織綺文雙鴛。昔時贈君君可憐。何言一去瓶落井。流塵歇滅金爐前。

△録《全唐詩》三〇五。《長相思》爲教坊曲名。

謝良輔　二首

天寶十一載進士第。德宗時官商州刺史。

憶長安　正月

△此調十二首，作者十一人。録《唐詩紀事》四七。題據《全唐詩》三〇七，原題《憶長安十二詠》。此調以三言、六言組成，固少見，且十一人依調填詞，集體倡和，與《漁父》倡和，以八人傳辭二十一首之多，俱覺難得，俱在劉、白二人倡和《望江南》之前。

憶長安。正月時。和風喜氣相隨。獻壽彤庭萬國。燒燈青玉五枝。終南往往殘雪。渭水處處流澌。

憶長安　十二月

憶長安。臘月時。温泉彩仗新移。瑞氣遥迎鳳輦。日光先暖龍池。取酒蝦蟇陵下。家家守歲傳巵。

△《全唐詩》『蝦蟇陵』作『蝦蟇嶺』。

鮑防　一首

字子慎，襄陽人。天寶十二載進士第。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建中四年，從德宗逃至奉天，擢禮部侍郎。貞元中，以工部尚書致仕。

憶長安　二月

憶長安。二月時。玄鳥初至禖祠。百囀宫鶯繡羽。千條御柳黄絲。更有曲江勝地。此

來寒食佳期。

杜奕 一首

貞元時人。

憶長安 三月

憶長安。三月時。上苑徧是花枝。青門幾場送客。曲水竟日題詩。駿馬金鞭無數。良辰美景追隨。

△《全唐詩》注：『竟』一作『競』，『鞭』一作『鞍』。

丘丹 一首

蘇州嘉興人，諸暨令。貞元六年，任尚書郎。後隱臨平山，與韋應物、鮑防、呂渭諸牧守往還。

憶長安　四月

憶長安。四月時。南郊萬乘旌旗。嘗酎玉卮更獻。含桃絲籠交馳。芳草落花無限。金張許史相隨。

嚴維　一首

字正文，越州山陰人。至德二年進士第，擢詞藻宏麗科。授諸暨尉。辟河南幕府。終秘書省校書郎。與劉長卿善。

憶長安　五月

憶長安。五月時。君王避暑華池。進膳甘瓜朱李。續命芳蘭綵絲。競處高明臺榭。槐陰柳色通逵。

△嚴維集在《全唐詩》二六三。

鄭概 一首

貞元時人。

憶長安 六月

憶長安。六月時．風臺水榭逶迤。朱果雕籠香透。分明紫禁寒隨。塵驚九衢客散。赭珂滴瀝青驪。

△《全唐詩》注：「榭」一作「閣」，「珂」一作「汗」。

陳允初 一首

「允」一作「元」，校書郎，居麻源。

憶長安 七月

憶長安。七月時。槐花點散罘罳。七夕針樓競出。中元香供初移。繡轂金鞍無限。遊

人處處歸隨。

△《全唐詩》『歸隨』作『歸遲』。

呂　渭　一首

字君載，河中人。生於玄宗天寶四載（七四五），卒於德宗貞元十六年（八〇〇）。第進士，爲浙西支使。後貶歙州司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出爲潭州刺史。

憶長安　八月

憶長安。八月時。闕下天高舊儀。衣冠共頒金鏡。犀象對舞丹墀。更愛終南灞上。可憐秋草碧滋。

范　燈　一首

貞元時人。

憶長安 九月

憶長安。九月時。登高望見昆池。上苑初開露菊。芳林正獻霜梨。更想千門萬戶。月明砧杵參差。

樊珣 一首

貞元時人。

憶長安 十月

憶長安。十月時。華清士馬相馳。萬國來朝漢闕。五陵共獵秦祠。晝夜歌鐘不歇。山河四塞京師。

劉蕃 一首

登天寶六載進士第。

憶長安　十一月

憶長安。子月時。千官賀至丹墀。御苑雪開瓊樹。龍堂冰作瑶池。獸炭氈爐正好。貂裘狐白相宜。

張志和　五首

本名龜齡，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少舉明經，獻策肅宗，待詔翰林。授左金吾録事參軍，不赴。居江湖，自號煙波釣叟，又號玄真子。善畫，撰《漁歌》，並畫之。

漁父

△五首俱録李德裕《玄真子漁歌記》，載《四庫全書》本《説郛》一〇〇。原名《漁歌》，今從《尊前集》。調名《漁父》。《續仙傳》、《西吳記》均稱《漁父詞》，《類説》稱《漁歌》，《樂府詩集》、《全唐詩》均稱《漁父歌》。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五代沈汾《續仙傳》：「玄真子……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翦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今古無比！」《傳》內所載，僅右詞一首，「鷺」作「鳥」。《道藏》一四五「鱗」上洞真部《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三六，及張君房《雲笈七籤》一一三《玄真子傳》，所載均同《續仙傳》。

△宋曾慥《類說》六〇「拾遺類總」載《元真子漁歌》，「斜風」作「春江」，《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謠辭」，及《全唐詩》二九均同。《唐宋諸賢絕妙詞選》「邊」作「前」，溫博《花間集補》上、《全唐詩》三〇八及八九〇亦均作「前」。

△《詩人玉屑》二〇：「顏魯公守湖州日，與賓客唱和，爲《漁父詞》。志和曰：「西塞山前白鳥飛，……」坐客嘆服不已，後果傳之。」據此，首倡者爲顏，非志和。

△西塞山本指武昌界山，孫吳以之爲西塞。羅隱詩：「吳塞當時指此山，吳都亡後綠孱顏。……會將一副寒蓑笠，來與漁翁作往還。」舊說右詞西塞山指湖州磁湖鎮道士磯。

漁父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花間集補》末句「曾」作「須」，同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漁父

霅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霅溪』，吳訥編《百家詞》本《尊前集》、《樂府詩集》、《全唐詩》等同。他本《尊前》作『雲溪』。《類說》『歎』作『怕』。宋計有功《唐詩紀事》『笑』作『反』。

漁父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飵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蟹舍』原作『蟹合』，『宿』原作『泊』，此從《尊前集》。『飵』，諸本作『飯』。《樂府詩集》『蓴』作『蒓』。《類說》首句作『沿江近舍與人歡』，『乾』作『殘』，『宿』作『泊』。《全唐詩》三〇八注：『楓』一作『梧』。未知所據何本。

漁父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櫂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樂府詩集》『橛』作『掘』。毛晉汲古閣本《尊前集》『不用仙』作『不覺寒』。

△按右五首內，分見西塞山、釣臺、霅溪、松江、巴陵五地，非同時同事之作可知。五首難爲聯章，故不能統屬於一個調名之下。第一首及第四首異文特多，而他三首不然，說明此二首曾單行，五首原非聯章。第四首開端一作『沿江近舍』，容爲原文，曰『松江』，求與釣臺、霅溪等協調，轉近於改作，未可全信，仍俟考。

張松齡 一首

一作『張鶴齡』，志和兄。懼志和放浪不歸，爲築室越州東郭，和其詞以招之。

漁父

樂是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檜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錄《歷代詩餘》一。『檜』原作『桂』，『勝』原作『堪』，從《全唐詩》八九〇。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引釋曉瑩《羅湖野錄》載此詞，末句作『風狂浪急』云云。

張潮 四首

曲阿人，大曆中處士。

襄陽行 四首

△録《全唐詩》一一四。晉有《襄陽童兒歌》，李白有《襄陽曲》四首。白辭齊言，此雜言。此組改古襄陽兒歌及白之《襄陽曲》爲怨詞，仍近《襄陽曲》之章解。《全唐詩》之本連四解爲一篇，有如歌行，殆未參考白《襄陽曲》耳。惟次首之後有五言八句，附見校語内。

△《襄陽樂》原屬清商曲，杜佑著《通典》之時，其聲、辭尚存，見《通典》一四六。

玉盤轉明珠。君心無定準。昨見襄陽客。剩説襄陽好無盡。

△『剩説』猶言『正説』。副編卷二張旟《寸步天津》：『端坐剩心驚』，可參。

襄漢水。峴山垂。漢水東流風北吹。只言一世長嬌寵。那悟今朝見別離。

△原注：『朝』一作『夕』。

△此首『見別離』下有五言八句云：『君渡清羌渚，知人獨不語。妾見鳥棲林，憶君相思深。莫作雲間鴻，離聲顧儔侶。尚如匣中劍，分形會同處。』不呼『襄陽』，與前後四解異，一也；曰渡『羌渚』，遠非襄陽，二也。——從知此八句乃別篇。

是君婦。識君情。怨君恨君爲此行。下牀一宿不可保。況乃萬里襄陽城。

襄陽傳近大隄北。君到襄陽莫回惑。大隄諸女兒。憐錢不憐德。

△原注：『回』一作『迷』。

盧羣 一首

字載初，范陽人。生於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卒於德宗貞元十六年（八〇〇）。由判官侍御史累遷兵部郎中、秘書監，終天成軍節度使。

淮西席上醉歌

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河潜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

△錄《舊唐書》一四〇羣本傳，『虎』一作『貅』。《册府元龜》六六〇『奉使部·敏辯二』云：『吳少誠又與羣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嘗蒙隔在恩外。羣醉，復歌詩曰：「祥瑞不是在倉米飯，……」少誠大感悅。』辭中『真』誤『忠』。《全唐詩》三一四所載同右。

孟郊 二首

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生於玄宗天寶十載（七五一），卒於憲宗元和九年（八一四）。少隱嵩

山。貞元十二年始第進士。貞元十六年，調溧陽尉，辟水陸轉運判官。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死後張籍私謚曰貞耀先生。

望遠曲

朝朝候歸信。日日登高臺。行人未去植庭梅。別來三見庭花開。庭花開盡復幾時。春光駘蕩阻佳期。愁來望遠煙塵隔。空憐綠鬢風吹白。何當歸見遠行客。

△錄《樂府詩集》九三《新樂府辭》。《教坊記》中有《望遠行》一調，《箋訂》云：『調名本義與漢橫吹曲內之《望行人》同。……孟郊有《望遠曲》。』按敦煌曲內已有《望遠行》，載本編盛唐卷，上片爲『七六七七』，下片爲『三三七七七』。右辭篇幅與之相近。下片用七言五句，亦是歌辭常格。

嬋娟篇

花嬋娟。汎春泉。竹嬋娟。籠曉煙。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一。人間本自無靈匹。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嫉。

△錄《孟東野詩集》一。此爲琴曲歌辭，《樂府詩集》未備。

陳羽 一首

江東人。約生於玄宗天寶十二載（七五三）。德宗貞元八年，與韓愈、李觀、王涯等同榜登第。後官東宮衛佐。

長相思

相思長相思。相思無限極。相思苦相思。相思損容色。容色真可惜。相思不可徹。日日長相思。相思腸斷絶。腸斷絶。淚還續。閒人莫作相思曲。

△録《全唐詩》三四八。原注：一本首句『長』作『復』。

△《長相思》爲教坊曲名。此首又多用頂針續麻手法，富歌唱特色。

武元衡 二首

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生於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卒於憲宗元和十年（八一五）。建中四年進士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歷事德、順、憲三朝，進户部侍郎。元和二年入相，出爲

劍南節度使。八年，還，秉政。早朝時，爲盜所害。

長相思

△此下二首，録《全唐詩》三一六、三一七。

長相思。隴雲愁。單于臺上望伊州。雁書絶。蟬鬢秋。行人天一畔。暮雨海西頭。殷勤大河水。東注不還流。

△原注：『天一』，一本作『山北』。

△此按六朝《長相思》調填詞，《樂府詩集》失載。

石州城

丈夫心愛横行。報國知嫌命輕。樓蘭徑百戰。更道戍龍城。　錦字竇車騎。胡笳李少卿。生離兩不見。萬古難爲情。

△與正編卷四失名作者之《石州》應是一調，僅前片首二句彼七言，此六言耳。此辭寫龍城，原題中『城』字不可少。

韓　愈　八首

字退之，河南河陽人。生於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貞元八年進士第，以直言被黜。元和中，官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諫迎佛骨，謫潮州刺史。長慶間，拜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轉吏部。卒謚『文』。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此下三首録《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

△集内原有『琴操十首』，兹録六首，餘皆齊言。六首曲名下，原無小序，均從《韓昌黎集》一與《全唐詩》三三六增。參《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十一。

目掩掩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全唐詩》三三六『掩掩』作『窈窈』，『朝不』下注：一本有『見』字。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於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横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全唐詩》注：一本無『生身』句，『妃』音『媲』，與『雉』叶。

越裳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

△録《全唐詩》三三六。廖瑩中編《昌黎先生集》、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及蔣克謙《琴書大全》所載均同。《樂府詩集》五八題作《別鶴操》，辭中之『鵠』皆作『鶴』，注云：『鶴』一作『鵠』。全辭爲五言八句，末句作『安可相隨飛』。此亦泯雜爲齊一例。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此下二首録《樂府詩集》五八《琴曲歌辭》。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鬥兮。無應龍求。

△『秋之水』一作『狄之水』，『歸乎歸乎』一作『歸兮歸兮』。見《集釋》。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貍，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此上六首，並齊言四首，共十操，乃依蔡邕《琴操》原次而作。其聲樂特點，『理論』《琴歌》章有說。

莫辭酒　贈張徐州《莫辭酒》　二首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女工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　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錄《全唐詩》三四五，原題『贈張徐州莫辭酒』。此乃酒筵著辭，二首同格調，惟『王之』二字作襯。故以『莫辭酒』爲調名，以原題爲副題。

△『半』，一本《韓昌黎集》作『來』。餘參『理論』《著辭》章。

張籍　四首

字文昌，吳郡人，一說和州烏江人。約生於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約卒於文宗大和中（八三〇左右）。貞元十五年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遷秘書郎、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終國子司業。

烏夜啼引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愼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傷爾雛。

△錄《樂府詩集》六〇《琴曲歌辭》，原書並謂清商西曲內亦有《烏夜啼》，與籍辭所本之《烏夜啼》義同而事異。詳《教坊記箋訂》『曲調本事』內。

△《全唐詩》三八二注：『寐』一作『寢』，『爾』一作『汝』。

白鼉鳴

天欲雨。有東風。南谿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白鼉人盡起。

△錄《樂府詩集》八八《雜歌謠辭》。雖用孫吳童謠名，而格調異。《全唐詩》三八二第三句『白鼉』作『鼉聲』。

△右辭『三三七七七』體，乃唐代民歌常式。其辭意亦仿民歌。

築城曲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着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抛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録《樂府詩集》七五《雜曲歌辭》。『抛』字下原注：『一作「休」。』《張司業詩集》一『抛』亦作『休』，又首句『去』作『處』，次句『齊抱』作『抱把』。

△《樂府詩集》同卷同題下，有元稹辭『五解』，每解五言四句；有陸龜蒙辭二首，每首亦五言四句。是知唐代確有《築城曲》歌調流傳。

湘江曲

湘江無潮秋水闊。湘中月落行人發。行人發。送人歸。白蘋茫茫鷓鴣飛。

△録《張司業詩集》七。《樂府詩集》九五《新樂府辭》首句『湘江』作『湘水』，第三句『行人發』作『送人發』。

△張籍詩歌以『曲』爲題者，多與音樂有關。如《送遠曲》云：『山邊飲酒歌別曲』；《採蓮曲》云：『採蓮女兒憑船歌』；《江南曲》云：『夜唱《竹枝》留北客』；《烏棲曲》云：『吳姬採蓮自唱曲』。此首以

『曲』名，用頂針續麻格，乃是真歌曲。

圓智 六首

一作宗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約生於代宗大曆四年（七六九），卒於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少年時立志出家，禮涅槃和尚，見藥山。後住潭州道吾山，一稱道吾。卒，敕謚脩一大師。

樂道歌 六首

△録《景德傳燈録》三〇。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閒卧孤峰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

△《續傳燈録》三三載宋僧宗回昇座偈云：『……從前有個《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宋僧虚堂語録云：『萬頃湘江洗不清，《無生》曲調何時了？』『無生』之理乃佛讚中一般主題。

無生歌。出世樂。堪笑世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卻。

大丈夫。須氣概。莫順人情無妨礙。汝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

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這是。元本山僧更若爲。

△「這是」一作「遮是」，猶「如是」。

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没限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

不是真。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青山緑水不相似。

稟性成。無揩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闔。

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於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報於」原作「報乎」。

△此套有辭六首，起、訖又各有七言四句一首。第三辭叶平，而多七言二句。規模全同本編卷二玄覺《證道歌》。

德誠　三十六首

遂寧僧，元和、會昌間人。嗣法藥山，與道吾、圓智爲同道交。後至華亭朱涇，泛小舟，隨緣度日。人莫知其高行，號「船子和尚」。

漁父撥棹子　三十六首

△以下雜言三十六首，齊言三首，均見嘉慶刻本《機緣集》，原爲宋大觀四年風涇海會寺石刻。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治本《撥棹歌》，次序與此不同。石刻原題《撥棹歌》，《教坊記》所載調名有《撥棹子》，《能改齋漫録》所載調名有《漁父撥棹子》，據此以《漁父撥棹子》爲名。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三十年來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夫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竿頭往往得黄能。錦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以上三首,《嘉禾志》三二題作《自題三絶》。『三十年來』,元刻本作『二十年來』,《嘉禾志》作『二十餘年』。『江』,《五燈會元》一九作『海』。『工夫』,《五燈會元》作『功程』,《嘉禾志》作『工程』。『三十餘年』,《嘉禾志》作『二十餘年』,《五燈會元》作『三十年來』,《四溟詩話》三作『二十年前』。『竿頭』,《五燈會元》、《嘉禾志》、《四溟詩話》皆作『鈎頭』。『錦鱗』,《五燈會元》、《四溟詩話》作『金鱗』。『空勞力』,元刻本、《嘉禾志》作『虚勞力』。『收取』,《四溟詩話》作『收拾』。

一葉虚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忘得喪。任悲歡。却教人唤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抛歲月。卧煙霞。在處江山便是家。

愚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籠。元來只是舊時翁。

△以上三首,《嘉禾志》題作《題松澤西亭三首》。元刻本『生涯』作『津涯』,『愚人』作『愚迷』,『公』作『翁』,『翁』作『公』。

有一魚兮日溯洄。混虚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

△『日溯洄』,《五燈會元》作『偉莫裁』,同元刻本。『混虚』,《五燈會元》作『混融』。

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粘繞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虚空。

問我生涯只是船。子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卻簑衣無可傳。
莫學他家弄釣船。海風起也不知邊。風拍岸。浪掀天。不易安排得帖然。
大釣何曾離釣求。拋竿卷線却成愁。活潑潑。樂悠悠。自是遲疑不下鉤。
靜不須禪動即禪。斷雲孤鶴兩蕭然。煙浦畔。月川前。槁木形骸在一船。
莫道無修便不修。菩提癡坐若爲求。勤作櫂。慧爲舟。者箇男兒始出頭。
水色山光處處新。本來不俗不同塵。著氣力。用精神。莫作虛生浪死人。
獨倚蘭橈入遠灘。江花漠漠水漫漫。空釣線。没腥羶。那得凡魚都上竿。
揭卻雲篷進卻船。一竿雲影一潭煙。既擲網。又拋筌。莫教倒被釣絲牽。
蒼苔滑淨坐忘機。截眼寒雲葉葉飛。戴箬笠。掛簑衣。別無歸處是吾歸。
外卻形骸放卻情。蕭然孤坐一舟輕。圓月上。四方明。不是奇人不易行。
世知吾懶懶原真。宇宙船中不管身。烈香飲。落花茵。祖師元是箇閑人。
都大無心罔象間。此中那許是非關。山兀兀。水潺潺。忙者自忙閑者閑。
浪宕從來水郭間。高歌欹枕看遙山。紅蓼岸。白蘋灣。肯被蘭橈使不閑。
古釣先生鶴髮垂。穿波出浪不曾疑。心蕩蕩。笑怡怡。長道無人畫得伊。
動靜由來本兩空。誰教日夜強施功。波渺渺。霧濛濛。卻來江上隱雲中。

媚俗無機獨任真。何須洗耳復澄神。雲與月。友兼親。敢向浮漚任此身。

逐塊追歡不識休。津梁渾不掛心頭。霜葉落。岸花秋。卻教漁父爲人愁。

一片江雲倏忽開。翳空晴日絕塵埃。適消散。又徘徊。試問本從何處來。

鼓櫂高歌自適情。音稀和寡不求名。清風起。浪花平。也且隨流逐勢行。

不妨綸線不妨鉤。只要鉤輪得自由。擲即擲。收即收。無蹤無跡樂悠悠。

鉤下俄逢赤水珠。光明圓徹等清虛。靜即出。覓還無。不在驪龍不在魚。

臥海拏雲勢莫知。優悠何處不相宜。香象子。大龍兒。甚麼波濤颺得伊。

雖慕求魚不食魚。網簾蓬戶本空無。在世界。作凡夫。知聞只是箇毘盧。

香餌竿頭也不無。向來只是釣名魚。波沃日。浪涵虛。萬象牢籠號有餘。

乾坤爲舸月爲篷。一帶雲山一逕風。身放蕩。性靈空。何妨南北與西東。

終日江頭理櫂間。忽然失濟若爲還。灘急急。水潺潺。爭把浮生作等閒。

有鶴翱翔出海風。往來蹤跡在虛空。圖不得。算何窮。日月還教沒此中。

釣頭曾未曲些些。靜向江濱度歲華。酌山茗。折蘆花。誰言埋沒在煙霞。

吾自無心無事閒。此心只有水雲關。擕釣竹。混塵寰。喧靜都來離又閒。

晴川清瀨水橫流。瀟灑元同不繫舟。長自在。任夷猶。將心隨逐幾時休。

歐冶銛鋒價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龍鳳繞。鬼神號。不見全牛可下刀。

△此首又見宋吳聿《觀林詩話》。

△右三十九首，流傳有緒。《機緣集》所附石刻後有呂益柔跋，曾記作辭本事，及刻石原委。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千尺絲綸直下垂』等四句之偈，『叢林盛傳』。黃庭堅則作有《漁家傲》詞四首，《訴衷情》詞一首，全用船子和尚偈語。元刻本《機緣集》載投子青以下『諸祖讚頌』七十七篇，屢云『遠求船子扣玄津』、『釣魚船子住溪灘』、『朱涇船上尋人渡』、『船子家風總自然』云云。又元人輯《續傳燈録》二三，載宋華亭僧性空偈曰：『生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據此可知：宋元以來，船子和尚及其《撥棹子》歌廣布人口，一直傳唱不衰。

△日本指月慧印《荒田隨筆》卷下云：『船子非常之人，故有非常之跡：「深潭意，離鈎句，合頭依然在舊路。明月一輪何處著？長江千尺隨波去。寤苦苦！屋上清風鳴匏瓠。」』『匏瓠』似指鳩，『寤苦苦』，其鳴聲。此辭似引德誠遺作，俟證。

景岑　二首

湖南長沙人，號招賢大師，大鑒之五世，出池州南泉僧普願。初住鹿苑，後無定所，徇緣說法，衆稱長沙和尚。嘗踢倒仰山，仰山云：『直下是個大蟲！』諸方又謂爲景大蟲。

最甚深

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剎。悟時剎海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

△録《宗鏡録》九八，原無調名，《景德傳燈録》一〇亦載之，『衆剎』作『衆色』，『剎海』作『剎境』。

△此辭叶韻甚嚴。

戒人斫松竹

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録《景德傳燈録》一〇，調同李白《桂殿秋》。

劉禹錫 十首

字夢得，彭城人，匈奴族後裔。生於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卒於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幕淮南，入爲監察御史。永貞元年王叔文敗，坐貶朗州司馬。元和十

年召還，又以詩諷，出刺連州，徙夔、和二州。官終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送春曲 三首

△此下四首錄《劉賓客文集·樂府》。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催。漠漠空中去。何處天際來。

△《全唐詩》三五四注：「改」一作「故」。又「處」一作「時」。

△此調早見隋煬廣《夜飲朝眠曲》，平、仄韻俱有。

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棗。

春景去。此去何時回。遊人千萬恨。落日上高臺。寂寞繁花盡。流鶯歸莫來。

△《全唐詩》注：「景」一作「竟」，末三字一作「歸不歸」。

〔送春曲〕 度桂嶺歌

桂陽嶺。下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豪。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原有題，無調名。因其格調與前三首全同，故借用三首之調名。

憶江南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二首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嚬。

△録《尊前集》。《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全唐詩》二八、三五六、八九〇均載此，『獨坐』一作『獨笑』。

春過也。共惜艷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惟待見青天。

△録《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原在『春去也』一首之前。《全唐詩》二八、三五六、八九〇均載此，『共惜』一作『笑惜』。

瀟湘神 二首

△此下二首録《尊前集》。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秋。若問二妃何處所。零陵芳草露中愁。

△《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全唐詩》二八及《詞匯》等，『秋』『愁』二韻均易位，『若問』均作『君問』，『芳草』均作『香草』。《百琲明珠》亦作『香草』。《全唐詩》三五六内，調名《清湘詞》，『芳草』亦作『香草』，『露』作『雨』，『愁』作『收』。此首異文較多，足見曾單行。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淸湘詞》內『欲聽』作『欲聞』。《百琲明珠》『楚客』作『楚國』。

△二首乃擬地方秋賽時迎神用曲。近人因《劉夢得集》內有『右以上詞，先不入集，今附於卷末』，及『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等跋語，便以《瀟湘神》詞之屬劉爲『不可深信』。試問劉所作《浪淘沙》辭，自爲説明曰：『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抑可不信乎？

獨孤遐叔　一首

貞元中，遊劍南歸，託妻白氏，作《夢中歌》。

夢中歌

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

△録《太平廣記》二八一『獨孤遐叔』條引《河東記》。略謂遐叔外歸，宿金光門佛堂，聞男女酒會。一少年强一女郎歌，曰『今夕何夕』云云，女郎乃其妻。遐叔飛一磚，一切俱寂。歸問妻，説夢魘被逼，與遐叔所見正同云。《全唐詩》八六八載之。作者屬『獨孤遐叔妻白氏』，『金光門』作『會光門』。

△副編卷三李白《久別離》云：『玉窗五見櫻桃花』，與右辭末句同一思致。

呂溫　四首

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生於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卒於憲宗元和六年（八一一）。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二十年以侍御史使吐蕃。還，遷戶部員外郎。元和三年，忤時宰李吉甫，貶鈞州刺史，再貶道州，徙衡州。

蕃中答退渾詞　二首

△此下四首錄《全唐詩》三七一。

退渾兒。退渾兒。朔風長在氣何衰。萬羣鐵馬從奴虜。强弱由人莫歎時。

退渾兒。退渾兒。冰銷青海草如絲。明堂天子朝萬國。神島龍駒將與誰。

△題下原注：『退渾種落盡在，而爲吐蕃所鞭撻，有譯者訴情於予，故以此答之。』格調同上列法照《奈何天》。

△『退渾』乃『吐谷渾』之語謬（俗唱如《張義潮變文》內尚稱『直到退渾國內』）。其族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吹熱風，傷行人。有水曰青海，中屹山，年年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良者日步千里，曰『青海驄』。高宗時，吐蕃已有其地，復受唐封，爲青海國王。——語具兩《唐書·吐蕃傳》。

失調名　道州月歎

別館月。犁牛冰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樹子規啼是血。壯心感此孤劍鳴。沉火在灰殊未滅。

△原題《道州月歎》，注『追述蕃中事，與道州對言之。』

失調名　風歎

青海風。飛沙射面隨驚蓬。洞庭風。危檣欲折身若空。西馳南走有何事。會須一決百年中。

△『風歎』與『月歎』同一格調，惟平仄分叶而已，故編作同組《失調名》二首。

△吕集中留番館作甚多，每言『轉蓬』或『蓬轉』，可校次句。

李　賀　七首

字長吉，唐宗室。德宗貞元六年（七九〇）生於河南福昌昌谷，憲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

病卒。年少，能辭章。仕爲奉禮郎，工樂府，被管絃者數十篇。

拂舞辭

吳娥聲絶天。空雲閒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　樽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　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龜。　玉井龜。二千載。吳隄綠草年年在。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

△録《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末片首二句原作『從蛇作龜二千載』一句，原注：『一作「玉井龜，二千載。」』此句《全唐詩》三九三作『從蛇作土二千載』，三片末字『龜』亦作『土』，叶『霧』韻。《全唐詩》題作《拂舞歌辭》，『晴寒』作『晴空』。

章和二年中

雲蕭索。風拂拂。麥芒如篲黍如粟。　關中父老百領襦。關東吏人乏詬租。健犢春耕土膏黑。菖蒲叢叢沿水脈。殷勤爲我下田鉏。百錢攜賞絲桐客。　遊春漫光塢花

曰。野林散香神降席。拜神得壽獻天子。七星貫斷姮娥死。

△録《樂府詩集》五三《舞曲歌辭》。原注：『雲蕭索』一作『正雲蕭索』，『風拂拂』一作『田風拂排』。《李長吉歌詩彙解》三『風』作『田風』，『田鉏』作『田租』，『賞』作『償』。

△首片『三三七』之句型，因『索』、『拂』、『粟』入聲通叶而定。此乃歌辭常格。

二月樂辭

△此下三首録《樂府詩集》八二《近代曲辭》。原十三首，題《十二月樂辭》，茲録三首，餘十首皆齊言。見《聲詩集》。

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酣春。薇帳逗煙生緑塵。金翅峨髻愁暮雲。沓颯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首句《樂府詩集》作『二月飲酒採桑津』，衍『二月』二字，此據《李長吉歌詩彙解》。《樂府》原注：第三句『交劍』一作『絞刀』，第五句『生緑塵』一作『香緑昏』。《全唐詩》三九〇『金翅』作『金翹』，又注：『胡燕』一作『鶯燕』，『峨髻』一作『娥髻』。

六月樂辭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疏霜簟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原注：『一本無「帔」字。』既無『帔』字，『拂疏霜，簟秋玉』，當作三言二句。

閏月樂辭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回環推。天官玉琯灰剩飛。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

△《全唐詩》三九〇注：『年』一作『午』。

△右三首，《李賀歌詩編》一及《全唐詩》三九〇均總題爲『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並閏月』。

苦篁調嘯引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採竹二十四。伶倫採之自崑丘。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

之正音律。軒轅以之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管人間吹。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沉埋虞舜祠。

△録《全唐詩》三九三。原注：『崑丘』一作『崑崙』。

△『苦篁』指竹，『調嘯』乃曲調名，其聲用竹。賀聞管中《調嘯》之聲，遂爲其曲之引作辭，當仍用竹聲。賀另有『溪晚涼』篇，末句云：『苦篁對客吟歌筒』，亦謂以管伴歌。此曰『調嘯』，應與韋應物、王建等所作《轉應詞》一名《調笑》、或《宮中調笑》等之《調笑》爲兩事。而蘇軾寫後者之《調笑》亦作『調嘯』，未知有據否，抑僅好古，姑予牽合歟？俟考。

堂堂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畫梁。飢蟲不食推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源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録《樂府詩集》七九《近代曲辭》。原注：次句一作『紅熱海梅香』，『百鳳』一作『白鳳』。《全唐詩》二七注：『梅灰』，集中作『梅花』。

△《堂堂》原爲五言四句聲詩調名，有初唐李義府辭；溫庭筠另作七言八句格。

李章武 一首

字飛卿，中山人。貞元三年客華州，遇王氏，留連月餘，别。十一年，重遊其地，王已故。《全唐詩》五一六列李章武，於大和末官成都少尹，有贈僧詩一首，乃另一人。晚唐另有李章武，無詞章。

失調名 贈王氏鴛鴦綺

△此下二首録《太平廣記》三四〇引李景亮撰《李章武傳》。又見《全唐詩》八六六。

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别後尋交頸。應傷未别時。

王氏 一首

失調名 答李章武白玉指環

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

△『相思』二字，或是衍文，或是襯字。

△《傳》敍曰：『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敍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

吳二娘 一首

杭州名妓。白居易《寄殷協律》詩：『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注：『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蕭蕭郎不歸」。』白氏又有詩云：『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蕭蕭郎不歸」之句。』其人以是著聞。

長相思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錄楊慎《升菴詩話補遺》，所據俟查。楊慎云：『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絕妙詞選》以此爲白樂天詞，誤矣。吳二娘，亦杜公之黄四娘也，聊表出之。』明卓人月《詩餘廣選》、清周銘《林下詞選》等亦同此見。白氏《聽彈湘妃怨》詩云：『玉軫朱絃瑟瑟徽，吳娃徵調奏《湘妃》，分明曲裏愁雲雨，似道「蕭蕭郎不歸」。』注云：『江南新詞有云：「暮雨蕭蕭郎不歸。」』蓋謂《湘妃怨》之聲情，與

《長相思》之聲情相似。白氏於此，明指『暮雨』句乃江南新詞之句，原非己作。今依白氏《寄殷協律》詩注，以右辭屬吳二娘。

△宋人《吟窗雜録》五〇有吳二娘《長相思令》，云：『深黛眉，淺黛眉，十指蘢葱雲染衣，巫山行雨行。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朝朝良不歸，空房獨守誰？』辭中上片末字應爲『迴』，下片『良』字應爲『郎』。此是吳二娘曾作《長相思》辭之較早記載。文字與右辭頗有出入，似是在流傳中訛改所致。參下列白居易《長相思》辭及校語。

元稹 二首

字微之，别字威明，先世本鮮卑拓跋部。北魏孝文帝時改姓元，稱河南洛陽人。生於代宗大曆十四年（七七九），卒於文宗大和五年（八三一）。貞元十九年，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穆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刺出同州、越州、鄂州，於武昌軍節度使時卒。

冬白紵歌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牵繁舞腰懶。舞腰懶。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爲枕。朝佩擬擬王晏寢。

酒醒閶報門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錄《樂府詩集》五六《舞曲歌辭》。《全唐詩》四一八題『冬白紵』，無『歌』字。『散』下注：『上聲』。又『摐摐』作『摐玉』，『酒醒』作『寢醒』。《唐文粹》一三『懒』皆作『散』，『匡牀』無『匡』字，『酒醒閶報門』作『醒來閶門報』。李白《白紵辭》句法作七言五句、三言二句，又七言二句，右辭乃就之引申，加多爲七言五句。

櫻桃花

櫻桃花。一枝兩枝千萬朵。花塼曾立摘花人。窣破羅裙紅似火。

△錄《全唐詩》四二二。《元稹集》列《外集》卷七。

△元集另有《折枝花贈行》云：『櫻桃花下送君時，一寸春心逐折枝。別後相思最多處，千株萬片繞林垂。』正代『摘花人』詠。

△清沈雄《古今詞話》：『《才調集》曰：「元稹歌云：……」此亦長短句，比《章臺柳》（見前卷韓翃作）少疊三字，然不可列於古風也，錄之爲《櫻桃歌》。』

△此調又見下卷陸龜蒙、皮日休等人所作《夜會問答》十首。

白居易 三十三首

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邽。生於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卒於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貞元十六年進士第，補校書郎。元和二年，爲翰林學士、左拾遺。十年，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刺忠州，後刺杭、蘇二州。文宗時，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改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山鷓鴣

△此下十首，録《全唐詩》四三五、四四二、四四四、四四六。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凄凄。黄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　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暗入。夢鄉遷客展轉卧。抱兒寡婦彷徨立。　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　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山鷓鴣》乃原題。此題原是聲詩中五言四句格調，初唐已興，《唐聲詩》此調『雜考』謂：『唐人於鷓鴣啼聲先有深感，然後始歌舞《山鷓鴣》。』其説即舉白氏此辭爲證。

△白居易時代，《山鷓鴣》歌唱甚盛。如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舞態翻鸜鵒，歌辭咽《鷓鴣》。』白居易《和夢遊春》：『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鸜鵒。』

醉歌 示伎人商玲瓏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中間七言四句之片，即使君所歌之辭，前後片乃本歌。

△三言二句，七言八句或九句，副編卷四顧況《盧山瀑布歌送李顧》與李紳《早梅橋》均爾。

隔浦蓮

隔浦愛紅蓮。昨日看猶在。夜來風吹落。只得一回採。花開雖有明年期。復愁明年還暫時。

△《詞譜》一七注宋周邦彥《隔浦蓮近拍》調云：『唐白居易集有《隔浦蓮》曲，調名本此。』按宋調所本於此者，首在聲腔，何止名目而已？

〔隔浦蓮〕 代謝好妓答崔員外

青娥小謝娘。白髮老崔郎。謾愛胸前雪。其如頭上霜。別後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斷君腸。

△原題《代謝好妓答崔員外》，注：『謝好，妓也。』調同上列《隔浦蓮》，故借爲調名。辭意複見於下列《勸我酒》篇，應爲酒筵著辭。

啄木曲

莫買寶翦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翦不得。莫磨解結錐。徒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刀不能翦心愁。錐不能解腸結。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一時歇。

△原注：『《才調集》、《英華》題並作「四不如酒」。』此題未必出自作者，顧命名曰『啄木』，何所取義？尚未了解。應是以四不如酒入《啄木曲》調，而有此名。

△原注：一本『人氣力』作『費心力』，『飲此神聖杯』作『且飲長命杯』，『千憂』作『千愁』。

就花枝

△以下三首，爲酒筵著辭。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歡娛逐日來。任他客鬢隨年改。　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自量氣力與心情。三五年間猶得在。

△上卷李白《白紵辭》、本卷顧況《幽居弄》等，均先有此調，而韻各異。

勸酒

勸君一醆君莫辭。勸君兩醆君莫疑。勸君三醆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　天地迢遥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與紫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勸酒》乃原題。原注：一本『醆』均作『杯』，『迢遥』作『迢迢』。『拄』原作『柱』，據《文苑英華》與一本《白

氏長慶集》改。

△唐人促曲勸酒，歌辭皆不甚長。右辭原作一篇，今析爲四片，以示分四次唱出。由此而言，即析爲四首亦可。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泛小舲 二首

水一塘。舲一隻。舲頭漾漾知風起。舲背蕭蕭聞雨滴。醉卧船中欲醒時。忽疑身是江南客。

船緩進。水平流。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覆船頭。亞竹亂藤多照岸。如從鳳口向湖州。

△兩首同調，而韻分平仄，正是唐代歌辭常格。

憶江南　三首

△此下二調、六辭，均錄《尊前集》。
△毛晉本注：『一名《謝秋娘》。』《花草粹編》作《夢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

△末首結句『復』，《全唐詩》八九〇作『得』。

宴桃源　三首

△《全唐詩》八九〇調名作《如夢令》。

前度小花靜院。不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卻等閒分散。腸斷。腸斷。記取釵橫鬢亂。

落月西窗驚起。好個匆匆些子。鬢鬢彈輕鬆。凝了一雙秋水。告你。告你。休向人間

整理。

△『人間』疑當作『人前』。

頻日雅歡幽會。打得來來越殺。說着暫分飛。蹙損一雙眉黛。無奈。無奈。兩個心兒總待。

長相思

△此下二調、三辭，録《唐宋諸賢絶妙詞選》一。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長相思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此首下片，與上列吳二娘《長相思》同，蓋爲白氏借用。唐代筵間著詞，有此一格，不必爲白氏原作，今

故録歸白氏。近人俞陛雲《唐詞選釋》云右辭『先言其妝飾，風鬟霧鬢，約步而來。次言其情思，虛帷聽雨，其寥寂可知。轉頭以巫山高低聯合上下文之「陽臺」、「暮雨」，句法細密。』此亦言上下片一意相貫。參白詩『分明曲裏愁雲雨，似道「蕭蕭郎不歸」』句，益可知右辭上下片原爲一體。

△宋羅泌校歐陽修《近體樂府》，於此首曰：『《尊前集》作唐無名氏。』按今傳本《尊前集》内無此詞，亦無所謂『無名氏』，足證今傳之《尊前集》乃被增删後之本。又據前列吳二娘辭後蔡傳《吟窗雜録》之說，右辭似亦可判屬吳二娘作。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百琲明珠》、《詩餘廣選》及《全唐詩》八九〇『幾』皆作『不』。《明珠》指出：宋張先曾衍此辭於《御街行》調内。按先作云：『天非花艷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

輓歌詞

丹旐何飛揚。素驂亦悲鳴。晨光照閭巷。輀車儼欲行。蕭條九月天。哀輓出重城。借問送者誰。妻子與弟兄。蒼蒼上古原。峨峨開新塋。含酸一慟哭。異口同哀聲。舊壠轉蕪絶。新墳日羅列。春風草綠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別。

△録《全唐詩》四三五，原注：『哀輓出重城』一作『晚出洛陽城』，『蒼蒼上古原』一作『蒼蒼古原上』，『春風草綠』一作『春風秋草』。

行香子　清涼山文殊讚

文殊菩薩。出化清涼。神通力以現他方。真座金毛師子。微放珠光。衆生仰。持寶蓋。絶名香。我今發願。虔誠歸命。不求富貴。不戀榮華。願當來世。生淨土。法王家。願當來世。生淨土。法王家。

△録日本長惠編《魚山私鈔》。原本附見右辭之聲譜及考訂，並其他説明甚詳。另有日本《聲明古調》本，『以』作『應』，『真座』作『身坐』，『華』作『花』，『願當』云云之疊句，簡作『願當來淨土法王

家，願當來淨土法王家。」據日本中田勇次郎云：唱此辭之前，尚須先念佛四遍，曰：「文殊菩薩摩訶薩」。近年川口久雄撰文，論敦煌變文內唱符及音曲之展開，對白氏此辭有詳解，可參看。

△敦煌寫本斯二五八〇「入布薩堂說偈文」內包含說偈文多種，第四曰「唱行香偈文」。白氏所作乃行香唱辭，用在說偈之前。斯氏編號六二二九及六六三一，均載有行香偈文，大抵齊言。

△饒宗頤《敦煌曲》云：「日本學者有認爲佛讚之作長短句式者，與詞有關。」注云：「如中田勇次郎曾比較傳白樂天作之《文殊讚》句法爲四、四、七、六、四、四、五，與《雲謠集》之《洞仙歌》相似。」注文中所說「文殊讚」，即指右辭。

△按白氏晚年佞佛，集中亦有《行香歸》詩可驗，此辭出於白氏，可信。宋蘇軾等詞集內，風行《行香子》調，其受唐辭影響，及此調早有於唐，均可概見。至右辭何以流在東邦，而中土迄未傳聞，仍俟考索耳。

十二時 行孝文 十二首

△辭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五，原載敦煌本伯三八二一，題《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

平旦寅。早起堂前參二親。處分家中送菽水。莫教父母喚聲頻。

△「送菽水」原作「送踪水」，從次首之意訂，仍俟校。

日出卯。立身之本須行孝。甘脆盤中莫使空。時時奉上知饑飽。

△「脆」原作「饚」。

食時辰。居家治務最須勤。無事等閒莫外宿。歸來勞費父娘嗔。
△『娘』原作『嬢』。
隅中巳。終孝之心不合二。竭力勤酬乳哺恩。自得名高上史記。
正南午。侍奉尊親莫辭訴。迴乾就濕長成人。如今未合論辛苦。
△原本『訴』作『訢』，『未』作『去』。
日昳未。在家行孝兼行義。莫取妻言兄弟疎。卻教父母流雙淚。
晡時申。父母堂前莫動塵。縱有些些不稱意。向前小語善諮聞。
△『動塵』俟校。
日入酉。但願父母得長壽。身如松柏色堅貞。莫學愚人多飲酒。
黃昏戌。下簾拂牀早教畢。安置父母臥高堂。睡定然後抽身出。
△『壽』原作『受』。
人定亥。父母年高須保愛。但能行孝向尊親。喜得揚名於後代。
△『後』原作『乃』。
夜半子。孝養父母存終始。百年恩愛暫時間。莫學愚人不歡喜。
△原本『保』作『報』，『喜』作『名』，『代』作『世』。
雞鳴丑。高樓大宅得安久。常勸父母發慈心。孝傳題名終不朽。

△按『白侍郎』指居易，王重民於所編《伯希和劫經録》內有證明：劉禹錫句：『才子聲名白侍郎。』宋梅聖俞句：『村裏黃幡綽，家中白侍郎。』黃庭堅《醉落魄》句：『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注：『石曼卿云：「村裏黃幡綽，家中白侍郎。」』居易必有若干通俗作品流行民間。

楊衡 一首

字仲師，吳興人。建中初，與符載、崔羣、宋濟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貞元中登進士第，官至大理評事。

白紵歌

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芳姿艷態妖且妍。迴眸轉袖暗催絃。涼風蕭蕭流水急。月華泛灩紅蓮濕。牽裙攬帶翻成泣。

△録《樂府詩集》五五《舞曲歌辭》。原二首，另首齊言，有句曰：『爲君起唱《白紵歌》，清聲袅雲思繁多，凝笳哀琴時相和。』具見此歌聲樂情況。

△《全唐詩》四六五『流』作『漏』，注：『漏』一作『流』。『灩』，一作『豔』，兹從『泛』字聯文，定爲『灩』。温庭筠《晚歸曲》：『水極晴搖泛灩紅』。

△《全唐詩》七七〇又列此辭，屬另一楊衡，爲「無世次爵里可考」者。而與齊言一首合併，題《白紵辭》。注曰：「此二首又見貞元進士楊衡集中。《詩紀》、《詩所》俱編入初唐。」

李涉 一首

洛陽人。初隱廬山，號清谿子。後應徵辟。憲宗時爲太子通事舍人，文宗時爲太學博士；兩遭貶竄。

牧童詞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渡村谷。荷蓑出林春雨細。蘆管卧吹莎草綠。亂插蓬蒿箭滿腰。不怕猛虎欺黃犢。

△録《全唐詩》四七七。原注：「村谷」一作「村口」。按：「口」失韻。

△此篇據以下事實考爲歌辭：一、李涉好音樂，有《遇湖州妓宋態宜》一首，《潤州聽暮角》一首，《聽多美唱歌》一首，《聽歌》一首，皆詠及其音樂生活。二、李涉作品，凡以「詞」爲名者，均爲歌辭。如《鷓鴣詞》二首，皆五律，第三句分別爲：「何處鷓鴣飛」、「何處鷓鴣啼」，意格均同，乃音樂使然；又如《邠州詞獻高尚書》三首，皆七絶，内容並不詠「邠州」，可知《邠州詞》爲聲詩調名。此外聲詩如《竹枝

詞》五首、《柳枝詞》一首，亦以『詞』爲名。三、李涉詠牧童詩另有《山中》、《岳陽別張祜》，云，『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半夜州符喚牧童，虛教衰病生驚怕』，均寫實，右辭亦非擬題可知。

沈亞之　五首

字下賢，吳興人。生於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卒於文宗大和六年（八三二）。元和十年進士第。長慶間，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柏耆判官。大和三年，謫南康尉，終郢州掾。

擊髆舞

擊髆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

△録《沈下賢集》二《秦夢記》。《太平廣記》二八二『沈亞之』條引亞之撰《異聞集》亦載之。略謂太和初，亞之赴邠，出長安，客槖泉邸舍，夢入秦，爲秦穆公伐河西，下五城，尚公主弄玉。公主卒，亞之請歸。公高會，作秦聲、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之音甚怨。公執酒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

揚，歌以塞別。』亞之立爲此辭，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云云。唐任蕃《夢遊録》用此託。《全唐詩》四九三列之，題《夢別秦穆公》。復見於八六八『夢』類。『轉』原作『體』，『東風』原作『東歸』，此據任蕃《夢遊録》及《全唐詩》。

風光詞　湘中怨　並序

△此下四首，録《沈下賢文集》二。《全唐詩》四九三載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敖，善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緑兮淑華歸。顧室荑與處蕚兮。潛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華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洇眉。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那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流蒨霓兮石髮髓旎。

△『韶華』原作『韶羞』，『渺渺瀰瀰』原不重，『蒨霓』原作『蒨電』，此從《全唐詩》八六四及四九三。

△序文下原記有本事，略謂垂拱中，進士鄭生於洛橋下遇將赴水女，收歸同居，號曰『氾人』。女能誦《楚辭》，自爲怨句，麗絶，曾作《風光詞》。數歲別鄭，曰：我湘中蛟宫之娣，謫滿當去。後十餘年，鄭在鄂渚，覩水仙於大舟中，一人歌舞凄怨，頗似氾人，須臾迷失。元和十三年，作者聞其事，悉補其詞，題曰『湘中怨』。

汜人歌 湘中怨 並序

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裛緑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汜人歌》調名，《全唐詩》四九三注於辭末。兹着重原調名，改總名『湘中怨』爲題。《全唐詩》八六四『未舒』上有『情』字，通首乃成齊言。

文祝延 二首 並序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於神者皆以請，侯蓋瘳焉。後得間而詞乃舒。其俗以爲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耋爲請，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爲篇目，其詞二闋。

祈神

山之杭杭兮水堋堋。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

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彷彿。我民清兮期吉日。　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照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縈憂兮心苦瘡。　飽我之飢兮。侯由有穀。神有澤兮宜蔭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羣卑勤之恭潔兮。鑒貞盟乎山竹。

△首句『珊』字原不疊，『居如山』下原無『兮』字，『侯』下原無『臨』字，『飽我之飢』原作『飲之飢』，此均從《全唐詩》四九三。又《全唐詩》首二字作『閩山』，『閩』字疑乃因序末『閩』字衍。『祈神』原注於辭末，曰：『右一闋爲祈。』茲從王維《魚山神女祠》歌等『迎神』『送神』例，列在辭前，下首《酬神》同。

酬神

咒載吹兮音咿咿。銅鐃呶兮呼既雎。幛之蓋兮麓下。雲垂幄兮爲帷。合吾民兮將安維。　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答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窣。右持妓兮左夫人。態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佳笑。馨炰羶燔兮溢按豆。爵盎無虛兮。菓摭雜佑。秋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裾旋兮覌袖翔。蹬虛凝兮覽迴楊。語神歡兮酒云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搦寶轡。千弭亟絃兮森道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

兮。居遊自遂。

△四片末『酒云央』從《全唐詩》，原作『酒去夾』。又《全唐詩》『呼眂雎』作『賕呼賕雎』，『拂窣』作『拂窣窣』。

△按『祝延』謂祝願延年，見《漢書·外戚傳》。『文祝延』乃『祝延文』或『祝延詞』。據序：巷野祈詞俚俗，不足以道。有軍副者，在音樂上已『變風從律』，曾託耆者，向作者請文。作者『於是與文，以通其意。』而巷野原歌雖俚，卻能舒俗，乃湮没不彰，憾甚！此與陳子昂就薛瑤《返俗謠》加『兮』字求雅，同一意向，文人之失如此。

王叡 一首

元和後詩人，號炙轂子。

公無渡河

濁波洋洋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苦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壺看入兮中流去。
浪擺衣裳兮隨步没。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
當時君死妾何適。遂就波濤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脈。

△録《樂府詩集》二六《相和歌辭》。《全唐詩》五〇五『苦渡』作『竟渡』，『激』下注：『一作「湉」。』

△《太平廣記》三〇九引《集異記》所載『霅溪夜宴』事內，見麗玉歌《公無渡河》，即用右辭，僅數字不同，《全唐詩》八六四亦載之。『洋洋』作『揚揚』，『苦』作『竟』，『壺』作『衣』，『擺』作『排』，無『裳』字，『死』下有『兮』字，『濤』作『溺兮』。『取』作『斷』。題『水神霅溪夜宴詩』。

張祜 一首

字承吉，清河人，一說南陽人。生於德宗貞元初，卒於宣宗大中年間。初寓姑蘇，恣狂遊，尚俠義，縱情聲色。大和五年，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薦之，不報。辟諸侯府，多不合。卜築丹陽曲阿，卒。

雉朝飛操

朝陽隴東泛暖景。雙啄雙飛雙顧影。朱冠錦襦聊日整。漠漠霧中如衣褧。 傷心盧女弦。七十老翁長獨眠。雄飛在草雌在田。衷腸結憤氣呵天。聖人在上心不偏。翁得女妻甚可憐。

△録《樂府詩集》五七《琴曲歌辭》。又見《全唐詩》五一〇。

李復言　二首

元和六年彭城宰。其《續玄怪録》作於元和後期至大中初。唐代另有一復言，名李諒，貞元進士，非此《續玄怪録》作者。

戴蟬兒歌

△此下二首，録《太平廣記》一八『柳歸舜』條引《續玄怪録》。略謂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途見鸚鵡數千，相呼姓字，作歌。《戴蟬兒》一首，云是漢武帝鈎弋夫人常所唱。原無題，今據歌辭首句擬題。

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

△中晚唐歌辭作『三七七七』句式者甚多，前列元稹《櫻桃花》即用此調。

阿蘇兒歌

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

△此首爲鸚鵡名阿蘇兒者所歌。

△唐代小說，乃是『說話』藝術的文學表現。『說話』屬講唱伎藝，有歌，有吟，有演。唐人小說多言歌唱，正因其辭曾用於歌唱。

顧清 十首

中唐僧，生平無考。

〔十恩德〕 報慈母十恩德 十首

△文載《敦煌歌辭總編》三，原見於敦煌寫本『周』八七、斯〇二八九等十本中。斯〇二八九爲宋寫本，有『太平興國五年』題記。然伯二八四三本『如』寫『而』，兩見，僅《阿彌陀經》、《金剛經》內有此例，《開蒙要訓》注音所無，而二經時代，可早在長慶二年以前；又此本『傷』寫『常』，亦九世紀即有。據此判〔十恩德〕十首最早寫於中唐。此辭有三本題《十恩德讚》，然辭文格律嚴整，原必有一曲調統之，今姑擬名『十恩德』。

第一懷躭守護恩

說着氣不舒。慈親身重力全無。起坐待人扶。如恙病。喘息粗。紅顏漸覺焦枯。報恩

十月莫相辜。佛且勸門徒。

第二臨產受苦恩

今日說向君。苦哉母腹似刀分。楚痛不忍聞。如屠割。血成盆。性命只恐難存。勸君問取釋迦尊。慈母報無門。

第三生子忘憂恩

說着鼻頭酸。阿娘腹肚似刀剜。寸寸斷腸肝。聞音樂。無心觀。任他羅綺千般。乞求母子面相看。只願早平安。

第四咽苦吐甘恩

今日各須知。可憐慈母自家饑。貪餵一孩兒。爲男女。母饑羸。縱食酒肉不肥。大須孝順寄將歸。甘旨莫教虧。

第五乳飽養育恩

擡舉近三年。血成白乳與兒餐。猶恐更饑寒。聞啼哭。坐不安。腸肚萬計難翻。任他笙歌百千般。偷眼豈須看。

第六迴乾就濕恩

乾處與兒眠。不嫌污穢及腥膻。慈母臥濕氈。專心縛。怕磨研。不離孩兒體邊。記之慈母苦憂憐。恩德過於天。

第七洗濯不淨恩

除母更教誰。三冬十月洗孩兒。十指被風吹。慈烏鳥。繞林啼。銜食報母來歸。枝頭更教百般飛。不孝也應師。

第八造作惡業恩

爲男女作姻。殺個猪羊屈閒人。酒肉會諸親。信果報。下精神。阿娘不爲己身。由他造業自難陳。爲男爲女受沉淪。

第九遠行憶念恩

此事實難宣。既爲父母宿因緣。腸肚悉鈎牽。防秋去。往征邊。阿娘魂魄於先。兒身未出到門前。母意過山關。

第十寃憎會憫恩

流淚百千行。愛別離苦繼心腸。憶念是尋常。十惡德。說一場。人聞爭不悲傷。善男善女審思量。莫教辜負阿耶娘。

皇甫松 六首

一名嵩，字子奇，號檀欒子，新安人，工部郎中湜之子。約生於元和間。舉進士不第，終身布衣。著《醉鄉日月》、《續牛羊日曆》、《酒孝經》、《無名子》等。

天仙子 二首

△此下六首均録《花間集》二。

晴野鷺鷥飛一隻。水葓花發秋江碧。劉郎此日別天仙。登綺席。淚珠滴。十二晚峰青歷歷。

△『青』原作『高』，此從《全唐詩》八九一，《詞匯》初編等書同。『鶩』，《詞匯》等作『鷺』。

躑躅花開紅照水。鷓鴣飛繞青山嘴。行人經歲始歸來。千萬里。錯相倚。懊惱天仙應有以。

△『千』，一本《花間集》作『遥』。

△二辭一別一歸，似託劉、阮傳奇，用入講唱。

摘得新　二首

酌一巵。須教玉笛吹。錦筵紅蠟燭。莫來遲。繁紅一夜經風雨。是空枝。

△《詞譜》『經風雨』作『驚風雨』。

摘得新。枝枝葉葉春。管絃兼美酒。最關人。平生都得幾十度。展香茵。

△右二首皆筵前酒令所用之著詞。『展香茵』謂女舞。

夢江南　二首

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

△《全唐詩》八九〇調名作《憶江南》。

失名 一百一首

漁父 和張志和

△下列十五首，録《金奩集》，屬「黄鍾宫調」。其作者非盡不知名。如上文張志和辭後引《續仙傳》內，已見顔真卿、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四人。《吳興志》載南卓與志和同時，有和《漁父》詞五首（清查慎行《蘇詩補注》十、十九同持此説）。張德瀛《詞徵》五於南卓外，復舉柳宗元，乃據《直齋書録解題·元真子漁歌碑傳集録》。所不知者，以何辭屬何人，六家集內均失載，無從辨別，斯憾事耳。

△南宋趙構「《漁父詞》序」（見《全宋詞》）云：「因覽黄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戲同其韻。」構所和者，實即右十五首，惟次序不同，與志和原唱並無涉。餘詳曹元忠「《金奩集》跋」。

△志和原唱五首非聯章，已見上文。此和作十五首不出一手，更難云聯章，有不俟辨。茲故分首著録，與宋代黄、趙等以迄近人之理解有別。

遠山重疊水縈紆。水碧山青畫不如。山水裏。有崖居。誰道儂家也釣魚。

漁父　和張志和

釣得紅鮮劈水開。錦鱗如畫逐鈎來。從櫂尾。且穿䚡。不管前溪一夜雷。

漁父　和張志和

桃花浪起五湖春。一葉隨風萬里身。車宛轉。餌輪囷。水邊時有羨魚人。

△『轉』字傳本向闕。按下句『輪囷』疊韻，所闕字應與『宛』字亦疊韻。姑補『轉』，俟校。

漁父　和張志和

五嶺風煙絶四鄰。滿川梟雁是交親。風觸岸。浪摇身。青草燈深不見人。

漁父 和張志和

雪色髭鬚一老翁。時開短櫂撥長空。微有雨。正無風。宜在五湖煙水中。

漁父 和張志和

殘霞晚照四山明。雲起雲收陰又晴。風脚動。浪頭生。定是虛篷夜雨聲。

漁父 和張志和

極浦遙看兩岸花。碧波微影弄晴霞。孤艇小。信橫斜。那個汀洲不是家。

漁父 和張志和

洞庭湖上晚風生。風觸湖心一葉橫。蘭櫂快。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

漁父　和張志和

舴艋爲舟力幾多。江頭雷雨半相和。珍重意。下長波。半夜潮生不奈何。

漁父　和張志和

垂楊灣外遠山微。萬里晴波浸落暉。擊楫去。本無機。驚起鴛鴦撲鹿飛。

漁父　和張志和

衡波櫂子橛頭船。青草湖中欲暮天。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煙。

漁父　和張志和

料理絲綸欲放船。江頭明月向人圓。尊有酒。坐無氈。拋下漁竿踏水眠。

漁父　和張志和

風攪長空浪攪風。魚龍混雜一川中。藏遠溆。繫長松。儘待雲收月照空。

漁父　和張志和

舴艋爲家無姓名。胡蘆中有甕頭青。香稻飯。紫蓴羹。破浪穿雲樂性靈。

漁父　和張志和

偶然香餌得長鱏。魚大船輕力不任。隨遠近。共浮沉。事事從輕不要深。

△『鱏』，趙構和辭作『鱗』，誤。誤或在黃庭堅寫本。《蟫精雋》三（《全宋詞》三九一一頁引）載此首，『香』作『垂』。

△按十五首中，末句第五字用『不』字者僅五首，是否此五首乃一人之作？待考。

望江南 『敦煌郡』

△以下八首，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二。

△此首與下首《浣溪沙》，共有伯三一二八寫本，同云『郡』，應爲同時之歌辭。天寶元年，沙州改爲敦煌郡。代宗大曆間，涼、甘諸州陷蕃，而遠郡瓜沙獨苦據守，此即二辭所作之時代。

敦煌郡。四面六蕃圍。生靈苦屈青天見。數年路隔失朝儀。目斷望龍墀。新恩降。草木總光輝。若不遠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聖人知。

△此首又載伯二八〇九、三九一一兩敦煌寫本。一本『郡』作『縣』。

浣溪沙 『合郡人心』

好是身沾聖主恩。紫欄初降耀朱門。合郡人心咸喜賀。拜聖君。竭節盡忠扶社稷。指山爲誓保乾坤。看着風前雙旌擁。賀明君。

定西番 曲子一首寄在定西番

事從星車入塞。衝沙磧。冒風寒。度千山。　三載方達王命。豈辭辛苦艱。爲布我皇綸綍。定西番。

△録敦煌寫本伯二六四一。此首宜爲德宗建中二年崔漢衡使吐番時之随員所作。全叶平韻，呼調名（指末句），均爲早期曲調明徵，温庭筠等之《定西番》已不如此。

菩薩蠻 『敦煌將』

敦煌古往出神將。感得諸蕃遥欽仰。效節望龍庭。麟臺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懇難伸吐。早晚滅狼蕃。一齊拜聖顔。

△録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此德宗建中初，涼、甘二州陷後作，詳《敦煌曲初探》『論時代』（十）。

菩薩蠻 『回鑾輅』

再安社稷垂衣理。壽同山岳長江水。頻見老人星。萬方休戰征。　良臣安國步。今喜回鑾輅。從此後泰階清。齊欽聖主明。

△此辭載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初探》定爲昭宗時作品，但『再安社稷』與玄、肅二代亦合。辭云『頻見老人星』，按星見之頻，載在史册者：至德、上元、寶應續見三次，而僖、昭二代無，詳《册府元龜》二五『帝王部符瑞三』。今據《總編》，改入中唐，定爲肅宗時作。

△原本『步』作『部』，從王重民校；『輅』作『賂』，從龍晦訂。末句依伯三一二八原本。《總編》疑『欽』字有誤，空格俟校，今姑存此字。

竹枝子 『蕭娘相許』

高捲珠簾垂玉牖。公子王孫女。顏容二八小娘。滿頭珠翠影爭光。百步惟聞蘭麝香。　口含紅豆相思語。幾度遥相許。修書傳與蕭娘。儻若有意嫁潘郎。休遣潘郎爭斷腸。

△録敦煌寫本斯一四四一等載《雲謡集雜曲子》。

△貞元五年進士楊巨源有《崔娘》詩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右辭下片辭意明同詩語。又《竹枝子》創調甚早，已見盛唐《教坊記》。右辭上、下片間雖有拼湊痕跡，然作辭時代應與楊巨源詩相距不遠。今依《總編》，繫於中唐。

酒　泉　子　『裴氏暉威』

砂多泉頭。伴賊寇槍張怒起。語報恩住裴氏暉威。下闕

△原載敦煌寫本斯四三三二。辭前標『曲名《酒泉子》』。卷背爲壬午年三月卅日龍興寺僧願學所書便變粟文書。壬午應爲敦煌陷蕃時之貞元十八年。

△首字從王重民校。『裴氏暉威』似一人名。

鵲　踏　枝　『他邦客』

獨坐更深人寂寂。憶念家鄉。路遠關山隔。寒雁飛來無消息。教兒牽斷心腸憶。

仰告三光珠淚滴。教他耶娘。甚處傳書覓。自歎宿緣作他邦客。辜負尊親虛勞力。

△此首載敦煌寫本伯四〇一七，原題《曲子鵲踏枝》。寫本爲十三頁之小册，三次書有『乙酉年七月』題記，僅具干支，不著年號，應有所迴避。《總編》據此判爲河、湟失陷期間之寫本。此七十年間，僅有一『乙酉』，即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

△此首又載《敦煌零拾》、《敦煌詞掇》。一本上片二、三句合爲七言一句，曰：『分離路遠關山隔』；下片二、三句無『教他』二字，亦成七言一句，於是通首成爲齊言，僅一句襯一字。

△此辭容見於《孟姜女》劇曲；『自歎』之上容有說白，使曲辭上下貫串。說詳《敦煌曲校録》二。

長相思（三不歸）三首

△此下三首，《敦煌歌辭總編》三編入『普通聯章』。原本載於敦煌寫本伯四〇一七、《敦煌零拾》、《敦煌詞掇》，同上列《鵲踏枝》。二辭時代亦應同。

△敦煌寫本伯四〇一七題作《曲子長相思》，辭則殘佚。

估客在江西。富貴世間稀。終日紅樓上。□□舞著辭。　頻頻滿酌醉如泥。輕輕更換金巵。盡日貪歡逐樂。此是富不歸。

△『估客』原作『佀客』，『著辭』原作『著祺』。王重民據樂府《估客樂》訂『估』字。《敦煌變文集·秋吟》云：『玉管金杯，令舞酒沾之服。』唐人於筵間行令，唱小詞，作小舞，謂之『舞著辭』。

旅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塵土滿面上。終日被人欺。　朝朝立在市門西。風吹□

淚雙垂。遥望家鄉腸斷。此是貧不歸。

△原本「旅」作「振」，從左景權校。「風」字原奪，從周泳先補。此句仍少一字，因空格俟補。「腸斷」原作「長短」，從蔣禮鴻校。

作客在江西。得病卧毫釐。還往觀消息。看看似別離。村人曳在道傍西。耶娘父母不知。身上劄牌書字。此是死不歸。

△「毫釐」未得原意，俟校。「觀」「村」原闕，姑從王重民所校補。「身」原闕，擬補，或應補「墳」字。「還往」指友朋。

△按「估客」是經紀人。「作客」即「客作」，唐民間亦稱「作兒」，乃出賣勞力之人。

高興歌 酒賦 二十一首

△據敦煌寫本伯二五五五、伯二四八八、伯四九九三、伯二六三三、斯二〇四九、伯二五四四、伯三八一二等七本校録。《敦煌歌辭總編》「補遺」卷載之。全辭二十一首，其中齊言（七言四句）十首，雜言（以「三三七七七」爲基本句式）十一首。通體主題一貫，層次富於情節，不宜割裂，故備録於此。唐人所謂「雜言」，本有不同格調雜見一義。《高興歌》正是此種「雜言」。

△原本七種中，有五本題作者名爲「江州刺史劉長卿」。然劉長卿（劉隨州）從未任過江州刺史，亦未曾遊歷西北邊境。此辭題材、語言風格、地區特徵，皆與長卿生平、創作風格不合。今判爲無名氏作。

△此辭作辭時代定爲肅宗至穆宗間，根據有四：一、劉長卿於天寶中登第，安史之亂後方享盛名；此辭中所言及之『李稍雲』，盛唐人，所創酒令流行於中唐；江州原置於武德四年，但在天寶元年改爲潯陽郡，至乾元元年始復爲江州。據此，此辭應作於乾元元年後。二、此辭伯二六三三本中，『裏』作『令』，『咸知』作『咸之』，『注』作『醉』，『鵝兒黃』作『鵝如黃』，『去』作『豈』，音變現象與敦煌本《開蒙要訓》、《大乘中宗見解》合；又此本有『辛巳年正月五日』題記，可判爲咸通二年之寫本。三、此辭伯四九九三本中有避穆宗諱現象，可判爲穆宗間寫本。據此，此辭作於穆宗時代以前。四，辭中所述飲酒風俗及名物，多見於白居易、元稹詩。以上考證，詳見《總編》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三期載王小盾文。

王公特達越今古。六尺堂堂善文武。但令朝夕醉如泥。不惜錢財用如土。

△『堂堂』一作『當當』，『但令』一作『但裏』，『不惜』一作『不借』，或又作『又借』，『朝夕』一作『終日』。

遠近咸知用度慣。輕棄隋珠召玉環。綠酒長令能漲海。黃金不用積如山。

△『知』一作『之』，『慣』一作『關』，『隋珠』一作『誰知』。『召玉環』，三本俱作『趙玉環』。

嵇叔夜。阮仲容。冰玉琢。成千鍾。爲與劉伶千日酒。醉卧南山百尺松。

△首二句，一本作『奚淑也翫沖容』，一本作『嵇叔也伒仲容』；後三字，一本作『阮仲隔』，一本作『阮沖容』。三、四句，一本作『冰玉環淺千鍾』，一本作『水王卓成千鍾』。

一言道合卽知音。酒如泉水肉如林。有膽渾淪天許大。泰山團作小於心。

△『知』一作『之』。『渾淪』，三本作『渾論』。『泰山』，諸本皆作『太山』。『小於心』，一本作『少爲心』。

瓈木杯。犀酒角。長舖抵脣聲瀺灂。白日林裏訪山濤。夜向甕前尋畢卓。

△首三字，諸本或作『㜸木悶』、『嬰木悶』、『瓈木悶』，從龍晦校。『舖』，一作『哺』，一作『鋪』，一作『脯』。山濤、畢卓皆人名，諸本有寫作『山桃』、『仙桃』、『必卓』者。

珊瑚杓。金叵羅。傾酒淙淙如龍渦。酒若懸流注不歇，口如滄海吸黃河。

△『杓』，一本寫『构』。『金叵羅』，一寫『金破羅』，一寫『金頗羅』。『淙淙』一寫『崇崇』。『懸流』一寫『玄流』。『滄海』一寫『蒼海』。

鵝兒黃。鴨頭綠。桑落蒲桃看不足。相令唯憂日勢斜。吟歡只怕時光促。

△杜甫詩有『鵝兒黃似酒』句，李白詩有『遥看漢水鴨頭綠』句。『桑落』、『蒲桃』皆酒名。『相令』即瞻相令，唐人酒令一種，三本寫作『相命』。

挑金燈。爇玉燭。綠珠姮娥送歌曲。遮莫酒如黑黯湫。終須欲入峆巉谷。

△『挑』，一作『燃』，一作『兆』，一作『跳』。『姮』，一本作『恒』，三本作『恒』，一本且缺末筆，乃避穆宗李恒諱。末三字，一作『鹹巉谷』，一作『歃叙谷』，今用龍晦校。

點清酒。如竹葉。沾着脣。甜入頰。罇中湛湛傍人怯。酒熏花色赤翩翩。面上紫光凝歘歘。

△此首較他首增三言二句。『沾』一作『黏』，『鐏』一作『尊』，『凝』一作『疑』，『歠』一作『灄』，『紫』一作『此』。

鳳凰杯。瑪瑙盞。左旋右旋大蟲眼。千車鹿脯作資財。百隻槍籌是家產。

△『千車鹿脯』一作『千車祿哺』。『隻』一作『雙』，一作『侯』，『槍籌』一作『蒼籌』。

潕勞四字犯章程。不明不快酒滿盛。銀碗渾擎張口瀉。君聽且作潺潺聲。

△『章程』一作『張呈』，一作『章呈』。『聽』一作『廳』。『碗』一作『盞』。『擎』一作『驚』。『瀉』一作『寫』，『四字』一作『四家』。按『四字』指四字令，高宗時鄧宏慶所創，見《國史補》卷下。

箏笛相和聲沸天。更將新曲入繁絃。爲聽十拍《黃花酒》。打折一條白玉鞭。

△『箏』，一本寫如『笋』，一本寫如『笑』。『繁絃』一作『煩弦』。『十拍』一作『十條』，一作『十百』。

新開九醞氣氛氳。嫌何昔日孟嘗君。壺觴百杯徒浪飲。章程不許李稍雲。

△『氛氳』一作『氳氳』。『嘗』一作『常』。『壺觴』一作『湖觴』，一作『相觴』，一作『胡觴』。『李稍雲』一作『利稍雲』。《國史補》：『令至李稍雲而大備。』末句可由此得解。

徹曉天明坐不起。酕醄酩酊芳筵裏。迴頭吐出蓮花杯。浮萍草蓋泛香水。

△『酕醄酩酊』一作『毛桃命釘』。『芳筵』一作『方圈』。『明』一作『名』。『起』一作『許』。『天

明』一作『連明』。白居易詩多詠『蓮花杯』，如：『酒鈎送盞推蓮子』，『蓮子數杯嘗冷酒』，『香傳蓮子杯』，『圓盞飛蓮子』。

暖淳淳。本無骨。嚥入喉中聲嗗嗗。

△『暖淳淳』一作『暖咄咄』。『聲嗗嗗』一作『聲骨骨』。

納瓠酒。嗢勃桃。撥醅嘗卻三五瓢。心頭舊酒逢新酒。半似含消半未消。

△『勃桃』即『蒲桃』，酒名。見宋袁文《甕牖閒評》。『嗢勃桃』，一作『不咄瓢』，一作『不咄調』，一作『勃咄跳』。『醅』，一作『酤』，一作『𨠔』，一作『醅』。

今年九月寒應早。高幡百度尊前倒。人醉何愁不得歸。馬識酒家來去道。

△『寒應』，一作『宜應』。『高幡』，一本作『高判』，四本作『高潘』，茲從龍晦校。『識』，一本作『適』。合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職適互注』例。

入凝冬。香滿室。紅地爐。相厭膝。銀鐺亂點野駞酥。罍罍酒消魚眼出。户外多應凍慄寒。筵中不若三春日。

△此首地區特徵顯著。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云：『暖屋繡簾紅地爐，……金鐺亂點野駞酥。』乃寫西北風俗，與此首合。『凍』一作『涷』。『慄』一作『慓』，一作『溧』。

孔夫子。並顏淵。古今高哲稱大賢。辯士甲乙魯仲連。何晏馬融老鄭玄。桃花園裏看無地。走入壺中卻有天。

△孔子善飲，見《論衡·語增》所引『傳語』。鄭玄善飲，見《世說新語·文學》注引《鄭玄別傳》及《太平廣記》一六四引《殷芸小說》。『哲』一作『只』。『魯』一作『曾』。『壺』，諸本作『胡』。

璨然可觀辭賦客。興治文章光憚赫。人生一代不榮華。彭祖徒勞年七百。

△『璨』一作『粲』。『興治文章』一作『興劍仗將』。『憚』一作『坦』，一作『愠』。『徒』一作『途』。韓愈文有『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語。

醉眠更有何所憂。衣冠身外復何求。但得清罇消日月。莫愁紅粉老春秋。

△『粉』一作『紛』。『復』一作『傷』。『清罇』一作『清酒』。『莫愁』一作『莫緣』。

〔杖前飛〕（馬毬）五首

△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三『普通聯章』。原載敦煌寫本斯二〇四九、伯二五四四。二卷均有中唐歌辭《高興歌》，體制與本辭大致相同。今從《高興歌》繫於中唐。

時仲春。草木新。□初雨後路無塵。林間往往臨花馬。樓上時時見美人。

△『臨』原作『林』，取其筆省。敦煌寫本斯二〇四九《藏鈎詩》云：『林鏡更□眉鬬柳』。本編卷四《內家嬌》屬『林鍾商』，原作『臨鍾商』。

青一隊。紅一隊。敲磕玲瓏得人愛。前回斷當不贏輸。此度若輸後須賽。

△『敲磕』原作『軻皆』，珂佩相撞之聲。《維摩詰經講經文》：『朱纓垂地，香風吹敲磕之聲；光彩輝天，瑞氣瑣巃璁之色。』杜牧《大雨行》：『雲纏風束亂敲磕』。『斷當』有結果意。同卷《藏鉤詩》：『斷當不如他本籍』。

脱緋紫。著錦衣。銀鐙金鞍耀日暉。場裏塵灰馬後去。空中毬勢杖前飛。

△原本『灰』作『非』，『杖』作『仗』。

毬似星。杖如月。驟馬隨風直衝穴。□□□□□□□。□□□□□□□。

△原本『似』作『四』。

人衣濕。馬汗流。傳聲相問且須休。或爲馬乏人力盡。還須連夜結殘籌。

△第一首後，原插七言四句：『相喚同情共言語，閒悶結伴就毬場。侍中手執白玉鞍，都史乘騎紫騮馬。』與歌辭有關，並非韻語，惟究應插在何處、是何體用，則未詳，附記於此。

失調名　和菩薩戒文　十首

△又見《敦煌歌辭總編》四『普通聯章』。原有敦煌寫本十一種：斯六六三一、伯四五九七題《和菩薩戒文》。因《梵網經》『菩薩十重戒』而作，『菩薩』指佛徒。原本辭前後各有附語甚多，茲略。原本多達十餘本，在民間流行之廣可知。題記多條，每有僅記寫年之干支者，早則貞元十二年（斯五九七七），遲則元和十四年（『字』五九）。另有斯一〇七三，後記云『乾符四年』。

一、殺生戒

諸菩薩。莫殺生。殺生必當墮火坑。殺命來生短命報。世世兩目復雙盲。勸請道場諸衆等。共斷殺業不須行。佛子

△『勸請』，多本誤作『觀諸』。

二、盗戒

諸菩薩。莫偷盗。偷盗得物猶嫌少。死後即作畜生身。披毛戴角來相報。終日驅牽不停息。無有功夫食水草。猶恐迷心不覺知。是故殷勤重相報。佛子

△『來相報』，『報』一作『拷』，免與末句韻複。

三、邪淫戒

諸菩薩。莫邪淫。邪淫顛倒罪根深。鐵牀岌岌來相向。銅柱赫赫競來侵。擧身徧體皆

紅爛。因何不發菩提心。佛子

四、妄語戒

諸菩薩。莫妄語。妄語由來墮惡趣。不見言見詐虛言。鐵犂耕舌並解鋸。爲譽名利惑衆生。欺誑師僧及父母。若能懺悔正思維。當來必離波吒苦。佛子

△「爲譽名利」一作「爲利名譽」。

五、沽酒戒

諸菩薩。莫沽酒。沽酒洋銅來灌口。足下火出燄連天。獄卒持鏵斬兩手。總爲昏癡顛倒人。身作身當身自受。仍被驅將入阿鼻。鐵壁千重無處走。佛子

六、自說戒

諸菩薩。莫自說。自說喻若湯澆雪。造罪猶如一刹那。長入波吒而悶絶。連明曉夜下

長釘。眼耳之中皆泣血。罪因罪果罪根深。乃被牛頭來拔舌。不容乞命暫分疎。獄卒持杈使夾膝。佛子

△『罪果』一作『罪報』：『根深』一作『傷心』。『夾膝』一作『狹泄』。本編卷六智嚴《十二時》『人定亥』云：『促膝盤中啜纖鎗』，『促膝』一本作『狹膝』。

七、毁他戒

諸菩薩。莫毁他。毁他相將入奈河。刀劍縱横從後趁。跳入泥水便騰波。混沌猶如鑊湯沸。一切地獄盡經過。皮膚血肉如流水。何時得離此波吒。佛子

八、多慳戒

諸菩薩。莫多慳。多慳積寶縱似山。見有貧窮來乞者。一針一草不能拌。貪心不識知厭足。當來空手入黄泉。佛子

九、多嗔戒

諸菩薩。莫多嗔。多嗔定受蟒蛇身。宛轉腹行無手足。爲緣前世忿怒因。八萬個小蟲來嗒食。遺留白骨及皮筋。受斯痛苦難堪忍。何時卻得復人身。佛子

十、謗三寶戒

諸菩薩。莫謗三寶。若謗三寶墮惡道。三百個長釘定釘心。叫喚連天聲浩浩。謗佛謗法更加嗔。銅鬭鐵棒來相拷。痛哉苦哉不可論。何時值遇天堂道。佛子

△『天堂道』，一本作『人天道』。

十二時　聖教十二時　十二首

△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五『定格聯章』。原有三種敦煌寫本：伯二七三四、伯二九一八、斯五五六七。伯二七三四有題記云：『辛巳年三月二十四日』。此『辛巳』既無年號，應是沙州正陷番中之德宗貞元十七年。全辭演悉達太子之本生經歷，故事又見《敦煌變文集》所載《太子成道經》與《八相變》。

夜半子。摩耶夫人誕太子。步步足下生蓮花。九龍齊吐温和水。
雞鳴丑。昔日諸親本自有。黄羊車匿圈東西。不那千人自心有。
△『有』韻兩句，待校。一本均寫作『守』。
平旦寅。太子因中是佛身。本有三十二相好。神通智慧異諸人。
日出卯。出門忽逢病死老。即知此戒正堪修。便是回心求佛道。
食時辰。本性持戒斷貪嗔。不羡世間爲國主。唯求涅槃成佛因。
隅中巳。庫藏金銀盡布施。憐貧恤老及慈悲。每有苦災今日是。
正南午。太子修行實辛苦。每日持齋一麻麥。捨卻慳貪及父母。
日昳未。太子神通實智慧。眉間放光照十方。救拔衆生出五趣。
△『出』，三本皆寫『及』，乃因前首『及』字訛。
晡時申。太子廣開妙法門。降得魔王及外道。莎羅林裏見世尊。
日入酉。閻浮提衆生難化誘。願求世尊陀羅尼。若有人聞誦持受。
黄昏戌。佛聞雙林無有失。阿難合掌白佛言。文殊來問維摩詰。
人定亥。十大弟子來懺悔。佛説西方淨土國。見聞自消一切罪。
△『大』原作『代』，從吕秋逸校。

十二時　勸凡夫　十二首

△此套錄《敦煌歌辭總編》五『定格聯章』。原有二敦煌寫本，斯〇四二七題《禪門十二時》，然辭之內容爲勸凡夫覺醒，凡夫未出家，不合題爲『禪門』。茲依『夜半子』之末二句及『日出卯』之末句，改題曰《勸凡夫》。『烏』一〇本題《勸戒文》，並有書手題記曰：『甲申年七月七日，報恩寺僧比丘保會誦持受記。』此『甲申年』應爲貞元二十年，詳見《總編》。

夜半子。夜半子。衆生重重縈俗事。不能禪定自觀心。何日得悟真如理。　豪强富貴暫時間。究竟終歸不免死。非論我輩是凡夫。自古君王亦如此。

△『究竟』、『非論』，從饒宗頤校。

雞鳴丑。雞鳴丑。不分年貶侵蒲柳。忽然明鏡照前看。頓覺紅顔不如舊。　頭鬢蒼茫面復皴。眼暗抵羸漸加愁。不覺無常日夜催。即看强梁那可久。

△原本『可』作『不』。

平旦寅。平旦寅。智慧莫與色爲親。斷除三障及三業。遠離六賊及六塵。　金玉滿室非是寶。忍辱最是無價珍。男子女人行此事。不染生死免沉淪。

日出卯。日出卯。濁惡世界多煩惱。欲得當來證果因。棄捨榮華急修道。　隨時麻

褐且充體。錦鋪羅衣莫將好。如來尚自入涅槃。凡夫宿業誰能保。

△一本「棄」作「去」，「急修道」作「修佛道」，「褐」作「布」，「誰能」作「殊難」。

食時辰。食時辰。六賊輪迴不識珍。自恨生長閻浮提。恒爲冤魔會須勸。衆生在俗須眼利。莫著沉淪守迷津。跋提河邊洗罪垢。菩提樹下證成真。

△一本「須」作「雖」，「跋提」句作「拔提河頭細罪勾」。

隅中巳。隅中巳。所恨流浪共生死。法船雖達涅槃城。二鼠四蛇從後至。人身猶如水上泡。無常煞鬼忽然至。三日病卧死臨頭。善惡二業終難避。

△「至」韻複，王佩諍校前片末作「從後視」。

正南午。正南午。人命猶如草頭露。火急努力勤修福。第一莫貪自迷誤。閻羅司命難求囑。積寶陵天無用處。若其放慢似尋常。歷劫哀哉自受苦。

△一本「誤」作「悟」，「歷劫」作「力竭」。

日昳未。日昳未。衆生稟性惟求利。孰知猛犬逼燃來。不解將身遠相避。無心誦讀大乘經。執著慳貪壞思意。一朝病卧死王催。騰身直入到焦熱地。

△一本「病卧」作「無常」，末句作「騰身一入到焦力帝」。「焦力帝」乃「焦熱地」之訛。佛說八大地獄，其六曰「焦熱地獄」。

哺時申。哺時申。慈悲喜捨最爲珍。被他打駡恒忍辱。當來獲得菩提因。皮骨肉

髓終莫惜　法水時時得潤身。一切煩惱漸輕微。解脱逍遥出六塵。

△一本下片首句作『皮肉血髓終不惜』。

日入酉。日入酉。觀看榮華實不久。劫石尚自化爲塵。富貴那能得長有。愚人不悟守迷津。專愛殺生並好酒。無常不肯與人期。地獄刀山長劫受。

△一本『無常』作『天堂』。

黄昏戌。黄昏戌。冥路幽深暗如漆。牛頭獄卒把鐵杈。罪人一入無時出。至者聞聲心膽驚。幸者思量莫輸失。欲得當來避險路。勤修般若波羅蜜。

人定亥。人定亥。罪福總是天曹配。善因惡業自相隨。臨渴掘井終難悔。榮華恰似風中燭。眼裏貪色大癡昧。一朝冷落卧黄沙。百年富貴知何在。

△一本『貪色』作『貪素』，『素』乃『索』之訛。

〔勸君酒〕　二首

△二首録《太平廣記》五〇『嵩岳嫁女』條引《纂異記》。又見《全唐詩》八六二。乃元和中作。

穆王把酒請王母歌

勸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瑶池宴樂心。

△『吟』下原衍一『曰』字，從《全唐詩》删。

王母持杯穆天子歌

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瑶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

△此二首乃酒筵著辭，用於送酒。中唐俗以同調之辭令答互送。見『理論』《著辭》。

踏　歌

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两個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

△録《太平廣記》三四六『踏歌鬼』條引《河東記》：『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鸛鵲樓下，見二鬼，……連臂踏歌』云云。

失調名

陸太守歌 二首

令我州郡泰。令我户口裕。令我活計大。陸員外。

令我家不分。令我馬成羣。令我稻滿囷。陸使君。

△録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一二九：『建中初，（陸長源）爲建州太守，民歌之曰……；又曰……。』

△宋張耒《明道雜志》載無名氏《誤桃源》調，杜文瀾用補《詞律》，正合此調。惟此歌二首，一平一仄，是唐聲；而《誤桃源》以同調二片合爲雙疊，均叶平，乃宋格，其别在此。

步虛歌

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

△録《太平廣記》四六『白幽求』條引《博異志》。略謂貞元十一年，幽求下第過海，因風而入水府，又登遊春臺仙境。有女童唱《步虛歌》者數百輩（一本云『數十百章』），記其一。『三』一作『生』，『語』一作『雨』。

△《全唐詩》八六二列在『仙』類，題作者名爲『春臺仙』，後注『童女《步虛歌》』。

河南民爲河南尹歌　二首

△録《全唐文》五一〇李方郁《修中嶽廟記》。《記》云：『上四年，用大司計侍郎爲丞相。其明年，以我相秉樞機，我公掌綸誥，宜爲避嫌，遂自閣下拜河南尹。……公既至理事，先以恤民爲寄，活生瘞死，大開廪庾，賑貧乏，飽饑腸，暖寒體，極於畿甸，靡不周悉。……故遠邇之民相賀而歌曰：……。又歌曰：……。』

按《全唐文》小傳云：『方郁，建中時官洛陽令。』則《修中嶽廟記》所載二辭爲建中年前後之作。

天災流行兮代有。下民昏墊兮時數。命無以逃兮。諒自嗟。豈將天怒。我尹之慰恤兮。實解予之愁苦。　夫得耕兮婦得織。日出得作兮日入得息。此固我君之憂民兮。俾我尹之來即。

明明在上兮天子聖。四方取則兮我公令。疲民蘇息兮公之政。一日將去兮。誰活我之性命。

△杜文瀾《古謡諺》八一云：『案《全唐文》稱李方郁爲建中時人。今考建中爲德宗年號。文内稱「上四年」，而建中之號僅有四年，其明年則爲興元元年。文内敍述又與時事不甚相符。惟據連枝台座之語，知尹河南者爲時相之昆弟耳。俟考。』

高平民爲文斤歌

△録《全唐文》七一三潘滔《文公祠記》。《記》文略云：文公名斤，晉咸康中高平令，隱於此山，得道羽化。唐貞元十年及元和三年，旱魃爲虐，州牧等官酬願立碑，遂雨灑四溟。野老荷蓑與笠，相對佇鍤而歌云云。

我聖君兮德巍巍。擇良牧兮治邊陲。感神功兮雲雨施。稼穡如梁兮又如茨。無階達天真兮。咸願立平豐碑。

怨江波 三首

△此下七首録《太平廣記》三〇九『蔣琛』條引《纂異記》。略謂霅溪蔣琛於風雨晦冥間，忽見水上有樓臺宮殿，乃松江、太湖、湘江諸水神爲境會夜宴，伍員、范蠡、申屠狄、徐衍、屈原各有詩歌，麗玉、曹娥亦奉命唱。麗玉所歌之《公無渡河》乃借王叡辭，已詳前文，玆但録曹娥等所歌雜言七首如次。

△一本《太平廣記》注『蔣琛』條出自《集異記》。按《纂異記》作者李玫，《新唐書·藝文志》云是『大中時人』；《南部新書》壬記作『李玟』，云是王涯卒時（文宗太和九年）歙州巡官。《集異記》作者薛用弱，《新唐書·藝文志》則云是長慶間光州刺史。二書寫作時代，均約略在中唐、晚唐之際。然酒筵酬

唱之風，最盛於中唐。今故以此數辭屬中唐。

悲風淅淅兮波緜緜。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喙。空水府而藏其腥涎。

△『誓』原作『[illegible]』，『喙』原作『啄』，此從《全唐詩》八六四。

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

△《纂異記》曰：『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蔣）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此即右三首。所謂『疊』者，乃指依一調重複唱之。故此三首辭體相近：基本句式爲騷體八字句，唯次首有九字句。儻云九字句中有襯字，則右三首視作齊言亦無不可。爲見唐代雜言歌辭應用之廣，今仍予表出。

太湖神歌

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

△右爲『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全唐詩》於此首辭末注：『太湖神歌』。於下首辭末注：『松江神歌』。

松江神歌

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津亭維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

△右爲『江神傾杯起舞作歌』。二首即所謂『令舞』、『舞著辭』：一人作令舞，一人作答舞，均有歌。

屈大夫歌

鳳鶱鶱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碔砆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墐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孑孑於空闊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晼晼兮川雲收。櫂四起兮悲風幽。羈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聲長流。向使甘

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而死兮。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巵瓊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余持杯以淹留。

△右爲『屈大夫左持杯，右擊盤，朗朗作歌』。次片『空闊』，四片『雖正寢而死兮』，均從《太平廣記》明鈔本，《全唐詩》八六四作『空江』、『雖正寢之死乎』。

鴟夷君歌

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

△右爲『鴟夷君銜杯作歌』。首片『全壟』，《全唐詩》八六四作『全隴』。

△《纂異記》所載蔣琛故事，雖託於神怪，然實爲中唐酒筵風俗之反映。其中著辭送酒方式，尤可代表中唐酒令詞之一般。詳『理論』《著辭》論送酒辭。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六　晚唐三百十四首

溫庭筠　六十首

原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宰相彥博孫。約生於德宗貞元十七年（八〇一），約卒於懿宗咸通十一年（八七〇）。舉進士，不第。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後貶方城尉，改國子助教。精音律，能逐樂爲詞。有《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

清平樂

△此下六首録《金奩集》，注「越調」。

上陽春晚。宮女愁蛾淺。新歲清平思同輦。争奈長安路遠。鳳帳鴛被徒熏。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黄金買賦。爲妾將上明君。

△「争奈」，《花間集》作「怎奈」。

清平樂

洛陽愁絶。楊柳花飄雪。終日行人恣攀折。橋下水流嗚咽。上馬爭勸離觴。南浦鶯聲斷腸。愁殺平原年少。回首揮淚千行。

△首句『絶』，原作『葉』，兹從《花間集》。『恣』，一本《花間集》及《全唐詩》作『爭』，與下句複。

△楊慎《百琲明珠》調名作《清平樂令》，未知何本。

遐方怨

憑繡檻。解羅幃。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斷腸』，《花間集》一本作『腸斷』。

遐方怨

花半坼。雨初晴。未捲珠簾。夢殘惆悵聞曉鶯。宿妝眉淺粉山橫。約鬟鸞鏡裏。繡羅輕。

△『坼』原作『拆』，從宋鄂州本《花間集》。《全唐詩》亦作『坼』。《花草粹編》作『折』。

訴衷情

鶯語。花舞。春晝午。雨霏微。金帶枕。宮錦。鳳凰帷。柳弱蝶交飛。依依。遼陽音信稀。夢中歸。

△『蝶』，一本《花間集》作『燕』，《全唐詩》同。

思帝鄉

花花。滿枝紅似霞。羅袖畫簾腸斷。卓香車。迴面共人閒語。戰篦金鳳斜。唯有阮郎

春盡。不還家。

△『還』，《花間集》作『歸』。

夢江南 二首

△此下十首錄《金奩集》，注『南呂宮』。『夢江南』，《全唐詩》調作『憶江南』。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雲斜。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河傳 二首

江畔。相喚。曉妝鮮。仙景個女採蓮。請君莫向那岸邊。少年。好花新滿船。紅袖搖曳逐風暖。垂玉腕。腸向柳絲斷。浦南歸。浦北歸。莫知。晚來人已稀。

△『鮮』，一本《花間集》作『仙』，與下句複。『暖』，王國維《唐五代二十一家詞》內改作『輭』。

同伴。相喚。杏花稀。夢裏每愁依違。仙客一去燕已飛。不歸。淚痕空滿衣。天際雲鳥引情遠。春已晚。煙靄渡南苑。雪梅香。柳帶長。小娘。轉令人意傷。

△『引情遠』，一本《花間集》作『引晴遠』。李一氓校：『義雙關』。

△右二首內情景、人物、字面俱多相同，玆列爲聯章。

河傳

湖上。閒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銷。終朝。夢魂迷晚潮。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蕃女怨

萬枝香雪開已徧。細雨雙燕。鈿蟬箏。金雀扇。畫梁相見。雁門消息不歸來。又飛回。

蕃女怨

磧南沙上驚雁起。飛雪千里。玉連環。金鏃箭。年年征戰。畫樓離恨錦屏空。杏花紅。

荷葉杯 二首

一點露珠凝冷。波影。滿池塘。綠莖紅艷兩相亂。腸斷。水風涼。

鏡水夜來秋月。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相思。

△末句《花間集》作「正思惟」，非。一本誤作「正思想」。

荷葉杯

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濕愁紅。小船摇漾入花裏。波起。隔西風。

△「摇」，《詞匯》初編作「蕩」。

玉蝴蝶

秋風凄切傷離。行客未歸時。塞外草先衰。江南雁到遲。芙蓉凋嫩臉。楊柳墮新眉。摇落使人悲。斷腸誰得知。

△録《金奩集》，注『中呂宫』。

歸國遙

香玉。翠鳳寶釵垂䍣㲲。鈿筐交勝金粟。越羅春水緑。畫堂照簾殘燭。夢餘更漏促。謝娘無限心曲。曉屏山斷續。

△此調二首録《金奩集》，注『雙調』。首句三言者，乃五代變格。

△亦見馮延巳《陽春集》，首句作三言：『離香玉』。又注云：『又有歸牛嶠者。』明卓人月《詩餘廣選》等正歸嶠。

歸國遙

雙臉。小鳳戰篦金颭艷。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錦帳繡幃斜掩。露珠清曉簟。粉心黄蕊花靨。黛眉山兩點。

△此首寫秋舞，與前首别。

更漏子 二首

△此調六首録《金奩集》，注『林鍾商調』。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謝家池閣』原誤『謝池家閣』，從《花間集》改。一本《花間》『夢長』作『夢殘』。

星斗稀。鐘鼓歇。簾外曉鶯殘月。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　虛閣上。倚闌望。還似去年惆悵。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

△右二首同寫夢遠春殘，字面亦多相應，宜作聯章。二首内『惆悵』，《花間集》均作『惆悵』。

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　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此首在明人增訂之《尊前集》内歸李煜，入『大石調』，『覺』作『夜』。『山』，《南唐二主詞》本内

有作『珊』者。

更漏子

相見稀。相憶久。眉淺淡煙如柳。垂翠幕。結同心。待郎熏繡衾。　城上月。白如雪。蟬鬢美人愁絕。宮樹暗。鵲橋橫。玉籤初報明。

△『待郎』，李一氓《花間集》校云：『「待郎」從鄂本；他本皆作「待郎」，非。』殊不可解。

更漏子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堤柳動。島煙昏。兩行征雁分。　京口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

△『京口』，一本《花間集》作『西陵』。李一氓謂西陵在湖北。承上『海月』『島煙』，作『京口』是。

更漏子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敦煌寫本伯三九九四載此，無作者名。『玉爐』作『金鴨』，『薄』作『盡』，『長』作『來』，『情』作『心』。《尊前集》及《陽春集》載此，屬馮延巳，『香』作『煙』，『蠟』作『燭』，『照』作『對』，『長』作『來』，『正』作『最』。又『眉翠』一作『翠眉』。

酒泉子

△此調七首録《金奩集》，注『高平調』。

花映柳條。閒向綠萍池上。憑闌干。窺細浪。雨蕭蕭。　近來音信兩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銀屏。垂翠箔。度春宵。

△一本《花間集》『閒向』作『吹向』，『箔』作『幕』。

酒泉子

日映紗窗。金鴨小屏山碧。故鄉春。煙靄隔。背蘭釭。宿妝惆悵倚高閣。千里雲影薄。草初齊。花又落。燕雙雙。

△《百家詞》本《花間集》與《全唐詩》『雙雙』皆作『雙飛』，叶『齊』，向無此格。或校『飛』爲『雙』，或在譜中增格。

酒泉子

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玉釵斜篸雲鬟重。裙上金縷鳳。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

△『篸』，去聲，《詞譜》三已詳。《花間集》作『簪』，使『釵斜簪雲鬟』五平聲相連，失粘。李一氓捨此不校，而校『重』爲『髻』，以爲叶上片『水』『起』。未省既『鬟』又『髻』，失辭。右三首同格，下片前二句相叶，不必與上片叶，亦不應與第四首不同格者並論，李校未的。

△馮延巳《陽春集》有此首，『金縷鳳』作『縷金釵鳳』，乃與第四首同格。又『八行書』作『一行書』。

四印齋本注：下片起句別作『玉釵斜插髻雲垂』，叶平。

酒泉子

羅帶惹香。猶繫別時紅豆。淚痕新。金縷舊。斷離腸。　一雙嬌燕語雕梁。還是去年時節。綠陰濃。芳草歇。柳花狂。

△此調三首外，徐本立《詞律拾遺》另列一首，不明來歷，已另見宋張先集。

定西番

漢使昔年離別。攀弱柳。折寒梅。上高臺。　千里玉關春雪。雁來人不來。羌笛一聲愁絕。月徘徊。

△此辭猶未離調名本意，可與本編卷五失名內教煌曲《定西番》合看。

△《定西番》句法，中、晚唐及五代無異，異在韻法：中唐叶四平；晚唐叶四平外，又叶三仄；五代叶四平外，下片又叶二仄。因此有三體。五代從中唐者頗多。

定西番

海燕欲飛調羽。萱草緑。杏花紅。隔簾櫳。　雙鬢翠霞金縷。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窗中。

定西番

細雨曉鶯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　羅幙翠簾初捲。鏡中花一枝。腸斷塞門消息。雁來稀。

△此下十首録《金奩集》，注『仙吕宫』。

南歌子

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此首卓人月《詩餘廣選》及卓回《詞匯》均屬牛嶠。

南歌子

似帶如絲柳。團酥握雪花。簾捲玉鉤斜。九衢塵欲暮。逐香車。

南歌子

撲蕊添黃子。呵花滿翠鬟。鴛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對芳顏。

△此首《詩餘廣選》亦屬牛嶠。

南歌子　四首

髩嚲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

△此四首內，各有一『君』字，可作聯章，餘義見後。

△『髩』，《全唐詩》作『倭』。李一氓校《花間集》作『鬟墮』，未知鬟如何可墮。

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欹枕覆鴛衾。隔簾鶯百囀。感君心。

轉眄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裏暗相招。憶君腸欲斷。恨春宵。

嬾拂鴛鴦枕。休縫翡翠裙。羅帳罷爐熏。近來心更切。爲思君。

△『休』似應作『羞』，敦煌寫本内有以『休』代『羞』之例。

△宋陸游於《徐大用樂府序》内有曰：『温飛卿作《南鄉子》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又《跋金奩集》云：『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曰『九首』、『八首』，未知何說。

△今人胡國瑞《論温庭筠詞的藝術風格》，指上七首云：『前後一貫，寫一對青年男女從追慕而相思（按指前二首），而歡合（指第三首），而又相思。其中除第五首（指『撲蕊』云云）兼寫男女雙方外，其餘每二首爲一對，一首寫男子，而另一首寫女子。』按之實際，有不盡然者。後四首内既各有『君』字，皆爲女代言，茲特劃作聯章。此七辭容是妓筵演唱所用，故辭中女爲主角，占辭五首。

河瀆神

河上望叢祠。廟前春雨來時。楚山無限鳥飛遲。蘭棹空傷別離。　何處杜鵑啼不歇。艷紅開盡如血。蟬鬢美人愁絕。百花芳草佳節。

河瀆神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蕭蕭。謝娘怊悵倚蘭橈。淚流玉箸千條。　暮天愁聽《思歸樂》。早梅香滿山郭。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思歸樂』在《花間集》一本誤爲『思歸落』，李一氓校謂『樂』讀如『約』，亦非。古樂曲名表情者，曰『怨』，曰『愁』，曰『樂』，曰『歡』，唐曲名亦然。《拋毬樂》、《放鷹樂》等正多，《思歸樂》亦然，固不同於《黃鍾樂》、《開元樂》一類。

△『怊悵』，《花間集》概作『惆悵』，下辭同。

河瀆神

銅鼓賽神來。滿庭幡蓋徘徊。水村江浦過風雷。楚山如畫煙開。　離別艣聲空蕭索。玉容怊悵妝薄。青麥燕飛落落。捲簾愁對朱閣。

△『朱』原作『珠』，茲從《百家詞》本《花間集》。

女冠子

△此調二首録《金奩集》，注『歇指調』。

含嬌含笑。宿翠殘紅窈窕。鬢如蟬。寒玉簪秋水。輕紗捲碧煙。雪胸鸞鏡裏。琪樹鳳樓前。寄語青娥伴。早求仙。

女冠子

霞帔雲髮。鈿鏡仙容似雪。畫愁眉。遮語迴輕扇。含羞下繡幃。玉樓相望久。花洞恨來遲。早晚乘鸞去。莫相違。

△『違』，《花間集》、《全唐詩》作『遺』。

菩薩蠻

△此下十首録《金奩集》，注『中呂宮』。惟未按《金奩》原序次。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粧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此下三首，均寫及夢境。第一首『江上』二句、下二首『杏花』二句、『門外』二句、均非意境，亦非實境。

菩薩蠻

水精簾裏珊瑚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　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翦。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珊瑚』，《花間集》、《全唐詩》均作『玻璨』或『頗黎』。

菩薩蠻

杏花含露團香雪。綠楊陌上多離別。燈在月朧明。覺來聞曉鶯。　玉鈎褰翠幕。粧淺舊眉薄。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

△《百家詞》本《花間集》『多』作『雙』。

菩薩蠻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緑窗殘夢迷。

△此下三首，寫春殘人遠，大致相同。

菩薩蠻

蕊黃無限當山額。宿粧隱笑紗窗隔。相見牡丹時。暫來還別離。　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

△一本《花間集》『暫』作『新』，『蝶雙舞』作『雙蝶舞』。

菩薩蠻

牡丹花謝鶯聲歇。緑楊滿院中庭月。相憶夢難成。背窗燈半明。　翠鈿金壓臉。寂

寞香閨掩。人遠淚闌干。燕飛春又殘。

菩薩蠻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金雁一雙飛。淚痕沾繡衣。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曲。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

△「燕歸」，一本《花間集》作「雁歸」，誤。

菩薩蠻 二首

翠翹金縷雙鸂鶒。水紋細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繡衫遮笑靨。煙草黏飛蝶。青瑣對芳菲。玉關音信稀。

△「關」，一本《花間集》作「門」。

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鏡照新粧。鬢輕雙臉長。畫樓相望久。闌外無絲柳。音信不歸來。社前雙燕回。

△一本《花間集》「音」誤「意」。

菩薩蠻

寶函鈿雀金鸂鶒。沉香閣上吳山碧。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　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

△『閣』，原作『闕』，《全唐詩》同，兹從雪艷亭本《花間集》。

菩薩蠻

△此下五首録吳訥《百家詞》本《尊前集》。

玉纖彈處真珠落。流多暗濕鉛華薄。春露浥朝華。秋波浸晚霞。　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

△原注：『一本作袁國傳。』袁不知是何人，此注亦不知出誰手。此首《花間》不收，《全唐詩》列在同調之末。《尊前》取材，全從歌唱出發，不重作者何人與署名真僞，此爲一例。

菩薩蠻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

△『勻』原作『彈』，從《花間集》。

菩薩蠻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卧時留薄粧。當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花露』，一本《花間集》作『花落』。『曉寒』原作『晚寒』，茲用《花間》。『重簾』，一本《尊前》作『重門』。

菩薩蠻

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嫋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繡簾垂箓簌。眉

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憑闌魂欲消。

△『日』原作『月』，從《花間集》。

菩薩蠻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穠妝。綠檀金鳳凰。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右温氏雜言曲子辭，見《金奩集》者五十四首，見《尊前集》者五首。

達磨支

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絶。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君不見。無愁高緯花漫漫。漳浦宴餘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虜。欲吹羌管先汍瀾。舊臣頭鬢霜華早。可惜雄心醉中老。萬古春歸夢不歸。鄴城風雨連天草。

△録《樂府詩集》八〇《近代曲辭》。原注：『華』一作『雪』。《全唐詩》五七六題作《達摩支曲》，注：

『雜言』，『摩』一作『磨』。

△《達磨支》又名《達摩》、《大達磨支》、《泛蘭叢》。盛唐教坊健舞曲，羽調曲，一說屬太簇角。清何琇《樵香小記》云：『《温飛卿集》有《達磨支曲》。……唐歌皆四句，而此曲至十二句。殆舞者須闒時稍久，乃盡低昂旋轉之態，不可驟進驟退，故其調長耶？』此說未諦。《唐聲詩》判右辭原爲三首，分入三徧歌唱，較是。詳《唐聲詩》下編五九七頁。

杜牧 一首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生於德宗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卒於宣宗大中六年（八五二）。大和二年進士及第，任江西團練巡官，入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掌書記。九年，官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會昌、大中間，歷刺黃、池、睦、湖四州，轉司勳員外郎，終中書舍人。

八六子

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凝翠沉沉。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窗好夢。龍煙細飄繡衾。辭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疎。椒殿閒扃。輦路苔侵。繡簾垂。遲遲漏傳丹禁。

蕣華偷悴。翠鬟羞整。愁坐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陰。

△錄《尊前集》。洪邁《容齋隨筆》四、楊愼《詞品》二，均謂《蘭畹集》內『有杜牧之詞』，即此調。惟於『八六』二字尚未得解，容是上下片之拍數。

△上片叶『深』『沉』『侵』，下片叶『禁』『臨』『陰』，『扃』非韻。過去譜書詞話於此有見，而未予諟正。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一〇，於此調有考。

宜春頭陀 一首

會昌間，結庵宜春之鍾村，相傳得年百四、五十。村氓彭叟與善，傳其歌辭。

山中樂

經世學。經世學成無用著。山中樂。山中樂土堪耕鑿。瘿瓢有酒同君酌。醉卧草廬誰喚覺。松陰忽聽雙鳴鶴。起來日出穿林薄。

△錄《道藏》八二二『太平部』『惻』下『急救仙方』六《仙授理傷續斷秘方序》。謂頭陀懸椰瓢壁間，與彭叟共酌，談笑高歌。『彭踏朴，不知所言爲何，惟熟聽其歌，亦得其腔，每歸，對人歌之。』

薛逢 一首

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元年擢進士第。授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出爲巴州刺史。咸通四年，斥蓬州。後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終祕書監。

老去也

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看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　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見我髭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皴皺文縱橫。　合掌髻子蒜許大。此日方知非是我。暗數七旬能幾何。不覺中腸熱如火。　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没。月映西南庭樹柯。

△録《全唐詩》五四八。

△據末段『敲酒盞，唱短歌』判爲歌辭。『短歌』概況詳『理論』《謡歌》章。

鄭符 一首

字夢復，滎陽人，官秘書監。

閒中好

△此調三首，二平、一仄，録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六。

△清張德瀛《詞徵》云：『唐人製《閒中好》詞，其音響實祖二詩。』『二詩』，指北魏王肅《悲平城》與祖瑩《悲彭城》。按『三五五五』乃唐代歌辭常式。王績《春桂問答》二首、張鷟《雙燕子》等五首及智威《莫繫念》、張氏《拜新月》、李章武《鴛鴦綺》等，皆用此體，在《閒中好》之前。可知其所祖者，乃唐音，而非北魏詩也。

閒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

△清沈雄《古今詞話》作『閒中好，此趣人不知：盡日松爲侶，輕風度僧扉。』未知何本。

△夏承燾《詞韻約例》九『平仄韻互改』丙『改平聲韻爲上去』，謂『段成式有《閒中好》詞，本平聲韻；……鄭符一首，則用上聲韻。二首不知孰爲本體。』按唐人同時作之同調歌辭，每每平仄分韻，以適應聲樂之需，不是『互改』。

段成式　一首

字柯古，臨淄人，世居荆州。宰相文昌子，以父蔭入官。生年不詳，卒於懿宗咸通四年（八六

三〕・會昌三年，爲秘書郎，遷尚書郎，刺九江、縉雲、廬陵三郡。大中七年，入朝任太常少卿。後免官，退居襄陽。

閒中好

閒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

△宋曾慥《類説》四二引《酉陽雜俎》，『當窗木』作『窗前月』。明《詞匯》一，『當窗』作『窗前』。《古今詞話》二、三兩句作『塵務不關心，坐對牀前木。』未知何據。

張希復　一首

字善繼，常山人。牛僧孺婿。歷官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學士。

閒中好

閒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肇。畫中僧姓支。

△《詞匯》『聲』作『鐘』，『論』作『看』。《古今詞話》次句作『雲外度鐘遲』。

△《酉陽雜俎》於此調三辭前，記永安坊、永壽寺、會仙殿，及證智禪師靈迹，與三辭內容無關。前一條記招國坊崇濟寺，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詩云：『僻徑根從露，閒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又云：『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點一枝道，閒窺別生勢。』——則悉與《閒中好》辭合。足見三辭所詠是曼殊堂，並非會仙殿。

張生 一首

不知名。進士下第，遊蒲關，宿於舜廟，夢舜撫琴以歌。辭實自作。其事載在《纂異記》。按《纂異記》作者李玫，文宗大和元年習業在龍門天竺寺。曾受王涯恩，大和九年涯敗時，爲歙州巡官。《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纂異記》，云李玫『大中時人』，或指《纂異記》成書時代。張生應與李玫同時或稍前，故繫於此。

夢舜撫琴歌

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

△録《太平廣記》三一〇引《纂異記》。云：『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

以光其歸路？」乃撫琴以歌之曰：……。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全唐詩》八六八『夢』類列右辭，題如右，作者名亦作『張生』。按右辭雖託於夢，其實則可見古人代擬琴歌風尚之一斑。文王《拘幽操》、周公《越裳操》、孔子《猗蘭操》之類，皆漢人代作。《尸子》及《孔子家語》所傳：『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亦出於代擬。右辭假舜之名，其實乃是唐代琴歌。

張生　三首

不知名，汴州人。遊河朔還，至鄭州，已昏黑。見草莽中有人宴飲，己妻亦在其中，屢歌侑酒。張投之以瓦，遂無所見。歸問妻，云有是夢。事載《纂異記》，依前例姑列於此。

失調名　張生妻爲長鬚人歌

△此下三首，錄《太平廣記》二八二《張生》條引《纂異記》。

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

△《全唐詩》八六八題作『張生妻夢中歌』。明馮夢龍《醒世恒言》二五載此事並辭，『還』作『返』。

失調名 張生妻爲白面少年歌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失調名 張生妻爲紫衣人歌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遥天雁空度。

△《醒世恒言》『斷』作『絶』。

△以上三首，均酒筵著辭。張生妻歌畢，應有答歌，應答之辭且當同調，惜未之見。按此俗盛於中唐，晚唐則盛行打令，用專門著辭曲，即《花間集》所載曲。今依李玫時代繫辭，已覺稍晚，故不列入失名。前卷中唐失名內，有《勸君酒》二首，亦出《纂異記》，《纂異記》言其事在『元和癸巳歲中秋』，故斷其時代爲中唐。

從諗　十二首

俗姓郝，號真際，青州臨淄人。約生於代宗大曆十三年（七七八），卒於昭宗乾寧四年（八九七）。出家於龍興寺，尋往嵩山，隨池陽願禪師學。後住趙州觀音院，道化甚盛。偈頌、機緣、語錄流行於世。得年一百二十，人稱『老趙州』。仍列大鑒之五世。

十二時　十二首

△錄頻伽精舍刊《大藏經》所載《古尊宿語錄》十四《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原題《十二時歌》。

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個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腰。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唧溜。

△宋人《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四亦載此首，『腰』作『襠』，『比望』作『本爲』，『變作』作『翻成』，『溜』作『嚠』。《碧巖錄》引仰山云：『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一五六《手書真際禪師十二時歌》云：『右真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觀音院作。多以其庸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不然。寒山、拾得猶不能掩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

居然一退院頭陀耳。……此《十二時》歌全否？全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全，則凡夫實際耳。」按王氏所録，不知即此一首抑或十二首全文？

平旦寅。荒村破院實難論。解齋粥米全無粒。空對閒窗與隙塵。唯雀噪。勿人親。獨坐時聞落葉頻。誰道出家憎愛斷。思量不覺淚沾巾。

日出卯。清淨卻翻爲煩惱。有爲功德被塵幔。無限田地未曾掃。攢眉多。稱心少。叵耐東村黑黄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喫我堂前草。

食時辰。煙火徒勞望四鄰。饅頭鎚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嚥津。持念少。嗟歎頻。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只道覓茶喫。不得茶噇去又嗔。

△『鎚子』，應爲『䭔子』。《玉篇·食部》：『蜀呼蒸餅爲䭔。』

禺中巳。削髮誰知到如此。無端被請作村僧。屈辱饑悽受欲死。胡張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適來忽爾到門頭。唯道借茶兼借紙。

正南午。茶飯輪還無定度。行卻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註。苦沙鹽。大麥醋。蜀黍米飯虀萵苣。唯稱供養不等閒。和尚道心須堅固。

△『正南午』原作『日南午』，誤。《十二時》定格，『禺中巳』下爲『正南午』。

日昳未。者回不踐光陰地。曾聞一飽忘百饑。今日老僧身便是。不習禪。不論

義」鋪箇破蓆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

△『日昳未』原作『日映未』，『映』字誤。《十二時》定格，『正南午』下爲『日昳未』。

晡時申。也有燒香禮拜人。五箇老婆三箇瘦。一雙面子黑皴皴。油麻茶。實是珍。金剛不用苦張筋。願我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日入酉。除卻荒涼更何守。雲水高流定委無。歷寺沙彌鎮常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續牟尼子孫後。一條拄杖粗棡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黃昏戌。獨坐一間空暗室。陽燄燈光永不逢。眼前純是金州漆。鐘不聞。虛度日。唯聞老鼠鬧啾唧。憑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箇波羅蜜。

人定亥。門前明月誰人愛。向裏唯愁臥去時。勿箇衣裳著甚蓋。劉維那。趙五戒。口頭說善甚奇怪。任爾山僧囊罄空。問著都緣總不會。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暫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幾。土榻牀。破蘆蓆。老榆木枕全無被。尊像不燒安息香。灰裏唯聞牛糞氣。

寰普　五首

籍貫未詳。具戒於洛陽。南遊澧州，值夾山善會，心契之。列在大鑒之七世，稱『洛京韶山寰

普禪師』，又稱『韶山和尚』。

心珠歌 五首

△此套録《景德傳燈録》三〇，列智閑《勵覺吟》後，題『韶山和尚《心珠歌》』。是否屬別一韶山，仍俟考。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迴玲瓏主客分，往往聲如獅子吼。

獅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維。豁然大意心歡喜。

或造經。或造論。或説漸兮或説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悋。

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説。

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教住。

△『教』，一本作『交』。

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宋安吉州廣法院僧源亦有《心珠歌》三首，調同右。

寰中　十六首

俗姓盧，河東蒲坂人。生於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卒於懿宗咸通三年（八六二）。在北京童子寺出家。後往嵩岳登戒；又隱於南岳常樂寺。再住杭州大慈山，信徒大增，旋成巨院。僖宗賜謚性空。塔名定慧，通書『定惠』。敦煌寫本斯五八〇九有《大衡山寺禪　沙門定惠讚》。

悉曇頌　俗流悉曇章　八首

△此下二套十六首，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三。《俗流悉曇章》八首，録敦煌寫本『鳥』六四，並據《敦煌雜録》校。辭前小引，非作者自語，乃後人所加。

夫《悉曇章》者，四生六道，殊勝語言。唐國中岳釋氏沙門定惠法師翻注，並合秦音鳩摩羅什通韻。『魯流盧樓』爲首。

現練現。現練現。第一俗流無利見。飲酒食肉相呼喚。讒言諂爲相鬪亂。懷挾無明不肯斷。魯流盧樓現練現。　貪愛愚癡無岸畔。眷屬婚姻相繼絆。三界牢獄作留難。俗流顛倒共嗟歎。延連現賢扇。努力各相勸。

△原本『繼絆』作『計半』。此調上片始末和聲，中間七言四句，下片七言四句，一句和聲，以五言結。

向浪晃。向浪晃。第二俗流無意況。心中邪佞起欺誑。三毒四倒争勢旺。魯流盧樓向浪晃。　西方淨土不肯向。欲食魔軍相閉障。出離牢獄依無相。不生不滅速迴向。伴良浪黃賞。各各修無上。

△『争』原作『諍』，敦煌寫本繁化字之一。下文『何邏何』首內『争』字同。此首上片少七言一句。

胡魯喻。胡魯喻。第三俗流世界住。戀着妻兒及男女。世世生生相嫁娶。魯流盧樓胡魯喻。　竊見俗流憐男女。幽閨內閣深藏舉。競覓榮華選婚主。相見甜言及美語。有人借問佯不許。喻盧魯胡喻。被他催死去。

△『被他』上『胡喻』，一本作『胡輪』，非。此首七言，上片三句，下片五句。

何邏何。何邏何。第四俗流愚者多。不自省覺談說他。夫妻鬥争相罵呵。魯流盧樓何邏何。　張眉努目喧破鑼。牽翁及母怕你麼。皆不出離三界坡。將爲此苦勝蜜多。那羅邏何。舍此惡法須舍□。

△原本『張』作『根』。末句應叶，須七字，故空格俟補。下片少一七言句。自此首起，尾部和聲改賸四言。

何樂鑊。何樂鑊。第五俗流廣貪託。不知衆生三界惡。男女妻子交頭樂。積寶陵天不肯博。魯流盧樓何樂鑊。　春秋冬夏營農作。鋤田劚地努筋膊。徧體血汗焦頭莫。一朝命斷深埋卻。閻老前頭任裁度。無善因緣可推託。受罪從頭只須作。緣牽不用諸

繩索。藥略鑊鑠。此言真不錯。

△『焦頭莫』原作『交頭莫』，擬定如此，仍俟校。下片七言較它首多四句。

何邏真。何邏真。第六俗流處六塵。不超無上清淨門。惡業牽來地獄存。魯流盧樓何邏真。　俗流者□佛果身。其中修習無苦勤。常業三途地獄因。那羅邏真。隨意知心者莫嗔。

△下片首句奪一字，姑在『者』下空一格，俟訂。上下片各少七言一句。

何邏移。何邏移。第七俗流多所疑。恒被身中六賊欺。不求解脱不思議。魯流盧樓何邏移。　貪求財物養妻兒。勤苦艱辛亦不辭。入門妻兒云索衣。出户王官怪責遲。那何邏移。此苦真難提。

△『云』字待校。末二句原誤入第二首韻，作『佯良浪黄賞，此苦真難向。』茲循韻改訂，俟校。

何邏空。何邏空。第八俗流佛性同。三乘演妙會真宗。魯流盧樓何邏空。　無爲法性妙開通。愚迷衆生隔壁聾。容龍洪春。普勸同燃智燈。

△『佛性』原作『性佛』。上下片各少七言句二。

△全辭僅有許國霖《敦煌雜録》所據之一本，無他本可校。

悉曇頌　佛說楞伽經禪門悉曇章　八首

△此八首據敦煌伯二二〇四、伯二二一二、斯四五八三、伯三〇九九、伯三〇八二等寫本校錄。

諸佛子等，合掌至心聽。我今欲說《大乘楞伽悉談章》。《悉談章》者，昔大彗在楞伽山，……因得菩提達摩和尚。元嘉元年，從南天竺國，將《楞伽經》來至東都，跋陀三藏法師奉詔翻譯。其經總有五卷，合成一部。文字浩浮，意義難知。達摩和尚慈悲，廣濟羣品，通經問道，識攬玄宗，窮達本原，皆蒙指受。又嵩山會善沙門定惠翻出《悉談章》，廣開禪門，不妨彗學，不著文字，並合秦音。亦以鳩摩羅什法師通韻『魯留盧樓』爲首。

△辭前此引一本作：『《悉談章》，並序。』實乃道場歌唱以前之一番講白也。『元嘉』原作『宋家』，『問得』作『因得』，『奉詔』作『奉詺』，均從呂秋逸校。『達摩』二字原逸，從范午校補。『羣品』，一本作『羣生』，『亦以』，一本作『彼與』。

頗邏墮。頗邏墮。第一捨緣清淨坐。萬事不起真無我。直進菩提離因果。心心寂滅無殃禍。念念無念當印可。可底利摩。魯留盧樓頗邏墮。　諸佛弟子莫懶惰。自勸課。愛河苦海須渡過。憶食不餐常被餓。木頭不鑽不出火。那邏邏。端坐。娑訶耶。莫卧。

△『可底利摩』原作『摩底利摩』，從呂秋逸校。下片開端，一本稱『諸佛子』，作三言三句，八首僉同，呂校亦然。『不餐』，一本作『不食』。『頗邏墮』原爲婆羅門十八姓之一。按此首下片『自勸課』作三言，同末首。

只領盛。只領盛。第二住心常看淨。亦見亦聞無視聽。生滅兩亡猶未證。從師受語方顯定。見佛法身無二性。性頂領徑。魯留盧樓只領盛。諸佛弟子莫嗔佞。三毒忽起無佛性。癡狂心亂惱賢聖。眼貪色塵耳縛聽。背卻天堂向惡境。盈令令。修定。娑訶耶。歸正。

△『縛』，一本作『莫』，意反。按此首七言句，上下片各五，乃正格。

復浪養。復浪養。第三看心須屏當。掃卻垢穢除災障。即色即空會無想。妄想分別是心量。體上識體實無謗。謗底利謗。魯留盧樓復浪養。諸佛弟子莫毀謗。一切皆有罪業障。他家聞聲不相放。三寸舌根作沒向。道長說短惱心王。心王不了說短長。來生業道受苦殃。羊良良。屏當。娑訶耶。淨掃堂中須供養。

△一本『復』皆作『嗄』。『沒向』待校。此首下片七言多二句；末句原二言，又增襯五字，成七言。

拂栗質。拂栗質。第四八識合六七。看心心本是禪室。法身身法智非一。五眼六通光慧日。言下便悟實無密。密底利密。魯留盧樓拂栗質。諸佛弟子莫放逸。無始已來

居暗室。生死流轉不得出，只爲愚迷障慧目。逸栗密　栗密。娑訶耶。眞實。

△『合六七』待校。『逸栗密』下，一本複三字，茲存二字句格，删『逸』字。按此首下片七言少一句。

曉燎囉。曉燎囉。第五實相門中照。一切名字妄呼召。如巳等息貌非貌。非因非果無嗔笑。性上看性妙中妙。妙底裏要。魯留盧樓曉燎囉。　諸佛弟子莫嗔笑。憂悲嗔笑是障道。於此道門無嗔笑。澄心須看内外照。眼中有翳須磨囉。銅鏡不磨不中照。遥燎料。作好。娑訶耶。莫惱。

△一本『翳』作『瞖』，末四句作『遥遼了，若掃；薩訶也，淨掃。』『名字』原作『名利』，『妙底』原作『要底』，均從呂校。按此首下片七言多一句。

按嬾畔。按嬾畔。第六心離禪門觀。不來不去無岸畔。覺上着覺除定亂。佛與衆生同體段。本原清淨磨垢散。散底利歎。魯留盧樓按嬾畔。　諸佛弟子莫慢看。道上大有羅刹喚。愚人來去常繫絆。染着色塵心撩亂。行住坐卧無體段。在於衆中慢叫喚。得他勸諫即檝難。那邏邏。茶灌。娑訶耶。鈍漢。

△『嬾』原作『賴』，從韻改。『着覺』一本作『看覺』。『佛與』一作『佛子與』，釋隆蓮主删『子』字，范午主删『與』字。『慢』一作『楞』。『檝難』『茶灌』待校。一本首二句作『吐嬾岸，頚崖畔』，『衆中』作『衆生』，『慢』作『拙』，『檝』作『椎』，末四句作『耶（即『那』别寫）羅囉，茶觀，薩訶也，鈍漢。』按此首下片七言多二句。

普路喻。普路喻。第七圓明大慧悟。四門百八離名數。生滅妙有懸通度。三界大師實難遇。生死涅槃不留住。愛河逆上不合渡。即心非心魔自去。去底利去。魯留盧樓普路喻。　諸佛弟子常覺悟。一念浄心無染污。一切魔軍自然去。閭閭屢。專注。娑訶耶。大悟。

△『百八』原作『十八』，從呂秋逸校。『留住』、『合度』原本位置顛倒，從范午校。一本『普路喻』作『拂魯與』，『滅』作『死』，『懸』寫『玄』，『生死』二句作『生心動念勿令住，愛河逆順不流住』，『利』作『禮』，『一念淨心』作『淨心住立』，末作『依閭呂，專注，薩訶也，待悟。』此首七言上片多二句，下片少二句。

嗄略藥。嗄略藥。第八禪門絶斟酌。不高不下無樓閣。不出不入無城郭。是想顯聲即初學。生心動念勿令着。久坐用功作非作。無樂可樂是常樂。慧燈一照三千刧。定水常清八萬濼。十方諸佛同開覺。覺底利博。魯留盧樓嗄略藥。　諸佛弟子自在作。莫制約。四維上下不可度。住寂涅槃同門廓。甚安樂　無着。娑訶耶。等覺。

△下片『莫制約』三言，同第一首『自勸課』。尾部和聲以『甚安樂』代，獨異。一本『嗄』作『紇』，『是想顯』作『視相顯』。

良价 十一首

俗姓俞，會稽諸暨人。生於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卒於懿宗咸通十年（八六九）。少從師於五洩山寺，爲曇晟之嗣。文宗大和末，於瑞州新豐山建洞山寺，接誘門徒，號「洞山宗」。壽六十三，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宋郭凝之及徑山僧語風、圓信等合編《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録》。

五位君臣頌 五首

△此調五首録《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録》，唐撫州曹山元證禪師有注。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日本傳真《報恩編》（《大正藏》八十二册）載此，謂一本「識」作「記」，「嫌」作「妍」。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

△一本「逢」作「尋」。「真」字原闕，據《五家參詳要路門》（日本《大正藏》八十一册）補。「猶」，《要路門》作「還」。一本「別無真」作「更無他」，「休更」作「争奈」。

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一本「隔」作「出」。

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

△《五家參詳要路門》『猶如』作『還同』，『志』作『氣』。一本『兼』作『偏』，『不須避』作『要迴避』，『猶如』作『還同』，『沖』作『衝』。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一本『還』作『終』。

△此套宋僧擬作多種，見《人天眼目》二『以宏智語見精美』。

心丹訣　五首

△此調五首録吳越僧延壽《宗鏡録》九八。

吾有藥。號心丹。煩惱爐中鍊歲年。知伊不變胎中色。照耀光明徧大千。

開法眼。覩毫端。能變凡聖剎那間。要知真假成功用。一切時中鍛鍊看。

無形狀。勿方圓。言中無物物中言。有心用即乖真用。無意安禪無不禪。

亦無滅。亦無起。森羅萬象皆驅使。不論州土但將來。入此爐中無不是。

△『無不是』下，原有『無一意，是吾意，無一智，無一味，無不異』十五字，未詳其體，俟訂。茲且按同調録如此。

色不變。轉難辯。更無一物於中現。莫將一物制伏他。體合真空非鍛鍊。

也大奇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説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可知。

△録《景德傳燈録》一五。一本『大』作『太』，『解説』作『説法』，『聲不現』作『終難會』，『方可知』作『方得知』。見日本僧賴瑜《金界發惠鈔》。

智嚴 一百三十四首

此套長篇《十二時》，敦煌寫本有四：伯二〇五四、伯二七一四、伯三〇八七、伯三二八六。其一題云『智嚴大師《十二時》一卷。』智嚴時代不詳，同名者又頗有人。其一曾在鄜州主開元寺之觀音院，臨壇持律大德，並曾往印度求法，而時代未定。玆依辭内叶韻用古代西北方音情況，假設作者爲宣宗時之西北人，暫列本卷。

十二時 普勸四衆依教修行 一百三十四首

△又見《敦煌歌辭總編》六『長篇定格聯章』。四種寫本中，伯二七一四載其全篇。辭中有『中和年，閏三月，饑餓人民遞相殺』一段。按此『中和年』，乃指僖宗中和五年（八八五）。此年閏三月，見《二十

史朔閏表》。韋莊《秦婦吟》云：『中和癸卯春三月，……東西南北路人絶』，指中和三年，與本辭所言時事相近。《總編》定此辭作於中和年以前，見『中和年，閏三月』一段後校文。

△本辭全套分十三段，前十二段合十二時辰，共一百二十八首；末段六首乃總結。

雞鳴丑。雞鳴丑。曙色纔能分户牖。富者高眠醉夢中。貧人已向塵埃走。

△一本末句作『貧者已向塵中走』。

△凡首辭開端二句作疊句者，其全段若干首必皆叶本時之字，否則不叶本時之字。如丑八首皆叶『丑』，午十首皆叶『午』等，其開端二句必爲疊句。此一通則，未詳其故。參『理論』《講唱》章末節論《十二時》。

或城隍。或村藪。矻矻波波各營構。下牀開眼是欺謾。舉意用心皆過咎。

或刀尺。或秤斗。增減那容誇眼手。只知勞役有爲身。不曾戒約無厭口。

喫腥羶。飲醲酒。業障癡心難化誘。也知寺裏講筵開。卻趁尋春翫花柳。

△一本『趁』作『去』。

命親鄰。屈朋友。撫掌高歌飲醲酎。爲言恩愛永團圓。將謂榮華不衰朽。

△一本『飲』作『醉』。

妻子情。終不久。只是生存詐親厚。未容三日病纏綿。隈地憎嫌百般有。

△一本『妻子』作『夫妻』，『綿』作『身』。

囑親情。託姑舅。房臥資財暗中袖。更若夫妻氣不和。乞求得病誰相救。

△『乞求得病』乃『得病乞求』之倒文。

兄弟亡。男女幼。財物是他爲主首。每逢齋七尚推忙。更肯追修添福祐。

△『更肯』猶『豈肯』。

△丑八首，皆叶『丑』，首辭開端作疊句。一本混下列『大丈夫』一首叶他韻者入丑段，乃錯簡，已移正。

平旦寅。天漸曉。鐘鼓滿城驚宿鳥。萬户千門悉喧喧。九陌六街人浩浩。

△今人龍晦《敦煌歌辭方音考釋》（以下簡稱『龍釋』）：『此下六首及下文「日出卯」全辭十首，共韻脚四十八字，皆叶「豪」韻，不雜「侯」韻之字。下文「日入酉」全辭十首，韻脚三十字，皆叶「侯」韻，不雜「豪」韻之字。——如此分清，在敦煌曲內，殊不多見。論其時代，且不至遲入晚唐，尚須提早。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內，曾謂晚唐方音對「豪」、「侯」二韻，已不分矣。』

或公私。或營討。不揀高低皆擾擾。一生多是聚眉愁。百年少見開顏笑。

只知生。不知老。憂活憂家常苦惱。不信頭中白髮生。憑君自把青銅照。

火宅忙。何日了。朽樹臨崖看即倒。只憂閒事不憂身。蹉跎不覺無常到。

葬荒郊。安宅兆。古柏寒松蔭荒草。津梁險路一無憑。合眼沉淪三惡道。

大丈夫。自支料。不用教人再三道。七十歲人猶自稀。何須更作千年調。

莫任運。要思忖。也須自覓些些穩。如今一向爲生涯。前程將甚爲支準。

△『龍釋』云：『此下六首，韻脚共十八字，乃「痕」、「真」、「欣」、「魂」、「淳」、「文」諸韻，皆

收鼻音，能於保存無失，純而不雜，在敦煌歌辭一般多叶方音之情況下，此實罕覯；其作者顯非僖、昭，接近五代之人，即可借此推定此辭之寫作時代，應在宣宗左右。」參看下文「隅中巳」諸辭後校語。

要慈悲。莫慳吝。小小違情但含忍。聽法聞經勉力爲。持齋念佛加精進。

今日言。是衷懇。萬計頭頭相接引。就中孤露要安存。切是臨危莫相損。

自知非。須識分。步步無常漸相近。自家身事自家修。別人誰肯相哀憫。

抱忠貞。行孝順。無利之談休話論。但將好事讓他人。早晚僂儸勝百鈍。

見師僧。要參問。我慢身心須戒慎。信喻之人若到來。爲君雪出輪迴本。

△「我」字，三本俱同，待校。一本末二句作「若能取勸早修行，終歸實是安身本。」

△寅十二首，叶二韻。

日出卯。人浩浩。丹餤金煙生浩渺。纔將曙色襯三山。漸朏微明光八表。

△一本「朏」作「曉」。

動行人。飛宿鳥。初爍峰巒漸溪沼。生成萬物力能深。開坼千花功不小。

利雖多。害不少。説着門徒須痛惱。能令緑鬢作蒼筤。巧使紅顏成墓草。

孕者生。壽者夭。壯者衰殘小者老。古來美麗與英雄。誰免無常暗侵耗。

△一本第三句作「壯氣英雄被老侵」，失韻。第四句作「古來美貌是潘安」。

上三皇。下四皓。潘岳美容彭祖老。八元八俊葬丘陵。三傑三良掩荒草。

門文才。遑詞藻。三篋五車何足討。盡推松柏有堅貞。也被銷磨見枯槁。

實愁人。作甚好。只有回心歸聖道。慈悲喜捨離慳貪。忍辱柔和除倨傲。

△一本次句作『摩生手』，意謂『作摩生好』，失韻。

少誅求。莫奸巧。業報總由心所造。但斷貪嗔及癡慢。便合如來無漏教。

△第四句一作『但無疑慢及癡貪』。『癡慢』或是『欺謾』之訛。末句『合』一作『是』。

見善人。相仿效。利益之門須愛樂。貪財嗜色險巇人。也莫嫌他莫嘲笑。

△一本末三字作『無交掉』，『交掉』未知何說。『樂』，讀如『要』。

自恬和。捨喧鬧。息意忘緣真要妙。依前不改舊時心。萬劫輪迴何日了。

△卯十首，純叶『豪』韻，不與『侯』雜，作於早期。

食時辰。若時節。善女善男聽我說。不論店肆與人家。多是烹炮啗腥血。

△一本『啗』作『啜』。

或猪羊。或魚鼈。盡向此時遭剸割。鰭鱗剉落口猶開。肝肚攜來氣全熱。

△一本『魚鼈』作『鵝鴨』，『向』作『到』，『鰭』作『鬐』。

或渾炮。或細切。盡遑無明恣餐啜。教他忍苦受刀砧。猶嫌不美情無悅。

痛一般。命無別。爭不教他抱冤結。業鏡無情下待君。此時巧口難分雪。

△一本第四句作『專於業鏡待君來』。

閻魔王。親斷決。一一招當敢抵揭。不論銖兩總還他。如此相讎幾時歇。

縱爲人。神氣劣。短命多災形困惙。争如蔬素遣飢腸。免被冤家隨後撮。

△一本「遣飢腸」作「學持齋」。

況此身。如聚沫。終是無常歸壞滅。暫時光膩與肥充。兩日不安瘦如刮。

△一本「瘦如」作「如刀」。

中和年。閏三月。飢餓人民遞相殺。或是父子相窺圖。到此恩情皆斷絶。

飢火侵。難制遏。道俗僧尼無揀別。若非尖刃陌心穿。即是長槍胸上劄。

△右二首在傳寫之四本中，三本有，一本無。無此二首之本，書法特工，文字較精，題記時間爲同光二年，原不應失此二首。今失之，説明其祖本甚早，在中和以前，原無此二首；此二首在他三本内，乃中和以後所加，講唱人特借重時事，加强其現實性耳。

熱油澆。沸湯潑。號訴求他誰睬聒。貪饕之意若豺狼。毒惡之心似羅刹。

我此言。雖磣攋。只要人聞心改徹。自兹直到佛涅槃。洗滌身心交淨潔。

△首句一作「此時言」。「龍釋」云：「攋」，盧達切，音「剌」，又讀若「獺」，故「磣攋」一作「滲瀨」。《水滸傳》第四回：「戧戧地好滲瀨人！」

罪誰無。要猛決。一懺直教如沃雪。求生淨土禮彌陀。九品花中常快活。

△辰十二首，一韻。

隅中巳。時最善。勝事皆從此時辦。一是如來持鉢時。二當天衆經行散。

△『龍釋』云：此下七首，韻脚二十一字，及下文『晡時申』二十首，韻脚三十九字，乃『寒』、『桓』、『山』、『删』、『先』、『仙』、『元』諸韻，完全保存鼻音無失，大不易得。作者時代在宣宗左右，更可信。

純陀供。香積飯。法會齋筵陳供獻。州州梵刹扣金鐘。處處道場排玉饌。

或平安。或追薦。肅肅高僧離竹院。起草簇成鸞鳳臺。霜牋鏤作蓮花椀。

△『起草』『霜牋』均待校。一本『簇』作『聚』。

備果花。懸蓋傘。玉像金容光煥爛。神祇之類沐珍羞。鵄鳥已來皆飽滿。

利存亡。益家眷。凡是有求皆滿願。不惟禳卻萬般災。兼乃蠲除千户難。

△一本『有』作『所』，『滿』作『果』，『卻』作『鎮』，末三字作『千種患』。

賓頭盧。大羅漢。應供此時天下徧。如斯施設益羣生。總是如來巧方便。

彌陀國。兜率院。要去何人爲障難。十齋八戒有功勞。六道三塗無繫絆。

佛法中。須用意。得此人身豈容易。若落邊方下賤中。佛法師僧永難值。

△一本『方』作『夷』，『永』作『亦』。

難後人。須慶喜。百分之中無一二。幸於亂世遇彌陀。又喜殘年逢舍利。

△一本『中』作『人』，『亂』作『好』；『彌陀』一作『蓮經』，『舍利』一作『法會』。

△『龍釋』云：『以「會」叶「喜」、「二」。「喜」止韻，「二」至韻，而「會」乃泰韻，通韻不叶，方音始叶。』

學持齋。究經義。親近大乘生慧智。夜夜長燃照佛燈。朝朝勤換淹花水。

△一本『近』作『覲』，『大乘』作『蓮花』。

念觀音。持勢至。一串數珠安袖裏。目前災難不能侵。臨終又得如眠睡。

利益言。須切記。功果教君不虛棄。若非淨土禮彌陀。定向天宮覲慈氏。

△一本『利』作『相』，『須切』作『切須』，『覲』作『禮』。

△已十二首，二韻。叶『巳』韻者五首在後，俟校。參看『黃昏戌』。

日南午。日南午。赫赫紅輪當萬户。晦明緣隔淺深雲。延促遊行南北路。

△一本『輪』作『蓮』，『南北路』作『南贍部』。

奮金烏。迅玉兔。旋繞不離南贍部。潛移紅臉作桑榆。暗換青絲爲柳絮。

立三才。經萬古。多少英雄似狼虎。咸隨落日影魂銷。盡溺遊波無覓處。

△一本第四句作『墮落日影魂銷盡』，末句『盡溺』作『沉溺』。

潘岳容。石崇富。美麗西施並洛浦。死王誰怕鏡前花。煞鬼徒勞掌中舞。

△一本『麗』作『媛』。

春復秋。旦復暮。改變桑田易朝祚。三皇五帝總成空。四皓七賢皆作土。

△一本『旦』作『日』，『空』作『塵』。

△此首意與上文『日出卯』內『上三皇』一首複，作者容非一人。

虛幻身。無正主。假託衆緣成蔭聚。一朝緣散氣歸空。又把形骸葬堆阜。

△一本『把』作『抱』。

母哭兒。兒哭母。相送人間幾千度。昇沉瞥瞥似浮漚。來往憧憧如鎮戍。

△一本『人』作『松』。

少顏回。老彭祖。前後雖殊盡須去。無常一件大家知。爭奈人心不驚悟。

減功夫。拋世務。勤聽彌陀親法宇。看看四大逼來時。何事安然不憂懼。

△一本『親法宇』作『經一卷』，『逼來時』作『逼身來』。

泡幻形。豈堅固。一失人身難再遇。勸君取語早修行。前程免受波吒苦。

△一本『難再』作『再難』。

△午十首，皆叶『午』，首辭開端作疊句。

日昳未。日昳未。幻世浮生如夢寐。紅顏潛去沒人知。白髮暗來何處避。

貧窮人。若布施。實是教他力難置。若是生涯幸且充。不解用心修善事。

△次句『若』待校，或是『無』字。

設深機。窺小利。恨不剜挑人腦髓。飽餐腥血飲杯觴。恣長無明生意氣。

少謙和。沒仁義。兄弟何曾如手臂。親生父母似閒人。未省晨昏略看侍。

恣荒唐。逞奢侈。一日光陰半朝醉。思量能得幾多時。眼前便見成枯悴。

或腰疼。或冷痺。只道偶然乖攝理。尋求處士訪靈丹。囑託往還回藥餌。

△一本「訪」作「贖」。

年命衰。災禍至。積漸纏綿難起止。蹉跎不遇善親情。勸殺猪羊祭神鬼。

長冤家。招禍祟。轉轉前程不如意。門庭寥落管絃休。車馬稀疎往還棄。

△一本「寥」作「牢」，「休」作「斷」。

死魔來。相貌異。男女妻兒皆怖畏。七魄俄成北斗雲。一身遽掩東流水。

△一本「北斗」作「南蚪」。

漫搥胸。徒下淚。前路茫茫沒依倚。争如預自作津梁。免向三塗永沉墜。

△一本「預」作「願」，「茫茫」作「忙忙」。

△未十首，皆叶「未」，首辭開端作疊句。

晡時申。日將晏。殘景難留如急箭。不論貧富與公私。盡爲生涯走疲倦。

役心神。失茶飯。溪壑之心何日滿。逢人只道沒功夫。何處更曾修福善。

△一本「心神」作「身心」，「只道」作「衹檝」，未得其意。

勸諸人。莫放慢。火宅驅忙無際限。別人喫物自家飢。功德直須自家辦。

△一本「物」作「飯」。

莫多羅。覓閒散。廣置妻房多繫絆。虛忙恰似採花蜂。自縛何殊蠶作繭。

女若多。費綾絹。好物不可教覷見。紅羅帳上間銀泥。緋繡牀幃蹙金雁。

鳳凰釵。鸚鵡盞。枕盝妝函金花鈿。搬將送與別人家。任你耶娘賣家產。

△一本「釵」作「篦」。二三句原作「盞枕盝妝函鏡陷金鈿花」十字，一本作「鸚鵡盞枕盝妝函銀鉻鈿」十字，一作「玉釧粧逐于塵七寶鈿」，玆翦裁作三句如上，仍俟校。

拜別時。日將晚。欲去佯尋詐悲戀。父邊螫咬覓零銀。母處含啼乞釵釧。

△一本「佯尋」作「尋尋」，「含」作「伴」。

得即欣。阻即怨。歡喜冤家相惱亂。去後搜尋房卧中。點檢生涯無一半。

殺猪羊。修品饌。聚集親情作光顯。爲他男女受波吒。争似隨時謀嫁遣。

△一本「光」作「榮」。

死到來。不相管。父母與他當苦難。思量眷屬暫同居。畢竟終身成大患。

△一本「同居」作「時間」。

釋迦尊。巧方便。説出蓮花經八卷。火宅門外設三車。欲使門徒登彼岸。

△一本「八」作「十」。

頭聞經。勸發願。煞鬼任君錢鉅萬。直饒宅舍徧寰中。身謝得木頭三四片。

△一本「直」作「更」。末句乃用襯字。

△右二首，同光二年寫本無，從他本補，與上文『食時辰』內『中和年』二首同。

著綺羅。掛綾絹。殮入棺中虛壞爛。分毫善事不曾修。實即令人哀憫見。

△申十三首，最長，一韻。

日入酉。日入酉。落照殘霞不長久。林間宿鳥亂紛飛。路上歸人爭步走。

罷治生。休運構。凡是工人悉停手。隨時飯了略跧頭。曉鼓纔明又依舊。

△一本『治』作『營』。

使府君。食香粿。須念樵農住山藪。旱澇忍苦自耕耘。美飯不曾沾一口。

△一本『耕耘』作『畲私』，『山』作『村』。

體單寒。面塵垢。火焙煙熏形黑瘦。你輩城隍聚落居。人間苦事須知有。

△一本『焙』作『炙』，『你』作『我』。

遇清平。永福祐。要者運來皆得就。不能知分感天恩。厭賤糧儲輕粟豆。

△一本『粟豆』作『斛㪷』。

養雞鵝。喂猪狗。雀鼠穿窬圌囤漏。撮來拋向糞堆頭。日蒸雨爛成蛆臭。

拋擲多。損君壽。現世令人福不厚。或時種作遇風霜。縱得成苗多稗莠。

嫌善人。親惡友。習狎薰猶行乖醜。交關多使七成錢。糴糶無非兩般斗。

△一本『習狎』作『學習』，『行』作『逞』。

年既秋。漸蒲柳。起坐呻吟力衰朽。閑經業重睡昏昏。買肉脚輕行走走。
齒漸疎。皮漸皺。行動原來一依舊。不須目下騁僂儸。波吒總在無常後。

△酉十首，叶『酉』，首辭開端作疊句。純屬『侯』韻，不雜『豪』韻，乃早期表現。

黃昏戌。有可說。鼓罷長街人不出。莫言遇夜得身閒。算錢徹曙猶啾唧。

△一本『罷』作『絶』。

還往來。露妻室。半夜烹炮餐未畢。臺盤脚下酒滂沱。經像面前多碎骨。
醉昏昏。迷兀兀。將爲長年保安吉。忽然福盡欲乖張。寒暑交侵成卧疾。
死王來。去倉卒。前路茫茫黑如漆。業繩牽入鐵城中。萬櫃千箱阿誰物。
捨華堂。埋土窟。一善不修身已卒。有親男女爲追齋。七分之中唯得一。
若姑姨。或弟姪。一分之中也兼失。争如少健自家修。閒來更念彌陀佛。

△一本『自家修』作『自支分』。

清信男。清信女。聽我今朝相勸語。曩生曾早結緣來。此時方得相逢遇。

△一本『來』作『求』。

戒身心。少嗔妒。遮莫身爲家長主。百般讒佞耳邊來。寃恨且爲含容取。
行無傷。言有據。凡事酌量須得所。姿粧粉黛莫奢華。衣服綾羅須儉素。

△一本『衣服』作『衣餝』，『餝』應是『飾』之訛。

或子孫。或兒婦。衣食恩憐須徧布。丈夫慈善性恬和。兒女嬌癡輕誡諭。

蘊賢和。作規矩。小大安存如子母。欲無口業免人嫌。兒大鑰匙分付與。

自修行。辨前路。喫著殘年能幾許。更饒富似石崇家。誰免身爲墳下土。

△一本『更饒富似』作『直如富過』。

△戌十二首，叶二韻。

人定亥。人定亥。盡日驅馳夜方在。聚頭燈下飲杯觴。促膝盤中啜纖鱠。

△一本『馳』作『忙』，『促膝』作『狹膝』，一作『朱膝』。

或公私。或買賣。陶染結交多聚會。終年迷醉長無明。肯信佛門堪倚賴。

△一本『年』作『朝』。

縱發心。無忍耐。揀點師僧論過罪。雖逢善境暫回心。忽遇違緣還卻退。

△一本『緣』作『情』。

少蹉跎。老追悔。縱强鬪經筋力敗。將錢布施男女嗔。用物設齋妻子怪。

△一本『男女』作『眷屬』。

勸莫忙。教且待。方便意圖爲窒礙。何如少健自支分。莫教直到年衰邁。

△一本『支分』作『支持』，非。

眼目昏。耳沉聵。漸覺心神轉朦昧。寢寐長逢過往人。神魂已入幽冥界。

△一本『神』作『情』，『過往』作『往死』。

後生時。恣癡愛。終日留情聲色內。三科法境沒堅牢。五蔭形軀終破壞。

△一本『軀』作『骸』。

不聰明。少知解。噉食衆生結冤害。涅槃正路此時迷。生死病源何日瘥。

△一本『噉食』作『食噉』，『涅槃』作『菩提』。

彌陀佛。功力大。能爲勞生除障蓋。猛拋家務且勤求。看看被送荒郊外。

△一本首句作『法華經』，『勞』作『衆』。

△亥九首，叶『亥』，首辭開端作疊句。

夜半子。夜半子。時刻循環有終始。始終終始始還終。有世界來只如此。

死又生。生又死。出沒憧憧何日已。或前或後即差殊。一例無常歸大地。

△此首同光二年寫本亦不載。

夜既闌。天似水。斗轉河迴人盡睡。有時卻坐草堂中。悲見人間無限事。

△一本『既』作『更』，末句『人』作『世』。

悲囚徒。牢獄裏。夜靜領來力拷捶。杖鞭繩縛苦難任。皮肉瘦疼連骨髓。

△一本『力』作『方』，『瘦』作『痛』。

悲病人。久尫悴。四體沉沉難起止。牀頭一盞寂寥燈。枕畔兩行酸楚淚。

△一本「寂寥」作「長明」。

悲孕婦。日將至。停燭焚香告天地。性命惟憂頃刻間。渾家大小專看侍。

悲孤孀。没依倚。髮鬢茸茸雪相似。霜天寒夜自嗟吁。骨冷衣單多怨懟。

悲行人。拋幼累。恨別愁明啼不寐。少妻燈下坐支頤。老母堂前愁嚙指。

或富豪。或貧匱。各自前生緣果異。或藏草舍避驚憂。或卧紅樓整沉醉。

或佳期。或失意。聚散悲歡事難紀。思量一夜百千家。幾户憂愁幾家喜。

△一本「佳」作「嘉」。

△子十首，叶「子」，首辭開端作叠句。

晝屬人。夜屬鬼。睡是人間之小死。身即冥冥枕上眠。魂魄悠悠何處去。

△「龍釋」云：「以「去」叶「鬼」「死」，「鬼」尾韻，「死」旨韻，而「去」語韻，亦通韻不叶，古西北方音始叶。合前舉「隅中巳」內一例，可斷作者確爲當時之西北人。」

夜復曉。曉復夜。晝夕遞遷何日罷。鏡中霜髮逐時添。頰上桃花隨日謝。

足軒車。多宅舍。蘭室屏幃純繡畫。一朝祿盡死王來。生事落然難顧藉。

△一本「祿」作「福」，「盡」作「謝」。

善要修。罪須怕。不是虛言相誑謼。閻王未肯受分疏。煞鬼豈能容諂詐。

火宅忙。須割捨。自古無常誰免者。暫寄浮生白日中。終歸永卧黃泉下。

更擬講。日將西。計想門徒總待歸。念佛一時歸舍去。明日依時莫教遲。

△首句原作『敬疑講』，茲從『龍釋』。龍引《無常經講經文》（《敦煌變文集》六六一頁）曰：『更擬說，日西垂，座下門徒各要歸。忽然逢着故醋擔，五十茄子兩旁簣（蟛蜞）。』同文（六六三頁）又曰：『更擬說，日西止，道理多般深奧義。明天早到與君談，且向階前領取偈。』謂『本辭此三字，原作應是「更擬講」無疑。《廣韻》：「敬」，居慶切；「更」，古衡切：均映韻。見母；「更」，二等字，「敬」，三等字，遂循聲代用。敦煌歌辭內，「擬」寫「疑」者，例多不勝舉。』此說較長；此外尚有他說，詳《敦煌歌辭總編》。

△此首同光二年寫本闕。

△右六首總結全文，不屬於『夜半子』段內。王重民《說十二時》曰：『每時少的重疊九次，多的到十六次』，誤。

李忱 一首

即宣宗，憲宗李純之子。生於憲宗元和五年（八一〇），卒於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三十七歲即帝位。好文，重科第，留心貢舉。每曲宴，與學士倡和。公卿出鎮，多賦詩餞行。在位十三年。謚曰獻文。

泰邊陲

海岳晏咸通。餘闕。

△録《舊唐書》一九上《懿宗本紀》：唐蘇鶚《杜陽雜編》下：『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按『咸通』爲忱子懿宗漼年號。《舊唐書·懿宗紀》：『宣宗製《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帝果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爲年號。』《南部新書》同此說。

△本卷失名内，另有《泰邊陲》殘句，爲三言，因知此調全辭並非齊言。

陸龜蒙　十二首

字魯望，蘇州人。生年不詳，約卒於僖宗中和初（八八一）。舉進士不中。曾任湖、蘇二州從事。後隱於松江甫里，自號天隨子。以高士召，不赴。

吳俞兒舞歌　三首

△此歌三首，録《樂府詩集》五三《舞曲歌辭》。乃應吳中民間雜伎場上之用而作，與王粲《魏俞兒舞歌》述魏德、充廟樂者，大異其用。但此作之題與辭之風格，則頗受粲作影響。

劍俞

枝月喉。棹霜脊。北斗離離在寒碧。龍魂清。虎尾白。秋照海心同一色。　纛影吒沙干影側。神豪髮直。四睨之人股佶栗。欲定不定定不得。　春膚殘。兒且止。狄胡有膽大如山。怖亦死。

△次片首二句待校。『在』一作『仕』，此據《樂府詩集》汲古閣本及《全唐詩》二二一。『干』，《全唐詩》六二一作『千』，注：『一作「干」。』雜伎由父子登場，末片紀父對兒之白語。

矛俞

手盤風頭背分電。光戰扇。欲刺敲心留半綫。纏肩繞脰。禥合眩旋。　卓植赴列。奪避中節。前衝函禮穴。上指孛彗滅。與君一用來有截。

△首片起三句待校，所謂『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

弩　俞

牛來開弦。人爲置鏃。捩機關。迸山谷。鹿駭溜。隼擊遲。析毫中睫。洞腋分龜。達堅壘。殘雄師。可以冠猛樂壯曲。抑揚蹈厲。有裂犀兕之氣者。非公與。

紫溪翁歌

△此下五首録《甫里先生文集·雜著》一六。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棲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寶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此紫溪翁歌。以下爲甫里先生和歌。

甫里先生賡歌

先生側弁而賡之曰：

△『側弁』從《全唐詩》六二一，原無『側』字。又《全唐詩》題曰《廣歌》。

採江之魚兮。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

小雞山樵人歌

小雞山在吳胥門外光福之西。龜蒙歲入薪五千束於其山，其供事之樵矼曰顧及。乾符六年九月，致薪二百五十，責之曰：『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爲汝之利耶？』與之酒，繼之以歌。

△序文據《全唐詩》，據原文補一『吳』字。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迎潮送潮辭 二首 並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漵，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

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詞》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箱短。遠岸没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款紫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元。

△《全唐詩》『箱』作『箔』，『餘』作『腴』。

送潮

潮西来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風騷牢兮愁煙孤。天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歘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檝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無纓可濯』從《全唐詩》六二一，原辭缺『可濯』二字。

△按二辭上片同爲七言四句，僅後辭於次句襯一字爲異。下片句法亦大致無異，二者應繫於同一聲樂。至於

二首平仄分叶，與王維《魚山神女祠歌》、皇甫冉《迎神送神詞》同一機軸，自是唐代聯章歌辭常例。

失調名 夜會問答 四首

△此下十首俱録《甫里先生文集》十三，總題《夜會問答十首》。『十』者，陸作四首、皮日休作四首、張賁作二首也。

寒夜清。簾外迢迢星斗明。況有蕭閒洞中客。吟爲紫鳳呼凰聲。

△原本首句下注：『日休問魯望。』後三首注同。此首末句下注：『時華陽廣文先生在焉。』指所謂『洞中客』，即張賁。此調由陸首唱，皮、張二人從同。今均題作《失調名》。

金火障。紅獸飛來射羅幌。夜來斜展掩深爐。半睡芙蓉香蕩漾。

懷溪雲。漠漠閒籠鷗鷺羣。有時日暮碧將合。還被魚舟來觸分。

月下橋。風外拂殘衰柳條。倚欄杆處獨自立。青翰何人吹玉簫。

△《全唐詩》七九三聯句内，列皮、陸、張三人之《寒夜文宴聯句》，及皮、陸二人之《寒夜聯句》，與此組所詠，殆同一事。

皮日休 四首

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約生於文宗太和、開成之交（八三四至八三八），卒於僖宗中和三年（八八三）。少隱鹿門，號閒氣布衣。咸通八年進士第，辟蘇州軍事判官，後授太常博士。黃巢據長安，任爲翰林學士。巢兵敗，不知所終。

失調名 夜會問答 四首

癭木杯。杉贅楠瘤刳得來。莫怪家人畔邊笑。渠心只愛黃金罍。

△首句下原注：『龜蒙問襲美。』末首同。

蓮花燭。亭亭嫩蕊生紅玉。不知含淚怨何人。欲問無由得心曲。

△首句下原注：『貢問襲美。』下首同。

錦鯨薦、碧香紅膩承君宴。幾度閒眠卻覺來。彩鱗飛出雲濤面。

霜中笛。《落梅》一曲瑤華滴。不知青女是何人。三奏未終頭已白。

張賁 二首

字潤卿，南陽人。宣宗大中時進士第，唐末爲廣文博士。嘗隱於茅山，後寓吳中，與皮、陸友。

失調名 夜會問答 二首

落霞琴。寥寥山水揚清音。玉皇仙馭碧雲遠。空使松風終日吟。

△首句下原註：『日休問潤卿。』

憶山月。前溪後溪清復絶。看看又及桂花時。空寄子規啼處血。

△首句下原註：『龜蒙問潤卿。』

△右十首，乃酒筵著辭。其法爲一人起調，另一人依調續之。續調者可再起調。『瘦木杯』、『蓮花燭』、『霜中笛』等起調辭，皆繫於筵中所見。此格唐著辭中常見，參『理論』《著辭》章。

路巖 一首

字魯瞻，冠氏人。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七）生，宣宗大中中第進士。懿宗時，在相位八年。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坐縱容親吏，流儋州，死。

感恩多　贈官妓行雲

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餘闕。

△録《北夢瑣言》三：『唐路侍中巖……鎭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鎭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感恩多》調，見下文卷八牛嶠作，五言二句在起拍。

方干　一首

字雄飛，睦州桐廬人。生年不詳，約卒於僖宗末（八八八）。受知於徐凝、姚合。懿宗咸通中，舉進士，不第。隱於會稽鑑湖。歿後，學者私謚爲玄英先生。

一盞酒令

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

△録《唐語林》七。略謂干缺脣，嗜鮓，喜譏戲。在杭宴，有軍倅吳傑，目畏風，女伶以巾障之，干因爲令

以戲。傑還令如下。

吳傑 一首

● 杭州軍倅。

一盞酒令

一盞酒。一臠鮓。止見半臂著襴。何處口脣開袴。

△録同上。謂傑還令後，「一席絶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袴」。」

△右二首雜言酒令，與《唐摭言》一三所載方干、李主簿改令二首內容相近：均嘲兔缺，均以「盞」、「鮓」起韻，各辭後二句均爲六言。頗疑是一事二傳。然二組令辭所用，皆爲典型酒令令格，其六言句式，皆由《三臺》型催酒曲發展而來，實不可執《唐摭言》而謂《唐語林》所載無據。今備録四辭，齊言二首入《聲詩集》。說詳「理論」《著辭》章。

司空圖 一首

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生於唐文宗開成元年（八三七），卒於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九〇八）。

懿宗咸通十年進士第。由宣歙王凝幕歷禮部郎中。光啓初，知制誥，中書舍人。歸隱中條山王官谷。朱梁時，不食，卒。

酒泉子

買得杏花。十載歸來方始坼。假山西畔藥闌東。滿枝紅。旋開旋落旋成空。白髮多情人便惜。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

△録《尊前集》。

△《全唐詩》八九一及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詞》上載此，「便惜」作「更惜」，茲據毛晉汲古閣本。

鍾輻　一首

虔州南康人。《唐摭言》云：輻於咸通末，以廣文生爲蘇州院巡。《江南野録》云：後周時，輻中選甲科第二，後隱鍾山，年八十餘。二說相去甚遠，未知孰是。

卜算子慢

桃花院落。煙重露寒。寂寞禁煙晴晝。風拂珠簾。還記去年時候。惜春心。不喜閒窗繡。倚屏山。和衣睡覺。醺醺暗銷殘酒。　獨倚危闌久。把玉筍偷彈。黛蛾輕鬥。一點相思。萬般自家甘受。抽金釵。欲買丹青手。寫別來。容顏寄與。使知人清瘦。

△錄《全唐詩》八九一。次句「煙重」俟校。

李　曄　二首

即昭宗，原名傑，改名敏。生於懿宗咸通八年（八六七），卒於天祐元年（九〇四）。即位後，李茂貞入長安，奔華州。天復中，韓全晦劫往鳳翔。全晦被殺，回京，大誅宦官，遷都洛陽。卒爲朱全忠所害。

菩薩蠻　「三峰下」　二首

△此下二首錄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中朝故事》、《碧雞漫志》、《新五代史》、《唐詩紀事》、《全唐詩》均載之。異文甚多，以敦煌本較近原作。說詳《總編》三及《敦煌曲初探》「考屑」。

登樓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　野煙遮遠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内中。

△潘重規以爲末句應從《唐詩紀事》，作『迎奴歸故宫』，説亦有據。參《敦煌詞話》。

△《舊唐書》二〇《昭宗紀》云：『乾寧四年春正月，丁丑朔，車駕幸華州。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菩薩蠻》詞，覃王已下，並有屬和。』所唱所和，殆即昭宗此作。

△《新五代史》四〇《韓建傳》云：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即上列此作，首章、次章無考。

飄颻且在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宫。朦朧煙霧中。　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何日卻迴歸。玄穹知不知。

△此首容即所謂『三章』之一，敦煌曲内另有和作一首，見本卷『失名』部份。

△《全唐詩》八八九『飄颻』作『飄飄』，『玄』作『蒼』。

韓偓　六首

字致光，一作致堯，號玉山樵人。京兆萬年人。生於武宗會昌四年（八四四）。昭宗龍紀元年進士。佐河中幕府，累遷諫議大夫，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以不附朱全忠，貶

濮州司馬。後依閩王審知而卒。所著歌詩，不啻千首，裒曰《香奩集》，自序謂『或樂工配入聲律』。

玉合　雜言

△此下六首録《香奩集》。『玉合』『金陵』『三憶』均原題。

羅囊繡。兩鳳凰。玉合雕。雙鸂鶒。中有蘭膏漬紅豆。每回拈着長相憶。長相憶。經幾春。人悵望。香氤氳。開緘不見新書跡。帶粉猶殘舊淚痕。

△《香奩集》注『雜言』。《全唐詩》六八三注：『鳳凰』一作『鴛鴦』，『漬』一作『積』，『相憶』均作『思憶』，『淚』一作『指』。

△林大椿《唐五代詞》校記，於此首前片三言四句作六言二句，前後句法乃參差。

金陵　雜言

風雨蕭蕭。石頭城下木蘭橈。煙月迢迢。金陵渡口去來潮。自古風流皆暗銷。才魄妖魂誰與招。彩箋麗句今已矣。羅襪金蓮何寂寥。

△《香奩集》注『雜言』。《全唐詩》六八三注：『魄』一作『鬼』，『彩』一作『錦』，『今』一作『徒』。

△王國維《香奩集跋》：「《玉合》、《金陵》二首，皆係致光創調。而《金陵》尤純乎詞格。」

三憶 三首

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

《全唐詩》六八三注：「不」一作「未」。

憶行時。背手挼金雀。斂笑慢回頭。步轉闌干角。

△《全唐詩》注：「挼」一作「移」，「斂笑」一作「欲去」。

憶去時。向月遲遲行。强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

△王國維《香奩集跋》：「「憶眠時」，本沈隱侯創調，隋煬帝繼之，升庵視爲調祖。唯致光詞少二句耳。」

按此説僅及表面，未明音樂之時代分野，參本卷前列鄭符《閒中好》題注。

〔聯娟淡眉〕

一燈前。雨落夜。三月盡。草青時。半寒半暖正好。花開花謝相思。惆悵空教夢見。懊惱多成酒悲。紅袖不乾誰會。揉損聯娟淡眉。

△《香奩集》內原編爲『六言三首』之一，而於此首之前片中讀爲『前雨』『盡草』。此不辭，非六言句。王國維改題爲《謫仙怨》，更大誤，説詳《唐聲詩》論六言。玆同《玉合》、《金陵》二調之例，取名如上，並句讀前片爲三言四句、六言二句，二平韻；後片爲六言四句，二平韻。原集內所謂『六言三首』，應改爲『六言二首』及『雜言一首』。

張曙

吏部侍郎駿子。昭宗大順二年進士。官右補闕。《擊甌歌》一首，作於僖宗中和四年。

擊甌歌

宋玉《九辨》曰：『悼余生之不時兮。』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謳，爰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期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予賦之，予乃歌曰：

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晛我兮擊拊。眷我兮慇懃。

△録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二。原無題，題擬。《古謠諺》九二題作《遊巴州東樓歌》。

伊用昌 一首

『用昌』一作『夢昌』，里貫未詳。唐末不仕，在南岳爲道士。與妻乞食於廬陵、宜春諸郡。出語輕忽，人呼爲『伊瘋子』。愛作《望江南》，遇物輒詠，夫妻唱和。天祐癸酉(九一三)卒。

望江南 詠鼓

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

△録《太平廣記》五五引《玉堂閒話》。

△此辭亦見《十國春秋拾遺》，編入南唐。又《十國春秋》七六列伊用昌於楚傳。今從《玉堂閒話》繫右辭於此。

王 轂 一首

字虛中，號臨沂子，宜春人。昭宗乾寧五年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入梁，官尚書郎。以歌詩名。未第時，嘗作《玉樹曲》，市廛中與人争，每以此自豪。

玉樹曲

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　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

△録蘇軾《漁樵閒話録》下。云：『唐末，有宜春人王轂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略云：……。此詞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恥慚謝而退。』宋黃徹《碧谿詩話》引此語，辭中『碧月』作『璧月』。『蓮舌』，亦從《碧谿詩話》，原作『連舌』。

△《唐詩紀事》七〇、《全唐詩》六九四、清李調元《全五代詩》七引《唐音戊籤》，均列《玉樹曲》，乃七言古風二十句。其第九至第十六句云：『璧月夜滿樓風輕，蓮舌泠泠詞調新。當行狎客盡居禄，直諫犯顏無一人。歌舞未終樂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王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

△清鄭方坤《五代詩話》三引《小草齋詩話》載此曲，以五言『内宴明朝日』開端，下接七言七句，便入右辭兩片之九句，並非七言二十句，『豐』作『尸』，『劍』作『殿』，未知何本。

△《江西通志》一五九雜記引《漁樵閒話》載此詞，上闋『連舌』作『蓮色』，下闋『晉王』作『君王』。

藍采和　一首

不詳里貫。行歌乞索，嘗踏謠於濠梁之間酒樓，所傳歌辭，各本不一。

踏歌

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　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　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錄《太平廣記》二二引沈汾《續神仙傳》，云：『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全唐詩》八六一『許』作『時』）也。……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三』一作『二』，『騎』一作『驂』，『桑』一作『蒼』，『高』一作『空』，參看下文卷十南唐《藍采禾歌》。

△《道藏》一四六『鱗』上洞真部記傳類《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三七，載《藍采和傳》，用《續神仙傳》，曰：『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乃脱一字，使首三句七字爲三言二句，餘同右。

失名 三十首

菩薩蠻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　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一餉發嬌嗔。碎挼花打人。

△録宋章淵《槁簡贅筆》：『今人見婦人麄率者，戲之曰「碎挼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毋乃碎挼花打人耶！」蓋引當時人有詞』云云。

△楊慎《詞品》二謂此詞『又在《花間》之先。』湯顯祖《花間集敍》曰：『其爲《花間集》之先聲，蓋可知矣。』《詞府》五、《詞匯》初編二，均載此，屬無名氏。『含』作『帶』，『美』作『佳』，『剛』作『只』。『餉』，《詞府》作『向』，《詞匯》作『面』。《全唐詩》八九九『剛道』作『須道』，『餉』作『面』，乃用《說郛》本《槁簡贅筆》。

△《全宋詞》於張先『存目詞』內，引章淵《槁簡贅筆》見此詞，『庭』作『簾』，末二句云：『花若勝如奴，花還解語無？』全非。又宋黄公度《知稼翁詞》內亦見此詞。

巫山一段雲　赴蜀宫人留題寶雞驛壁　二首

△二首録《尊前集》，注：『上幸蜀，宫人留題寶雞驛壁。』按昭宗未赴蜀，《尊前集》有脱誤。詞之語氣，亦不類奔竄留題。容爲僖宗赴蜀時事。

縹緲雲間質。輕盈波上身。袖羅斜舉動埃塵。明艷不勝春。　翠鬢晚粧煙重。寂寂陽臺一夢。冰眸蓮臉見長新。巫峽更何人。

△『輕盈』原作『盈盈』，《全唐詩》八八九同，從沈雄《古今詞話》改。《古今詞話》『波』作『掌』，『長』作『誰』。

蝶舞梨園雪。鶯啼柳岸煙。小池殘日艷陽天。苧蘿山又山。　青鳥不來愁絶。忍看鴛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閒情恨不禁。

△『岸』，《古今詞話》同，《彊村叢書》本《尊前集》與《全唐詩》作『帶』。

△二首並無内容之聯繫，同是題壁之作而已。

泰邊陲

待來年。餘闕。

△《全唐文》九三〇載杜光庭《宣示解泰邊陲謝恩表》，謂鳳翔方面『有謠言《泰邊垂》曲子「待來年」者』，命詳其義。光庭曰：『果見明神示讖，里巷傳謠。竊聞所告之詞，便主克平之義。所言「邊垂」者，乃國家散關之外。……成功克敵，翹足可期』云云。是僖宗入蜀，避黃巢政權時之事。

△按『待來年』三字，應是原辭之首句；調內另有五言之句，見上文李忱作可知。

菩薩蠻『問龍門』

△此下十五首，均載《敦煌歌辭總編》二。

自從宇宙充戈戟。狼煙處處熏天黑。早晚豎金雞。休磨戰馬蹄。淼淼三江水。半是儒生淚。老尚逐經才。問龍門何日開。

△錄《西陲秘籍》。原本寫於懿宗咸通間，作辭時期當在此前，詳王國維《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及《敦煌曲初探》『論時代』。

△『儒』，原不易辨，從況周頤《蕙風詞話》四。『淚』原寫『類』。『經才』原寫『今財』，王重民校作『金財』，與下句不貫；唐圭璋校作『今才』，指當時赴試之舉子。茲從晚唐通俗文藝《太公家教》句：『只欲揚名於後世，復無晏嬰之經才』改。王國維《東方雜誌》本『宇宙』作『宇內』，未知何據。

菩薩蠻 『卻回歸』

御園點點紅絲掛。因風墜落沾枝架。柳色正依依。玄宮照綠池。　每思龍鳳闕。惟恨累年別。計日卻回歸。象似南山不動微。

△錄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此辭應是乾寧四年春，原從昭宗來華州之臣工，將回長安而有所作。略見上列李曄辭校，另詳《初探》『論時代』。

△『掛』原作『罷』，『因』作『金』，『別』原闕，補正如此，仍俟校。『微』字費解，亦待訂。

菩薩蠻 『卻回歸』

常慚血願居臣下。明君巡幸恩沾灑。差匠見修宮。竭誠無有終。　奉國何曾睡。葺治無人醉。剋日卻回歸。願天涯總西。

△錄敦煌寫本斯二六〇七。此首及下列二首應是乾寧四年諸臣屬和昭宗《菩薩蠻》之辭。參上列李曄辭校。《新五代史》四〇《韓建傳》云：『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

皆屬和之。」右辭疑即華州刺史韓建和辭。潘重規已有此說。末句王佩諍校作『天涯總願知』，此用潘校。

菩薩蠻 『在三峰』

千年鳳闕爭離棄。何時獻得安邦計。鑾駕在三峰。天同地不同。　宇宙憎嫌側。今作蒙塵客。閫外有忠常。思佐聖人王。

△錄同上。『離棄』原作『雄弃』，兹用蔣禮鴻《敦煌詞校議》說。伯三一二八本下片末句作『常思佑□聖人』，王重民訂二句爲『閫外有忠臣，常思佑聖人。』

菩薩蠻 『憂邦國』

自從鑾駕三峰住。傾心日夜思明主。慣在紫微間。笙歌不暫閒。　受祿分南北。誰是憂邦國。此度卻回鑾。須教社稷安。

△錄同上。

獻忠心 『卻西遷』

自從黃巢作亂。直到今年。傾動遷移。每驚天。京華飄颻。因此荒□。空有心。長思戀。明皇□。願聖明主。久居宮宇。臣等默佑。有望□。常輸弓劍。更拋涯計。會將鑾駕。一步步。卻西遷。

△錄同上。此首應作於僖宗中和二年後，詳《初探》『論時代』。

△原本『颻』字闕，『佑』作『始』，『輸』作『殊』，『駕』作『驚』，『遷』作『迴』，無三空格。『明皇』、『有望』、『宇』，待校。『輸』乃拋棄之意。『一』，原本無，依調格補。王佩諍補前片末句爲『明皇前』。

望江南 『負心人』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與奴吹散月邊雲。照見負心人。

△此首據《敦煌零拾》、《敦煌詞掇》校錄。原本寫於懿宗咸通間，詳《初探》『論時代』。

△原本『更闌』作『風闌』，『與』作『以』，『雲』作『銀』，『負』作『附』——此四處乃王國維在

《東方雜誌》內所訂。況周頤《蕙風詞話》四改「散」爲「卻」。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詞集》內改「與」爲「爲」。

望江南 五涼詠月

臺上月。一片玉無瑕。迤邐看歸西海去。橫雲出來不敢遮。瓔璣繞天涯。

△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斯五五五六等校録。此首寫卷時期同前首，作辭時期不必同。

△「五涼」二字，原在辭首句之上，玆移向題目位置，意乃「五涼詠月」。原本「瑕」作「暇」，「迤邐」作「以里」。「海」「敢」二字闕，從王國維補。第四句唐圭璋訂爲「橫雲□出不來遮」。

望江南 「龍沙塞」

龍沙塞。路遠隔恩波。每恨諸蕃生留滯。只緣當路寇讎多。抱屈爭奈何。　皇恩溥。聖澤徧天涯。大朝宣差中外使。今因絶塞暫經過。路遠合通和。

△據敦煌伯三一二八、伯二八〇九、伯三九一一、斯五五五六等寫本校録。一本「當路」作「把截」，「奈」作「那」，「皇恩溥」作「新恩照」，「路遠」作「路次」。另本「抱」作「怨」，「諸」，有作

『之』者，王重民從『之』之形近，改爲『六』，嫌文；應從『之』音，還爲『諸』。

△宣宗大中十年，唐遣『回鶻册立使』王端章，隨從押衙陳元弘至雪山之南，被回鶻叛部所劫，賴有沙州遊奕人接護始免，與右辭所詠正合。其事又見《張義潮變文》（《變文集》一一四頁）。其寫卷時代，則在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九四八）。

望江南　『邊塞苦』

邊塞苦。聖上合聞聲。背蕃歸漢經數歲。當爲大國作長城。金榜有嘉名。　太傅化。永保更延齡。每抱沉機扶社稷。一人有慶萬家榮。早願拜龍旌。

△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斯五五五六校録。此辭作於懿宗咸通年間。《張淮深變文》謂：『自從司徒歸闕後，有我尚書獨進奏。』（《變文集》一二七頁）『三公』之制，漢曰『司徒』，周曰『太傅』。本辭之『太傅』，正合變文之『司徒』。

△第四句原本之『常聞』二字，從龍晦校作『當爲』。因變文中以『常』代『當』之例甚多；而『聞』在西北方音內失去鼻音，便讀若『爲』。如《捉季布傳文》：『朕聞舊酬（仇）荒國土。』一本『聞』作『爲』。詳《敦煌曲校録》二一。

思越人 『美東鄰』

美東鄰。多窈窕。繡裙步步輕擡。獨向西園尋女伴。笑時雙臉蓮開。□□分手低聲問。忽忽恨關良媒。怕被顛狂花下惱。牡丹不折先回。

△錄敦煌寫本伯二七四八。原卷同有大中四年文件一通，足見右辭作於大中四年之前。

△原本『擡』寫『臺』。『園』上原寫『東』，塗去，改『西』。『忽忽』寫『忩忩』。下片首二字原寫『山牟』，顯訛，空格待訂。或謂是『小年』，或謂是『回眸』。

思越人 『拌不得』

一枝花。一盞酒。小争不去□□。□□□□終不醉。無花對酒難□。一枝□□□□□。□枝慕我心迷。幾度擬拌拌不得。思量且坐□□。

△錄同上。雖同屬晚唐，然二首內容無密切聯繫，不必爲同時之作。

△曰『一枝花，一盞酒』，乃知此首是酒筵著辭。花枝勸酒，常見於中唐以後之拋打令中。詳『理論』四《著辭》。

怨春閨

好天良夜。□月碧霄高掛。羞對文鸞。淚濕紅羅帊。時歛愁眉。恨君顛罔。夜夜歸來。紅燭長流雲榭。夜久更深。羅帳虛熏蘭麝。頻頻出户。迎取嘶嘶馬。含笑覷。輕輕罵。把衣撏撦。叵耐金枝。扶入水精簾下。

△錄同上。亦應作於大中四年以前。

△第二句首字空格，乃依韻意擬設。『顛罔』原寫『顛冈』，『帳』寫『悵』，『榭』寫『㰻』。

謁金門　『開于闐』

開于闐。綿綾家家總滿。奉戲生龍及玉椀。將來百姓看。尚書座客□無。四塞休征罷戰。但□阿郎千秋歲。甘州他自離亂。

△此辭錄自敦煌寫本斯四三五九。原本同卷有書手題記曰：『維大梁貞明五年四月日，押衙乞首寫。』此爲寫卷時代。作辭時代，應據辭中內容考訂。按辭內『尚書』，應指張義潮於咸通八年（八六七）入長安後，姪淮深留守瓜沙之時事。『尚書』，即在長安之張義潮，『阿郎』，即義潮姪淮深，正代鎮瓜州。其事於

《張淮深變文》（《變文集》一二一頁）中有詳盡描寫。義潮於咸通十三年卒於長安，則此辭作辭時代在咸通十三年前。

△今存唐五代《謁金門》辭十八首，其中敦煌曲四首。右辭下片格律較疎，若準《謁金門》「朝帝美」例（見上文卷四），應爲「六六七五」四仄韻，而右辭原作「五六六六」三仄韻。因此，「尚書」句顯有脫字，玆特加空格備考。

鄭郎子辭 「彈卻天下曲」

青絲絃。揮白玉。宮商角徵羽。五音足。何時得對明主彈。一絃彈卻天下曲。

△據敦煌寫本伯三二七一、斯六五三七校録。前本同卷有「乾符四年」字樣之題記。故此辭應作於乾符四年之前。後本調名中「辭」字寫作「詞」，並於調名上另寫「彈卻天下曲」五字。

△「鄭郎子」原樂工名，用作曲名，與《何滿子》同例。

喜秋天 「相思破」 二首

△録敦煌寫本伯二八三八《雲謠集》，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一。「賺」原寫「湛」，乃唐敬宗名，此辭直書不諱，應作於敬宗在位（八二五）之前。設若寫地在河湟收復以前，瓜沙書手得從權不諱，則其時亦僅

能在宣宗大中二年（八四八）以前。

潘郎妄語多。夜夜道來過。賺妾更深獨弄琴。彈盡相思破。

△『賺』原作『湛』，從朱祖謀校。

寂寂坐更深。淚滴爐煙翠。何處貪歡醉不歸。羞向鴛衾睡。

△『坐更深』原作『更深坐』，平仄違，故改。上文卷五失名氏《鵲踏枝·他邦客》起句：『獨坐更深人寂寂』，可據。

望江南　湖上曲　八首

△此下八首，録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五，又見涵芬樓《說郛》本韓偓《海山記》，託爲隋煬廣泛東湖之作。此託若非韓氏所爲，至遲亦必出於晚唐人手。近人況周頤《蕙風詞話》內稱：或謂爲柯古（段成式）所託，『亦無確據』。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卓人月《詩餘廣選》、沈雄《古今詞話》等，另據一來源，八首乃單片（無下片），字句較嚴。此首單片體『浸』作『漾』，『象』作『玉』，『偏』作『恰』。

湖上柳。煙裏不勝垂。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蔭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歷代小史》及《古今逸史》本《海山記》，『垂』作『摧』，《唐詞紀》同。《逸史》本『弄』作『落』。《詩餘廣選》無下片，次句用下片之『蔭覆畫橋低』，『搖』作『調』。明馮夢龍《醒世恒言》二四載此首，『蔭』作『陰』。劉斧所録亦作『陰』。此從他本改。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户。素華無韻入澄波。煙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說郛》本『煙』作『望』，『尊』作『來』，他本多同此。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醒世恒言》『寄』作『正』。《說郛》本『綬』作『綏』。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翦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原本『淺蕊』作『侵蓓』，『幽』作『澂』，此從《說郛》等本。《說郛》等本『葩』作『芽』。一本『只』作『即』或『日』。《唐詞紀》『若』作『莫』。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　軒內

好。嬉戲下龍津。玉琯朱絃聞晝夜。踏青門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説郛》本『宜身』作『輕盈』，『輕』作『猶』，『昨』作『乍』，『今』與『晝』作『盡』，『滿』作『謾』。又諸本『從』多作『泛』。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香看。春殿晚。仙艶奉杯盤。湖上風煙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皇帝正清安。

△各本『線』多作『甲』，『煙光』多作『光真』，『皇帝』多作『帝主』。

△《圖書集成》二七八食貨典『酒』部：『《望江南》，御製「湖上酒」，即煬帝作也。』

湖上水。流繞禁園中。斜日暖搖青翠動。落花香綴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遥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青翠』，從《唐詞紀》，各本多作『清翠』。《説郛》等本『綴』作『暖』；『遥』作『搖』，與第三句複。

〔北邙月〕　妙香詞

勸君酒莫辭。花落抛舊枝。只有北邙山下月。清光到死也相隨。

△録《全唐詩》八六七，題『妙香詞』。注曰：『唐鄭繼超遇田參軍，贈妓，曰妙香。數年，告別，歌「北邙月」詞送酒。翌日，同至北邙山下，化狐而去。田君亦狐也。』《全唐詩》所述本事，見《洞微志》。

《唐詞紀》五逕題作者曰妙香，不知何人所託。

△《太平廣記》三四七『曾秀衡』條載鬼女王麗真留別辭云：「五原分袂真吳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少年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北邙乃麗真歸葬之山。按北邙一作北芒，即邙山，亦稱芒山，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東北。漢魏以來，王侯公卿多葬於此，後因以泛稱墓地。如陶淵明《擬古》詩云：「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七　五代一百四十二首

後梁

失名　十二首

天仙子『誰是主』二首

△此下十首曲子辭，俱錄《雲謠集雜曲子》。又見《敦煌歌辭總編》一。此集雜言辭三十二首，餘二十二首已列上文唐代卷內。據原寫本之一（伯二八三八）情況：卷之正面寫中和四年（八八四）算會呈報都僧統之賬目等，背面前段寫金山天子時代所用之《釋子文範》，後段接寫《雲謠集雜曲子》。王重民說：『二者筆跡雖不同，其書寫年代不應距金山天子太遠。金山天子與朱梁一代相終始，故可視爲梁唐間寫本。』按朱梁始於公元九〇七年，距中和四年不過二十四年。姑援例暫編於此，以俟續訂。

燕語鶯啼驚覺夢。羞見鸞臺雙舞鳳。天仙別後信難通。無人共。花滿洞。休把同心千徧弄。

△『共』原作『問』，冒廣生改『共』。龍晦謂唐五代西北方音，『問』與『夢』『鳳』等字可以通叶。『羞』原作『休』，參看上文卷五温庭筠《南歌子》末一首校。敦煌本《燕子賦》：『雀兒修欲死』，『修』亦『羞』字假。

叵耐不知何處去。正值花開誰是主。滿樓明月夜三更。無人語。淚如雨。便是思君腸斷處。

△原本『值』作『時』，況周頤改作『是』，字形不近，又與同句内之『是』字複。末句『便』，羅振玉校本作『正』。

△此首在各校本内，均合前一首作兩片之調，而《天仙子》兩片之調，從無前後異韻者，茲故分之。

竹枝子 『遊蕩經年』

羅幌塵生□□□。笙簧無緒理。恨小郎游蕩經年。不施紅粉鏡臺前。只是焚香禱祝天。

屏幃悄悄□□□。□□垂珠淚。點點滴滴成斑。待伊來際共伊言。須改狂來斷卻顛。

△原本『屏幃悄悄』四字，在首句『塵生』下空三格處，下片起句作『垂珠淚滴點點滴成斑』九字，茲從冒廣生校。原本『簧』作『篁』，『際』作『敬』，末句作『須改往來段卻顛』。末句之『狂』字從盛靜霞

校，『斷』字從夏承燾校。

柳青娘　『倚闌人』　二首

青絲髻綰臉邊芳。淡紅衫子掩酥胸。出門斜撚同心弄。意恒惶。故使横波認玉郎。叵耐不知何處去。教人幾度掛羅裳。待得歸來須共語。情轉傷。斷卻妝樓伴小娘。

△唐五代西北方音東、陽通叶。

△『酥』原作『素』，違格，從《彊村叢書》校改。

碧羅冠子結初成。肉紅衫子石榴裙。故著胭脂輕輕染。淡施檀色注歌脣。□□含情喚小鶯。　只問玉郎何處去。纔言不覺到朱門。扶入錦□□□□。□殷勤。因何辜負倚闌人。

△『淡施檀色』四字襯，此句正文仍三言。下句應七言，原僅『含情喚小鶯』五字，故空格俟補。

△一本『倚闌人』作『少年人』，遠遜。

△檀注歌脣事，詳卷八顧敻《虞美人》第五首校。

傾杯樂 『求名宦』

憶昔笄年。未省離合。生長深閨院。閒憑着繡牀。時拈金針。擬貌舞鳳飛鸞。對粧臺重整嬌姿面。知身貌算料。□□豈教人見。又被良媒。苦出言詞相誘衒。每道說水際鴛鴦。惟指梁間雙燕。被父母將兒匹配。便認多生宿姻眷。一旦娉得狂夫。攻書業抛妾求名宦。縱然選得。一時朝要。榮華爭穩便。

△原本『合』作『閤』，『院』作『菀』，『衒』作『話』，『際』作『濟』，『鴛鴦』作『鴦鸞』。他本『嬌』作『嬉』。『算料』猶言計算，《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算料不應取次說』，『算料別人應不敢』。下片『道』與『說』複，俟校。『水際』從朱祖謀《彊村叢書》本。朱本改『娉』爲『嫁』，不取。冒廣生刪『朝要』，非。

△上片『豈教』句，據下片之同位句，應爲六言，故空二格待補。

拜新月 『蕩子他州去』

蕩子他州去。已經新歲未還歸。堪恨情如水。到處輒狂迷。不思家國。花下遥指祝神

祇。直至於今。拋妾獨守空閨。　上有穹蒼在。三光也合遙知。倚屏幃坐。淚流點滴。金粟羅衣。自嗟薄命。緣業至於斯。乞求待見面。誓不辜伊。

△原本『神祇』作『神明』，失叶。下片『滴』作『的』，『斯』作『思』。『新歲』之『新』待校。『乞求』下『待』字，疑是『得』之誤。

拜新月『國泰時清晏』

國泰時清晏。咸賀朝列多賢士。　播得羣臣美。卿貳如同魚水。況當秋景。蓂葉初敷卉。同登新樓上。仰望蟾色光起。　回顧玉兔影媚。明鏡匣參差斜墜。澄波美。猶怯怕半鉤銜餌。萬家向月下。祝告深深跪。願皇壽千千。歲登寶位。

△原本『如同』作『向如』，『起』作『迊』，『美』作『善』，『猶』作『由』。『卿貳』原作『卿敢』，從蔣禮鴻校改，甚的。『光起』乃仄韻所在，諸家校本多失之。『色』與『光』似複，仍俟校，『色』或爲衍文。『半鈎』指新月，乃調名本意所在，宜存之。末句如斷作『願皇壽，千千歲，登寶位。』語雖較順，而『歲』字犯韻，宜循調格，作五言、四言二句。『澄波美』韻雖複，與『媚』『墜』等原文均是仄韻所在，不容掩沒，冒本任意改竄，不可。

喜秋天 『擣練千聲促』

芳林玉露摧。花蕊金風觸。永夜嚴霜萬草衰。擣練千聲促。

△『露』與『霜』重沓，『露』待校。

喜秋天 『離塵俗』

誰家臺榭深。嘹亮宮商足。暮恨朝愁不忍聞。早晚離塵俗。

△原本『榭深』作『謝菊』，『暮』作『每』，『俗』作『土』。『菊』字，夏承燾等改作『曲』，蔣禮鴻改作『旁』，王佩靜改作『角』。按敦煌曲《何滿子》：『秋水澄澄深復深』，與下文『心』『吟』叶，而原本寫作『掬復掬』。《變文集·韓擒虎話本》內校語云：『本卷內凡「探」字均寫作「掬」』。——二證已足解紛。『每』改『暮』，從盧、唐二本。『土』，語意太重，與上文不調協。王文才改『出』，形近意支。『俗』較宜，仍俟校。

〔無如疋〕二首

△二首錄《敦煌變文集》，原插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內，寫如來領八部龍天，前後圍繞放光，耀動

天地，以救地獄之苦。此篇變文之寫本甚多，其一（斯二六一四）有題記曰：『貞明七年辛巳，四月十六日。』按梁太祖貞明七年，已改龍德元年，敦煌邊民不知，仍稱貞明。寫本既在此年，作辭有早無遲，惟無從考實何時，依例仍循寫卷時代編次。

隱隱逸逸。天上天下無如疋。左邊昇。右邊沒。如山岌岌雲中出。

△同調二首，叶韻一平一仄，乃唐代聯章歌辭常例。此二首虛實字全部對仗，甚罕。

△『左邊昇』原作『左邊沉』。此處寫左右天人隨如來下降，而有上下起落之勢，『昇』字是。

崔崔嵬嵬。天堂地獄一時開。行如雨。動如雷。似月團團海上來。

△『團團』原寫『圝圝』，《變文集》校爲『圝圝』。

後唐

李存勖　四首

李克用之子，小字亞子，又稱亞次，沙陀部人。生於唐僖宗光啓元年（八八五），卒於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九二六）。驍勇善戰。稱帝，國號唐。好俳優，能自度曲。在位四年，兵變被殺，號莊宗。

一葉落

△此下四首均錄《百家詞》本《尊前集》。

一葉落。搴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著。

△一本《尊前集》『搴』作『褰』，二字古通。

△白居易有《一葉落》詩，五言八句。

陽臺夢

薄羅衫子金泥縫。困纖腰怯銖衣重。笑迎移步小蘭叢。嚲金翹玉鳳。嬌多情脈脈。羞把同心撚弄。楚天雲雨卻相和。又入陽臺夢。

大石調歌頭

賞芳春。暖風飄箔。鶯啼綠樹。輕煙籠晚閣。杏桃紅。開繁蕚。靈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絡。夏雲多。奇峰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爍。臨水檻。

永日逃繁暑。泛觥酌。　露華濃。冷高梧。彫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歇。惜惜此光陰。如流水。東籬菊殘時。歎蕭索。　繁陰積。歲時暮景難留。不覺朱顏失卻。好容光。旦旦須呼賓友。西園長宵讌。《雲謠》歌皓齒。且行樂。

△《百家詞》本《尊前集》內，將『大石調』三字注在『歌頭』二字之上，非若其他在曲調名之下注明宮調者。比諸《水調歌頭》，此曲之調名乃『大石調歌頭』五字，非『歌頭』二字。李調元輯《全五代詩》九，題此詞曰『短歌』，注：『一作「歌頭詞」。』未云所本。正說明調名非『歌頭』二字。

△調原作上下二片，而內容則分敍四時。茲依唐辭常規，分片斷句，每片大致八九句，以三言起，以五言、三言結。惟末片失韻太多，無從增訂。

△『繁暑』，《全唐詩》同，他本作『煩暑』。《全唐詩》『旦旦』作『且且』。《全五代詩》第三片起作『露華濃冷，高梧彫萬葉』，乃據梅禹金本《尊前集》。《詞譜》三七『惜惜』作『暗惜』，應從，未知所本。又於結處讀作『西園長宵，讌《雲謠》，歌皓齒，且行樂。』『讌《雲謠》』費解，且打破四片均以五言、三言作結之規律，未可。

憶仙姿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欲別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

煙重。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三九引蘇軾語：「《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宋人《古今詞話》：「後唐莊宗修内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三，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次句，明、清人選本如《百琲明珠》、《詩餘廣選》、《記紅集》等皆用之。

△明陳霆《渚山堂詞話》載此，「長記」句作「酒散別離時」，餘同《古今詞話》。又曰：「詳味詞旨，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奄忽喪敗，實讖於此。」

△《道藏》九九三册《三洞羣仙録》引《翰府名談》（宋劉斧撰），謬託白龜年於嵩山遇李白，謂過潼關時作此詞，亦以「和淚」句作結。

△《全唐詩》八八九「欲別」作「別伊」，《詞匯》、《詞統》同。

失名 四十七首

望江南 「曹公德」

△此下二首又載《敦煌歌辭總編》二。據二辭内容，可判爲後唐同光間之作品。

曹公德。爲國拓西關。六戎盡來作百姓。壓壇河隴定羌渾。雄名遠近聞。盡忠孝。向主立殊勳。靖難論兵扶社稷。恒將籌略定妖氛。願萬載作人君。

△此首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斯五五五六校録。『拓』，一寫『託』。首句一寫『拓邊西』。『壓』一寫『押』。『靖難』一寫『靜難』。

△『龍釋』云：『敦煌弱化元音有讀强元音之趨勢，中元音有讀前元音之趨勢。故「鵑」讀如「關」，「渾」讀如「還」，「文」讀如「彎」。』次句『關』字因此叶韻。

△辭中『曹公』指曹議金。安西榆林窟内曹議金畫像題銜云：『勑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托西大王，譙郡開國公』。據《册府元龜》一七〇，議金之歸義軍節度等職，乃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授。右辭即作於同光二年之後不久。一本有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之題記，乃是此本之書寫年代。

浣溪沙 『獻大賢』

喜覩華筵獻大賢。歌歡共過百千年。長命杯中傾緑醑。滿金船。把酒願同山岳固。昔人彭祖等齊年。深謝慈憐兼獎飾。獻羌言。

△此首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二八、伯四六九二校録。『羌』是當時少數民族，『大賢』指唐使。地當在沙州。從上辭『定羌渾』、『六戎盡來作百姓』句看，二辭寫作時代接近。

△『獻』原作『戲』，乃敦煌書變。蔣禮鴻舉例云：《敦煌雜録》下《社文》內，有『持珠翠而施衆僧，奉金鈿而戲賢聖』句，明是『獻賢聖』。

五更轉 識字 五首

△此下三套録《敦煌零拾》，原共載一卷。其同卷同面寫有《齋薦功德文》，文後題記曰：『時丁亥，歲次天成二年七月十日。』天成爲後唐明宗年號，天成二年即公元九二七年。此記之後，即書此三套曲。故認後唐爲此三套辭之寫本時代，編入本卷。

△三套先由羅振玉傳出，其《敦煌零拾》五中，類爲『俚曲』。羅氏曰：『縳寫粗拙，譌別滿紙。……訂證其顯然譌誤之字，付印以傳之；其誤字不能確知者，一仍其舊。』《零拾》題第一套曰《歎五更》，此名唐人所無，今不取。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娘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

△『深』義不合於二更。上文卷四載神會《南宗定邪正五更轉》，三更作『侵』，一本作『深』，可參考。

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達得官職。公事文書爭處斷。

四更長。晝夜常如面向牆。男兒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經讀一行。
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

十二時　天下傳孝　十二首

平旦寅。叉手堂前諮二親。耶娘約束須領受。檢校好惡莫生嗔。
日出卯。情知耶娘漸覺老。子父恩深没多時。遞户相勸須行孝。
△『深』疑是『情』訛。
食時辰。尊重耶娘生而身。未曾孝養歸泉路。來報生中不可論。
隅中巳。耶娘漸覺無牙齒。起坐力弱須人扶。飲食喫得些些子。
正南午。董永賣身葬父母。天下流傳孝順名。感得織女來相助。
日昳未。入門莫取外壻意。六親破卻不須論。兄弟惜他斷卻義。
晡時申。孝養父母莫生嗔。第一温言不可得。處分小語過於珍。
△『得』疑當作『忽』。末句待校。
日入酉。父母在堂少飲酒。阿闍世王不是人。殺父害母生禽獸。

黃昏戌。五樀之人何處出。空裏喚向百街頭。惡業牽將不揀足。

△『樀』原作『擿』。呂秋逸校作『逆』。二字義同。

人定亥。世間父子相憐愛。憐愛亦没得多時。不保明朝阿誰在。

夜半子。獨坐思維一段事。縱然妻子三五房。無常到來不免死。

雞鳴丑。敗壞之身應不久。縱然子孫滿山河。但是恩愛非前後。

△曰『天下傳孝』，乃佛教借說，非儒家事。

十二時　禪門　十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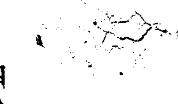
△此套除《敦煌零拾》所用一本外，尚另有四敦煌寫本：伯三六〇四、伯三一一六、伯三八二一、斯五五六七。一本題《十二時行孝文》，一本寫於宋太祖開寶三年，較完整；餘二本皆殘。五本中，二本以『子』起，以『亥』終，二本以『寅』起，以『丑』終，一本僅存『子』一首，不辨起迄。

平旦寅。發意斷貪嗔。莫令心散亂。虛度一生身。

△『令』，他本作『教』。

日出卯。取鏡當心照。情知内外空。更莫生煩惱。

△『情知』，他本作『明知』。



食時辰。努力早出塵。莫念時時苦。回向涅槃因。

△他本『出塵』作『求真』。

隅中巳。火宅難居止。專修解脱身。莫著求名利。

△他本『居』作『歸』，第三句作『專修敗壞身』。末句天成寫本原作『漂流生死海』，失韻，茲從他本。

正南午。四大無梁柱。須知假合身。萬物皆無主。

△他本第三句作『須知寡合身』。末句『物』原作『佛』，從他本改，『人定亥』首末句可參。

日昳未。造罪相連累。恒將敗壞身。流浪生死地。

△他本『昳』作『昃』，『罪』作『惡』，第三句作『死常念念至』。惟宋寫本此句作『恒將敗壞身』，與天成寫本『隅中巳』第三句大致相同。末句他本作『徒勞漫破費』。

晡時申。須見未來因。自軀終不保。終歸一微塵。

△『須』一作『修』，一作『傾』。第三句一作『念身不久住』或『自身軀不實』。

日入酉。觀身非長久。念念不離心。數珠恒在手。

△『久』，原本作『救』。『身』『心』二字，他本有易位者。

黄昏戌。歸依須暗室。無明亦無際。何時逢慧日。

△第三句，宋寫本作『無名亦無除』，他本作『每常在江中』，或『罪垢亦未知』。『逢』，一本作『見』。

人定亥。吾今早已悔。驅驅不暫停。萬物皆失壞。

△次句原作『吾今早欲斷』，失韻。他本『悔』作『改』，而『悔』字用於末句，作『萬一生從悔』，或『萬一從翻悔』。茲因末句『壞』韻已定，乃以『悔』易『段』。

夜半子。滅睡還須起。端坐正觀心。掣卻無明蔽。

△『正觀心』一作『政觀心』，『掣』一作『濟』，『明蔽』原作『朋彼』，他本作『明彼』。茲從釋隆蓮校。

雞鳴丑。摘木看窗牖。明來暗自除。佛性心中有。

△『摘木』，一作『側目』，『除』原作『知』，從宋寫本。

十二時　法體　十二首

△此套據敦煌寫本伯三一一三、斯五五六七、伯四〇二八、伯二八一三校錄。斯五五六七本有題記曰：『時後唐清泰二年，歲在丙申，三月一日，僧弟子禪師索祐住發心敬寫《法體十二時》一本，日常念誦。……』按『丙申』二字不至於誤，是年乃公元九三六，已是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之天福元年，不應仍沿後唐清泰年號。惟論作辭時代，當不在後晉，甚至並不在後唐，而在更前之時代，亦屬可能。特本編之列辭，凡有寫本題記時代者，概循此種時代歸卷，此套故入後唐。

△『法體』謂法師之體相，即僧徒剃髮出家以後之種種體相。一本題《聖教十二時》。

平旦寅。洗足燒香禮世尊。胡跪虔誠齊發願。努力修取未來因。

△一本『取』作『趣』，乃敦煌書法中『繁體』之例，與『簡體』恰相反。如『暫』作『蹔』，『妾』作『倿』等，皆同例。詳卷十一失名氏《南歌子》（風情問答）次首校。

日出卯。憑案尋經傳聖教。過去之佛捨輪王。妻兒眷屬何須樂。

△一本『之』作『諸』，『兒』作『男』。

食時辰。縱然被駡莫生嗔。徧體膿血流不盡。總是皮囊虛壞身。

△一本『莫』作『不』，『皮』作『浮』，『虛』作『敗』。

隅中巳。析食持齋莫貪利。暫時清淨能護持。即獲彌陀珍寶器。

△『析食』，或即『析箸』，分食之意，俟訂。

正南午。努力勤修存防護。六根之際用功夫。莫教外境來相誤。

△『六根』原作『六振』，從呂秋逸校。釋家有防護根門之說。『之際』原作『文殊』，從釋隆蓮校。一本『存』作『好』，『外』作『幻』。

日昳未。衆生須作出罪意。莫言出家空剃頭。不得隨風波浪去。

晡時申。若能觀行最爲珍。一切善法從心起。十方諸佛不離身。

△一本『珍』作『真』，又作『親』。

日入酉。莫學渴鹿驅燄走。空走功夫滿坡坡。法水何時得入口。

△一本『驅』作『逐』，『滿』作『慢』。

黃昏戌。智慧明燈暗中出。千羅萬綺歸舍者。文殊師利方丈室。

△末二句一本作『供羅歸捨藏德違，天殊方丈朱同鋰。』又作『參羅歸舍藏得見，文殊銅鐘方丈室。』

人定亥。普勸衆生莫造罪。釋迦猶自入涅槃。豈有凡夫得長在。

△『有』，各本均作『向』，未詳其故。

夜半子。銅鐘鳴曉即須去。不如聞早學修行。一寶之身不空去。

△『去』非『子』韻，又複，俟校。次句『去』宜是『止』。一本七言三句作『鎮向凡夫即須去，不如聞早學禪師，一保之身莫空去。』另本作『振向凡夫即須走，不如聞早學修行，一報之身空莫去。』『聞』謂『趁』，參下列後漢失名氏〔三歸依〕第三首。

雞鳴丑。四大之身應不久。刹那造罪即無常。三途地獄沒人救。

△《太子成道經》：『地、水、火、風，四大成身，一大不調，則百脈病起。』——以俗文解俗曲如此。

失調名（母恩長）

△以下三首，原載敦煌寫本伯二四一八《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亦見《敦煌變文集》。三首格式大體相同，應出一調。原卷寫於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故同繫於此。

只爲長時。驅馳辛苦。形貌精神。都來失緒。一頭承侍翁姑。一畔又剸縛男女。日夜不曾閒。往往啼如雨。

△原卷此辭插在吟詞中。前爲「三三七七七」式吟詞，後爲七律一首。此辭格調、叶韻獨異，乃是插曲。

失調名（佛母同恩）

佛惜衆生。母憐男女。一例承情。從頭愛護。佛如母意無殊。母似佛心堪諭。今日座中人。分明須會取。

△原卷此辭前爲「三三七七七」式吟詞，後爲七律一首。

失調名（須報恩）

今既成人。還須報賽。莫學愚人。反生逆害。約束時只要諦聽。嗔罵則莫生衹對。何假生西方。自生極樂界。

清泰三年歌

△録《全唐詩》八七五。題注云：『先是甲子歌有此。後清泰三年丙申，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洛陽。即胡虜亂中原之應也。』按『甲子歌』云云，乃附會，以應定命之說，其歌原不過詠時事而已。作辭之時，應即清泰三年（九三六）。

丙申年。數在五樓前。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

後晉

和凝　二十五首

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生於唐昭宗光化元年（八九八），卒於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梁貞明二年進士第。後唐長興中官知制誥、翰林學士。晉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入漢，除太子太保。終於周贈侍中。一生徧歷五代，以事晉最顯，故入本卷。凝好爲曲子詞，被契丹譏爲『曲子相公』。宋人代編《紅葉稿》，收詩詞百餘首。

天仙子　二首

△此下十六首，録劉毓盤校録之《紅葉稿》。劉氏輯《唐宋詞集四十四種》，於後唐和凝《紅葉稿》記曰：『秀水杜方伯筱舫……所藏有宋大字本和凝《紅葉稿》一卷，凡百餘首。末附宋人跋曰：「魯公相晉，位高，悔其少作，悉索而燬之，其存者曰《紅葉稿》，故曰唐人也。」……區區孤本，不再流傳，輯爲一編。』原録歌辭二十首，雜言者僅十六首。王國維校本亦稱《紅葉稿》。

柳色披衫金縷鳳。纖手輕拈紅豆弄。翠蛾雙斂正含情。桃花洞。瓊臺夢。一片春愁誰與共。

△『柳』，晁謙之本《花間集》注：『「夘」，古「柳」字，後方加「木」。又一本作「卯」，兩存之。』按柳色去卯色甚遠。卯色，色之難狀者。以縷金衫色言，宜是『卯色』，俟證。參看下文卷九孫光憲《河瀆神·江上草芊芊》校。『瓊臺』一作『瑶臺』。

洞口春紅飛簌簌。仙子含愁眉黛緑。阮郎何事不歸來。懶燒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斷續。

△右二首詠調名本意，與上文後梁失名氏《天仙子·誰是主》二首極相近。

何滿子

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

△《花間集》調名「何」誤「河」，又「年紀」作「年幾」，《全唐詩》同。

△此首因有七言句，構成雜言，故入本編，另《何滿子》作六言絕句者，入《聲詩集》。惟在原作，兩首確係聯章，而不能合存一處，是一遺憾！

望梅花

春草全無消息。臘雪猶餘踪跡。越嶺寒枝香自折。冷艷奇芳堪惜。何事壽陽無處覓。吹入誰家橫笛。

△「折」意與上下文貫，李一氓《花間集校》改「拆」，不必。

抛毬樂

盡日登高興未殘。紅樓人散獨盤桓。一鉤冷霧懸珠箔。滿面西風憑玉闌。歸去須沉醉。小院新池月乍寒。

△『獨』原作『月』，與末句複，《歷代詩餘》同，玆從《陽春集》。

△此首《陽春集》屬馮延巳，注：『別見和凝。』

長命女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露寒侵帳額。殘月光沉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

△《花間集》調名『長』作『薄』，『露』作『霞』。《花庵詞選》亦作『霞』，《草堂詩餘》作『霧』。『斷』，王國維校作『裏』，未知何據。

春光好

紗窗暖。畫屏閒。嚲雲鬟。睡起四肢無力。半春閒。　玉指翦裁羅勝。金盤點綴酥山。窺宋深心無限事。小眉彎。

△上片「閒」、「閒」二韻，原作「閑」、「閒」，茲從《花間集》。《全唐詩》作「閒」、「閑」，未安。

春光好

蘋葉軟。杏花明。畫船輕。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　春水無風無浪。春天半雨半晴。紅粉相隨南浦晚。幾含情。

△末句「含」，明人改「多」，未知有據否。

△此首《尊前集》屬歐陽炯，「軟」作「嫩」，末句作「莫辭行」。《花間集》亦屬和凝。

採桑子

蜡𧊒領上訶梨子。繡帶雙垂。椒戶閒時。競學樗蒲賭荔枝。　叢頭鞋子紅蝙細。裙窣金絲。無事嚬眉。春思翻教阿母疑。

△『蝙』，《花間集》、《全唐詩》均作『編』，失義。『蝙』乃鞋飾。誤『蝙』爲『編』，猶之下列《山花子》誤『蠅』爲『繩』，此《紅葉稿》較精處。俞正燮《癸巳類稿》一三，視此詞之誤作『編』者爲漢履『編諸緣』之『編』，毋乃遠歟？

菩薩蠻

越梅半坼輕寒裏。冰清淡薄籠藍水。暖覺杏梢紅。遊絲狂惹風。　閒階莎徑碧。遠夢猶堪惜。離恨又迎春。相思難重陳。

△『坼』原作『拆』。上文卷四失名氏《浣溪沙·五陵懇切》、卷六司空圖《酒泉子》均見『坼』，王國維輯本亦作『拆』。末句『重』，各本同，但此處難用平聲，俟校。

山花子

鶯錦蟬紗馥麝臍。輕裾花草曉煙迷。鸂鶒戰金紅掌墜。翠雲低。星靨笑偎霞臉畔。蹙金開襜襯銀泥。春思半和芳草嫩。碧萋萋。

△《花間集》『紗』作『縠』，失粘。『草』作『早』，與『煙迷』及下片結句不相應。又『戰』作『顫』，『碧』作『緑』。『襜』，各本同，此字無仄聲，失粘，俟校。

山花子

銀字笙寒調正長。水紋簟冷畫屏涼。玉腕重重金扼臂。淡梳粧。幾度試香纖手暖。一回嘗酒絳唇光。佯弄紅絲蠅拂子。打檀郎。

△『重重』，《花間集》、《全唐詩》均少一『重』字，作六言句，顯誤，此亦《紅葉稿》精處。『重重』謂扼臂不止一圍。李一氓校《花間》，於『重』『金』之間，擬增『圍』或『纏』或『搖』，並謂《詞譜》擬增『因』字，皆未中。『蠅』，毛晉本《花間集》誤作『繩』。

喜遷鶯

曉月墮。宿雲披。銀燭錦屏欹。建章鐘動玉繩低。宫漏出花遲。　春態淺。來雙燕。紅日漸長一線。嚴粧欲罷囀黄鸝。飛上萬年枝。

△《喜遷鶯》乃此辭之正格正名，原有下片，不能廢。《鶴冲天》乃其别稱，確因韋莊辭句『争看鶴冲天』而有之。陸游《南唐書》引凝作，廢下片，又用《鶴冲天》别稱，顯然不及《尊前》、《花庵》之核實，不必因出於史書，有所曲從。惟《陽春集》亦載全辭，而用《鶴冲天》名。今據陸書之已引上片，定屬和凝，以糾陸書之失。

△《尊前集》『墮』作『墜』，『雲』作『煙』，『鐘動』作『欲曉』，『欲罷』作『鐘罷』。宋阮閱《詩話總龜》『欹』作『幃』，屬馮延巳。《全唐詩》『墮』亦作『墜』。《記紅集》『欲罷』作『攏罷』。

小重山

春入神京萬木芳。禁林鶯語滑。蝶飛狂。曉花擎露妬啼粧。紅日永。風和百花香。煙鎖柳絲長。御溝澄碧水。轉池塘。時時微雨洗風光。天衢遠。到處引笙簧。

△「黄」，一本《花間集》作「篁」，《全唐詩》同。「蝶飛狂」，一本《花間集》作「鳥飛忙」。《草堂詩餘》「飛狂」作「飛忙」，「曉花擎露」作「曉桃凝露」。

小重山

正是神京爛熳時。羣仙初折得。郄詵枝。烏犀白紵最相宜。精神出。御陌袖鞭垂。柳色展愁眉。管絃分響亮。探花期。光陰占斷曲江池。新榜上。名姓徹丹墀。

麥秀兩歧

涼簟鋪斑竹。鴛枕並紅玉。臉蓮紅。眉柳綠。胸雪宜新浴。淡黃衫子裁春縠。異香芳馥。羞道交回燭。未慣雙雙宿。樹連枝。魚比目。掌上腰如束。嬌嬈不耐人拳跼。黛眉微蹙。

△「耐」原作「禁」，《尊前集》作「奈」，《全唐詩》作「爭」。劉毓盤依《詞律》，謂「此字須仄」，是。又曰：「從《草堂》作「禁」」，未審「禁」仍讀平。茲從「奈」易「耐」。「交回燭」意未詳，《彊村叢書》本《尊前集》作「教回燭」。

△王灼《碧雞漫志》五云：『今世所傳《麥秀兩歧》，今在黃鐘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按沈括《夢溪筆談》謂凝所作艷詞，名《香奩集》，及貴，乃嫁名於韓偓。《紅葉稿》原跋謂凝相晉，位高，悔其少作，悉索而燬之。如《麥秀兩歧》及《江城子》五首，殆即少作艷詞，其時仍在朱梁或晚唐。

江城子　五首

△此調五首錄《尊前集》。

初夜含嬌入洞房。理殘粧。柳眉長。翡翠屏中。親爇玉爐香。整頓金鈿呼小玉。排紅燭。待潘郎。

竹裏風生月上門。理秦箏。對雲屏。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含恨含嬌獨自語。今夜約。太遲生。

△一本《尊前集》『今夜約』作『今夜月』。

斗轉星移玉漏頻。已三更。對棲鶯。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含笑整衣開繡户。斜斂手。下階迎。

迎得郎來入繡閨。語相思。連理枝。鬢亂釵垂。梳墮印山眉。婭姹含情嬌不語。纖玉手。撫郎衣。

帳裏鴛鴦交頸情。恨雞聲。天已明。愁見街前。還是說歸程。臨上馬時期後會。待梅綻。月初生。

臨江仙

此下三首録《花間集》六。

海棠香老春江晚。小樓霧縠涳濛。翠鬟初出繡簾中。麝煙鸞佩惹蘋風。碾玉釵搖鸂鶒戰。雪肌雲鬢將融。含情遥指碧波東。越王臺殿蓼花紅。

△『涳濛』，用《百家詞》本《花間集》。晁謙之本作『涳濛』，猶是一源之變。《全唐詩》等俱省作『空』。韋人月《詩餘廣選》『戰』作『顫』，『殿』作『畔』。

臨江仙

披袍窣地紅宮錦。鶯語時囀輕音。碧羅冠子穩犀簪。鳳凰雙颭步搖金。肌骨細勻紅玉軟。臉波微送春心。嬌羞不肯入鴛衾。蘭膏光裏兩情深。

漁父

白芷汀寒立鷺鷥。蘋風輕剪浪花時。煙冪冪。日遲遲。香引芙蓉惹釣絲。

△《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謠辭》、《全唐詩》七三五，調名俱作《漁父歌》，乃另一來源。

解紅

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

△錄陳暘《樂書》一八五，云：「兒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綬帶。唐和凝《解紅歌》曰：……。則兒童《解紅》，《柘枝》之類也。其始於唐乎？」《全唐詩》七三五題作《解紅歌》，注：「唐有兒童《解紅》之舞。」其舞制應在《柘枝舞》之外。

後漢

文偃　二十四首

俗姓張，嘉興人。約生於唐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卒於後漢隱帝乾祐二年（九四九）。得法於雪峰義存。後住雲門山（韶州）光泰寺，其道大振。昭宗天復三年，聚徒千人，遂開「雲門宗」。號匡真禪師，列在大鑒八世。

十二時　偈辭　十二首

△此套録宋僧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録》上。雖皆兩句一首，但無不叶韻。

夜半子。愚夫説相似。
雞鳴丑。癡人捧龜首。
平旦寅。曉何人。
日出卯。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歷歷明機是悟真。

禺中巳。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認向途中苦。
日昳未。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張三李四會言真。
日入酉。恒機何得守。
黄昏戌。看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直得分明沉苦海。

△録南唐静、筠二僧輯《祖堂集》十一。

十二時　偈辭　十二首

夜半子。命如懸絲猶未許。因緣契會刹那間。了了分明一無氣。

△『夜半子』原作『半夜子』。按《十二時》定格，子時均作『夜半子』。

雞鳴丑。一歲孫兒大哮吼。實相圓明不思議。三世法身藏北斗。
平旦寅。三昧圓光證法身。大千世界掌中收。色透髑髏誰得親。

日出卯。嘿說心傳道實教。心心相印息無心。玄妙之中無拙巧。
食時辰。恒沙世界眼中人。萬法皆從一法生。一法靈光誰是鄰。
禺中巳。分明歷歷不相似。靈源獨曜少人逢。達者方知無所慮。
日南午。一部笙歌誰解舞。逍遥頓入達無生。晝夜法螺擊法鼓。
△『日南午』原作『日中午』，乃涉前首『禺中巳』而誤，今依《十二時》定格，校作『日南午』。
日昳未。灌頂醍醐最上味。一切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貴中貴。
晡時申。三壇等施互爲賓。無漏果圓一念修。六度同歸淨土因。
日入酉。玄人莫向途中走。黃葉浮漚賺殺人。命盡慞惶是了手。
黃昏戌。把火尋牛是底物。素體相呈相道非。奴郎不弁誰受屈。
人定亥。莫把三乘相疋配。要知此意現真宗。密密心心超三昧。

失 名 四首

〔三 歸 依〕 四首

△此套四首，據敦煌寫本斯四八八〇、斯四五〇八、斯四三〇〇校録。又載《敦煌歌辭總編》三·格律之嚴

整，敦煌寫本內罕見，惜失原曲名，而宋人所傳唐曲內有《三歸依柳含煙》名目，特借其題目三字爲曲名，與《柳含煙》調無涉，說詳《總編》。

歸依佛。大聖釋迦化主。興慈願。救諸苦。能宣妙法甚深言。聞者如沾甘露。慈悲主。接引衆生。同到淨土。

△四首中，『歸依佛』二首，『歸依法』『歸依僧』各一首，聯章之內，前二首與後二首又有主從輕重之分。前二首『聞者』之語調同，末三句文字悉同，似和聲辭。

到淨土。五色祥雲滿路。雙童引。頻伽舞。一回風動響珊珊。聞者輕擂階鼓。慈悲主。接引衆生。同到淨土。

△『響』原作『向』，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載全文，改爲『響』，茲從之。

歸依法。須發四弘誓願。捻經卷。頻開轉。速須結取未來因。且要頻親月面。聞身健。速須達取。菩提彼岸。

△『健』原作『見』，從卷二失名氏《失調名·十無常》之八第五句『聞身强健行擅施』改。『聞』，趁也，參看上列後唐失名氏《十二時》套『夜半子』。

△『頻親月面』，指僧侶以望月爲常課。本編卷四有失名氏《望月婆羅門》四首聯章，可參看。

歸依僧。手把數珠持課。焚香火。除人我。速須出離捨娑婆。且要頻親法座。消災禍。速須結取。未來因果。

△劉銘恕改『把數珠』爲『持念珠』，殊不必。

△右二首在四首總聯章內，別有關合，遂與前二首分爲兩組。此二首語調亦多相同處，如每首各見『速須』者二，並皆作『且要頻親』云云。

△此四辭寫本甚多　在劉氏《斯坦因劫經録》內，或稱『歸依三寶文』，或稱『歸依三寶發願文』。因原寫本四首相聯，無段落，形式如韻文，劉氏乃不知是歌曲。寫本之一有題記曰：『天福十四年戊申歲四月廿日，金光明寺律師保員□記。』從後晉之天福連續推至戊申歲，乃後漢隱帝乾祐元年，歷十三年，非十四年。將晉漢兩天福年數通計，初不止邊地僧侶如此，即沙州節度留後曹元忠作獻納狀文，亦曰『天福十四年五月日』。

△宋王安石有《歸依三寶讚》四首，用《望江南》調，宜稱《三歸依望江南》。於此可知唐宋佛讚異同，及與雜言歌辭之關係。

後周

韓文璞　一首

明鏞溪逸史編《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八，列韓文璞於『五代後周』。董逢元《唐詞紀》、楊愼《詞林萬選》均載韓詞，而不著時代，俟考。

南鄉子

準擬

泊岸小汀洲。冷淡湘裙水漫秋。裙上唾花無處覓。重遊。隔柳惟存月半鈎。

架層樓。望得伊家見始休。還怕粉雲天凍起。悠悠。化作相思一片愁。

△録《唐詞紀》一一。《歷代名賢詞府》、《唐詞紀》一四，另載文璞《浪淘沙》一首，據張雨《貞居詞》、楊慎《詞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一二，此文璞乃姓周，宋人，非韓文璞。

匡山 一首

吉州人，住廬山。師福州羅山道閑，閑列大鑒之八世，見《傳法正宗記》八。

示徒頌

匡山路。匡山路。崖巖險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録《景德傳燈録》二三：『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云云。貫休集載《寄匡山大願和尚》詩二首，是否即其人，俟考。

陳摶 一首

字圖南，號扶搖子，真源人。生於唐季，辟穀鍊氣，同道風偃，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五代間，居華山修道，寢處恒久不起。周榮（世宗）曾召入宮，扃戶試之。對榮歌『愛睡』。或出假託。

臣愛睡

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録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九引龐元英《談藪》。原題《對御歌》。『些』原作『此』，『青山頂上』原作『青山頂頭』，與『眉頭』之『頭』字複，此據《五代詩話》引清褚人穫《堅瓠集》。《堅瓠集》『爭如』作『怎如』，『且一覺睡』作『且覺一睡』，『東生』作『東昇』。

△《談藪》云：『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嘗對御歌此詩云。』

失名　二十三首

踏陽春

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

△錄宋錢易《洞微志》（《四庫全書》本《說郛》載），云『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云云。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一、明陳士元《夢占逸旨》五，並引《異聞錄》載右辭，然指右辭爲『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末句『腸斷』一作『愁盡』。按邢鳳子之說疑訛。《太平廣記》二八二有『邢鳳』條，引《異聞錄》，謂元和十年，隴西公嘗言邢鳳之異夢，夢一美人傳《春陽曲》，乃『長安少女翫春陽』，七言四句。

△《全唐詩》八六八載病狂人歌一首，大致同右，惟『二月』作『三月』，第三句少『盡』字，作『陽春踏，秋風起』，三言二句。本事云：『周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云云。自言夢見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皆紅，一小姑令歌如此。有道士曰：「此犯大麥毒所致，女即心神，小姑，脾神也。《醫經》：蘿蔔治麵毒。」如其言，以藥及蘿蔔食，遂愈。』其說乃本《洞微志》。

△清孫致彌《詞鵠初編》一五列此調，屬宋無名氏。

〔三冬雪〕 『望濟寒衣』 十五首

△此下二套，據敦煌寫本伯二一〇七、斯五五七二校錄。文載《敦煌歌辭總編》四。此套乃僧徒冬季募化寒衣時所歌，原本題記曰：『顯德三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雜亂無序，乙卯乃顯德二年。

（沙門入言）如來典句，蓋不虛拈。令護命於九旬，遣加提於一月。是以共邀流輩，同出精藍。諷寶偈於長街，□深懷於碧礀。希添忍服，望濟寒衣。他時猊座，上答酬恩，此日軒階，略陳雅韻。

△『入言』原作『八言』。『加提』云云，見第七首。『忍』待校。『護命九旬』及『猊座』等說，並見《變文集》內《秋吟》篇。此篇與歌辭必同一作者，內容全同，特一歌，一吟，體例不同，伎藝不同。文字可以對勘。

（平吟）遠辭蕭寺來相謁。總把衷腸斬切說。一回吟了一傷心。一偏言辭一氣咽。

△『平吟』原作『吟平』，兹據下文『千門化』套歌辭前所有『平吟』二字改正。

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仞列。只爲全無一事衣。如何禦彼三冬雪。

△『門仞』猶言『牆仞』。《秋吟》曰：『遠辭門仞話愁腸』。

或秋深。嚴凝月。蕭寺寒風聲切切。囊中青緡一個無。身上故衣千處結。

△《秋吟》曰：『資緡無一金半金，素帛有三縷五縷。』

最傷情。難申說。杖笠三冬皆總闕。寒窗冷熠一無衣。如何禦彼三冬雪。

被蟬聲。耳邊聒。講席絆縈身又闕。大業鴻名都未成。禪體衣單難可說。

△《秋吟》曰：『蟬聲歷歷，豈聞於公子樓前！砧響冷冷，偏□於旅人座側。』三冬無蟬，秋吟則可。參篇末『側吟』。

坐更闌。燈殘滅。討義尋文愁萬結。抱膝爐前火一星。如何禦彼三冬雪。

師僧家。滋味別。不解經營無計設。一夏安居奈院中。三秋遠詣英聰哲。

△《秋吟》曰：『遠詣花軒之地。』末句詳下文『詣英聰』首。

律藏中。分明說。親許加提一個月。若不今朝到此來。如何禦彼三冬雪。

命同人。相提篋。總向朱門陳懇切。不是三冬總沒衣。誰能向此談揚說。

恨嚴凝。兼臘月。既是多寒且無熱。怕怖憂煎將告來。垂慈禦彼三冬雪。

詣英聰。訪賢哲。盼望仁慈相允察。退故嫌生惠與僧。教將禦彼三冬雪。

△《秋吟》曰：『將退故之名衣，作緇徒之冬服。』又曰：『□□□□嫌生服，退故休披愛着新。』適逢闕文，『嫌生』之解未明。

尊夫人。也相謁。敬佛敬僧人盡說。背子衫裙百種衣。施教禦彼三冬雪。

△韋莊《靈席》詩：『一閉香閨後，羅衣盡施僧。』足見風俗如此，不拒婦孺之施。

諸郎君。不要説。記愛打傍兼出熱。酒沾墨污損傷衣。施僧禦彼三冬雪。

△第三句費解。《秋吟》曰：『雕鞍駿騎，打毬綽綻之衣。』『打傍』二字，宜從打毬情況求校。

小娘子。娉二八。月下花前避炎熱。萬般新好污沾衣。施教禦彼三冬雪。

△『月下』原作『花下』。《秋吟》曰：『閒來花下，趁蝴蝶而掛損之衣；悶上朱□，□□鸚而誤傷羅服。』

阿孩子。憐心切。滿篋名衣皆羅列。儻要延年養北堂。施教禦彼三冬雪。

苦再三。斬切説。未沐恩光難告別。回身點檢篋箱中。施教禦彼三冬雪。

△《秋吟》曰：『更擬説，恐周遮。未蒙惠施懶歸家。□□□□談唱後，維那再舉白蓮花。』

（側吟）秋風忽爾入僧扃。又被蟬吟別樹鳴。故國未期愁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寒衣未放無支擬。便覺秋風意不停。結侶共吟花院側。遂將肝膽一時傾。

△此『側吟』二字甚要，由此可以校訂辭前所謂『平吟』，及『平』『側』二字含義。惟此詩意完全適用於《秋吟》作結，不宜殿以『三冬雪』辭，殆借用耳。

△『結侶』原作『結旅』，敦煌寫本中習慣假借。

〔千門化〕 『化三衣』 七首

□當星月護含生。恰到秋深愴客情。雨漏再尋金口教。洪衢親許謁時人。千般項細階前説。一種微言砌畔呈。退故嫌生箱捧出。願同山岳與滄溟。

△『雨漏』俟校。『謁時人』原作『謁人時』，失韻。『滄溟』下原有偏行『次下則也』四字，未詳何意。

（平吟）卝歲離家如幼化。不樂聚沙騎竹馬。幸因雪嶺得爲僧。寒衣佛勅千門化。

三冬月，九旬罷。護戒金園僧結夏。賞勞施設律留文。三衣佛勅千門化。

△此套供夏季募化用，故曰『三冬月，九旬罷。』『三衣』指袈裟。

久吟經。坐深夜。蟋蟀哀鳴吟砌下。蟬聲早響詣朱門。三衣佛勅千門化。

△『鳴』『吟』兼用，前套末『側吟』內亦然。『聲』原闕，擬補。

覩碧天。珠露灑。顆顆枝頭蜜懸掛。月冷風高漸漸涼。三衣佛勅千門化。

雁來新。燕去也。獨對孤燈嘆福寡。漸掩茅房下翠微。三衣佛勅千門化。

戀煙蘿。不欲捨。只爲嚴霜彫葉下。秋來未有禦寒衣。加提佛勅千門化。

入王城。投長者。願鑒野僧相懇話。不因五利佛留文。緇徒爭敢千門化。

雖是僧。性閑暇。唯有炎涼未免也。除非證果離胞胎。這回不向千門化。

（側吟）佛留明教許加提。受利千門正是時。兩兩共吟金口偈。三三同演梵音詩。暫離峰頂巡朱户。略出雲房下翠微。送福吟經今日至。願開恩惠賞加提。

△此套原本緊接前套（三冬雪）之後。原辭僅七首，難斷是否全文。惟兩套前各有吟辭一首，辭末各有吟辭

一首，體制相同，首尾無關，有不俟言。此套前後七律皆叶平，而皆題「側吟」，若無誤，則「側吟」之「側」，不作仄聲解可知。此兩套在體用方面見義尚多，詳「理論」六《講唱》。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八　前蜀二百八十二首

王衍　三首

字化源，許州舞陽人，王建幼子。約生於唐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卒於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九二六）。有才思，好爲浮艷之詞。嗣位後，荒於酒色，委政宦官。同光三年，爲後唐所滅。在位七年。史稱『後主』。

醉粧詞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録孫光憲《北夢瑣言》逸文，見《緑窗新話》卷下及《詞林紀事》二引。《瑣言》云：『蜀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宫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脂夾粉，名曰「醉粧」，自製《醉粧詞》。』《全唐詩》八八九亦載。

△『醉粧』又見宋張唐英《蜀檮杌》咸康元年三月，云：『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髽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

甘州曲

畫羅衫子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録宋初李畋《該聞録》，《分門古今類事》一三引。云：『僞蜀少主，季年遊豫無度。時徐貴妃姊妹皆有文辭，善應制，各賦詩留題丈人觀。及晨登上清宮，遣內人悉衣羽服、黃羅裙帔畫雲鶴、金逍遥冠。前後妓從，動簫韶，奏《甘州曲》。蓋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將半，少主甚悦，命止樂，自製詞云：……。』

△宋失名《五國故事》作『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題《甘州曲》。《全唐詩》八八九所載同《五國故事》，惟少一『許』字。《蜀檮杌》咸康元年九月云：『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十國春秋》三七咸康元年九月亦收此條。惟所云情感與辭未合，疑另有指。

失調名

盡是一場傀儡。餘闕。

△録曾慥《類說》四三載《北夢瑣言》，謂衍降後唐，至咸陽，撰曲子云云。單句原不足以判全辭之爲齊雜言。此六字而已，《盤詩集》亦不能收。姑存於雜言，以俟續考。

△清王士禛《五代詩話》引《瑣言》，此句作「盡是一場贏得」，費解。

韋莊　五十首

字端己，京兆杜陵人。約生於唐文宗開成元年（八三六），卒於前蜀王建武成三年（九一〇）。乾寧元年進士第。天復元年入蜀，王建留掌書記，爲起居舍人，後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終吏部侍郎平章事。卒謚文靖。

清平樂

△此下四十四首（至《喜遷鶯》二首止），均録《金奩集》，並見宋晁謙之本《花間集》。茲續以見《尊前集》者五首，見《草堂詩餘》者一首，曲子詞總五十首。

△《清平樂》在《金奩》、《尊前》合載之六首中，內容雖有相近者，尚無確然聯章之作，故可前後合列，於例無礙。

春愁南陌。故國音書隔。細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畫簾金額。　盡日相望王孫。塵滿

衣上淚痕。誰向橋邊吹笛。駐馬西望銷魂。

△上片第三句『花』本平聲，王國維校本改作『蕊白』，殊不必，亦無所據。

△按此首又傳爲馮延巳詞，見《陽春集》。今依《花間》、《金奩》、《全唐詩》等，仍歸韋莊。

清平樂

野花芳草。寂寞關山道。柳吐金絲鶯語早。惆悵香閨暗老。羅帶悔結同心。獨憑朱闌思深。夢覺半牀斜月。小窗風觸鳴琴。

△『斜月』，明雪艷亭本作『殘月』，李一氓已辨其非。

清平樂

何處遊女。蜀國多雲雨。雲解有情花解語。窣地繡羅金縷。妝成不整金鈿。含羞待月鞦韆。住在綠槐陰裏。門臨流水橋邊。

△《花間集》『流水』作『春水』，《百家詞》本《花間集》『槐』作『楊』。

清平樂

鶯啼殘月。繡閣香燈滅。門外馬嘶郎欲別。正是落花時節。粧成不畫蛾眉。含愁獨倚金扉。去路香塵莫掃。掃即郎去歸遲。

△《詞匯》初編三，『蛾眉』作『雙眉』，『掃即』作『掃將』。《記紅集》調名作《憶羅月》。

訴衷情

燭燼香殘簾未捲。夢初驚。花欲謝。深夜。月朧明。何處按歌聲。輕輕。繡衣塵暗生。負春情。

△《花間集》『未』作『半』，『繡』作『舞』，《全唐詩》同。《百家詞》本《花間集》『驚』作『醒』，『朧』作『籠』，《全唐詩》亦作『籠』。

訴衷情

碧沼紅芳煙雨靜。倚蘭橈。垂玉佩。交帶。裊纖腰。鴛夢隔星橋。迢迢。越羅香暗銷。墜花翹。

△『裊』，他本作『褭』、『嫋』。楊愼《詞品》二，『垂』作『重』。

△楊愼《詞品》二云：『按此詞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翹之飾，名曰「翹花兒」云。』

思帝鄉

雲髻墜。鳳釵垂。髻墜釵垂無力。枕函欹。翡翠屏深月落。漏依依。説盡人間天上。兩心知。

△參看下列《謁金門》次首之校語。

思帝鄉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河傳

何處。煙雨。隋堤春暮。柳色蔥蘢。畫橈金縷。翠旗高颭香風。水光融。青娥殿脚春妝媚。輕雲裏。綽約司花妓。江都宮闕。清淮月映迷樓。古今愁。

河傳

春晚。風暖。錦城花滿。狂殺遊人。玉鞭金勒。尋勝馳驟輕塵。惜良辰。翠娥爭勸臨邛酒。纖纖手。拂面垂絲柳。歸時煙裏。鐘鼓正是黄昏。暗銷魂。

△『辰』，除《全唐詩》外，各本皆作『晨』，而詞内並無敍晨間字句，反道及『黄昏』，斷是『辰』

字。『跂』原作『邛』，《花間集》及《全唐詩》等皆然，從吳訥《百家詞》本《花間集》改。此《百家詞》本精處，李一氓失校。

河傳

錦浦。春女。綉衣金縷。霧薄雲輕。花深柳暗。時節正是清明。雨初晴。　玉鞭魂斷煙霞路。鶯鶯語。一望巫山雨。香塵隱映。遥見翠檻紅樓。黛眉愁。

△『霧』原作『露』。下文有『雨初晴』，『露薄』情景難定。兹從《花間集》及《全唐詩》。《全唐詩》『遥見』作『遥望』，非。

菩薩蠻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　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一本《花間集》『紅』作『江』，『捲』作『掩』。

△《金奩集》此首後，原列『人人盡説江南好』一首，本書已據《尊前集》歸上文卷四李白辭。

菩薩蠻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湯顯祖評本《花間集》內『江南』作『西湖』，李一氓曰『非』。

菩薩蠻

勸君今夜須沈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訴』，雪艷亭本《花間集》作『壓』，李一氓校『壓』乃『厭』之訛，引王衍《醉妝詞》：『莫厭金杯酒』。

菩薩蠻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淥。水

上鴛鴦浴。凝恨對残暉。憶君君不知。

△『柳暗』句，雪艷亭本《花間集》作『垂柳拂長堤』。『知』，《彊村叢書》本《金奩集》作『歸』。

望遠行

欲別無言倚畫屏。含恨暗傷情。謝家庭樹錦雞鳴。残月落邊城。人欲別。馬頻嘶。緑槐十里長堤。出門芳草路萋萋。雲雨別來易東西。不忍別君後。卻入舊香閨。

△『萋萋』原作『淒淒』，從《花間集》。『十里』各本皆作『千里』，從《詞府》。

△按此首上下片異韻，唐五代文人曲子詞內可謂從無此法，不當獨《望遠行》一調爲然，似有訛誤。顧宋以來傳本，此首皆如此，不能正，惟有暫存俟訂。參看下文《木蘭花》及《天仙子》校。

歸國遙

春欲暮。滿地落花紅帶雨。惆悵玉籠鸚鵡。單棲無伴侶。南望去程何許。問花花不語。早晚得同歸去。恨無雙翠羽。

歸國遙

春欲晚。戲蝶遊蜂花爛漫。日落謝家池館。柳絲金縷斷。睡覺綠鬟風亂。畫屏雲雨散。閒倚博山長歎。淚流沾皓腕。

△首句『晚』，一本《花間集》作『曉』。

歸國遙

金翡翠。爲我南飛傳我意。罨畫橋邊春水。幾年花下醉。別後只知相愧。淚珠難遠寄。羅幕繡幃鴛被。舊歡如夢裏。

△『橋邊』，《詞匯》作『樓邊』，一本《花間集》作『邊橋』。

應天長

綠槐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春晝午。畫簾垂。金鳳舞。寂寞繡屏香一炷。碧天

雲。無定處。空有夢魂來去。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

△此首《金奩》、《花間》俱屬莊，《蘭畹集》同（據吳訥《百家詞》本《陽春集》注）。而《陽春集》載此，則屬馮延巳。《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載此，又屬歐陽修。《陽春》異文甚多，如『鶯』作『鸝』，『有』作『役』，下片首二句或作『碧雲凝，人何處』，吳訥《百家詞》本《陽春》則無『凝』字，作五言一句。王鵬運四印齋本《陽春》注文內『春晝』作『日正』，『繡』作『小』，『炷』作『縷』；下片首二句別作『碧雲凝合處』五言一句；結句作『問君知也否』，乃同《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

應天長

別來半歲音書絕。一寸離腸千萬結。難相見。易相別。又是玉樓花似雪。　暗相思。無處說。惆悵夜來煙月。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黦。

△楊慎《升庵詩話》四曾引此首之末二句，『黦』字作『䵬』，謂義同『涴』，入聲。《詞府》於換頭脫『暗』字，作五言一句。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後人纂組所及。如「淚沾紅袖黦」，……「畫梁塵黦」，……。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其意蓋謂右辭末字作『黦』是。

荷葉杯

△此調乃筵前之著詞，以單片短調爲合於體用；何況四首異韻，無從併爲雙疊二首；温庭筠及顧敻所作悉爲單片，更可以證。李一氓《花間集校》二內，於《採蓮子》則曰：『各本均合作一首，誤，兹分爲兩首。』於本調則曰：『温庭筠三首，顧敻九首，皆單調，韋詞兩首乃雙調，雪本析爲單調四首，非。』李氏所欲者，乃湊足《花間》卷二詞數爲五十首，遂至標準不一如此。

絶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維。

荷葉杯

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

△右二首一寫思戀佳人，一寫惆悵房櫳，且不能作二首聯章，何況一首聯片！

△『惆悵』在《花間》，例作『惆悵』。

△參看下列《謁金門》次首校語。

荷葉杯 二首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
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謁金門

春漏促。金爐暗挑殘燭。一夜簾前風撼竹。夢魂相斷續。有個嬌嬈如玉。夜夜繡屏孤宿。閒抱琵琶尋舊曲。遠山眉黛綠。

謁金門

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看君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花間集》『看君』作『把伊』。《全唐詩》亦作『把』。《詞府》『得』作『與』，亦作『把伊』。

《詞匯》『君』亦作『伊』。

△明周瑛《詞學筌蹄》五以此首歸宋秦湛。

△宋楊偍《古今詞話》謂莊有寵人，爲王建所奪，莊追念，乃有此詞。今人夏承燾《韋端己年譜》，謂偍說附會，莊此詞，及上列《思帝鄉》『說盡人間天上，兩心知』，《荷葉杯》『碧天無路信難通』等，語意相類，疑皆悼亡姬作。莊詩集補遺有《悼亡姬》一首，及《獨吟》、《悔恨》、《虛席》、《舊居》四首，注『俱悼亡姬作』，在莊初及第時，非蜀中事。三詞之本事及時代亦然。此說較是。

江城子

恩重嬌多情易傷。漏更長。解鴛鴦。朱脣未動。先覺口脂香。緩揭繡衾抽皓腕。移鳳枕。枕潘郎。

△《百家詞》本《花間集》『潘』作『檀』，《全唐詩》同。

江城子

髻鬟狼藉黛眉長。出蘭房。別檀郎。角聲嗚咽。星斗漸微茫。露冷月殘人未起。留不

住。淚千行。

小重山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卧思陳事暗銷魂。羅衣濕。紅袂有啼痕。

歌吹隔重閽。繞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凝情立。宮殿欲黃昏。

△楊愼《詞品》二，前片末句作『新搵舊啼痕』，乃從宋何士信《草堂詩餘》。《本事詞》上，『夢君恩』作『憶君恩』，『卧思』作『細思』，『紅袂』作『紅袖』，『繞庭』作『繞階』。

更漏子

鐘鼓寒。樓閣暝。月照古桐金井。深院閉。小庭空。落花香露紅。　煙柳重。春霧薄。燈背水窗高閣。閒倚戶。暗沾衣。待郎歸未歸。

△『歸未歸』，《花間集》作『郎不歸』。

木蘭花

獨上小樓春欲暮。愁望玉關芳草路。消息斷。不逢人。卻斂細眉歸繡户。坐看落花空歎息。羅袂濕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魂夢欲教何處覓。

△此調上下片換韻，不同於下列魏承班、毛熙震二調，待訂。

△『濕斑』措語粗，『濕』字尤可疑，不類集內作風，亦待善本訂正。

酒泉子

月落星沉。樓上美人春睡。緑雲傾。金枕膩。畫屏深。子規啼破相思夢。曉色東方纔動。柳煙輕。花露重。思難任。

△『傾』，《百家詞》本《花間集》作『欹』，《全唐詩》同。

女冠子 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　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右二詞雖分從兩面寫，事意則相續，故作爲聯章。

上行杯 二首

芳草灞陵春岸。柳煙深。滿樓絃管。一曲離聲腸寸斷。　今日送君千萬。紅鏤玉盤金鏤盞。須勸。珍重意。莫辭滿。

△《歷代詩餘》四『離聲』作『離歌』，『今日』作『今夜』。『紅鏤』，李一氓訂爲『紅縷』，謂『狀玉盤中之鱠』，未必。《百家詞》本《花間》二『鏤』字皆作『縷』。

白馬玉鞭金轡。少年郎。離別容易。迢遞去程千萬里。　惆悵異鄉雲水。滿酌一杯

勸和淚。須愧。珍重意。莫辭醉。

△王國維輯本改『異鄉』爲『萬重』，未明所以。李一氓校《花間集》，作『須勸珍重意』、『須愧珍重意』，『勸』、『愧』二字下均不斷，遂使二韻俱失，顯誤。

天仙子

悵望前回夢裏期。看花不語苦尋思。露桃宮裏小腰肢。眉眼細。鬢雲垂。惟有多情宋玉知。

△『宮』原作『花』，兹用《花間集》及《全唐詩》。惟鄂州紙本《花間集》亦作『花』，《百家詞》本《花間集》作『露盤宮裏』。此句及下二句三言者，所寫乃夢境。

天仙子　二首

蟾彩霜華夜不分。天外鴻聲枕上聞。綉衾香冷懶重熏。人寂寂。葉紛紛。纔睡依前夢見君。

△『依前』，一本《花間集》作『依然』。

夢覺銀屏依舊空。杜鵑聲咽隔簾櫳。玉郎薄倖去無蹤。一日日。恨重重。淚界蓮腮兩線紅。

△『銀屏』，《花間集》作『雲屏』，《詞滙》同。

△右三首皆寫夢，後二首有銜接意，作爲聯章。

天仙子

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鬢如雲。霞裾月帔一羣羣。來洞口。望煙分。劉阮不歸春日曛。

△此首詠調名本意。

△『霞裾』，《花間集》作『霞裙』，《彊村叢書》本《金奩集》同。《全唐詩》『裙』作『帬』。『帔』原作『帳』，從《花間》。『歸』，王國維輯本改『來』，不必。

天仙子

深夜歸來長酩酊。扶入流蘇猶未醒。醺醺酒氣麝蘭和。驚睡覺。笑呵呵。長笑人生能

幾何。

△此首駁雜待訂。首二句與其餘諸句異韻，上四首及其他作者之同調詞皆不然。『麝蘭』字面，與末句放曠亦不諧協。

△『長笑』原作『長道』，茲從《百家詞》本《花間集》及《全唐詩》，王國維輯本同。《歷代詩餘》作『常道』，亦可。李一氓校守『長道』。

△此首各本均插居『悵望』首後，破三夢詞之相續，不可。

喜遷鶯　二首

人洶洶。鼓鼕鼕。襟袖五更風。大羅天上月朦朧。騎馬上虛空。香滿衣。雲滿路。鸞鳳繞身飛舞。霓旌絳節一羣羣。引見玉華君。

△《全唐詩》『鼕』作『[illegible]』，不知究用何本。

△此二首後片另立二韻，不用前片韻，乃別體。

街鼓動。禁城開。天上探花回。鳳銜金榜出雲來。平地一聲雷。鶯已遷。龍已化。一夜滿城車馬。謝家樓上簇神仙。爭看鶴沖天。

△『探花』原作『探人』，各本同。按二詞詠調名本意，乃新進士及第賀辭。《秦中歲時記》載：唐『進士杏園

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園。」「出雲」，與「鳳銜」應，一本作「出門」，非。「謝家」，《花間》作「家家」，《全唐詩》同。

△以上四十四首內，《荷葉杯》作四首，遂與各本之計數參差。

怨王孫

△此下五首録《百家詞》本《尊前集》，並從其序。

△此調即《河傳》，合前所有，《河傳》共四首。

錦里。蠶市。滿街珠翠。千萬紅妝。玉蟬金雀。寶髻花簇鳴璫。繡衣長。　日斜歸去人難見。青樓遠。隊隊行雲散。不知今夜。何處深鎖蘭房。隔仙鄉。

△《全唐詩》八九二於《怨王孫》下注云：「與《河傳》「月照梨花」二詞同調。」按「月照梨花」二詞，乃宋李清照作，韋莊難與同調。論唐五代詞，不能仍以宋詞爲本。

定西番

挑盡金燈紅燼。人灼灼。漏遲遲。未眠時。　斜倚銀屏無語。閒愁上翠眉。悶殺梧

桐殘雨。滴相思。

定西番

芳草叢生結縷。花艷艷。雨濛濛。曉庭中。　塞遠久無音問。愁銷鏡裏紅。紫燕黃鸝猶至。恨何窮。

△『結縷』，毛晉本《尊前》作『縷結』，《全唐詩》同。『猶至』用《百家詞》本《尊前》，《全唐詩》同；他本《尊前》訛『至』爲『生』。

△前一首『梧桐殘雨』，秋情；此首『花艷艷』，春態。二者並非聯章，故依原序未移。

清平樂

瑣窗春暮。滿地梨花雨。君不歸來情又去。紅淚散沾金縷。　夢魂飛斷煙波。傷心不奈春何。空把金針獨坐。鴛鴦愁繡雙窠。

清平樂

綠楊春雨。金線飄千縷。花拆香枝黃鸝語。玉勒雕鞍何處。碧窗望斷燕鴻。翠簾睡眼溟濛。寶瑟誰家彈罷。含悲斜倚屏風。

△「拆」原作「折」。詳上文卷七和凝《菩薩蠻》校。

謁金門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倚偏闌干幾曲。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錄《草堂詩餘》上，《全唐詩》亦載，且列在《金奩集》所見二首《謁金門》之前。

貫休 二首

俗姓姜，字德隱，金華蘭谿人。生於唐文宗大和六年（八三二），卒於前蜀王建永平二年（九一二）。七歲出家，讀經過目不忘。既長，工詩。初在吳越，後赴荆南。昭宗末入蜀，王建

禮之，賜號禪月大師，人稱得得和尚。有《西嶽集》，後更名《禪月集》，又名《寶月集》。

讚念《法華經》僧　二首

△此套錄敦煌寫本斯四〇三七，原本題『禪月大師讚念《法華經》僧』，下接『空至』云云四句，下空一格，接讚辭二首，下接『吾師』云云四句。《禪月集》及《全唐詩》均不載。《敦煌歌辭總編》三載之。

空王門下有真子。堪以空王爲了使。常持菡萏白蓮經。屈指無人得相似。

長松下。深窗裏。歷歷清音韻宮徵。短偈長行主客分。不使閒聲掛牙齒。

△原本『客』下一字如『亏』。茲擬訂爲『短偈長行主客分』，仍俟校。

外人聞。聳雙耳。香風襲鼻寒毛起。只見天花落座前。空中必定有神鬼。

△原本『起』下、『落』下，各空一格，未知何用。

吾師吾師須努力。年深已是成功積。桑田變海骨爲塵。相看長似紅蓮色。

△原本脫『看』字，茲擬補。

△據原題，所讚之人乃僧，所讚之事乃念《法華經》，副編列作者《長持經僧》，事正相類。惟所歌僧及經不知均相同否？

△劉銘恕《劫經錄》對原本（斯四〇三七）此套，標爲『禪月大師讚念《□□經》』；削『僧』字，在『說

明』中，稱爲『本經』，誤讚歌爲經文，又掩『法華』二字。

段義宗　二首

長和國布燮。唐昭宗天復二年，南詔鄭買嗣殺蒙舜化真自立，國號大長和。布燮即其官名，職當中國之宰相。王蜀後主乾德中，長和國布燮段義宗等爲使入蜀，作辭多首。

失調名　聽歌妓洞雲歌　二首

△録《叢書集成》本何光遠《鑑戒録》六。《全唐詩》七三二載此辭，作一首。按此二首前後格調同，僅叶韻平仄異，在本集内，凡類此者，向作二首。況二首内容迥不相同，不應合爲一首。『聽妓洞雲歌』，雖僅與前首内容合，因《鑑戒録》、《全唐詩》皆用此爲題，今仍依之。

嵇叔夜。嵇叔夜。鼓琴飲酒無閒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抛擲《廣陵》渾不藉。

△一本《鑒戒録》『藉』作『謝』。《詩話總龜》二七引《鑑戒録》，及《全唐詩》均作『三七七』式，『嵇叔夜』句不叠，又『渾不藉』作『都不藉』。

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碩獨自醉。無人爲爾下梁塵。

△《詩話總龜》二七引《鑑戒録》，首句亦不叠，『一碩』作『一石』。《全唐詩》亦作『三七七』式，

又『獨自醉』作『猶自醉』，『下粱塵』作『下深塵』。

△《鑑戒録》云：『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爲「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爲使入蜀。……義宗……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又題三學院經樓云：……，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歌》，略云：……。』按此處所謂『略云』，應指《聽歌妓洞雲歌》題下所作多首，僅録二首，他首格調亦應同此二首。

△清馮甦《滇考》卷上記有長和國建國事。並云後唐同光元年，買嗣之子仁旻，曾遣其弟鄭昭淳使於南漢。昭淳好學，有文辭。

牛嶠　二十六首

字松卿，一字延峰，安定鶉觚人。僧孺之孫。約生於唐會昌、大中間。乾符五年進士第，歷官尚書郎。王建鎮蜀，辟判官。及建稱帝，嶠官給事中。有歌詩三卷。

△此下二十六首俱録《花間集》四。

女冠子

星冠霞帔。住在蕊珠宫裏。佩丁當。明翠摇蟬翼。纖珪理宿妝。　醮壇春草緑。藥

院杏花香。青鳥傳心事。寄劉郎。

△此首詠調名本意，與他辭不同。

△《全唐詩》誤『箄』爲『畫』。李一氓《花間集校》解『纖珪』猶『纖瓊』，謂纖手，難信。『瓊』指色澤，可喻手；『珪』指形質，宜爲妝具。

女冠子

雙飛雙舞。春晝後園鶯語。捲羅幃。錦字書封了。銀河雁過遲。鴛鴦排寶帳。荳蔻繡連枝。不語勻珠淚。落花時。

女冠子

錦江煙水。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柳暗鶯啼處。認郎家。

△『錦江』、『卓女』，發於蜀地，與餘辭泛設者又異。李一氓引《國史補》：『酒則有劍南之燒春』，指卓女當壚。王國維輯本則作『燒香』，誤。

女冠子

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　眼看惟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回嬌步。約佳期。

夢江南

銜泥燕。飛到畫堂前。占得杏梁安穩處。體輕惟有主人憐。堪羨好因緣。

夢江南

紅繡被。兩兩間鴛鴦。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南塘。全勝薄情郎。

△林大椿輯《唐五代詞》『爾』作『你』，未云所據。

感恩多

兩條紅粉淚。多少香閨意。强攀桃李枝。斂愁眉。　陌上鶯啼蝶舞。柳花飛。柳花飛。願得郎心。憶家還早歸。

△下片疊句，雪豔亭本《花間》不備，下首同。晁謙之本、《百家詞》本俱備。

感恩多

自從南浦別。愁見丁香結。近來情轉深。憶鴛衾。　幾度將書託煙雁。淚盈襟。淚盈襟。禮月求天。願君知我心。

△雪豔亭本《花間集》欲兩首字句一致，强去此首下片『煙』字。惟下列《更漏子》內，有『書託雁』句。

應天長

玉樓春望晴煙滅。舞衫斜捲金條脫。黃鸝嬌囀聲初歇。杏花飄盡龍山雪。　鳳釵低

赴節。筵上王孫愁絕。鴛鴦對銜羅結。兩情深夜月。

△《詞府》『鵰』下無『嬌』字，作三言二句；『龍』作『隴』，一本《花間集》作『攏』。

應天長

雙眉淡薄藏心事。清夜背燈嬌又醉。玉釵橫。山枕膩。寶帳鴛鴦春睡美。別經時。無限意。虛道相思憔悴。莫信彩箋書裏。賺人腸斷字。

△此首明清選本如《詩餘廣選》、《記紅集》等均屬溫庭筠。『限』，一本《花間集》誤作『恨』。

更漏子

星漸稀。漏頻轉。何處輪臺聲怨。香閣掩。杏花紅。月明楊柳風。挑錦字。記情事。惟願兩心相似。收淚語。背燈眠。玉釵橫枕邊。

更漏子

春夜闌。更漏促。金燼暗挑殘燭。驚夢斷。錦屏深。兩鄉明月心。閨草碧。望歸客。還是不知消息。孤負我。悔憐君。告天天不聞。

△『孤負』，一本《花間》作『辜負』，此用《百家詞》本及《全唐詩》。

△此首曾誤入蘇軾詞，見傅幹《注坡詞》傅共序。

更漏子

南浦情。紅粉淚。爭奈兩人深意。低翠黛。捲征衣。馬嘶霜葉飛。招手別。寸腸結。還是去年時節。書託雁。夢歸家。覺來江月斜。

△右三首內容接近，尚無確然聯章形意。

望江怨

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蕪濕。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

△『泣』，明選本每作『滴』，是。

菩薩蠻

△此調七首：三首閨思，四首客情，略爲先後。

舞裙香暖金泥鳳。畫梁語燕驚殘夢。門外柳花飛。玉郎猶未歸。愁勻紅粉淚。眉翦春山翠。何處是遼陽。錦屏春晝長。

菩薩蠻

緑雲鬢上飛金雀。愁眉斂翠春煙薄。香閣掩芙蓉。畫屏山幾重。窗寒天欲曙。猶

結同心苣。啼粉污羅衣。問郎何日歸。

△『污』，《全唐詩》寫『涴』，王國維從之。《草堂詩餘續集》改『何日歸』爲『歸幾時』，並屬此首於宋李清照。

菩薩蠻

玉樓冰簟鴛鴦錦。粉融香汗流山枕。簾外轆轤聲。斂眉含笑驚。柳陰煙漠漠。低鬢蟬釵落。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

△『樓』，《全唐詩》作『爐』，王國維用之，非。『拌』，《百家詞》本及《全唐詩》均然，李一氓謂『拚』『拵』『拌』同，又謂『今人作「拼」』，非。『柳陰』句與上下文俱不合，容是誤竄之文。

菩薩蠻

風簾燕舞鶯啼柳。妝臺約鬢低纖手。釵重髻盤珊。一枝紅牡丹。門前行樂客。白馬嘶春色。故故墜金鞭。回頭應眼穿。

△此首『行樂客』與末首『瞿塘客』間，兼融餘二首之愁羨，亦有聯章傾向。『回』，他本作『迴』，意各

別。

菩薩蠻

柳花飛處鶯聲急。晴街春色香車立。金鳳小簾開。臉波和恨來。今宵求夢想。難到青樓上。贏得一場愁。鴛衾誰並頭。

菩薩蠻

玉釵風動春幡急。交枝紅杏籠煙泣。樓上望卿卿。窗寒新雨晴。熏爐蒙翠被。繡帳鴛鴦睡。何處有相知。羨他初畫眉。

△一本《花間》『爐』作『籠』，『有』作『最』，均非。《詩餘廣選》上片末作『家家祈雨晴』。

菩薩蠻

畫屏重疊巫陽翠。楚神尚有行雲意。朝暮幾般心。向他情謾深。風流今古隔。虛

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

△『謾』字、『回』字均從《百家詞》本及《全唐詩》，他本多作『漫』及『迴』。

酒泉子

記得去年。煙暖杏園花正發。雪飄香。江草綠。柳絲長。　鈿車纖手捲簾望。眉學春山樣。鳳釵低嫋翠鬟上。落梅妝。

△『鳳釵』句，晁謙之本、《百家詞》本、《全唐詩》均同，他本多脫『上』字，如林大椿本，下片結作三言三句。

定西番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樓寒。夢長安。　鄉思望中天闊。漏殘星亦殘。畫角數聲嗚咽。雪漫漫。

西溪子

捍撥雙盤金鳳。蟬鬢玉釵搖動。畫堂前。人不語。絃解語。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擡頭。

△「擡」，一本《花間》作「回」。

江城子

鵁鶄飛起郡城東。碧江空。半灘風。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簾捲水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江城子

極浦煙消水鳥飛。離筵分手時。送金巵。渡口楊花。狂雪任風吹。日暮天空波浪急。芳草岸。雨如絲。

△『分手』，用《百家詞》本及《全唐詩》，他本《花間》作『分首』。『天空』，他本《花間》作『空江』，李一氓校云：『前首已有「碧江空」句，本句於「日暮」與「波浪急」之外，又言「天空」，詞意充實。』按前首無惜別意，難云與此首聯章，『充實』之評，無從說起。末句《全唐詩》作『柳如絲』。

牛希濟 十首

嶠之姪，約生於唐懿宗咸通末年。仕蜀，爲起居郎，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隨王衍降後唐，爲雍州節度副使。《十國春秋》謂希濟和嶠《女冠子》四首，『時輩嘖嘖稱道』，今佚。

臨江仙

△此下十首錄《花間集》五。

峭碧參差十二峰。冷煙寒樹重重。瑤姬宮殿是仙蹤。金爐珠帳。香靄晝偏濃。

自楚王驚夢斷。人間無路相逢。至今雲雨帶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

臨江仙

素洛春光瀲灧平。千重媚臉初生。凌波羅襪勢輕輕。煙籠日照。珠翠半分明。

風引寶衣疑欲舞。鸞迴鳳翥堪驚。也知心許恐無成。陳王辭賦。千載有聲名。

△此二首，煙波、江月，詠調名尤切，宜列在前。

臨江仙

柳帶搖風漢水濱。平蕪兩岸爭勻。鴛鴦對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

輕步暗移蟬鬢動。羅裙風惹輕塵。水晶宮殿豈無因。空勞纖手。解佩贈情人。

△下片起二句，作者不至下兩「輕」字，俟校。

臨江仙

江繞黃陵春廟閒。嬌鶯獨語關關。滿庭重疊綠苔斑。陰雲無事。四散自歸山。

簫

鼓聲稀香燼冷。月娥斂盡彎環。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

△漢皋解佩、陵廟聲稀，亦緣江而發，宜次之。此首後片結三句意支，是否原作，俟校。

臨江仙

洞庭波浪颭晴天。君山一點凝煙。此中真境屬神仙。玉樓珠殿。相映月輪邊。萬里平湖秋色冷。星辰垂影參然。橘林霜重更紅鮮。羅浮山下。有路暗相連。

臨江仙

渭闕宮城秦樹凋。玉樓獨上無聊。含情不語自吹簫。調清和恨。天路逐風飄。何事乘龍人忽降。似知深意相招。三清携手路非遙。世間屏障。彩筆畫嬌嬈。

臨江仙

謝家仙觀寄雲岑。崖蘿拂地成陰。洞房不閉白雲深。當時丹竈。一粒化黃金。石

壁霞衣猶半掛。松風長似鳴琴。時聞唳鶴起前林。十洲高會。何處許相尋。

△一本《花間》「寄」作「倚」。

酒泉子

枕轉簟涼。清曉遠鐘殘夢。月光斜。簾影動。舊爐香。　夢中說盡相思事。纖手匀雙淚。去年書。今日意。斷人腸。

△末句「人」字，用《百家詞》本及《全唐詩》。他本《花間》作「離」。次句「清曉遠鐘」一作「清遠曉鐘」。

中興樂

池塘暖碧浸晴暉。濛濛柳絮輕飛。紅蕊凋來。醉夢還稀。　春雲空有雁歸。珠簾垂。東風寂寞。恨郎抛擲。淚濕羅衣。

謁金門

秋已暮。重疊關山歧路。嘶馬搖鞭何處去。曉禽霜滿樹。　夢斷禁城鐘鼓。淚滴枕檀無數。一點凝紅和薄霧。翠蛾愁不語。

△馮延巳《陽春集》亦載此首，注：「《蘭畹集》誤作牛希濟。」

薛昭蘊　十首

當即薛昭緯，字紀化，河東人。約生於唐會昌、大中間。第進士，文德初官禮部員外郎。乾寧中爲禮部侍郎。天復中，自御史中丞貶爲澄州司馬，卒於洪州。一說入蜀爲侍郎。今姑繫於此。

謁金門

春滿院。疊損羅衣金線。睡覺水精簾未捲。簾前雙語燕。　斜掩金鋪一扇。滿地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腸欲斷。忍教頻夢見。

△録《尊前集》。「掩」原作「捲」，從《花間集》。

△《詞匯》初編三，「未」作「不」，又「簾前」作「簷前」，較是。

喜遷鶯

△此下九首録《花間集》三，依晁謙之本。

金門曉。玉京春。駿馬驟輕塵。樺煙深處白衫新。認得化龍身。九陌喧。千户啓。滿袖桂香風細。杏園歡宴曲江濱。自此占芳辰。

△此依本調常義，作及第賀辭，列前。

喜遷鶯

殘蟾落。曉鐘鳴。羽化覺身輕。乍無春睡有餘酲。杏苑雪初晴。紫陌長。襟袖冷。不是人間風景。回看塵土似前生。休羨谷中鶯。

喜遷鶯

清明節，雨晴天，得意正當年。馬驕泥軟錦連乾，香袖半籠鞭。花色融，人競賞，盡是繡鞍朱鞅。日斜無計更留連，歸路草和煙。

小重山 二首

春到長門春草青，玉階華露滴。月朧明，東風吹斷紫簫聲。宮漏促，簾外曉啼鶯。愁極夢難成，紅妝流宿淚。不勝情，手挼裙帶繞階行。思君切，羅幌暗塵生。

△晁謙之注：「『愁極』作『愁起』，『繞階』作『繞宮』，非是。」今從舊本。《詞匯》初編六『紅妝流』作『殘妝和』，『繞階』作『繞花』。《全唐詩》亦用『花』字。『朧』，一本《花間集》作『籠』。

秋到長門秋草黃，畫梁雙燕去。出宮牆，玉簫無復理《霓裳》。金蟬墜，鸞鏡掩休妝。憶昔在昭陽，舞衣紅綬帶。繡鴛鴦，至今猶惹御爐香。夢魂斷，愁聽漏更長。

△一本《花間集》『無復』作『無力』。

離別難

寶馬曉鞴雕鞍。羅幃乍別情難。那堪春景媚。送君千萬里。半妝珠翠落。露華寒。紅蠟燭。青絲曲。偏能勾引淚闌干。　良夜促。香塵緑。魂欲迷。擅眉半斂愁低。未別。心先咽。欲語情難説出。芳草路東西。摇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淒淒。

△『鞴』，《全唐詩》、《詞府》、《詞匯》均作『鞴』。王國維輯本末句改『雨』爲『雨』。

相見歡

羅襦繡袂香紅。畫堂中。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　捲羅幕。憑妝閣。思無窮。暮雨輕煙魂斷。隔簾櫳。

△《陽春集》以此首屬馮延巳，『襦』作『幃』，『無』作『何』，『魂』作『夢』。《花草粹編》及清初詞書均從《花間集》。

女冠子 二首

求仙去也。翠鈿金篦盡捨。入巖巒。霧捲黃羅帔。雲雕白玉冠。野煙溪洞冷。林月石橋寒。靜夜松風下。禮天壇。

雲羅霧縠。新授明威法籙。降真函。髻綰青絲髮。冠抽碧玉篸。往來雲過五。去住島經三。正遇劉郎使。啓瑤緘。

魏承班 十七首

許州人。父弘夫，王建養子，前蜀時官至中書令，封齊王。王衍嗣位，承班官駙馬都尉，遷太尉。同光三年，後唐滅蜀，承班父子並遭誅。

生查子

△此下六首録《尊前集》，依《百家詞》本次序。

離別又經年。獨對芳菲景。嫁得薄情夫。長抱相思病。花紅柳綠間晴空。蝶弄雙

雙影。羞看繡羅衣。爲有金鸞並。

△他本《尊前》「弄」作「舞」，此從《百家詞》本。

滿宮花

寒夜長。更漏永。愁見透簾月影。王孫何處不歸來。應在倡樓酩酊。金鴨無香羅帳冷。羞更雙鸞交頸。夢中幾度見兒夫。不忍駡伊薄倖。

菩薩蠻

玉容光照菱花影。沉沉臉上秋波冷。白雪一聲新。雕梁起暗塵。寶釵搖翡翠。香惹芙蓉醉。携手入鴛衾。誰人知此心。

謁金門 三首

煙水闊。人值清明時節。雨細花零鶯語切。愁腸千萬結。雁去音徽斷絶。有恨欲

憑誰說。無事傷心猶不徹。春時容易別。

△『鶯語』，《百家詞》本及《全唐詩》皆然，《彊村叢書》本《尊前集》作『鸚語』，林大椿《唐五代詞》同。

春欲半。堆砌落花千片。早是潘郎長不見。忍聽雙語燕。飛絮晴空颺遠。風送誰家絃管。愁倚畫屏凡事懶。淚沾金縷線。

長思憶。思憶佳辰輕擲。霜月透簾澄夜色。小屏山凝碧。恨恨君何太極。記得嬌嬈無力。獨坐思量愁似織。斷腸煙水隔。

△『佳辰』原作『佳人』，形訛，從《全唐詩》。『恨恨』句尚待校。

△三首原相續，起末皆曰『煙水』，中間情景，一樣傷春恨遠，可作聯章。

菩薩蠻

△此下十一首，錄《花間集》卷八、九，用《百家詞》本。

羅裙薄薄秋波染。眉間畫得山兩點。相見綺筵時。深情暗共知。翠翹雲鬢動。斂態彈金鳳。宴罷入蘭房。邀人解佩璫。

△『裙』，他本作『裾』。『得』，晁謙之本作『時』，下句又曰『時』，李一氓不用《百家詞》本，乃失

校。

菩薩蠻

羅衣隱約金泥畫。玳筵一曲當秋夜。聲顫覷人嬌。雲鬟嫋翠翹。酒醺紅玉軟。眉翠秋山遠。繡幌麝煙沉。誰人知兩心。

△『顫』，他本作『泛』或『戰』。

滿宮花

雪霏霏。風凜凜。玉郎何處狂飲。醉時想得縱風流。羅帳香幃鴛寢。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見繡屏孤枕。少年何事負初心。淚滴縷金雙衽。

木蘭花

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清似水。閉寶匣。掩金鋪。倚屏拖袖愁如醉。遲遲好

景煙花媚　曲渚鴛鴦眠錦翅。凝然愁望靜相思。一雙笑靨嚬香蕊。

△雪艷亭本《花間集》次句「香」作「金」，三句「深淸」作「情深」。「愁望」之「愁」複，俟善本校訂。

△此調上片雜言，下片齊言，但一韻貫注。

訴衷情

高歌宴罷月初盈。詩情引恨情。煙露冷。水流輕。思想夢難成。羅幄嫋香平。恨頻生。思君無計睡還醒。隔層城。

△上下片辭意重沓，俟善本校訂。

訴衷情

金風輕透碧窗紗。銀缸燄影斜。欹枕臥。恨何賒。山掩小屛霞。雲雨別吳娃。想容華。夢成幾度繞天涯。到君家。

△右二首意境相屬，口吻相同，接近聯章。「雲雨」二句處上下片之間，有隔，俟訂。

訴衷情

銀漢雲晴玉漏長。蛩聲悄畫堂。筠簟冷。碧窗涼。紅蠟淚飄香。皓月瀉寒光。割人腸。那堪獨自步池塘。對鴛鴦。

△右三首雖非聯章，堪作一組，與下二首入春情者別。

訴衷情

春深花簇小樓臺。風飄錦繡開。新睡覺。步香階。山枕印紅腮。鬢亂墜金釵。語檀偎。臨行執手重重囑。幾千回。

△下片另一情事，『語檀偎』費解，『囑』字失韻，都難訂正。《全唐詩》『囑』作『屬』。

訴衷情

春情滿眼臉紅消。嬌妒索人饒。星靨小。玉璫搖。幾共醉春朝。別後憶纖腰。夢

魂勞。如今風葉又蕭蕭。恨迢迢。

△前四首皆閨思，此首獨異。『消』一作『銷』，猶可，李一氓校作『綃』，以『銷』爲非，殆有別解。

黃鍾樂

池塘煙暖草萋萋。惆悵閒宵含恨。愁坐思堪迷。遥想玉人情事遠。音容渾似隔桃蹊。偏記同歡秋月低。簾外論心花畔。和醉暗相攜。何事春來君不見。夢魂長在錦江西。

△調屬雙叠，前後片一致。李一氓另爲句讀。

△《全唐詩》『蹊』作『溪』。

漁歌子

柳如眉。雲似髮。鮫綃霧縠籠香雪。夢魂驚。鐘漏歇。窗外曉鶯殘月。幾多情。無處説。落花飛絮清明節。少年郎。容易別。一去音書斷絶。

△李一氓校『籠』作『龍』，非。

尹鶚　十六首

成都才士，事王衍，爲校書郎，人稱「參卿」。性滑稽，與李珣友善。

江城子

此下十一首録《尊前集》。

裙拖碧。步飄香。纖腰束素長。鬢雲光。拂面瓏璁。膩玉碎凝妝。寶柱秦箏彈向晚。絃促雁。更思量。

何滿子

雲雨常陪勝會。笙歌慣逐閒遊。錦里風光應占。玉鞭金勒驊騮。戴月潛穿深曲。和香醉脱輕裘。　方喜正同鴛帳。又言將往皇州。每憶良宵公子伴。夢魂長掛紅樓。欲表傷離情味。丁香結在心頭。

△《何滿子》本齊言。此乃代作，所以媚公子其人，遥用「公子」二字，遂成雜言。王灼《碧雞漫志》

謂「何滿子……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按珣集此調佚。右詞上片「錦里」句依灼意亦佚一字，於是原辭前後皆以雜言成雙疊。

△《全五代詩》四六，此首以「樂府」爲題，未知何本。

女冠子

雙成伴侶。去去不知何處。有佳期。霞帔金絲薄。花冠玉葉危。懶乘丹鳳子。學跨小龍兒。叵耐天風緊。挫腰肢。

菩薩蠻

嗚嗚曉角調如語。畫樓三會喧雷鼓。枕上夢方殘。月光鋪水寒。蛾眉應斂翠。咫尺同千里。宿酒未全消。滿懷離恨饒。

△首句「調」俟校。《全唐詩》「咫」作「只」。

菩薩蠻

錦茵閒襯丁香枕。銀釭燼落猶慵寢。顒坐徧紅爐。誰知情緒孤。　少年狂蕩慣。花曲長牽絆。去便不歸來。空教駿馬回。

撥棹子

風切切。深秋月。十朵芙蓉繁艷歌。小檻細腰無力。空贏得。目斷魂飛何處說。寸心恰似丁香結。看看瘦盡胸前雪。偏掛恨。少年拋擲。羞覷見。繡被堆紅閒不徹。

△「十朵」似應作「千朵」，方與「繁艷」相協。「覷見」原作「覩見」，《全唐詩》同，茲從他本《尊前》，較長。鶚《浣溪沙》句：「佯不覷人空婉約。」

撥棹子

丹臉膩。雙靨媚。冠子縷金裝翡翠。將一朵瓊花堪比。窠窠繡。鸞鳳衣裳香窣地。

銀臺蠟燭滴紅淚。醁酒勸人教半醉。簾幙外。月華如水。特地向。寶帳顛狂不肯睡。

△『將』字襯。又『鏤金』原作『縷金』，朱祖謀校《尊前》，於歐陽炯《清平樂》『春幡細縷春繒』之『縷』曰：『疑當作「鏤」。』可借鑑。

金浮圖

繁華地。王孫富貴。玳瑁筵開。下朝無事。壓紅茵。鳳舞黃金翅。玉立纖腰。一片揭天歌吹。滿目綺羅珠翠。和風淡蕩。偷散沉檀氣。堪判醉。韶光正媚。坼盡牡丹。艷迷人意。金張許史應難比。貪戀歡娛。不覺金烏墜。還惜會難別易。金船更勸。勒住花驄轡。

秋夜月

三秋佳節。罥晴空。凝碎露。茱萸千結。菊蕊和煙輕撚。酒浮金屑。徵雲雨。調絲竹。此時難輟。歡極。一片艷歌聲揭。黃昏慵別。炷沉煙。熏繡被。翠帷同歇。

醉並鴛鴦雙枕。暖偎春雪。語丁寧。情委曲。論心正切。深夜。窗透數條斜月。

△『罥晴空』，《全唐詩》同，他本《尊前集》作『罩晴空』。

△此調雙疊，上下片一致，結處均爲二言、六言，皆叶。林大椿本改爲四言二句，失兩韻，曰『歡極一片』，亦不辭。『徵雲雨』句待校。

清平樂

低紅斂翠。盡日思閒事。髻滑鳳凰釵欲墜。雨打梨花滿地。　繡衣獨倚闌干。玉容似怯春寒。應待少年公子。鴛幃深處同歡。

△『低紅』，《百家詞》本《尊前集》及《全唐詩》均作『偎紅』。從『斂翠』聯辭看，作『偎』者非。

清平樂

芳年妙妓。淡拂鉛華翠。輕笑自然生百媚。爭那尊前人意。　酒傾琥珀杯時。更堪能唱新詞。賺得王孫狂處。斷腸一搦腰肢。

△『爭那』猶『爭奈』，敦煌曲內常見。『賺得』，《彊村叢書》本《尊前》作『贈得』。

臨江仙

△此下五首録《花間集》九。

一番荷芰生池沼。檻前風送馨香。昔年於此伴蕭娘。相偎佇立。牽惹敍衷腸。　時逞笑容無限態。還如菡萏爭芳。別來虛遣思悠揚。慵窺往事。金鎖小蘭房。

△『池沼』，從正德覆刻晁本《花間集》，晁本原作『舊沼』。

臨江仙

深秋寒夜銀河靜。月明小院中庭。西窗幽夢等閒成。逡巡覺後。特地恨難平。　紅燭半條殘焰短。依稀暗背銀屏。枕前何事最傷情。梧桐葉上。點點露珠零。

△『小院』二字原作『深夜』，與上句複。《百家詞》本《花間》作『深院』，又與『中庭』重。料皆歌者無意中改，兹暫用《歷代詩餘》作『小院』，俟得善本再訂正。『幽夢』，《百家詞》本因字形之訛，作『鄉夢』。『半條』，晁謙之本作『半消』，兹從鄂本、毛本與《全唐詩》。

滿宮花

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　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

△『禁花』與『宮樹』乃同類辭。雪艷亭本《花間》作『落花』，故李一氓非之。雪艷亭本『醉迷』又作『醉鄉』。

△《全唐詩話》指此首云：『蓋傷蜀之亡也。』

杏園芳

嚴妝嫩臉花明。教人見了關情。含羞舉步越羅輕。稱娉婷。　終朝咫尺窺香閣。迢遙似隔層城。何時休遣夢相縈。入雲屏。

△《全唐詩》『咫』作『只』，與上文《菩薩蠻》所見同，究不知用何本。《詞譜》五謂『縈』或作『迎』。

菩薩蠻

隴雲暗合秋天白。俯窗獨坐窺烟陌。樓際角重吹。黃昏方醉歸。　荒唐難共語。明日還應去。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

李珣 五十一首

字德潤，先世本波斯人。與弟玹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妹舜絃爲王衍昭儀。珣秀才而已。有《瓊瑤集》，北宋猶傳。（『珣』不作『洵』。李一氓校：『李字德潤，宜作「洵」是。』按《禮記·聘義》謂『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故知李校有隔。）

中興樂 二首

△此下十九首録《百家詞》本《尊前集》。

後庭寂寂日初長。翩翩蝶舞紅芳。繡簾垂地。　金鴨無香。　誰知春思如狂。憶蕭郎。等閒一去。程遙信斷。五嶺三湘。

休開鸞鏡學宮妝。可能更理笙簧。倚屏凝睇。淚落成行。手尋裙帶鴛鴦。暗思量。忍孤前約。教人花貌。虛老風光。

△右二首同牛希濟體。《尊前》他本爲宋明人竄改，誤作一首，《詞律》等書不敢正。

漁父　三首

水接衡門十里餘。信船歸去臥看書。輕爵祿。慕玄虛。莫道漁人只爲魚。

△用岑參《漁父》意，詳上文卷三。

避世垂綸不記年。官高爭得似君閒。傾白酒。對青山。笑指柴門待月還。

棹警鷗飛水濺袍。影隨潭面柳垂縚。終日醉。絶塵勞。曾見錢塘八月濤。

△《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謠辭》『縚』作『絛』，毛晉本《尊前集》則作『絲』，即『縚』之異體。《全五代詩》四六調名作《漁父歌》，『隨』作『侵』，『縚』作『絛』。

南鄉子　七首

△七首內容，俱是南中風土，遊女鄉情。

攜籠去。採菱歸。碧波風起雨霏霏。趁岸小船齊櫂急。羅衣濕。出向桄榔樹下立。

雲髻重。葛衣輕。見人微笑亦多情。拾翠採珠能幾許。來還去。爭及村居織機女。

登畫舸。泛清波。採蓮時唱採蓮歌。攔棹聲齊羅袖斂。池光颭。驚起沙鷗八九點。

雙髻墜。小眉彎。笑隨女伴下春山。玉纖遙指花深處。爭回顧。孔雀雙雙迎日舞。

紅荳蔻。紫玫瑰。謝娘家接越王臺。一曲鄉歌齊撫掌。堪遊賞。酒酌嬴杯流水上。

△他本『接』作『傍』，『嬴』作『螺』。《全唐詩》同《百家詞》本。

△『一曲』句，説明調名『南鄉』意義。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風景有池塘。木蘭舟上珠簾捲。歌聲遠。椰子酒傾鸚鵡盞。

新月上。遠煙開。慣隨潮水採珠來。棹穿花過歸溪口。酤春酒。小艇纜牽垂岸柳。

定風波 二首

志在煙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

花島爲鄰鷗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蕙帶絕纖塵。

十載逍遥物外居。白雲流水似相於。乘興有時攜短櫂。江島。誰知求道不求魚。

到處等閒邀鶴伴。春岸。野花香氣撲琴書。更飲一杯紅霞酒。回首。半鈎新月貼清虛。

△此與《漁父》三首同慨，非下列情詞一類。

定風波

又見辭巢燕子歸。阮郎何事絶音徽。簾外西風黄葉落。池閣。隱莎蛩叫雨霏霏。

愁坐算程千萬里。頻跂。等閒經歲兩相違。聽鵲憑龜無定處。不知。淚痕流在畫羅衣。

△『辭』字，《全唐詩》同，他本作『新』，乃形訛。『頻跂』原脱，從毛本及《全唐詩》補。『處』下各本皆作『不知』，失韻。疑是『不住』，指下句流淚言，待校。又一本《尊前》『兩相違』作『兩心違』。

定風波 二首

雁過秋空夜未央。隔窗煙月鎖蓮塘。往事豈堪容易想。惆悵。故人迢遞在瀟湘。

縱有迴文重疊意。誰寄。解鬟臨鏡泣殘妝。沉水香銷金鴨冷　愁永。候蟲聲接杵聲長。

簾外煙和月滿庭。此時閒坐若爲情。小閣擁爐殘酒醒。愁聽。寒風葉落一聲聲。

惟恨玉人芳信阻。雲雨。屏帷寂寞夢難成。斗轉更闌心杳杳。將曉。銀釭斜照綺琴橫。

△此二首意境益近，由夜初以徹將曉。玆故撤去前首，以此二首作聯章。

西溪子

馬上見時如夢。認得臉波相送。柳隄長。無限意。夕陽裏。醉把金鞭欲墜。歸去想嬌嬈。暗魂銷。

△《全唐詩》此首列爲《西溪子》之次首，傳本不同故。

△此仍牛嶠體，僅結處二句，牛作『三三』，此作『五三』。

西溪子

金縷翠鈿浮動。妝罷小窗圓夢。日高時。春已老。人未到。滿地落花慵掃。無語倚屏風。泣殘紅。

△此首同見《花間集》。「小窗」原作「倚窗」，此從《全唐詩》。「未」，諸本多作「來」，此從《彊村叢書》本《尊前》，林大椿本同。《全唐詩》注末二句云：一作「離思正難緘，燕喃喃。」李一氓以爲王國維所注。

漁歌子　二首

△此下三十二首録《花間集》十。

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櫂歌相續。信浮沉。無管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據《全宋詞》。《沅湘耆舊集》前編二六曾載此詞，歸宋末郭新，訛傳經過不詳。所傳之詞，「楚山」作「山光」，「湘水」作「水色」，「芊芊」作「緜芊」，「簇簇」作「撲蔌」，「櫂歌」作「移歌」，「管束」作「拘束」，「人間」作「世間」。

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山暮。櫂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醑。孤村遥指雲遮處。下長汀。臨淺渡。驚起一行沙鷺。

△春漁二首相續，列前。

△『漁歌』，《百家詞》本《花間集》作『漁郎』，又『淺渡』作『深渡』，與『深浦』複，均從李一氓本。

漁歌子

荻花秋。瀟湘夜。橘州佳景如屏畫。碧煙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爲鄉。蓬作舍。魚羹稻飯常餐也。酒盈杯。書滿架。名利不將心掛。

漁歌子

九疑山。三湘水。蘆花時節秋風起。水雲間。山月裏。櫂月穿雲遊戲。鼓清琴。傾緑蟻。扁舟自得逍遥志。任東西。無定止。不議人間醒醉。

巫山一段雲 二首

有客經巫峽。停橈向水湄。楚王曾此夢瑤姬。一夢杳無期。　塵暗珠簾捲。香銷翠幄垂。西風回首不勝悲。暮雨灑空祠。

△一本《花間》『瑤姬』作『仙姬』。

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水聲山色鎖妝樓。往事思悠悠。　雲雨朝還暮。煙花春復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臨江仙

簾捲池心小閣虛。暫涼閒步徐徐。芰荷經雨半凋疎。拂隄垂柳。蟬噪夕陽餘。　不語低鬟幽思遠。玉釵斜墜雙魚。幾回偷看寄來書。離情別恨。相隔欲何如。

臨江仙

鶯報簾前暖日紅。玉爐殘麝猶濃。起來閨思尚疎慵。別愁春夢。誰解此情悰。强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舊歡無處再尋踪。更堪回顧。屏畫九疑峰。

△『別愁』，一本《花間》及《全唐詩》作『引愁』，乃形訛。

南鄉子

煙漠漠。雨凄凄。岸花零落鷓鴣啼。遠客扁舟臨野渡。思鄉處。潮退水平春色暮。

△雪艷亭本《花間》『雨凄凄』作『草萋萋』，李一氓謂『非』。

南鄉子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

△右二首皆寫客愁，下一首『雲帶雨』云云，乃漁歌，末首述風土，其餘六首，皆詠南中遊女。

南鄉子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櫂碧灣中。春醪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篷底睡。

△『醪』，從《百家詞》本《花間集》，他本皆作『酒』，失粘。

南鄉子

乘綵舫。過蓮塘。櫂歌驚起睡鴛鴦。遊女帶香偎伴笑。爭窈窕。競折團荷遮晚照。

△晁謙之本、《百家詞》本均作『遊女帶香』，他本《花間》或作『帶香遊女』，『香』或作『花』。『爭』『競』意疊，一本《花間》『爭』字空格俟補。

南鄉子

傾綠蟻。泛紅羸。閒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輕浪裏。閒遊戲。夾岸荔枝紅蘸水。

△二『閒』字複，一本《花間》於下『閒』字空格待補。王國維輯本改『荔枝』爲『荔子』，不知何人代

改，失聲。

南鄉子

攏雲髻。背犀梳。蕉紅衫映綠羅裾。越王臺下春風暖。花盈岸。遊賞每邀鄰女伴。

△右三首皆云女伴，意境顯與下三首別。

△皇甫松《夢江南》、毛文錫《中興樂》等，俱有「紅蕉」。張泌《臨江仙》：「蕉花露泣愁紅」。

南鄉子

沙月靜。水煙輕。芰荷香裏夜船行。綠鬟紅臉誰家女。遙相顧。緩唱櫂歌前浦去。

△「前浦」，各本多作「極浦」，此從《百家詞》本。

南鄉子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暗裏回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先過水。

南鄉子

蘭櫂舉。水紋開。競攜藤籠採蓮來。迴塘深處遙相見。邀同宴。綠酒一巵紅上面。

△『籠』不能讀仄，俟校。

南鄉子

歸路近。扣舷歌。採真珠處水風多。曲岸小橋山月過。煙深鎖。荳蔻花垂千萬朵。

△十首中，惟此首述風土，故移殿於後。

女冠子

星高月午。丹桂青松深處。醮壇開。金磬敲清露。珠幢立翠苔。步虛聲縹緲。想像思徘徊。曉天歸去路。指蓬萊。

女冠子

春山夜静。愁聞洞天疎磬。玉堂虛。細霧垂珠佩。輕煙曳翠裾。　對花情脉脉。望月步徐徐。劉阮今何處。絶來書。

酒泉子

△此調四首，春愁秋思各半。前二首調格接近，後二首各自爲格。

寂寞青樓。風觸繡簾珠碎撼。月朦朧。花暗淡。鎖春愁。　尋思往事依稀夢。淚臉露桃紅色重。鬢欹蟬。釵墜鳳。思悠悠。

△他本《花間》【碎】作【翠】，此從晁謙之本。【尋】，雪艷亭本作【愁】。

酒泉子

雨漬花零。紅散香凋池兩岸。別情遙。春夢斷。掩銀屏。　孤帆早晚離三楚。閒理

鈿箏愁幾許。曲中情。絃上語。不堪聽。

△『春夢』原作『春歌』，按下片後四句始言聲歌，並無『斷』意。姑從明卓人月《詩餘廣選》作『夢』，俟校。雪艷亭本《花間》作『春欲斷』，費解。

酒泉子

秋雨連綿。聲散敗荷叢裏。那堪深夜枕前聽。酒初醒。　牽愁惹思更無停。燭暗香凝天欲曙。細和煙。冷和雨。透簾旌。

△『曙』原作『曉』，失韻，從《全唐詩》，與『雨』叶。參看下文《虞美人》『曙』韻。『旌』叶『聽』『醒』『停』，亦用《全唐詩》，《花間》各本多作『巾』，而訛爲『中』。『細』字難解，俟訂。

酒泉子

秋月嬋娟。皎潔碧紗窗外。照花穿竹冷沉沉。印池心。　凝露滴。砌蛩吟。驚覺謝娘殘夢。夜深斜傍枕前來。影徘徊。

△下片首二句原作一句，而於『滴』下空一格（《百家詞》本），玆從晁謙之本，《全唐詩》同。

望遠行

春日遲遲思寂寥。行客關山路遥。瓊窗時聽語鶯嬌。柳絲牽恨一條條。休暈繡罷吹簫。貌逐殘花暗凋。同心猶結舊裙腰。忍孤風月度良宵。

望遠行

露滴幽庭落葉時。愁聚蕭娘柳眉。玉郎一去負佳期。水雲迢遞雁書遲。屏半掩。枕斜欹。蠟淚無言對垂。吟蛩斷續漏頻移。入窗明月鑒空帷。

菩薩蠻

迴塘風起波紋細。刺桐花裏門斜閉。殘日照平蕪。雙雙飛鷓鴣。征帆何處客。相見還相隔。不語欲魂銷。望中煙水遥。

菩薩蠻 二首

等閒將度三春景。簾垂碧砌參差影。曲檻日初斜。杜鵑啼落花。恨君容易處。又話瀟湘去。凝思倚屏山。淚流紅臉斑。

隔簾微雨雙飛燕。砌花零落紅深淺。捻得寶箏調。心隨征櫂遥。楚天雲外路。動便經年去。香斷畫屏深。舊歡何處尋。

△右二首節序、風物、居處、人事、心情，無一不合，宜作聯章。

虞美人

金籠鸚報天將曙。驚起分飛處。夜來潛與玉郎期。多情不覺酒醒遲。失歸期。映花避月遥相送。膩髻偏垂鳳。卻回嬌步入香閨。倚屏無語撚雲篦。翠眉低。

△「鸚」字用晁謙之本，他本《花間》作「鶯」。李一氓以「鸚」字誤，引上文李珣《臨江仙》句：「鶯報簾前暖日紅」作證。未慮鶯聲雖亦有報，若在「金籠」內，終以「鸚」爲常。一本《花間》「髻」作「鬢」，「嬌」作「蓮」。

△《百家詞》本《陽春集》內，此詞屬馮延巳，注：「《蘭畹集》誤作李德潤。」按《蘭畹》乃據《花間》不誤。下文卷十馮辭內不複列。《全唐詩》馮詞亦不載此。《陽春集》所載，作「金籠鸚鵡天將曙」，「鵡」乃「語」之訛。

河傳

去去。何處。迢迢巴楚。山水相連。朝雲暮雨。依舊十二峰前。猿聲到客船。愁腸豈異丁香結。因離別。故國音書絕。想佳人花下。對明月春風。恨應同。

河傳

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愁斂雙蛾。落花深處。啼鳥似逐離歌。粉檀珠淚和。臨流更把同心結。情哽咽。後會何時節。不堪回首。相望已隔汀洲。艣聲幽。

△二首用韋莊體，僅每片結處句法小異。

張泌　二十首

《花間集》題『張舍人泌』，列於牛嶠與毛文錫之間。其仕蜀應在廣政三年前。《江城子》『浣花溪上』一首，已點明蜀地，更不容與南唐之張佖相混。一說張泌即張曙，廣明中，隨叔張禕奔蜀，曾仕唐，至右補闕，唐亡後易名仕前蜀。

江城子

窄羅衫子薄羅裙。小腰身。晚妝新。每到花時。長是不宜春。早是自家無氣力。更被伊。惡憐人。

△錄《尊前集》。宋選《花庵詞選》、明選《百琲明珠》等，均依《尊前》，以此首屬泌。其體與韋莊、牛嶠、歐陽炯所作《江城子》全同，說明泌與莊、嶠、炯同在蜀，時代亦接近。陳世脩編馮延巳《陽春集》，取泌另作『碧闌干外』一首（見下文）爲上片，改右辭多處（『窄』作『碧』，『薄羅』作『鬱金』，次句三句作『好精神，小腰身』，『伊』作『你』）爲下片，合成雙疊，屬馮延巳，未明所據。玆既歸泌，於馮集內不複見。

△『伊』，《全唐詩》作『你』。

臨江仙

△此下十七首録《花間集》卷四、五。

煙收湘渚秋江靜。蕉花露泣愁紅。五雲雙鶴去無蹤。幾回魂斷。凝望向長空。　翠竹暗留珠淚怨。間調寶瑟波中。花鬟月鬢緑雲重。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風。

女冠子

露花煙草。寂寞五雲三島。正春深。貌減潛銷玉。香殘尚惹襟。　竹疎虛檻靜。松密醮壇陰。何事劉郎去。信沉沉。

河傳

渺莽。雲水。惆悵暮帆。去程迢遞。夕陽芳草。千里萬里。雁聲無限起。　夢魂悄斷煙波裏。心如醉。相見何處是。錦屏香冷無睡。被頭多少淚。

△此調四體中，三體上片均以『三三四』字三句起。李一氓校《花間》，於此處讀爲『四四』，未可。

△雪艷亭本《花間》『悄』作『銷』。

河傳

紅杏。紅杏。交枝相映。密密濛濛。一庭濃艷倚東風。香融。透簾櫳。　斜陽似共春光語。蝶爭舞。更引流鶯妒。魂銷千片玉尊前。神仙。瑤池醉暮天。

△首句原不疊，從《詞譜》二一『照《詞緯》本增定』。下列閻選所作同此體。

酒泉子

春雨打窗。驚夢覺來天氣曉。畫堂深。紅燄小。背蘭釭。　酒香噴鼻嬾開缸。惆悵更無人共醉。舊巢中。新燕子。語雙雙。

△同上列李珣『寂寞青樓』體，僅下片首句叶平。

酒泉子

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色。御溝輦路暗相通。杏園風。　咸陽沽酒寶釵空。笑指未央歸去。插花走馬落殘紅。月明中。

△宋沈括《夢溪筆談》五謂：『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未云所據。玆仍從《花間》歸泌。惟泌別作無同此意境者，確否有此，仍俟考。劉毓盤輯《李翰林集》，錄此首。

△據邵博論李白《憶秦娥》（見上文卷四），『寶釵』乃樓名。

生查子

相見稀。喜相見。相見還相遠。檀畫荔支紅。金蔓蜻蜓軟。　魚雁疎。芳信斷。花落庭陰晚。可惜玉肌膚。消瘦成慵懶。

思越人

燕雙飛。鶯百囀。越波隄下長橋。鬥鈿花筐金匣恰。舞衣羅薄纖腰。東風淡蕩慵無力。黛眉愁聚春碧。滿地落花無消息。月明腸斷空憶。

滿宮花

花正芳。樓似綺。寂寞上陽宮裏。鈿籠金鎖睡鴛鴦。簾冷露華珠翠。嬌艷輕盈香雪膩。細雨黃鶯雙起。東風惆悵欲清明。公子橋邊沉醉。

南歌子

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開處遠風涼。高捲水精簾額。襯斜陽。

南歌子

岸柳拖煙緑。庭花照日紅。數聲蜀魄入簾櫳。驚斷碧窗殘夢。畫屏空。

南歌子

錦薦紅鸂鶒。羅衣繡鳳凰。綺疎飄雪北風狂。簾幕晝垂無事。鬱金香。

△『晝垂』與『無事』應。他本《花間》作『畫垂』。李一氓校亦以『晝』爲誤。此從玄覽齋本。

江城子

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没心情。

△此首並見馮延巳《陽春集》，作爲上片，以上列《江城子》『窄羅衫子』一首爲下片，合成雙疊，已詳上校。兹從《花間》，屬泌，不屬馮。《陽春集》内『碧』作『曲』，『曉』作『早』，末三句作『睡覺起

來匀面了，無個事，沒心情。」

江城子

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蹙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次句一作『臉波秋水明』，此從晁謙之本。『好是』原作『好事』，從他本。『綠雲高綰』平仄，乃和凝體；若改作『高綰綠雲』平仄，乃韋莊體。

△『臉波』，一本注：應作『眼波』。李一氓主作『臉波』，引和凝《臨江仙》『臉波微送春心』、顧夐《甘州子》『燈背臉波橫』爲證。

△《嫏嬛記》引《續本事詩》謂泌與鄰女浣衣善，賦此詞。後經年不復見，有夢，因寄絶句『別夢依稀到謝家』云云。此事又見《詞林紀事》引《古今詞話》。按『別夢依稀』一詩，載在《才調集》，題《寄人》，可信爲蜀中張泌所有。

△右辭又傳爲歐陽炯作，見《詞的》一。

河瀆神

古樹噪寒鴉。滿庭楓葉蘆花。晝燈當午隔輕紗。畫閣珠簾影斜。　門外往來祈賽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煙火。渡頭三兩人家。

△下片叶平，與温庭筠作叶仄者異。

蝴蝶兒

蝴蝶兒。晚春時。阿嬌初著淡黃衣。倚窗學畫伊。　還似花間見。雙雙對對飛。無端和淚拭臙脂。惹教雙翅垂。

柳枝

膩粉瓊妝透碧紗。雪休誇。金鳳搔頭墜鬢斜。髮交加。　倚着雲屏新睡覺。思夢笑。紅腮隱出枕函花。有些些。

△一本《花間》「墜」作「墮」。

春晚謠

△此調二首，俱録後蜀韋穀所輯《才調集》四，格、韻悉同，因用一名。貫休《江邊祠》亦同此調。

雨微微。煙霏霏。小庭半拆紅薔薇。鈿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雁飛。　蕭闕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零亂楊花撲繡簾。晚窗時有流鶯語。

〔春晚謠〕春江雨

雨溟溟。風零零。老松瘦竹臨煙汀。空江冷落野雲重。雲中孤燭微如星。　夜鷩溪上漁人起。滴瀝篷聲滿愁耳。子規叫斷獨未眠。罨岸春濤打船尾。

△《才調集》原題《春江雨》。

△《全唐詩》七四二「零零」作「泠泠」，「雲中」作「村中」，「孤燭」作「鬼火」，註：「一作『孤月』。」

毛文錫 三十一首

字平珪，高陽人。約生於唐咸通、乾符間。年十四，登進士第。通音樂，尤妙於七絃。仕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永平三年遭太子貶逐，旋復位，遷禮部尚書，歷文思殿大學士、司徒。或云前蜀亡後，随王衍入洛而卒。

巫山一段雲

貌掩巫山色。才過濯錦波。阿誰提筆上銀河。月裏寫嫦娥。　薄薄施鉛粉。盈盈掛綺羅。菖蒲花役夢魂多。年代屬元和。

△録《尊前集》，乃題古畫之作。

巫山一段雲

△此下二十九首録《花間集》五。

雨霽巫山上。雲輕映碧天。遠峰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峰前。　暗濕啼猿樹。高籠過

客船。朝朝暮暮楚江邊。幾度降神仙。

虞美人

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蛛絲結網露珠多。滴圓荷。遥思桃葉吳江碧。便是天河隔。錦鱗紅鬣影沉沉。相思空有夢相尋。意難任。

△「蛛絲」原作「鮫絲」，從《全唐詩》。

虞美人

寶檀金縷鴛鴦枕。綬帶盤宮錦。夕陽低映小窗明。南園綠樹語鶯鶯。夢難成。玉爐香暖頻添炷。滿地飄輕絮。珠簾不捲度沉煙。庭前閒立畫鞦韆。艷陽天。

酒泉子

綠樹春深。燕語鶯啼聲斷續。惠風飄蕩入芳叢。惹殘紅。柳絲無力裊煙空。金盞

不辭須滿酌。海棠花下思朦朧。醉春風。

△一本《花間》『惠風』作『蕙風』，『春風』作『香風』。《全唐詩》亦作『惠』。

喜遷鶯

芳春景。暖晴煙。喬木見鶯遷。傳枝偎葉語關關。飛過綺叢間。錦翼鮮。金毳軟。百轉千嬌相喚。碧紗窗曉怕聞聲。驚破鴛鴦暖。

△《百家詞》本《花間》『暖』作『暖』，茲從晁謙之本。下片末韻已用『暖』字。他本《花間》上片末韻作『筵』，亦不及『間』字。

讚成功

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緘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繞芳叢。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瓏璁。

△此調相傳爲唐昭宗所製，以褒李繼超等之殺劉季述，詳《唐戲弄》三《樊噲排君難》劇。調名首字，各本

作「贊」，唐人實習用「讚」字，佛家之作「偈讚」，尤著。

西溪子

昨日西溪遊賞。芳樹奇花千樣。鎖春光。金樽滿。聽絃管。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

△一本《花間》及《全唐詩》「昨日」作「昨夜」，與「斜暉」忤。

△此首又傳爲牛嶠作，見《蜀中名勝記》。

中興樂

荳蔻花繁煙艷深。丁香軟結同心。翠鬟女。相與共淘金。紅蕉葉裏猩猩語。鴛鴦浦。鏡中鸞舞。絲雨隔。荔枝陰。

△清吳綺《記紅集》謂「與」「女」暗叶，實無其事。《詞譜》照《詞瞑》點定，「雨」亦韻，而以「隔荔枝陰」四字爲句，牽强甚。

更漏子

春夜闌。春恨切。花外子規啼月。人不見。夢難憑。紅紗一點燈。　　偏怨別。是芳節。庭下丁香千結。宵霧散。曉霞暉。梁間雙燕飛。

接賢賓

香韉鏤襜五花驄。值春景初融。流珠噴沫躞蹀。汗血流紅。　　少年公子能乘馭。金鑣玉轡瓏璁。爲惜珊瑚鞭不下。驕生百步千蹤。信穿花。從拂柳。向九陌追風。

△《百家詞》本調名『接』作『集』，『五花』作『五色』。《全唐詩》亦作『色』。李一氓校本句讀誤甚。

贊浦子

錦帳添香睡。金爐換夕薰。嬾結芙蓉帶。慵拖翡翠裙。　　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雲。宋玉高唐意。裁瓊欲贈君。

△『桃夭柳媚』，《百家詞》本《花間集》及《全唐詩》均作『柳夭桃媚』，茲從晁謙之本。

甘州徧

春光好。公子愛閒遊。足風流。金鞍白馬。雕弓寶劍。紅纓錦襜出長楸。花蔽膝。玉銜頭。尋芳逐勝歡宴。絲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調是《甘州》。醉紅樓。堯年舜日。樂聖永無憂。

△『長楸』，《花間集》訛作『長鞦』，從《全唐詩》。《詞譜》作『長秋』。

甘州徧

秋風緊。平磧雁行低。陣雲齊。蕭蕭颯颯。邊聲四起。愁聞戍角與征鼙。青塚北。黑山西。沙飛聚散無定。往往路人迷。鐵衣冷。戰馬血沾蹄。破蕃奚。鳳凰詔下。步步躡丹梯。

△『蕃奚』，雪艷亭本《花間》作『番夷』。《雲謠集雜曲子》內每用『番夷』。

紗窗恨

新春燕子還來至。一雙飛。壘巢泥濕時時墜。涴人衣。後園裏看百花發。香風拂。繡户金扉。月照紗窗。恨依依。

△此首詠調名本意，次首詠蝶。下片首句七字，均作上三下四。

紗窗恨

雙雙蝶翅塗鉛粉。咂花心。綺窗繡户飛來穩。畫堂陰。二三月愛隨飄絮。伴落花。來拂衣襟。更剪輕羅片。傳黄金。

△《全唐詩》「飄」作「風」。

柳含煙 四首

隋隄柳。汴河旁。夾岸緑陰千里。龍舟鳳舸木蘭香。錦帆張。因夢江南春景好。

一路流蘇羽葆。笙歌未盡起橫流。鎖春愁。

△《百家詞》本《花間》及《詞律》、《全唐詩》等，次句均叶「旁」，他本多誤作「春」。

河橋柳。占芳春。映水含煙拂路。幾回攀折贈行人。暗傷神。　樂府吹爲橫笛曲。能使離腸斷續。不如移植在金門。近天恩。

△楊愼《百琲明珠》內僅收此首，上片三、四句作「映水含煙拂路塵，攀折贈行人。」未云所據。

章臺柳。近垂旒。低拂往來冠蓋。朦朧春色滿皇州。瑞煙浮。　直與路邊江畔別。免被離人攀折。最憐京兆畫蛾眉。葉纖時。

御溝柳。占春多。半出宮牆婀娜。有時倒影蘸輕羅。麴塵波。　昨日金鑾巡上苑。風亞舞腰纖軟。栽培得地近皇宮。瑞煙濃。

△此四首之聯章，首在格調無所參差，次在同以首句點題，皆偏於形象。

醉花間　二首

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塘生。鸂鶒還相趁。　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人。久絶邊庭信。

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銀漢是紅牆。一帶遥相隔。金盤珠露滴。兩岸榆花白。風摇玉佩清。今夕爲何夕。

△前首所憶是戍樓人，乃怨思之作；此首所憶是隔牆人，綺思而已。惟開端三句語調一致，實非偶然，仍作聯章。

浣溪沙

春水輕波浸緑苔。枇杷洲上紫檀開。晴日眠沙鸂鶒穩。暖相偎。羅襪生塵遊女過。有人逢着弄珠回。蘭麝飄香初解佩。忘歸來。

△調名從晁謙之本『浣沙溪』訂爲《浣溪沙》。其作《攤破浣溪沙》者應是後改。凡曰『攤破』『減字』等，皆北宋人事，覩於敦煌曲内之雜言《浣溪沙》，概題《浣溪沙》，而北宋人有於齊言《浣溪沙》反曰『減字《浣溪沙》』者，其故可思。詳《敦煌曲初探》。

△『暖相偎』，晁本與《全唐詩》皆然，特《全唐詩》書『暖』作『暝』耳。作『暵』者誤。

月宮春

水晶宮裏桂花開。神仙探幾回。紅芳金蕊繡重臺。低傾瑪瑙杯。玉兔銀蟾爭守護。姮娥姹女戲相偎。遥聽鈞天九奏。玉皇親看來。

戀情深 二首

滴滴銅壺寒漏咽。醉紅樓月。宴餘香殿會鴛衾。蕩春心。真珠簾下曉光侵。鶯語隔瓊林。寶帳欲開慵起。戀情深。

玉殿春濃花爛熳。簇神仙伴。羅裙窣地縷黃金。奏清音。酒闌歌罷兩沉沉。一笑動君心。永願作鴛鴦伴。戀情深。

△『兩沉沉』俟校。他本《花間》『兩』作『雨』，亦未的。

訴衷情 二首

桃花流水漾縱橫。春晝彩霞明。劉郎去。阮郎行。惆悵恨難平。　愁坐對雲屏。算歸程。何時攜手洞邊迎。訴衷情。

鴛鴦交頸繡衣輕。碧沼藕花馨。偎藻荇。映蘭汀。和雨浴浮萍。　思婦對心驚。想邊庭。何時解佩掩雲屏。訴衷情。

△前篇專詠劉阮天台故事，後篇乃一般怨思，不相屬。徒以末句同呼調名，其上同設「何時」問句，乃成聯章之別體。

應天長

平江波暖鴛鴦語。兩兩釣船歸極浦。蘆洲一夜風和雨。飛起淺沙翹雪鷺。　漁燈明遠渚。蘭櫂今宵何處。羅袂從風輕舉。愁殺採蓮女。

臨江仙

暮蟬聲盡落斜陽。銀蟾影掛瀟湘。黃陵廟側水茫茫。楚山紅樹。煙雨隔高唐。岸泊漁燈風颭碎。白蘋遠散濃香。靈娥鼓瑟韻清商。朱絃淒切。雲散碧天長。

△一本《花間》『紅樹』作『雲樹』，與末句『雲散』復。

鞓紅

粉香尤嫩。霜寒可慣。怎奈何。春心已轉。玉容別是一般閒婉。悄不管。桃紅杏淺。月影簾櫳。金堤波面。漸細細。香風滿院。一枝折寄。故人雖遠。莫輒使。江南信斷。

△録《歷代詩餘》。宋黃大輿《梅苑》題無名氏作。《詞譜》、《詞律》均載之。《詞譜》『尤』作『猶』，『霜』作『衾』。《詞律》『嫩』作『嫫』，『簾櫳』作『玲瓏』。此調名未見於唐，其來歷如何，俟考。

△按《梅苑》今有楝亭刊本，所録皆詠梅之辭，起於唐代，止於南北宋間。《四庫全書總目》云：『昔屈、宋

徧陳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數；自宋人始重此花，人人吟詠。』故是書所錄，多爲宋人之辭。《羅紅》載在卷七，題誤作『鞋紅』，又『霜寒』作『衾寒』，『杏淺』作『香淺』，『金堤』作『金瓊』，『莫輒使』作『輒莫使』，皆不如《詩餘》本近是。今故從《詩餘》。

張格 一首

字承之，小字義師，河間人。天復末，避禍入蜀，王建擢爲翰林學士。武成初，同平章事。後主立，出爲茂州刺史。後復居相位。蜀亡，入後唐。卒三司副使

感皇恩

最好是。長街裏。聽喝相公來。上闕

△錄宋江鄰幾《宋朝事實類苑》六六引《楊文公談苑》（武進董氏刊《皇朝類苑》同）。云『孟蜀後主凡命宰相，必徵《感皇恩》二章爲謝，有張格者拜相，其所獻之曲有「最好是，長街裏，聽喝相公來」之句，人傳爲笑。』按張格乃前蜀宰相，非後蜀，此『孟蜀』應爲『王蜀』。

△敦煌曲中有《感皇恩》（見上文卷四失名作），上下片末均作『七三五』，右辭原應在片末。

孫濟師

明鏞溪逸史編《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於牛嶠與李珣之間列孫濟師，其人未詳，俟考。

菩薩蠻

一聲羌笛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　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

△録《詞府》一，目録注「詠梅」，未云所本。

顧敻　四十二首

字里不詳。通正元年爲内庭小臣。後任茂州刺史。乾德六年爲副使，至洛陽賀唐莊宗即位。官至太尉。一説敻原名瓊，字在珣，豐州人，昭宗時東川節度使彥朗子。蜀後主咸康年，任特進，檢校太傅。進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

虞美人

△此下四十一首録《花間集》卷六、七。

曉鶯啼破相思夢。簾捲金泥鳳。宿妝猶在酒初醒。翠翹慵整倚雲屏。轉娉婷。　香檀細畫侵桃臉。羅袂輕輕斂。佳期堪恨再難尋。綠蕪滿院柳成陰。負春心。

虞美人

深閨春色勞思想。恨共春蕪長。黃鸝嬌囀泥芳妍。杏枝如畫倚輕煙。瑣窗前。　憑闌愁立雙蛾細。柳影斜搖砌。玉郎還是不還家。教人魂夢逐楊花。繞天涯。

△『泥芳妍』，《百家詞》本『泥』作『𧦝』，乃『𧦝』之訛，《詩餘廣選》正作『𧦝』。李一氓用晁謙之本作『呢』，林大椿《唐五代詞》作『泣』。茲從《尊前》《全唐詩》八九四作『泥』。『瑣窗』，各本多作『鎖窗』，非。

虞美人

碧梧桐映紗窗晚。花謝鶯聲嬾。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爐寒。兩蛾攢顛狂年少輕離別。辜負春時節。畫羅紅袂有啼痕。魂銷無語倚閨門。欲黃昏。

△『年少』，從《百家詞》本及《全唐詩》等，吳謙之本作『少年』，違格。

△右三首春，下二首夏，末一首詠女冠。

虞美人

觸簾風送景陽鐘。鴛被繡花重。曉幃初捲冷煙濃。翠勻粉黛好儀容。思嬌慵。起來無語理朝妝。寶匣鏡凝光。綠荷相倚滿池塘。露清枕簟藕花香。恨悠揚。

△此首全叶平韻，與餘五首異。

△下片『露』，各本同。《詞律拾遺》二作『霜』，與上句『綠荷』云云不洽。參看下一首第三句『露黏』。

虞美人

翠屏閒掩垂珠箔。絲雨籠池閣。露黏紅藕咽清香。謝娘嬌極不成狂。罷朝妝。　小金鸂鶒沉煙細。膩枕堆雲髻。淺眉微斂注檀輕。舊歡時有夢魂驚。悔多情。

△『注檀』，李一氓解其意爲點脣，非焚香，他本《花間》作『炷檀』，非。引下文《應天長》句：『背人勻檀注』，及李珣《浣溪沙》：『翠鈿檀注助容光』，證之。本編卷七失名《柳青娘》次首：『淡施檀色注歌脣』，證益有力。

虞美人

少年艷質勝瓊英。早晚別三清。蓮冠穩簪鈿篦橫。飄飄羅袖碧雲輕。畫難成。　遲遲少轉腰身嫋。翠靨眉心小。醮壇風急杏枝香。此時恨不駕鸞皇。訪劉郎。

△各本第三句均作『穩簪』，違格，格在前五首內，應爲『簪穩』。『篦』，平聲。薛昭蘊《女冠子》：『翠鈿金篦盡捨』可驗。『杏枝』一作『杏花』。上文『深閨』首有『杏枝如畫』。

河傳

燕颺。晴景。小窗屏暖。鴛鴦交頸。菱花掩卻翠鬟欹。慵整。海棠簾外影。　繡幃香斷金鸂鶒。無消息。心事空相憶。倚東風。春正濃。愁紅。淚痕衣上重。

△『颺』同『漾』。一本《花間》下片『相憶』下接二言句，無『倚』字，『正濃』下接三言句，作『憶愁紅』，一『憶』再『憶』，顯訛。

河傳

櫂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　天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意向誰說。艤蘭橈。獨無聊。魂銷。小爐香欲焦。

△『艤』，從《百家詞》本，他本多作『倚』。『獨』，《百家詞》本、湯顯祖本、《全唐詩》皆有，按文理嫌多。他本無此『獨』字，依格仍闕一字。

河傳

曲檻。春晚。碧流紋細。綠楊絲軟。露華鮮。杏枝繁。鶯囀。野蕪平似翦。　直是人間到天上。堪遊賞。醉眼疑屏障。對池塘。惜韶光。斷腸。爲花須盡狂。

△下片詠遊賞『盡狂』，固非前二首所有，調之句格亦異。『楊絲』，一本《花間》作『楊枝』，與『杏枝』複。『對』，《詩餘廣選》作『步』。

甘州子　五首

一爐龍麝錦帷旁。屏掩映。燭熒煌。禁樓刁斗喜初長。羅薦繡鴛鴦。山枕上。私語口脂香。

曾如劉阮訪仙蹤。深洞客。此時逢。綺筵散後繡衾同。款曲見韶容。山枕上。長是怯晨鐘。

露桃花裏小樓深。持玉盞。聽瑤琴。醉歸青瑣入鴛衾。月色照衣襟。山枕上。翠鈿鎮眉心。

紅爐深夜醉調笙。敲拍處。玉纖輕。小屏古畫岸低平。煙月滿閒庭。山枕上。燈背臉波橫。

每逢清夜與良晨。多悵望。足傷神。雲迷水隔意中人。寂寞繡羅茵。山枕上。幾點淚痕新。

△五首同用短句曰『山枕上』，爲聯章。前三首喜合，後二首獨處，依此鱗次。原本第五首在第一首後。

酒泉子

△此調七首，作三組：前三首格調相近，内容爲信斷；續三首别一格調，内容爲别緒；末首格調，上片近第二組，下片近第一組，内容爲無偶。

羅帶縷金。蘭麝煙凝魂斷。畫屏欹。雲鬢亂。恨難任。　幾回垂淚滴鴛衾。薄情何處去。月臨窗。花滿樹。信沉沉。

△一本《花間》『月』作『登』，遂以『登臨』屬上句，『臨』字叶，『窗』以下作七言一句，全非《酒泉子》格。

酒泉子

楊柳舞風。輕惹春煙殘雨。杏花愁。鶯正語。畫樓東。　錦屏寂寞思無窮。還是不知消息。鏡塵生。珠淚滴。損儀容。

△一本《花間》『珠淚』作『淚珠』，違格，格在前篇之『花滿』及後篇之『千點』等，作『平仄』，非『仄平』。

酒泉子

黛薄紅深。約掠綠鬟雲膩。小鴛鴦。金翡翠。稱人心。　錦鱗無處傳幽意。海燕蘭堂春又去。隔年書。千點淚。恨難任。

酒泉子

掩卻菱花。收拾翠鈿休上面。金蟲玉燕。鎖香奩。恨厭厭。　雲鬟半墜懶重簪。淚

侵山枕濕。銀燈背帳夢方酣。雁飛南。

△此下二章格調本同。《詞譜》三將下章『謝娘』二句合爲七言一句，致前片僅末六字有二韻，上面十五字全無韻，太不合理，茲正之。

△依通例，『休』似應作『羞』。

酒泉子

水碧風清。入檻細香紅藕膩。謝娘斂翠。恨無涯。小屏斜。　堪憎蕩子不還家。謾留羅帶結。帳深枕膩炷沈煙。負當年。

△『憎』，一本作『憐』，從晁謙之本及《全唐詩》。

酒泉子

小檻日斜。風度綠窗人悄悄。翠帷閒掩舞雙鸞。舊香寒。　別來情緒轉難拚。韶顏看卻老。依稀粉上有啼痕。暗銷魂。

△『舞雙鸞』指幃繡，『舊香』指幃香。王國維校本改『雙』爲『孤』，意在以物孤與人事。未慮孤鸞不

舞，有成說，且難接下句。毛熙震《酒泉子》：「鈿匣舞鸞」，乃匣上畫鸞，可參考。

酒泉子

黛怨紅羞。掩映畫堂春欲暮。殘花微雨。隔青樓。思悠悠。　芳菲時節看將度。寂寞無人還獨語。畫羅襦。香粉污。不勝愁。

楊柳枝

秋夜香閨思寂寥。漏迢迢。鴛幃羅幌麝煙銷。燭光搖。　正憶玉郎遊蕩去。無尋處。更聞簾外雨蕭蕭。滴芭蕉。

遐方怨

簾影細。簟紋平。象紗籠玉指。縷金羅扇輕。嫩紅雙臉似花明。兩條眉黛遠山橫。　鳳簫歇。鏡塵生。遼塞音書絕。夢魂長暗驚。玉郎經歲負娉婷。教人爭不恨無情。

獻忠心

繡鴛鴦帳冷。畫孔雀屏欹。人悄悄。月明時。想昔年歡笑。恨今日分離。銀釭背。銅漏永。阻佳期。　小樓煙細。虛閣簾垂。幾多心事。暗地思維。被嬌娥牽役。魂夢如癡。金閨裏。山枕上。始應知。

△首句『冷』原作『暖』，從王國維輯本改，仍俟校。『小樓』原作『小爐』，從四印齋本《花間》。

應天長

瑟瑟羅裙金線縷。輕透鵝黃香畫袴。垂交帶。盤鸚鵡。嫋嫋翠翹移玉步。　背人匀檀注。慢轉横波偷覷。斂黛春情暗許。倚屏慵不語。

△《全唐詩》八九四『横波』作『嬌波』。

訴衷情 二首

香滅簾垂春漏永。整鴛衾。羅帶重。雙鳳。縷黃金。窗外月光臨。沉沉。斷腸無處尋。負春心。

永夜拋人何處去。絶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荷葉杯 九首

弱柳好花盡坼。晴陌。陌上少年郎。滿身蘭麝撲人香。狂摩狂。狂摩狂。

記得那時相見。膽戰。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不擡頭。羞摩羞。羞摩羞。

曲砌蝶飛煙暖。春半。花發柳垂條。花如雙臉柳如腰。嬌摩嬌。嬌摩嬌。

金鴨香濃鴛被。枕膩。小髻簇花鈿。腰如細柳臉如蓮。憐摩憐。憐摩憐。

春盡小庭花落。寂寞。憑檻斂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摩知。知摩知。

歌發誰家筵上。寥亮。別恨正悠悠。蘭釭背帳月當樓。愁摩愁。愁摩愁。
我憶君詩最苦。知否。字字盡關心。紅箋寫寄表情深。吟摩吟。吟摩吟。
夜久歌聲怨咽。殘月。菊冷露微微。看看濕透縷金衣。歸摩歸。歸摩歸。
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院長莓苔。手挼裙帶獨徘徊。來摩來。來摩來。

△『挼』，一本《花間》作『捻』或『拈』。

△末尾用疊句格；經順序後，又見首尾情節。原本編次爲：『春盡』、『歌發』、『弱柳』、『記得』、『夜久』、『我憶』、『金鴨』、『曲砌』、『一去』。

漁歌子

曉風清。幽沼綠。倚闌凝望珍禽浴。畫簾垂。翠屏曲。滿袖荷香馥郁。好攄懷。
堪寓目。身閒心靜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無心較逐。

臨江仙

△三首分兩格，意境相近。各本次序不同，玆舉二首同格者列前。

幽閨小檻春光晚。柳濃花淡鶯稀。舊歡思想尚依依。翠顰紅斂。終日損芳菲。
何事狂夫音信斷。不如梁燕猶歸。畫堂深處麝煙微。屏虛枕冷。風細雨霏霏。

臨江仙

月色穿簾風入竹。倚屏雙黛愁時。砌花含露兩三枝。如啼恨臉。魂斷損容儀。
香爐暗銷金鴨冷。可堪辜負前期。繡襦不整鬢鬟敧。幾多惆悵。情緒在天涯。

△『穿』字因形近，一本《花間》誤爲『空』。王國維輯本『鬢鬟』作『髻鬟』，殆因鬟不能『敧』，可從。

臨江仙

碧染長空池似鏡。倚樓閒望凝情。滿衣紅藕細香清。象牀珍簟。山障掩。玉琴橫。
暗想昔時歡笑事。如今贏得愁生。博山爐暖淡煙輕。蟬吟人靜。殘日傍。小窗明。

△『昔時』於意無憾，王國維改『當時』，殆從上片『長空』平平之格。一本《花間》末句無『小』字，改作五言一句，同前二首格。但上片末『山障』二句無改，終不同。

更漏子

舊歡娛。新悵望。擁鼻含顰樓上。濃柳翠。晚霞微。江鷗接翼飛。　簾半捲。屏斜掩。遠岫參差迷眼。歌滿耳。酒盈尊。前非不要論。

△一本《花間》「翼飛」作「翅飛」。

浣溪沙

紅藕香寒翠渚平。月籠虛閣夜蛩清。天際鴻。枕上夢。兩牽情。　寶帳玉爐殘麝冷。羅衣金縷暗塵生。小窗涼。孤燭背。淚縱橫。

△錄徐本立《詞律拾遺》一。徐氏據葉申薌《天籟軒詞譜》內之《添字浣溪沙》。但「添字」「減字」等說，乃宋人之詞業，唐五代所無。此格之五代來源何在，仍俟追查。料葉氏不至自己改成如此而強託於夐作也。

△《花間集》有右辭，上、下片末句分作「塞鴻驚夢兩牽情」、「小窗孤燭淚縱橫」。然晁謙之本、茅一楨本均於辭後注：「舊前作「天際鴻，枕上夢，兩牽情」；後作「小窗深，孤燭背，淚縱橫」。」

△清王士禛《五代詩話》引《花間集》云：「顧夐《醉草詞》云：『高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陳聲伯愛之，擬作一絶句。」查顧詞内無此二句，所引《花間》，未知何本。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九

後蜀　吳越　荊南　閩　南漢 一百四十八首

後蜀

歐陽炯 四十首

益州華陽人。生於唐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卒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少事王建、王衍，爲中書舍人，隨降後唐。既而還蜀，事孟知祥及昶，累官翰林學士，進侍郎，門下同平章事，後又隨降趙宋。炯善長笛，曾爲趙匡胤奏。之『炯』一作『炳』或『迥』，皆因避宋諱追改。

南歌子

△此下二十七首録《尊前集》。

錦帳銀燈影。紗窗玉漏聲。迢迢永夜夢難成。愁對小庭秋色、月空明。

漁父

擺脱塵機上釣船。免教榮辱有流年。無繫絆。没愁煎。須信船中有散仙。

漁父

風浩寒溪照膽明。小君山上玉蟾生。荷露墜。翠煙輕。撥剌遊魚幾個驚。

△《樂府詩集》八三《雜歌謡辭》「個」作「處」；《全唐詩》七六一内亦作「處」，題《漁父歌》；又八九六内作「個」，題《漁父》。

△吳任臣《十國春秋》五六炯傳云：「又小辭十七章，人亦時時稱道之，《漁父歌》尤爲辭家所倡和。《漁父》詞云：……」所列即右二首。右首首二字作「風淡」，末三字作「幾箇驚」。

巫山一段雲

絳闕登真子。飄飄御彩鸞。碧虚風雨佩光寒。斂袂下雲端。　月帳朝霞薄。星冠玉

蕊攢。遠遊蓬島降人間。特地拜龍顔。

巫山一段雲

春去秋來也。愁心似醉醺。去時邀約早回輪。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淚新。恨身翻不作車塵。萬里得隨君。

△《全唐詩》八九六『黦』作『點』。

春光好 四首

△此四首詠調名本意，餘四首雜詠艷情、金榜等。

天初暖。日初長。好春光。萬彙此時皆得意。競芬芳。筍迸苔錢嫩緑。花偎雪塢濃香。誰把金絲裁剪卻。掛斜陽。

花滴露。柳搖煙。艷陽天。雨霽山櫻紅欲爛。谷鶯遷。飲處交飛玉斝。遊時倒把金鞭。風颭九衢榆葉動。簇青錢。

磧香散。渚冰融。暖空濛。飛絮悠揚徧虛空。惹輕風。柳眼煙來點緑。花心日與

妝紅。黃雀錦鸞相對舞。近簾櫳。

△『礦香』俟校。

金轡響。玉鞭長。映垂楊。隄上採花筵上醉。滿衣香。無處不攜絃管。直應占斷春光。年少王孫何處好。競尋芳。

△《尊前集》原載《春光好》九首。詠調名本意者除右四辭外，尚有『蘋葉嫩』一首，已從《紅葉稿》及《花間集》屬卷八和凝，此處不複見。

春光好

胸鋪雪。臉分蓮。理繁絃。纖指飛翻金鳳語。轉嬋娟。嘈囋如敲玉佩。清泠似滴香泉。曲罷問郎名個甚。《想夫憐》。

春光好

芳叢繡。綠筵張。兩心狂。空遣橫波傳意緒。對笙簧。雖似安仁擲果。未聞韓壽分香。流水桃花情不已。待劉郎。

春光好

垂繡幔。掩雲屏。思盈盈。雙枕珊瑚無限情。翠釵橫。　幾見纖纖動處。時聞款款嬌聲。卻出錦屏妝面了。理秦箏。

春光好

雞樹綠。鳳池清。滿神京。玉兔宮前金榜出。列仙名。　疊雪羅袍接武。團花駿馬嬌行。開宴錦江遊爛熳。柳煙輕。

△『嬌』，各本皆然，似當作『驕』。

西江月

月映長江秋水。分明冷浸星河。淺沙汀上白雲多。雪散幾叢蘆葦。　扁舟倒影寒潭裏。煙光遠罩輕波。笛聲何處響漁歌。兩岸蘋香暗起。

△此首內容與風格悉近敦煌曲《西江月》『女伴秋紅』三首，見下文卷十一聯章辭部份，說載《敦煌曲初探》五『修辭』。

西江月

水上鴛鴦比翼。巧將繡作羅衣。鏡中重畫遠山眉。春睡起來無力。　鈿雀穩簪雲髻綠。含羞時想佳期。臉邊紅艷對花枝。猶佔鳳樓春色。

△毛晉刊《尊前集》及《全唐詩》，於右二辭下片起句均作六言，各刪末字。惟此句須以仄聲住。此首以『髻』字住，猶可；前首以『潭』字住，未洽。

△《全唐詩》『鈿』誤作『細』。

赤棗子

夜悄悄。燭熒熒。金爐香盡酒初醒。春睡起來回雪面。含羞不語倚雲屏。

赤棗子

蓮臉薄。柳眉長。等閒無事莫思量。每一見時明月夜。損人情思斷人腸。

女冠子

薄妝桃臉。滿面縱橫花靨。艷情多。綬帶盤金縷。輕裙透碧羅。含羞眉乍斂。微語笑相和。不會頻偷眼。意如何。

△《全唐詩》『乍』誤『作』，乃循《百家詞》本《尊前》。

女冠子

秋宵秋月。一朵荷花初發。照前池。摇曳熏香夜。嬋娟對鏡時。蕊中千點淚。心裏萬條絲。恰似輕盈女。好風姿。

更漏子

玉闌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獨自個。立多時。露華濃濕衣。□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叵耐。又尋思。怎生嗔得伊。

△下片首句脫一字，從杜文瀾校訂《詞律》說。

更漏長

三十六宮秋夜永。露華點滴高梧。丁丁玉漏咽銅壺。明月上金鋪。紅線毯。博山爐。香風暗觸流蘇。羊車一去長青蕪。塵鏡綵鸞孤。

△調名原作《更漏子》，末句原作『鏡塵鸞影孤』，茲從《敦煌曲校錄》二。前後片末句同作平仄仄平平，乃《更漏長》之格調。餘詳《敦煌曲初探》二論本調。《全唐詩》末句作『鏡塵鸞綵孤』，費解，然已見『綵』字。

定風波

暖日閒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晴霞。數樹海棠紅欲盡。爭忍。玉閨深掩過年華。
獨憑繡牀方寸亂。腸斷。淚珠穿破臉邊花。鄰舍女郎相借問。音信。教人羞道未還家。

清平樂

春來階砌。春雨如絲細。春地滿飄紅杏蒂。春燕舞隨風勢。　春幡細縷春繒。春閨一點春燈。自是春心撩亂。非干春夢無憑。

△《百家詞》本《尊前集》「階」原作「街」，《全唐詩》同，茲從朱祖謀校本。朱氏於下片「縷」字注曰：「疑當作『鏤』」，不必。如上文顧夐《酒泉子》曰：「羅帶縷金」，乃綴金色之線，可曰「縷」。夐《應天長》曰：「瑟瑟羅裙金線縷」，益明。

菩薩蠻

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鬟墜。斜卧臉波春。玉郎休惱人。　日高猶未起。爲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菩薩蠻

翠眉雙臉新妝薄，幽閨斜捲青羅幙。寒食百花時。紅繁香滿枝。　雙雙梁燕語。蝶舞相隨去。腸斷正思君。閒眠冷繡茵。

菩薩蠻

畫屏繡閣三秋雨。香脣膩臉偎人語。語罷欲天明。嬌多夢不成。　曉街鐘鼓絶。嗔道如今別。特地氣長吁。倚屏彈淚珠。

菩薩蠻

紅爐暖閣佳人睡。隔簾飛雪添寒氣。小院奏笙歌。香風簇綺羅。酒傾金盞滿。蘭燭重開宴。公子醉如泥。天街聞馬嘶。

△此首有敦煌寫本，『燭』作『麝』，『街』作『涯』，均不如《尊前集》。

南鄉子 四首

△此下十三首録《花間集》六。

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緑。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

△《南鄉子》體八首中，第四句三言者佔六首，爲主格；二言者二首，爲别格。三言者不能强剔一字作襯；二言者不能强加一字劃一，各行其是。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雪艷亭本《花間》，『臨水』作『臨流水』，强從三言之格，文字遂成瘠痏。

翡翠鵁鶄。白蘋香裏小沙汀。島上陰陰秋雨色。蘆花撲。數隻漁船何處宿。

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擡素手。

△一本《花間》『葉暗』作『葉裏』。

△右四首所寫俱南中風物，不涉風情。《五代詩話》四引《邊州聞見錄》，謂蜀多紅豆樹，堅緻，紋如蠃，引此詞末二句以實之。按炯及李珣文內所寫『南中』，殊非『蜀中』。

南鄉子 四首

畫舸停橈。槿花籬外竹橫橋。水上遊人沙上女。回顧。笑指芭蕉林裏住。

△雪艷亭本《花間》『回顧』作『回頭顧』，亦强從三言之格，非原作。

二八花鈿。胸前如雪臉如蓮。耳墜金環穿瑟瑟。霞衣窄。笑指江頭招遠客。

△『笑指』一作『笑倚』，玆從雪艷亭本。

洞口誰家。木蘭船繫木蘭花。紅袖女郎相引去。遊南浦。笑倚春風相對語。

袖斂鮫綃。採香深洞笑相邀。藤杖枝頭蘆酒滴。鋪葵席。荳蔲花間趖晚日。

△四首俱寫風情，各有『笑』字，彙爲聯章。後二首同託天台舊意。

△李冰若《花間集評注》引《栩莊漫記》云：『歐陽炯《南鄉子》八首，多寫炎方風物，不知其以何因緣而注意及此。炯蜀人，豈曾南遊耶？然其詞寫物真切，樸而不俚，一洗綺羅香澤之態，而爲寫景紀俗之詞，

與李珣可謂笙磬同音者矣。」

獻忠心

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樓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　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欲暮。殘絮盡。柳條空。

△調名本於唐，便不當改「忠」爲「衷」。是否詠調名本意，初不能限矣。參看上文卷二失名作同調二首。

賀明朝　二首

憶昔花間初識面。紅袖半遮。妝臉輕轉。石榴裙帶。故將纖纖玉指。偷撚雙鳳金線。　碧梧桐鎖深深院。誰料得兩情。何日教繾綣。羨春來雙燕。飛到玉樓。朝暮相見。

△調名《賀明朝》，《詞律》與《賀聖朝》混，《詞譜》別曰《賀熙朝》，均無取。上片末六言二句，有文理，《詞譜》認作四言三句，顯出「撚」韻；且以「故將纖纖」作句，損文理。此宋詞陋習，推向五代，未可。李一氓校內，斷前八字爲一句，更非《花間》風格。王國維輯改爲「故將玉指，纖纖偷撚，雙鳳金線」，

文理較是，又出『撚』韻；惟『纖纖』乃謂線，不謂指，仍失原旨。看次首曰『只憑纖手』，知此處『纖纖』，不容謂線。

憶昔花間相見後。只憑纖手。暗抛紅豆。人前不解。巧傳心事。別來依舊。孤負春晝。

碧羅衣上蹙金繡。覩對對鴛鴦。空裛淚痕透。想韶顏非久。終是爲伊。只恁偷瘦。

△此首作第二體，上片較前首多叶二韻。

△《全唐詩》末句『恁』作『憑』，非。

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無情。六代繁華。暗逐逝波聲。空有姑蘇臺上月。如西子鏡。照江城。

△《詩餘廣選》注：『「如」字襯。』

鳳樓春

鳳髻緑雲叢。深掩房櫳。錦書通。夢中相見覺來慵。匀面淚。臉珠融。因想玉郎何處

去。對淑景誰同。　小樓中。春思無窮。倚闌凝望。暗牽愁緒。柳花飛起東風。斜日照簾。羅幌香冷粉屏空。海棠零落。鶯語殘紅。

△一本《花間》『凝望』作『顒望』。『臉珠』待校。『臉』與『面』複，『珠』與『淚』複。『臉』容是衍文，當合二句爲一。又下片『斜日』二句，《記紅集》作『斜日照簾櫳，羅幃香冷錦屏空。』『櫳』、『錦』，上文皆已見。

△炯作除上列四十首雜言及《聲詩集》載六首齊言外，《花間集》五尚有《三字令》一首，非雜言，亦非聲詩所限之五、六、七言，故均未收。非雜言者，本編有例，可附見於校語內，茲錄於此。《三字令》曰：『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捲，翠簾垂。彩箋書，紅粉淚，兩心知。　人不在，燕空歸，負佳期。香燼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除此首外，須借本編校語以附存同類歌辭者，別無他例。又此首亦入宋張先集。

鹿虔扆　六首

年里不詳。後蜀時舉進士，累官爲學士。廣政初，任永泰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與毛文錫、歐陽炯、閻選、韓琮俱工小詞，有『五鬼』之稱。

臨江仙

△此下六首錄《花間集》九。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踪。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此與上卷尹鶚《滿宮花》同慨。《詩餘廣選》云：一本題『宮詞』。

臨江仙

無賴曉鶯驚夢斷。起來殘酒初醒。映窗絲柳嫋煙青。翠簾慵捲。約砌杏花零。一自玉郎遊冶去。蓮凋月慘儀形。暮天微雨灑閒庭。手挼裙帶。無語倚雲屏。

△『殘酒』，《百家詞》本《花間》及《全唐詩》八九四同，他本《花間》作『殘醉』。

女冠子

鳳樓琪樹。惆悵劉郎一去。正春深。洞裏愁空結。人間信莫尋。竹疎齋殿迥。松密醮壇陰。倚雲低首望。可知心。

女冠子

步虛壇上。絳節霓旌相向。引真仙。玉佩搖蟾影。金爐裊麝煙。露濃霜簡濕。風緊羽衣偏。欲留難得住。卻歸天。

思越人

翠屏欹。銀燭背。漏殘清夜迢迢。雙帶繡窠盤錦薦。淚浸花暗香銷。珊瑚枕膩鴉鬟亂。玉纖慵整雲散。若是適來新夢見。離腸爭不千斷。

△『若是』待校。晁謙之本《花間》及《全唐詩》均作『苦是』，亦未見妥。《花間》多有『好是』、『直

是』、『早是』、『便是』、『正是』等，『若是』、『苦是』闕然。

△《十國春秋》五六錄此首，云『雙帶』二句，『辭家推爲絕唱』。

虞美人

捲荷香淡浮煙渚。綠嫩擎新雨。瑣窗疎透曉風清。象牀珍簟冷光輕。水紋平。　九疑黛色屏斜掩。枕上眉心斂。不堪相望病將成。鈿昏檀粉淚縱橫。不勝情。

△『象牀珍簟』，一本《花間》作『象牙牀簟』。

毛熙震　二十二首

蜀人。曾官秘書郎。《花間集》稱『毛秘書』，今姑依《花間》時代繫之於後蜀。

△此下二十二首錄《花間集》卷九、十。

臨江仙

南齊天子寵嬋娟。六宮羅綺三千。潘妃嬌艷獨芳妍。椒房蘭洞。雲雨降神仙。　縱

態迷歡心不足。風流可惜當年。纖腰婉約步金蓮。妖妃傾國。猶自至今傳。

△雪艷亭本《花間》作『妖妃』，承上句無間，茲用之。餘本均作『妖君』。

臨江仙

幽閨欲曙聞鶯囀。紅窗月影微明。好風頻謝落花聲。隔幃殘燭。猶照綺屏箏。繡被錦茵眠玉暖。炷香斜嫋煙輕。淡蛾羞斂不勝情。暗思閒夢。何處逐雲行。

△雪艷亭本『頻謝』作『頻聽』，『何處』作『何事』。

更漏子

秋色清。河影淡。深户燭寒光暗。綃幌碧。錦衾紅。博山香炷融。更漏咽。蛩鳴切。滿院霜華如雪。新月上。薄雲收。映簾懸玉鉤。

更漏子

煙月寒。秋夜靜。漏轉金壺初永。羅幕下。繡屏空。燈花結碎紅。　人悄悄。愁無了。思夢不成難曉。長憶得。與郎期。竊香私語時。

女冠子

碧桃紅杏。遲日媚籠光影。綵霞深。香暖熏鶯語。風清引鶴音。　翠鬟冠玉葉。霓袖捧瑤琴。應共吹簫侶。暗相尋。

女冠子

修蛾慢臉。不語檀心一點。小山妝。蟬鬢低含綠。羅衣淡拂黃。　悶來深院裏。閒步落花旁。纖手輕輕整。玉爐香。

△『悶』，《全唐詩》作『閒』，乃因下句首字而誤。

清平樂

春光欲暮。寂寞閒庭户。粉蝶雙雙穿檻舞。簾捲晚天疎雨。　含愁獨倚閨幃。玉爐煙斷香微。正是銷魂時節。東風滿院花飛。

△『滿院』，《百家詞》本《花間》及《全唐詩》同，他本《花間》作『滿樹』。

南歌子

遠山愁黛碧。横波慢臉明。膩香紅玉茜羅輕。深院晚堂人靜。理銀箏。　鬢動行雲影。裙遮點屐聲。嬌羞愛問曲中名。楊柳杏花時節。幾多情。　暗想爲雲女。應憐傅粉郎。晚來輕步出閨房。髻慢釵横無力。縱猖狂。惹恨還添恨。牽腸即斷腸。凝情不語一枝芳。獨映畫簾閒立。繡衣香。

△『臉慢』謂妝薄，『髻慢』謂結鬆。

何滿子

寂寞芳菲暗度。歲華如箭堪驚。緬想舊歡多少事。轉添春思難平。曲檻絲垂金柳。小窗絃斷銀箏。深院空聞燕語。滿園閒落花輕。一片相思休不得。忍教長日愁生。誰見夕陽孤夢。覺來無限傷情。

何滿子

無語殘妝淡薄。含羞嚲袂輕盈。幾度香閨眠過曉。綺窗疎日微明。雲母帳中偷惜。水精枕上初驚。笑靨嫩疑花坼。愁眉翠斂山横。相望只教添悵恨。整鬟時見纖瓊。獨倚朱扉閒立。誰知別有深情。

△一本《花間》上片第三句或無『過』字，則同齊言體。『疎日』或作『初日』。

小重山

梁燕雙飛畫閣前。寂寥多少恨。嬾孤眠。曉來閒處想君憐。紅羅帳。金鴨冷沉煙。
誰信損嬋娟。倚屏啼玉箸。濕香鈿。四肢無力上秋千。羣花謝。愁對艷陽天。

定西番

蒼翠濃陰滿院。鶯對語。蝶交飛。戲薔薇。　斜日倚欄風好。餘香出繡衣。未得玉郎消息。幾時歸。

木蘭花

掩朱扉。鈎翠箔。滿院鶯聲春寂寞。匀粉淚。恨檀郎。一去不歸花又落。　對斜暉。臨小閣。前事豈堪重想着。金帶冷。畫屏幽。寶帳慵熏蘭麝薄。

△此調原爲齊言，韋莊始變，魏承班再變，均尚未成熟；至右辭三變，乃自立格。

後庭花

鶯啼燕語芳菲節。後庭花發。昔時歡宴歌聲揭。管絃清越。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黦。傷心一片如珪月。閒鎖宮闕。

△『後庭』應調名《後庭花》，除《百家詞》本《花間集》外，餘本多改『瑞庭』。

後庭花

輕盈舞伎含芳艷。競妝新臉。步搖珠翠修蛾斂。膩鬟雲染。歌聲慢發開檀點。繡衫斜掩。時將纖手勻紅臉。笑拈金靨。

△『臉』字再叶，俟校。

後庭花

越羅小袖新香蒨。薄籠金釧。倚欄無語搖輕扇。半遮勻面。春殘日暖鶯嬌嬾。滿

庭花片。爭不教人長相見。畫堂深院。

酒泉子

閒卧繡幃。慵想萬般情寵。錦檀偏。翹股重。翠雲欹。暮天屏上春山碧。映香煙霧隔。蕙蘭心。魂夢役。斂蛾眉。

酒泉子

鈿匣舞鸞。隱映艷紅修碧。月梳斜。雲鬢膩。粉香寒。曉花微斂輕呵展。嫋釵金燕軟。日初昇。簾半捲。對妝殘。

△『碧』，入作去，叶『膩』。『捲』，一作『掩』，此從晁謙之本《花間》及《全唐詩》。『妝殘』，他本有誤『殘妝』者，失韻。《全唐詩》、《詞律》均不誤。

菩薩蠻

梨花滿院飄香雪。高樓夜靜風箏咽。斜月照簾帷。憶君和夢稀。小窗燈影背。燕語驚愁態。屏掩斷香飛。行雲山外歸。

菩薩蠻

天含殘碧融春色。五陵薄倖無消息。盡日掩朱門。離愁暗斷魂。鶯啼芳樹暖。燕拂迴塘滿。寂寞對屏山。相思醉夢間。

△一本《花間》『暗斷魂』作『欲斷魂』。

菩薩蠻

繡簾高軸臨塘看。雨翻荷芰真珠散。殘暑晚初涼。輕風渡水香。無聊悲往事。爭那牽情思。光景暗相催。等閒秋又來。

△一本《花間》「爭那」作「爭奈」。

閻選 七首

年里不詳。終身布衣，人稱「閻處士」。工小詞，後人列之爲「五鬼」之一。

謁金門

△此下二首録《尊前集》。

美人浴。碧沼蓮開芬馥。雙髻綰雲顔似玉。素娥輝淡緑。　雅態芳姿閒淑。雪映鈿妝金斛。水濺青絲珠斷續。酥融香透肉。

△以「美人」見首句者，所詠容不止此一首。

△「素娥」分明從「嫦娥」來，各本皆作「素蛾」，惟《全唐詩》八九七不誤。以「蛾」寫眉有之，轉喻新月乃由。下文《虞美人》有「月娥」，同。

定風波

江水沉沉帆影過。游魚到晚透寒波。渡口雙雙飛白鳥。煙嫋。蘆花深處隱漁歌。扁舟短櫂歸蘭浦。人去。蕭蕭竹徑透青莎。深夜無風新雨歇。涼月。露凝珠顆入圓荷。

△《百家詞》本《尊前集》末句作『露凝』，《全唐詩》等皆作『露迎』，非。

虞美人

△此下五首録《花間集》九。

粉融紅膩蓮房綻。臉動雙波慢。小魚銜玉鬢釵横。石榴裙染象紗輕。轉娉婷。偷期錦浪荷深處。一夢雲兼雨。臂留檀印齒痕香。深秋不寐漏初長。儘思量。

△『儘』，《全唐詩》同，諸本多作『盡』。

虞美人

楚腰蠐領團香玉。鬢疊深深緑。月娥星眼笑微顰。柳夭桃艷不勝春。晚妝勻。水

紋簟映青紗帳。霧罩秋波上。一枝嬌卧醉芙蓉。良宵不得與君同。恨忡忡。

△『月娥』作『娥』，與上文《謁金門》之『素娥』同。晁謙之本、玄覽齋本《花間》皆作『月娥』，李一氓校謂『非』，作『月娥』。『笑微顰』，他本作『笑和顰』，或『笑微顰』，或『笑微顰』，《全唐詩》作『笑微顰』，兹從李一氓校。

△右二首内容大致相同，惟節序異。

臨江仙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在雲端。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　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猶掩金鸞。猿啼明月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艱難。

△此首詠調名本意。

△《十國春秋》五六：『閻選，故布衣也，酷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即舉此首之句。

臨江仙

雨停荷芰逗濃香。岸邊蟬噪垂楊。物華空有舊池塘。不逢仙子。何處夢襄王。　珍

簟對欹鴛枕冷。此來塵暗凄涼。欲憑危檻恨偏長。藕花珠綴。猶似汗凝妝。

△『此來』，一本作『比來』。

△此首迴塘與怨而已，與前有別。

河傳

秋雨。秋雨。無晝無夜。滴滴霏霏。暗燈涼簟怨分離。妖姬。不勝悲。　西風稍急喧窗竹。停又續。膩臉懸雙玉。幾回邀約雁來時。違期。雁歸人不歸。

△『梢急』，從雪艷亭本《花間》，餘本均作『稍急』。

費氏 一首

一作『徐氏』。蜀青城人。以才色入宫，衍嬖之，號花蕊夫人，又升號慧妃。蜀亡，隨衍降宋。一說輸織室，以罪死；一說未死，趙匡胤又嬖之，號金城夫人，爲胤弟光義射死。

採桑子　題葭萌驛壁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録吳曾《能改齋漫録》一六。《漫録》所載，原有下片曰：『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詞林紀事》二引《太平清話》：『花蕊夫人製《採桑子》，題葭萌驛壁，才半闋，爲軍騎促行。後有續成之者，……』（同所謂『下片』，惟『皆花貌』作『如花面』。）花蕊至宋，尚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豈隨衵行，而作此敗節之語！』明楊慎《詞品》二，詆爲『續之者不惟虛空駕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俞正燮《癸巳類稿》一二，考作者爲費氏，宜從；至謂費且有爲衵報仇之志，尚乏理據。昏主所嬖，果有志，豈俟身降位覆以後始發之歟？

△單片《採桑子》與單片《南鄉子》、《虞美人》等同類。截去『狗尾』無傷也。

文珏　一首

生平無考。《全芳備祖》云『西蜀文珏』，據此列入本卷。

虞美人

歌脣乍啓塵飛處。翠葉輕輕舉。似通舞態逞嬌容。嫩條纖麗玉玲瓏。怯秋風。　虞姬珠碎兵戈裏。莫認埋魂地。只應遺恨寄芳叢。露和清淚濕輕紅。古今同。

△録宋陳詠《全芳備祖》後集十一。《花草粹編》及《唐詞紀》亦載，『嬌』作『妖』。此首下片悼虞姬，上片所寫，似歌場女伎聲容。『翠葉』，乃手中振拍之具；此句下，表身段，摹虞姬舞態。

吳越

錢鏐　一首

字具美，臨安人。生於唐宣宗大中六年（八五二），卒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僖宗乾符初，率鄉兵擊破王郢等，授石鏡鎮衙内知兵馬使，遷鎮海軍節度使。討平劉漢宏、董昌，奄有十三州。建國，稱吳越王。在位四十一年。好吟咏。謚武肅。

還鄉歌

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

△錄《湘山野錄》卷中。云『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爲牛酒，大陳鄉飲。……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吳人謂『儂』爲我)，別是一般滋味子(呼『味』爲『寐』)，永在我儂心子里(止)。」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宋范坰等《吳越備史》一、清吳任臣《十國春秋》七八、《全唐詩》八，均載右辭，作齊言八句：『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輝，臨安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未知二辭何者近真，今並錄於此。又：錢鏐巡衣錦軍，作《還鄉歌》，一說是吳越天寶三年或後梁開平四年(同年，即九一〇年)事。

錢俶 一首

鏐孫，字文德。生於吳越錢鏐寶正四年（九二九），卒於宋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於乾祐元年嗣位，歷三十二年。納土歸宋，封許王，徙封鄧王。死，贈秦王。好吟詠，自編《正本集》。

南鄉子

□□□。□□□。□□□□□□□。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

△錄宋陳師道《後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辭中『看取』一本作『行即』。

△《全唐詩》八九九『殘句』內列此。『取』作『即』。原失調名，當係《南鄉子》之後三句。

荊南

孫光憲 六十首

字孟文，號葆光子，陵州貴平人。約生於唐昭宗乾寧（八九四至八九七）間，卒於宋太祖乾德元

年（九六三）。曾居蜀，官陵州判官。天成初仕荆南，爲高從晦書記。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後隨高繼沖降宋，爲黄州刺史。好撰著，有《續通曆》十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荆臺集》四十卷、《筆傭集》十卷。後人輯有《荆臺傭稿》，其名蓋合後二書之名而成。

風流子

△近人劉毓盤輯《唐宋詞集四十四種》，内有《荆臺傭稿》，跋謂『乙酉（一八八五年）春，過黄文恪公家，見所藏《荆臺傭稿》一册，無序目，爲鼠嚙所餘。古色盎然，字皆完好，宋本也。』所載雜言五十九首，如《上行杯》、《後庭花》等，均精於他本，應非劉氏虚構，兹用之，並存其原校（簡稱『傭稿』及『劉校』）。

△此下十五首並見《花間集》八。

茅舍槿籬溪曲。鷄犬自南自北。菰葉長。水葓開。門外春波漲緑。聽織。聲促。軋軋鳴梭穿屋。

△『織』韻未諧。

風流子

樓倚長衢欲暮。瞥見神仙伴侶。微傅粉。攏梳頭。隱映畫簾開處。無語。無緒。慢曳羅裾歸去。

風流子

金絡玉銜嘶馬。繫向綠楊陰下。朱户掩。繡簾垂。曲院水流花謝。歡罷。歸也。猶在九衢深夜。

定西番

雞祿山前遊騎。邊草白。朔天明。馬蹄輕。鵲面弓離短韔。彎來月欲成。一隻鳴髇雲外。曉鴻驚。

定西番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華明。正三更。何處戍樓寒笛。夢殘聞一聲。遥想漢關萬里。淚縱橫。

△二首去調名本意不遠，在聲色昏沉外，有此壯激，爲不易得。

思帝鄉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精簾下。斂修蛾。六幅羅裙窣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池疎雨。打團荷。

△劉校：「《花間集》、《全唐詩》『水精』皆作『水堂』。」李一氓校指雪艷亭本《花間》作『水晶』爲臆改，未知正有來歷。

何滿子

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歌袖半遮眉黛慘。淚珠旋滴衣襟。惆悵雲愁雨怨。斷魂何處相尋。

△詠沈翹翹歌《何滿子》以殉文宗。

△『江河』，《僊稿》原作『江湖』，從《花間》。雪艷亭本於第三句去『慘』字，成六言八句聲詩體。惟『慘』字在句尾，無從作襯，原作七字句之格難改，仍屬雜言。

望梅花

數枝開與短牆平。見雪萼紅跗相映。引起誰人邊塞情。簾外欲三更。吹斷離愁月正明。空聽隔江聲。

△劉校：『《梅苑》、《天籟軒詞譜》作「離人」，《花草粹編》作「誰人」。』按下片有『離愁』，上片以作『誰人』是。《全唐詩》八九七亦作『誰人』。《詞譜》本訛。

上行杯

草草離亭行李。從遠道分衿此地。燕宋秦吳千萬里。無辭一醉。野棠開。江草濕。佇立。沾泣。騣騣征騎。

△《花間集》『行李』作『鞍馬』，又作『此地分衿』，又作『征騎騣騣』，平韻僅有『衿』『騣』一組，且『衿』在片中，『騣』在片末，顯乖。《傭稿》可用。

△劉校：『「騣」與「衿」叶，《詞律》疑其用韻太少是也。又合下一首爲鹿虔扆詞，非。』又《荆臺傭稿》跋云：『《上行杯》一首與諸家作句法同，其用韻亦同。』

△雪艷亭本《花間》作『沾衣泣』三字句，同下首。

上行杯

離櫂逡巡欲動。臨極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滿捧。綺羅愁。絲管咽。迴別。帆影滅。江浪如雪。

△兩首別詞：一曰『征騎』，一曰『離櫂』，乃酒筵令答辭格，詳『理論』《著辭》。

△《全唐詩》『迴』訛『回』。『帆』可作襯，右二首仍同格。

酒泉子

空磧無邊。萬里陽關道路。馬蕭蕭。人去去。隴雲愁。　香貂舊製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綺羅心。魂夢隔。上高樓。

△『魂夢隔』，雪豔亭本《花間》作『魂夢斷』，失韻。

酒泉子

斂態窗前。裊裊雀釵拋頸。燕成雙。鸞對影。耦新知。　玉纖淡拂眉山小。鏡中嗔共照。翠連娟。紅縹緲。早妝時。

△『耦』，《備稿》與晁謙之本同，明本《花間》多作『偶』。又《花間》『態』一作『怨』，『嗔』一作『休』。

酒泉子

曲檻小樓。正是鶯花二月。思無聊。愁欲絶。鬱離衿。展屏空對瀟湘水。眼前千萬里。淚淹紅。眉斂翠。恨沉沉。

△『淹』應平聲，他作可驗。《花間集》、《全集詩》均作『掩』，聲義俱遜。

女冠子

蕙風芝露。壇際殘香輕度。蕊珠宫。苔點分圓碧。桃花踐破紅。品流巫峽外。名籍紫微中。真侶墉城會。夢魂通。

△晚唐道家杜光庭有《墉城集仙録》，序謂女仙以金母爲尊，金母以崑崙山之墉城爲治。是録徧紀古今女仙得道事實。《備稿》作『蓉城』，非，兹從諸本《花間》作『墉城』。

女冠子

淡花瘦玉。依約神仙妝束。佩瓊文。瑞露通宵貯。幽香盡日焚。　碧紗籠絳節。黃藕冠濃雲。勿以吹簫伴。不同羣。

△『貯』疑是『注』。『以』疑是『擬』。以『以』代『擬』，敦煌寫本內常見。

生查子

寂寞掩朱門。正是天將暮。暗淡小庭中。滴滴梧桐雨。　繡工夫。牽心緒。配盡鴛鴦縷。待得沒人時。偎倚論私語。

△『寂寞』，《百家詞》本《花間集》作『寂寂』。

△以下『生查子』七首，此首及『金井』『暖日』二首見《花間》，餘四首見《尊前》。

生查子

金井墮高梧。玉殿籠斜月。永巷寂無人。斂態愁堪絕。玉爐寒。香燼滅。還似君恩歇。翠輦不歸來。幽恨將誰說。

生查子

春病與春愁。何事年年有。半爲枕前人。半爲花間酒。醉金尊。攜玉手。共作鴛鴦偶。倒載臥雲屛。雪面腰如柳。

△『雪面』與『醉金尊』未洽，俟校。

生查子

爲惜美人嬌。長有如花笑。半醉倚紅妝。轉語傳青鳥。眷方深。憐恰好。惟恐相逢少。似這一般情。肯信春光老。

生查子

清曉牡丹芳。紅豔凝金蕊。乍佔錦江春。永認笙歌地。 感人心。爲物瑞。爛熳煙光裏。戴上玉釵時。迥與凡花異。

△《傭稿》『煙光』作『煙花』，玆從《彊村叢書》本《尊前》。

生查子

密雨阻佳期。盡日凝然坐。簾外正淋漓。不覺愁如鎖。 夢難裁。心欲破。淚逐簷聲墮。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逐』，《傭稿》作『滴』，此從《尊前》。劉校：『「凝然」，《尊前》作「顒然」。』

生查子

暖日策花驄。嚲鞚垂楊陌。芳草惹煙青。落絮隨風白。 誰家繡轂動香塵。隱映神

仙客。狂殺玉鞭郎。咫尺音容隔。

△下片七言起，魏承班先有此格。

玉蝴蝶

春欲盡。景仍長。滿園花正黃。粉翅兩悠颺。翩翩過短牆。鮮飆暖。牽遊伴。飛去立殘芳。無語對蕭娘。舞衫沉麝香。

△此首見《花間集》八。

浣溪沙

風撼芳菲滿院香。四簾慵捲日初長。鬢雲垂枕響微鍠。春夢未成愁寂寂。佳期難會信茫茫。萬般心。千點淚。泣蘭堂。

△此首亦見《尊前集》，「響」原作「揭」，非。

謁金門

△此下十二首俱見《花間集》八。

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揚州初去日。　輕別離。甘拋擲。江上滿帆風疾。卻羨彩鴛三十六。孤鸞還一隻。

△一本《花間》「拋」作「棄」。

菩薩蠻

△《全唐詩》「蠻」作「鬘」，未知依何本。

月華如水籠香砌。金鐶碎撼門初閉。寒影墮高簷。鉤垂一面簾。　碧煙輕嫋嫋。紅戰燈花笑。即此是高唐。掩屏秋夢長。

菩薩蠻

花冠頻鼓牆頭翼。東方淡白連窗色。門外早鶯聲。背樓殘月明。薄寒籠醉態。依舊鉛華在。握手送人歸。半拖金縷衣。

菩薩蠻

小庭花落無人掃。疎香滿地東風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處尋。曉堂屏六扇。眉共湘山遠。爭奈別離心。近來尤不禁。

菩薩蠻

青巖碧洞經朝雨。隔花相喚南溪去。一隻木蘭船。波平遠侵天。扣舷驚翡翠。嫩玉擡香臂。紅日欲沉西。煙中遙解攜。

△『舷』，《花間》多本及《全唐詩》作『船』，此從晁謙之本。『攜』，各本同，《全唐詩》作『觿』。

李一氓校，申《詩》『解纜』義，惟合否南中男女情別之俗，宜慮。無分『解纜』『解攜』，『遥』意似俱難附，此字當校。

菩薩蠻

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裏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客帆風正急。茜袖偎檣立。極浦幾回頭。煙波無限愁。

△『曉』，王國維輯本改『老』，乃緣上列『小庭』一首之『東風老』。二詞意境不同，作者何至仍襲前字？『檣』，《儒稿》、《全唐詩》及《花間》多本僉同，一本《花間》作『牆』。『偎牆』則客去而茜袖留，客於極浦回頭，無限愁生，意顯；『偎檣』則茜袖亦在舟中，必此舟本停泊不行者——須多此一解耳。

後庭花

景陽鐘動宮鶯囀。露涼金殿。輕飆吹起瓊花綻。玉葉如翦。晚來高閣上。珠簾捲。見墜香千片。修蛾慢臉陪雕輦。後庭新宴。

△『綻』，《傭稿》、《全唐詩》及《花間》數本同，晁謙之本作『旋』。李一氓謂『綻』與『墜香千片』不應。按『墜香千片』乃高閣上所見，不指近處瓊花。

後庭花

石城依舊空江國。故宮春色。七尺青絲芳草碧。絶世難得。　玉英凋落盡。何人識。更野棠如織。只是教人添怨憶。悵望無極。

△『碧』，劉校云：『《花間》作「綠」，失叶。』按《詞律》依韻改『碧』，正合。下片二三兩句與前首同格，劉校云：『《花間》作「更何人識」四字，疑誤。』按《花間》、《全唐詩》等，此處均作四言二句，顯違作者原格，此與《上行杯》所見，均《傭稿》原本特精之處，不可沒。

清平樂

愁腸欲斷。正是青春半。連理分枝鸞失伴。又是一場離散。　掩鏡無語眉低。思隨芳草萋萋。憑仗東風吹夢。與郎終日東西。

△『萋萋』，一本《花間》作『凄凄』。『與郎』乃『隨郎』意。

清平樂

等閒無語。春恨如何去。終是疎狂留不住。花暗柳濃何處。　盡日目斷魂飛。晚窗斜界殘暉。長恨朱門薄暮。繡鞍驄馬空歸。

更漏子 二首

聽寒更。聞遠雁。半夜蕭娘深院。扃繡户。下珠簾。滿庭噴玉蟾。　人語靜。香閨冷。紅幕半垂清影。雲雨態。蕙蘭心。此情江海深。

今夜期。来日別。相對只堪愁絶。偎粉面。撚瑶簪。無言淚滿襟。　銀箭落。霜華薄。牆外曉雞咿喔。聽付囑。惡情悰。斷腸西復東。

△『付囑』，一本《花間》作『囑咐』。

更漏子

△此下四首亦見《尊前集》。

燭熒煌。香旖旎。閒放一堆鴛被。慵就寢。獨無聊。相思魂欲銷。　不會得。這心力。判了依前還憶。空自怨。奈伊何。別來情更多。

更漏子

掌中珠。心上氣。愛惜且將容易。花下月。枕前人。此生誰更親。　交頸語。合歡身。便同比目金鱗。連繡枕。卧紅茵。霜天似暖春。

△一本《尊前集》末三字作『暖似春』。

更漏子

對秋深。離恨苦。數夜滿庭風雨。凝想坐。斂愁眉。孤心似有違。　紅窗靜。畫簾

垂。魂銷地角天涯。和淚聽。斷腸窺。漏移燈暗時。

更漏子

求君心。風韻別。渾似一團煙月。歌皓齒。舞紅籌。花時醉上樓。　能婉媚。解嬌羞。王孫忍不攀留。唯我恨。未綢繆。相思魂夢愁。

△『求君心』顯訛，俟校。

河瀆神

△此下四首亦見《花間集》八。

汾水碧依依。黃雲落葉初飛。翠華一去不言歸。廟門空掩斜暉。　四壁陰森排古畫。依舊瓊輪羽駕。小殿沉沉清夜。銀燈飄落香灺。

△『翠華』，一本《花間集》作『翠蛾』或『翠娥』。《全唐詩》同。

河瀆神

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廟前。一方卵色楚南天。數行征雁聯翩。獨倚朱闌情不極。魂斷終朝相憶。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

△『卵色』，《全唐詩》、《詩餘廣選》等同。唐詩有『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句。劉校：『四印齋本《花間》作「柳」。』晁謙之本、茅一楨本《花間》皆注云：『作「夘」。「夘」，古「柳」字。』李一氓校本遂作『一方柳色』，未的，已詳卷七和凝《天仙子》校。『征雁』，一本《花間》作『斜雁』。

漁歌子　二首

草芊芊。波漾漾。湖邊草色連波漲。沿蓼岸。泊楓汀。天際玉輪初上。扣舷歌。聯極望。槳聲伊軋知何向。黃鵠叫。白鷗眠。誰似儂家疎曠。

△一本《花間》『鵠』作『鵲』。

泛流螢。明又滅。夜涼水冷東灣闊。風浩浩。笛寥寥。萬頃金波澄澈。杜若洲。香郁烈。一聲宿雁霜時節。經霅水。過松江。盡屬儂家日月。

△『澄澈』，劉校：「《全唐詩》、《歷代詩餘》皆作「重疊」。」

應天長

薛瑶

翠凝仙艷非凡有。窈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筵歌醁酒。
臺。攜玉手。共宴此宵相偶。魂斷晚窗分首。淚沾金縷袖。

△此首亦見《尊前集》。『筵』，劉校：「《全唐詩》作「絃」。」

思越人 二首

△二首亦見《花間集》。

古臺平。芳草遠。館娃宮外春深。翠黛空留千載恨。教人何處相尋。綺羅無復當時事。露花點滴香淚。惆悵遥天横緑水。鴛鴦隊隊飛起。
渚蓮枯。宮樹老。長洲廢苑蕭條。想像玉人空處所。月明獨上溪橋。經春初敗秋風起。紅蘭緑蕙愁死。一片風流傷心地。魂銷目斷西子。

南歌子

△此下二首亦見《尊前集》。

艷冶青樓女。風流似楚真。驪珠美玉未爲珍。窈窕一枝芳柳。入腰身。　舞袖頻回雪。歌聲幾動塵。慢凝秋水顧情人。自惜傾城。着處覺生春。

△『似』，《百家詞》本《尊前集》及《全唐詩》同。劉校：『彊村本《尊前》作「字」。』『自惜傾城』，《百家詞》本《尊前》及《全唐詩》作『只緣傾國』。劉校『自惜』云：『《尊前》作「占斷」，《歷代詩餘》作「只爲」。』按之文理，末二句中應於『傾城』斷句。

南歌子

映月論心處。偎花見面時。倚郎和袖撫香肌。遥指畫堂深院。許相期。　解佩君非晚。虛襟我未遲。願如連理合歡枝。不似五陵。狂蕩薄情兒。

△下片口氣，直敍代言，『不似』猶『莫似』。

河傳

△此下八首亦見《花間集》。

太平天子。等閒遊戲。疎河千里。柳如絲。偎倚。緑波春水。長淮風不起。　如花殿脚三千女。爭雲雨。何處留人住。錦帆風。煙際紅。燒空。魂迷大業中。

河傳

柳拖金縷。着煙籠霧。濛濛落絮。鳳凰舟上楚女。妙舞。雷喧波上鼓。　龍爭虎戰分中土。人無主。桃葉江南渡。襞花箋。艷思牽。成篇。宮娥相與傳。

河傳

花落。煙薄。謝家池閣。寂寞春深。翠蛾輕斂意沉吟。沾襟。無人知此心。　玉爐香斷霜灰冷。簾鋪影。梁燕歸紅杏。晚來天。空悄然。孤眠。枕檀雲髻偏。

△『空悄然』，王國維輯本改『空』爲『思』。

河傳

風颭。波斂。團荷閃閃。珠傾露點。木蘭舟上。何處吳娃越艷。藕花紅照臉。大隄狂殺襄陽客。煙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歸。心不歸。斜暉。遠汀鸂鶒飛。

臨江仙

霜拍井梧乾葉墮。翠幃雕檻初寒。薄鉛殘黛稱花冠。含情無語。延佇倚闌干。杳杳征輪何處去。離愁別恨千般。不堪心緒正多端。鏡奩長掩。無意對孤鸞。

臨江仙

暮雨淒淒深院閉。燈前凝坐初更。玉釵低壓鬢雲橫。半垂羅幕。相映燭光明。終是有心投漢佩。低頭但理秦箏。燕雙鸞偶不勝情。只愁明發。將逐楚雲行。

虞美人

紅窗寂寂無人語。暗淡梨花雨。繡羅紋地粉新描。博山香炷旋抽條。睡魂銷。天涯一去無消息。終日長相憶。教人相憶幾時休。不堪棖觸別離愁。淚還流。

△「睡魂銷」，一本《花間》作「暗魂消」，各有意境。「棖」，平聲，《花間》三本及《全唐詩》皆作「振」；汲古閣本《花間》則作「棖」，較遜。

虞美人

好風微揭簾旌起。金翼鸞相倚。翠檐愁聽乳禽聲。此時春態暗關情。獨難平。畫堂流水空相翳。一穗香搖曳。教人無處寄相思。落花芳草過前期。沒人知。

△「教人」句與前首同語氣，「一穗香搖」，與前首「香炷抽條」又相似，在聯章與非聯章間。

遐方怨

△此下二首亦見《尊前集》。

紅綬帶。錦香囊。爲表花前意。殷勤贈玉郎。此時更覺没心腸。轉添秋夜夢魂狂。

思艷質。想嬌妝。願早傳金盞。同歡卧醉鄉。任人情妒惡猜防。到頭須使似鴛鴦。

△劉校：『「更覺」，《歷代詩餘》作更□，《尊前集》作「此時更役心腸」。』按格調，前後片結二句皆是七言，《備稿》作『此時更覺没心腸』，獨精；《歷代詩餘》加空格，已得其要，尚未得其字；《尊前集》、《全唐詩》諸本作六言，則未足據。『情妒』，《備稿》同《全唐詩》作『猜妒』；劉校：『《尊前》作「情妒」。』茲從《尊前》。

定風波

簾拂疎香斷碧絲。淚衫還滴繡黃鸝。上國獻書人不在。凝黛。晚庭又是落紅時。

春日自長心自促。翻覆。年來年去負前期。應是秦雲兼楚雨。留住。向花誇說月中枝。

△『落紅』，《百家詞》本《尊前集》及《全唐詩》同。劉校：『《尊前》作「落花」。』指他本《尊前》。

末句『向花』，劉校：『《歷代詩餘》「花」下有「枝」，作八字一句，爲六十三字體』按《全唐詩》亦作『向花枝』。

調笑令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録《歷代詩餘》三。按唐無此格，宋詞中始見毛滂十首聯章，未知《歷代詩餘》何據。

齊己 二首

俗姓胡，名得生，潭州益陽人。出家大潙山同慶寺。寺佃户千家，胡氏其一。齊己後棲衡嶽東林。後梁龍德元年至江陵，高季興留爲僧正，居龍興寺，自號衡嶽沙門。與貫休、孫魴、司空圖、陸龜蒙、歐陽彬、孫光憲等倡和。有《白蓮集》十卷。

採蓮曲

越溪女。越江蓮。齊菡萏。雙嬋娟。嬉遊何處。採摘且同船。浩發容與。清波生漪漣。　時逢島嶼泊。幾共鴛鴦眠。襟袖既盈溢。馨香亦相傳。薄暮歸去來。苧蘿生碧煙。

△錄《樂府詩集》五〇《清商曲辭》。《白蓮集》與《全唐詩》二二上片第五句作『嬉遊向何處』，第七句作『浩唱發容與』。《全唐詩》八四七注：『「唱」一作「歌」。』據此，《採蓮曲》曾有多本流傳。《樂府詩集》所載，格調特徵爲四言、五言相間者兩組，應是入曲子歌唱使然。敦煌曲《蘇莫遮》上下片前四句均作『三三四五』式，如『善能歌，打難令。正是聰明，處處皆通孄。』『擺金鈴，搖玉佩，常有堅心，灑雨乾坤內。』又《獻忠心》：『時清海晏定風波。恩光六塞，瑞氣徧山河。』《蝶戀花》：『遥夜亭皐閒信步。乍過清明，早覺傷春暮。』均見『四五』句式爲曲子辭句中常式。

風琴引

捼吳絲。雕楚竹。高託天風拂爲曲。一一宫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　夜深天

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

△錄《全唐詩》八四七。原注：一本作『薰風聲盡金風發』。《白蓮集》『挼』作『撥』。

△此宜是琴曲歌辭。《唐才子傳》云：『齊己，……頗任琴樽之好。』《全唐詩》載其《秋夜聽業上人彈琴》、《聽李尊師彈琴》、《贈琴客》等琴詩。

△三言二句、七言十一句，前已錄中唐劉復《長相思》。

閩

陳金鳳 二首

閩福清縣人，唐福建觀察使陳巖之假女。生於唐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三），卒於閩王王延鈞永和元年（九三五）。十七歲，閩王王審知選爲才人。嗣主延鈞嬖之，封淑妃。延鈞稱帝，於龍啓元年册爲后，後爲李倣所害。

樂遊曲 二首

龍舟搖曳東復東。採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西湖南湖鬥彩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

△録《十國春秋》九四引《金鳳外傳》，謂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觀之。金鳳作《樂遊曲》，宮女同歌。《全唐詩》八九九亦載。

徐昌圖　二首

莆田人。唐景福初進士徐寅之曾孫。初仕閩，後隨閩將陳洪進歸宋。宋太祖命爲國子博士，累遷殿中丞。

臨江仙

△此下二首録《尊前集》。

飲散離亭西去。浮生長恨飄蓬。回頭煙柳漸重重。淡雲孤雁遠。寒日暮天紅。今夜畫船何處。潮平淮月朦朧。酒醒人静奈愁濃。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

△《全唐詩》八九八「長」作「常」。

河傳

秋光滿目。風清露白。蓮紅水綠。何處夢回。弄珠拾翠盈盈。倚蘭橈。眉黛蹙。

《採蓮》調穩。吳侶聲相續。倚棹吳江曲。鷺起暮天。幾雙交頸鴛鴦。入蘆花。深處宿。

△『倚橈』、『倚棹』，『吳侶』、『吳江』，《尊前》命聲無妨，若修詞重疊如此，則難信爲原作，俟校。

失名 二首

鄭家八虎歌

賈彪之虎兮。往代。荀爽八龍兮。典載。名不朽兮。人不逢。人不逢兮。名空在。

滎陽八虎今成羣。見之避之走紛紛。

△録《仙溪志》四，此書係宋人趙與泌、黃巖孫纂。原注：出《藝文志》、《九國志》、《獨實録》、《郡志》。

△右辭爲閩人所歌。『鄭家八虎』謂唐末詩人鄭良士子八人。《十國春秋》九五：『鄭良士，舊名昌士，字

君夢，仙遊人也。……子八人：元弼，有傳；元恭，□宗時官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別駕；元龜，第宋進士，官至司馬；元禮，推官；元振，員外郎；元瑜，秘書郎；元忠，正字。兄弟俱能文篤學，時稱「鄭家八虎」。」

△右辭原無題，今擬題。陳尚君《全唐詩續拾》題《閩人爲鄭家八虎歌》。

鴛鴦樹歌

願作墳上鴛鴦。來作雙飛。去作雙飛。餘闕。

△録《全唐詩》八七四。題《僞蜀鴛鴦樹歌》。注：「蜀王孟昶悅宮婢春燕，末年，與□□□，遭殺。並命合葬。墓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人名之曰「鴛鴦樹」，有歌。」疑非全辭，故列如上。

△《古謠諺》謂此乃閩主王昶事，非蜀王孟昶。《十國春秋》九四有閩康宗后李氏（即春燕）傳，載鴛鴦樹事。

南漢

林楚翹 一首

世次爵里無考。一説爲楚材兄弟行輩。按楚材賀州富川人。乾和五年劉晟取賀州，楚材始隸籍

南漢。精數學，能詩，終身布衣（以上據《南漢書》及《考異》）。玆依此繫楚翹於南漢卷。

菩薩蠻

畫堂春晝垂珠箔。卧來揉惹金釵落。簟滑枕頻移。鬢蟬狂欲飛。笑拖嬌眼慢。羅袖籠花面。重道好郎君。人前莫惱人。

△錄《百家詞》本《尊前集》，注『中呂宮』。梅禹金本《尊前集》『頻』作『頭』，《全唐詩》同。

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正編卷十

南唐一百七十四首

馮延巳 一百七首

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生於唐昭宗天復三年（九〇三），卒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吳天祚二年，事李昪，爲校書郎；後事璟，累官左僕射。保大四年，同平章事。五十八歲卒。越一年，煜始當國。宋陳世脩爲編詞集曰《陽春集》。

鵲踏枝

△此下一百首（至《思越人》止），俱錄《陽春集》。凡在上文各卷內，據《尊前》、《花間》等書，已歸李白、温庭筠、和凝、韋莊、牛希濟、薛昭藴、李珣、張泌，及下文另歸李璟父子諸作，共十三首，此處概不複列。《陽春集》有三本，玆俱引校：吳訥《百家詞》本，簡稱『吳本』；侯文燦《名家詞》本，簡稱『侯本』；王鵬運四印齋本，簡稱『王本』；陳作楫箋注，簡稱『陳箋』。

△吳本於《鵲踏枝》調名下注：『一名《蝶戀花》。』究不知《蝶戀花》名創自何人。敦煌曲內但用《鵲踏枝》。

△此調十四首。此下七首同爲傷春之作，卻非聯章。《陽春集》編法亦以調類辭而已，至於同調辭之間如何

先後，尚未知其詳。茲則大致就其內容排比，與集不盡同。

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情。學雪隨風轉。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無限。

樓上春寒山四面。過盡征鴻。暮景煙深淺。一晌憑闌人不見。鮫綃掩淚思量徧。

△王本「寒山」作「山寒」，茲用吳本。吳本、侯本「鮫」作「紅」，茲用王本。

鵲踏枝

誰道閒情抛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隄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樓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日日」用吳本，《全唐詩》同，王本、侯本作「舊日」。吳本注：「《蘭畹集》作歐陽永叔者，非。」《蘭畹》「敢」作「不」，「樓」作「橋」。《全唐詩》「擲」作「棄」。張惠言《詞選》於開端之「誰」改爲「莫」。

鵲踏枝

煩惱韶光能幾許。腸斷魂銷。看卻春還去。只喜牆頭靈鵲語。不知青鳥全相誤。

心若垂楊千萬縷。水闊花飛。夢斷巫山路。開眼新愁無問處。珠簾錦帳相思否。

△此調十四首，《全唐詩》僅收六首，不知據何本。此首無，參看下列《謁金門》校。

鵲踏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

△『忘了』用吳本，《全唐詩》同，王本作『忘卻』。

鵲踏枝

粉映牆頭寒欲盡。宮漏長時。酒醒人猶困。一點春心無限恨。羅衣滿印啼妝粉。

柳暗花飛寒食盡。陌上行人。杳不傳芳信。樓上重檐山隱隱。東風盡日吹蟬鬢。

△『滿印』、『柳暗』用吳本，王本作『印滿』、『柳岸』。侯本亦作『印滿』。『啼妝』、『花飛』用王本及侯本。吳本作『啼痕』、『花稀』。

鵲踏枝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深幾許』用王本、侯本，吳本及《樂府雅詞》作『知幾許』。『雕鞍』用王本，吳本、侯本作『金鞍』。『飛過』用《花庵詞選》、《樂府雅詞》，吳、王、侯本作『飛入』。

鵲踏枝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海燕驚飛去。

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海燕驚飛去』，各本僉同；據『陳箋』：《花庵詞選》、《樂府雅詞》、《全唐詩》、《歷代詩餘》亦同，惟清《詞律》、《詞綜》、《詞選》、《詞辨》另成一系，作『燕子雙飛去』，轉入平淡，未明何據。『鶯亂語』，吳、王、侯三本皆作『慵不語』，爲融貫下句，玆用《花庵詞選》、《樂府雅詞》。

鵲踏枝

芳草滿園花滿目。簾外微微。細雨籠庭竹。楊柳千條珠𦉘𦉘。碧池波皺鴛鴦浴。
窈窕人家顏似玉。絃管泠泠。齊奏雲和曲。公子歡筵猶未足。斜陽不用相催促。

△此首獨爲熙春，顯係當筵所歌之著詞。

△『人家』侯校。

鵲踏枝

△此下四首秋思，亦無聯章。

秋入蠻蕉風半裂。狼藉池塘。雨打疎荷折。繞砌蟲聲芳草歇。愁腸學盡丁香結。
回首西南看晚月。孤雁來時。塞管聲嗚咽。歷歷前歡無處說。關山何日休離別。

△『蟲聲』從吳本，王、侯二本作『蛩聲』。

鵲踏枝

霜落小園瑶草短。瘦葉和風。惆悵芳時換。舊恨年年秋不管。朦朧如夢空腸斷。

獨立荒池斜日岸。牆外遥山。隱隱連天漢。忽憶當年歌舞伴。晚來雙臉啼痕滿。

△上片『舊恨』，用吳、侯二本，王本作『懊恨』。

鵲踏枝

蕭索清秋珠淚墜。枕簟微涼。展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

階下寒聲啼絡緯。庭樹金風。悄悄重門閉。可惜舊歡攜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金風』疑當作『驚風』。

鵲踏枝

花外寒雞天欲曙。香印成灰。起坐渾無緒。檐際高梧凝宿霧。捲簾雙鵲驚飛去。

屏上羅衣閒繡縷。一晌關情。憶徧江南路。夜夜夢魂休謾語。已知前事無尋處。

△『花外』、『起坐』，《全唐詩》作『窗外』、『坐起』。『檐際』，《花草粹編》、《全唐詩》均作『庭際』。『梧』，三本原作『桐』，兹從《粹編》、《全唐詩》、《歷代詩餘》。『尋』用王本，吳本、《粹編》及《全唐詩》均作『情』。

鵲踏枝

△此下二首人事。

叵耐爲人情太薄。幾度思量。真擬渾拋卻。新結同心香未落。怎生負得當時約。休向尊前情索寞。手舉金罍。憑仗深深酌。莫信等閒相鬥作。與君保取長歡樂。

△『真擬』似應作『直擬』。『當時』用吳、侯二本，王本作『當初』。『莫信』用侯本，吳本『莫』訛『若』，王本『信』作『作』。

鵲踏枝

幾度鳳樓同飲宴。此夕相逢。卻勝當時見。低語前歡頻轉面。雙眉斂恨春山遠。

蠟燭淚流羌笛怨。偷整羅衣。欲唱情猶懶。醉裏不辭金爵滿。陽關一曲腸千斷。

△『爵』用吳本，《全唐詩》、《歷代詩餘》同；王、侯本作『盞』。

採桑子

△此調在《陽春集》列十三首，後王鵬運據《歷代詩餘》又補一首。

△此下三首均託專昭陽，容有隱寓，但未必爲同時聯章之作。

昭陽記得神仙侶。獨自承恩。水殿燈昏。羅幕輕寒夜正春。如今別館添蕭索。滿面啼痕。舊約猶存。忍把金環別與人。

採桑子

寒蟬欲報三秋候。寂靜幽齋。葉落閒階。月透簾櫳遠夢回。昭陽舊恨依前在。休說當時。玉笛才吹。滿袖猩猩血又垂。

△『齋』，《全唐詩》作『居』，失韻。

採桑子

西風半夜簾櫳冷。遠夢初歸。□過金扉。花謝窗前夜合枝。　昭陽殿裏新翻曲。未有人知。偷取笙吹。驚覺寒蟲到曉啼。

△上片闕字下，王本注『別作「夢」。』『蟲』從吳本，王、侯二本作『蛩』。

採桑子

△此下七首，由春近到春殘，卻無聯章。

酒闌睡覺天香暖。繡戶慵開。香印成灰。獨背寒屏理舊眉。　朦朧卻向燈前卧。窗月徘徊。曉夢初回。一夜東風綻早梅。

△『睡』『卧』『覺』『夢』重沓，『睡』疑是『頓』『轉』諸字之訛，侯訂。『寒』『暖』交互於一首中，馮辭每有，如同調『畫堂燈暖』首。

採桑子

馬嘶人語春風岸。芳草綿綿。楊柳橋邊。落日高樓酒旆懸。　舊愁新恨知多少。目斷遙天。獨立花前。更聽笙歌滿畫船。

△此首亦見《尊前集》，調名《羅敷艷歌》。

採桑子

花前失卻遊春侶。獨自尋芳。滿目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　林間戲蝶簾間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

△『獨自』，《花草粹編》、《全唐詩》等作『極目』，下句『滿目』作『滿眼』。『縱』，《粹編》作『總』。

採桑子

小堂深靜無人到。滿院春風。惆悵牆東。一樹櫻桃帶雨紅。　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語還慵。日暮疎鐘。雙燕歸棲畫閣中。

△末句『棲』，《詞綜》作『來』。

採桑子

洞房深夜笙歌散。簾幕重重。斜月朦朧。雨過殘花落地紅。　昔年無限傷心事。依舊東風。獨倚梧桐。閑想閑思到曉鐘。

採桑子

微風簾幕清明近。花落春殘。尊酒留歡。添盡羅衣怯夜寒。　愁顏恰似燒殘燭。珠淚闌干。也欲高拌。争奈相逢情萬般。

採桑子

小庭雨過春將盡。片片花飛。獨折殘枝。無語憑闌只自知。　玉堂香暖珠簾捲。雙燕來歸。後約難期。肯信韶光得幾時。

△此首亦見《尊前集》，名《羅敷艷歌》。

△『小庭』，王本、侯本作『中庭』。『香暖』，毛晉刻《尊前》作『春暖』。『後約難期』，一本《尊前》作『舊約佳期』，侯本作『君約難期』。『韶光』用吳本，王本、侯本及《全唐詩》等均作『韶華』。

採桑子

△此下三首，二首畫堂夜雨，一首江樓旅況。

畫堂昨夜愁無睡。風雨凄凄。林鵲争棲。落盡燈花雞未啼。　年光往事如流水。休說情迷。玉箸雙垂。只是金籠鸚鵡知。

△『睡』，侯本作『寐』。『争棲』用吳本，王本、侯本作『單棲』，似是。

採桑子

畫堂燈暖簾櫳捲。禁漏丁丁。雨罷寒生。一夜西窗夢不成。　玉娥重起添香印。回倚孤屏。不語含情。水調何人吹笛聲。

△『暖』字待校。

採桑子

笙歌放散人歸去。獨宿江樓。月上雲收。一半珠簾掛玉鉤。　起來點檢經遊地。處處新愁。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洲。

△『經遊』從吳本、侯本，王本及《粹編》、《歷代詩餘》等作『經由』。《全唐詩》『點檢』作『檢點』。

酒泉子

△此調與李珣《酒泉子》一體極近，僅下片次句異，此六言，而李作七言耳。辭六首，茲亦從時序重列。

雲散更深。堂上孤燈階下月。早梅香。殘雪白。夜沉沉。 闌邊偷唱繫瑤簪。前事總堪惆悵。寒風生。羅衣薄。萬般心。

△『繫瑤簪』，王本闕，從餘本。彊村刻《尊前集》，『雲』作『人』，『香』作『愁』，『邊』作『前』。『寒風生』，語粗，又三平聲連綴，俟校。三平之句，以下尚有『歸鴻飛』、『珠簾風』、『屏幃深』『階前行』等，或爲諧聲故；別家《酒泉子》則無。

酒泉子

芳草長川。柳映危橋橋下路。歸鴻飛。行人去。碧山邊。 風微煙淡雨蕭然。隔岸馬嘶何處。九迴腸。雙臉淚。夕陽天。

△『柳映』，《詞譜》作『柳下』，未知何本。彊村刻《尊前》『橋下』作『隄下』，『山邊』作『山連』。

酒泉子

春色融融。飛燕乍來鶯未語。小桃寒。垂柳晚。玉樓空。 天長煙遠恨重重。消息燕鴻歸去。枕前燈。窗外月。閉朱櫳。

△『垂柳』，用吳本，《粹編》、《全唐詩》同。王本及《詞譜》作『垂楊』。彊村刻《尊前》『乍』作『未』，『小』作『露』，『垂柳晚』作『風柳曉』，『月』作『雨』，『朱』作『簾』。

△下片『天長煙遠』、『燕鴻歸去』乃秋景，與上片起二句忤，俟訂。

△《全唐詩》內《酒泉子》僅見四首，於此首以『音』字起，以『籠』字結，殊草草，未詳其故

酒泉子

庭下花飛。月照妝樓春事晚。珠簾風。蘭燭燼。怨空閨。迢迢何處寄相思。玉箸零零腸斷。屏幃深。更漏永。夢魂迷。

△『陳箋』校『庭下』作『庭外』，未云所本。

酒泉子

庭樹霜凋。一夜愁人窗下睡。繡幃風。蘭燭焰。夢遙遙。金籠鸚鵡怨長宵。籠畔玉箏絃斷。隴頭雲。桃源路。兩魂銷。

△彊村刻《尊前》『樹』作『柳』。

△右四首，皆被竄入宋張先詞。

酒泉子

深院重幃。廊下風簾驚宿燕。香印灰。蘭燭小。覺來時。　月明人自擣寒衣。剛來無端惆悵。階前行。闌畔立。欲雞啼。

△『重幃』用吳本，王本、侯本作『空幃』。『小』，王本注：『別作「灺」。』『畔』，王本注：『別作「外」。』——皆指《全唐詩》。『剛來』，三本原俱作『剛愛』，《全唐詩》同，難解。茲用《詞譜》。惟五平相連，他作不爾，仍依校。

臨江仙

秣陵江上多離別。雨晴芳草煙深。路遙人去馬嘶沉。青帘斜掛。新柳萬枝金。　隔江何處吹橫笛。沙頭驚起雙禽。徘徊一晌幾般心。天長煙遠。凝恨獨沾襟。

△『青帘斜掛』四言，三首六片皆然。惟王本是。他本於『掛』下多有『裏』字，如吳本作『□□青帘裏』，侯本作『青帘斜掛裏』。

△『天長煙遠』句意屢見，如上文《酒泉子》『春色』首已有。

臨江仙

冷紅飄起桃花片。青春意緒闌珊。畫樓簾幕捲輕寒。酒餘人散。獨自憑闌干。夕陽千里連芳草。萋萋愁煞王孫。徘徊飛盡碧天雲。鳳城何處。明月照黃昏。

△此首見《尊前集》者較精。『畫樓』作『高樓』，『憑』作『倚』，『萋萋』作『風光』。《全唐詩》悉用《尊前》。『人散』下，三本原有『後』字，非本格，『城』原作『笙』，茲皆從《尊前》。『明月』用王本，吳、侯二本及《詞譜》均作『圓月』。

臨江仙

南園池館花如雪。小塘春水漣漪。夕陽樓上繡簾垂。酒醒無寐。獨自倚闌時。綠楊風靜凝閒恨。千言萬語黃鸝。舊歡前事杳難追。高唐暮雨。空只覺相思。

△『酒醒』句四言，用吳本。王本於『寐』下空格，仍認爲五言。末句『覺』用王本；吳本作『宜』，乃『覺』字之形訛。

清平樂

西園春早。夾徑抽新草。冰散漪瀾生碧沼。寒在梅花先老。　與君同飲金杯。飲餘相取徘徊。次第小桃將發。軒車莫厭頻來。

清平樂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　黃昏獨倚朱闌。西南新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新月』，王本注：別作『初月』。乃避上片『新池』。

清平樂

深冬寒月。庭户凝霜雪。風雁過時魂斷絕。塞管數聲嗚咽。　披衣獨立□香。流蘇亂結愁腸。往事總堪惆悵。前歡休更思量。

△下片首句末二字，吳本、侯本、《花草粹編》、《全唐詩》皆作『拔香』。『拔香』，殿名，全首不似宮詞，侯訂。『休更』，王本作『休要』。

醉花間

獨立階前星又月。簾櫳偏皎潔。霜樹盡空枝。腸斷丁香結。夜深寒不徹。凝恨何曾歇。憑闌干欲折。兩條玉箸爲君垂。此宵情。誰共說。

△『憑闌干欲折』，成上三下二，未安，侯訂。『徹』，《粹編》、《全唐詩》、《歷代詩餘》皆作『寐』，失韻。《全唐詩》等『凝』作『疑』。『疑恨』謂疑與恨兩事俱未歇。

醉花間

月落霜繁深院閉。洞房人正睡。桐樹倚雕檐。金井臨瑤砌。曉風寒不啻。獨立成憔悴。閒愁渾未已。離人心緒自無端。莫思量。休退悔。

△『離人心緒』用《全唐詩》。三本及《粹編》、《詩餘》等均作『人心情緒』。

醉花間

林雀歸棲撩亂語。階前還日暮。屏掩畫堂深。簾捲瀟瀟雨。玉人何處去。鵲喜渾無據。雙眉愁幾許。漏聲看卻夜將闌。點寒燈。扃繡户。

△『漏聲』下疑當作『聽卻』。侯本注：『案「看」字疑有誤。』

醉花間

晴雪小園春未到。池邊梅自早。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風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卻老。相逢莫厭醉金杯。别離多。歡會少。

△『巢』，侯本及《詞譜》作『窠』。

應天長 二首

△二首俱以『石城』起，宜有本事。下列《喜遷鶯》有『石城花雨倚江樓』句，並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收雲未散。南去棹。北歸雁。水闊天遥腸欲斷。倚樓情緒嬾。惆悵春心無限。忍淚兼葭風晚。欲歸愁滿面。

△《全唐詩》『收』作『晴』，『歸』作『飛』，『天』作『山』，『惆悵』句作『無限春心無限』，『忍淚』作『燕度』。宋張先詞内即同此。此調《全唐詩》僅録本篇一首，所載馮作，較本集所録少二十餘首，殆未見《陽春集》，不可解。

石城花落江樓雨。雲隔長洲蘭芷暮。芳草岸。和煙霧。誰在緑楊深處住。舊遊時事故。歲晚離人何處。杳杳蘭舟西去。魂歸巫峽路。

△『江樓』用王本，吳本、侯本作『紅樓』。『歲晚』用王本，侯本作『歲遠』。『時事』，《百琲明珠》作『還似』，《歷代詩餘》同。

應天長 二首

朱顏日日驚憔悴。多少離愁誰得會。人事改。空追悔。枕上夜長只如歲。紅綃三尺淚。雙結解時心醉。魂夢萬重雲水。覺來還不睡。

△『誰』用吳本，王本此句六言，注：『「愁」下列作「誰」』。『魂夢萬重』，吳、侯二本同，王本作『夢魂萬里』。

當時心事偷相許。宴罷蘭堂腸斷處。挑銀燈。扃朱戶。繡被微寒值秋雨。　枕前和淚語。驚覺玉籠鸚鵡。一夜萬般情緒。朦朧天欲曙。

應天長

蘭房一宿還歸去。底死謾生留不住。枕前語。記得否。說盡從來兩心素。　同心定記取。切莫等閒相許。後會不知何處。雙棲人莫妒。

△首句『房』用王本，吳本、侯本作『舟』。『說盡』，侯本作『伺盡』，注：『案「伺」字疑誤。』

△前二首聯章，實境、夢境兼敍；此首全是實境。

謁金門　二首

聖明世。獨折一枝丹桂。學著荷衣還可喜。□春狂不啻。　年少都來有幾。自古閒愁無際。滿盞勸君休惜醉。願君千百歲。

△『丹桂』用王本，他本作『香桂』。吳本、侯本空格在『春』字上，以『啻』叶，茲從之。王本空格在『啻』字下，注：『按此句應是「春」字上下有奪字。《粹編》未錄此闋。』末句『百』，王本作『萬』。

從汲本。

△《全唐詩》八九九所列殘句中，有『舉著荷衣還可喜，年少多來有幾？自古閑愁無際。』注：『馮延巳《謁金門》。』足見《全唐詩》編者確未見《陽春集》。其所用本乃《粹編》。王本注：『《粹編》……次闋後注云：「又一闋云：『舉著荷衣還可喜，少都來有幾，自古閑愁無際。』」』

楊柳陌。寶馬嘶空無跡。新著荷衣人未識。年年江海客。　夢覺巫山春色。醉眼飛花狼藉。起舞不辭無氣力。愛君吹玉笛。

△上片首句，侯本作『楊柳苗』，又注：『案「苗」字疑當作「陌」。』下片『夢覺』，《花草粹編》作『覺夢』。『飛花』從吳本，別作『花飛』。

△右二首後片末二句，一爲把盞人口氣，一爲起舞人口氣，『君』則同指折桂新郎。辭殆一男二女合唱者，體製罕見。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花徑裏。手挼紅杏蕊。　鬥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吳本、侯本注：『《蘭畹集》誤作牛希濟。』《直齋書録解題》、《古今詞話》、《詞綜》屬成幼文。

《尊前集》、《南唐書》、《賓退録》、《花庵詞選》、《十國春秋》等則屬馮氏。

△「乍」，《尊前集》作「又」。「花」，王本、侯本作「香」，《草堂詩餘》、《全唐詩》、《歷代詩餘》作「芳」。「獨」，《花庵詞選》、《草堂詩餘》作「徧」。「搔頭」，《尊前集》作「瓏璁」。

虞美人

畫堂新霽情蕭索。深夜垂珠箔。洞房人睡月嬋娟。梧桐雙影上朱軒。立階前。高樓何處連宵宴。塞管吹幽怨。一聲已斷別離心。舊歡拋棄杳難尋。恨沉沉。

△此首見《尊前集》，「堂」作「簾」，與下句「箔」複。下片「吹」作「聲」，又複。

△此首又見《彊村叢書》本《張子野詞》。

虞美人

碧波簾幕垂朱户。簾下鶯鶯語。薄羅衣舊泣青春。野花芳草逐年新。事難論。鳳笙何處高樓月。幽怨憑誰説。須臾殘照上梧桐。一時彈淚與東風。恨重重。

△此首亦見《尊前》，首句作「碧波朱户垂簾暮」，「波」與「暮」均無下文之聯繫。兹用王本，以「波」

愚『簾』，而去『暮』意。『衣』用《尊前》及侯本，吳本作『依』。『須臾』，《尊前》作『亭亭』。

△右二首不僅結語同調，垂簾、幽怨、梧桐、高樓亦皆同。只可解作前後命筆，未覺其複，難云聯章。

虞美人

玉鈎鸞柱調鸚鵡。宛轉留春語。雲屏冷落畫堂空。薄晚春寒無奈。落花風。搴簾
燕子低飛去。拂鏡塵鸞舞。不知今夜月眉彎。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

虞美人

春山拂拂橫秋水。掩映遥相對。只知長作碧窗期。誰信東風吹散。彩雲飛。銀屏
夢與飛鸞遠。只有珠簾捲。楊花零落月溶溶。塵掩玉箏絃柱。畫堂空。

△首四字《歷代詩餘》作『春山淡淡』，《粹編》、《全唐詩》作『春風拂拂』。『長作』，王本作『長坐』，注：別作『作』。『彩雲』，吳、侯二本及《全唐詩》等均同，王本作『綠霞』。

歸國遙

何處笛。終夜夢魂情脈脈。竹風簷雨寒窗隔。離人數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終』、『夢魂』從吳、王、侯三本，《粹編》、《全唐詩》等作『深』、『夢回』。『隔』，吳、侯二本及《全唐詩》同，王本作『滴』。『數』，《雅詞》、《粹編》、《詞律》等作『幾』。

歸國遙

春艷艷。江上晚山三四點。柳絲如翦花如染。香閨寂寂門半掩。愁眉斂。淚珠滴破胭脂臉。

△『山』，《粹編》、《詩餘》作『峰』；『寂寂』，《詞譜》作『寂寞』。『艷艷』，《歷代詩餘》作『灩灩』。

歸國遙

寒水碧。水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　　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寒水』、『水上』，吳、侯二本及《粹編》同；王本作『寒山』、『江上』，馬令《南唐書》、《詩話總龜》、《全唐詩》作『江水』、『江上』。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詞綜》等『寒水』作『寒江』。『來朝』，《叢話》等作『明朝』。

南鄉子

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煙鎖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衾兩斷腸。　　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牀。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你殘春淚幾行。

△此雙疊體，前後一韻，乃定格。

△『煙鎖』，《詞譜》作『回首』。『任』字侯本無，作四字句。吳本、王本列空格，兹從《全唐詩》補，格調乃無憾。

△胡仔《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指此爲李煜作。按「薄倖不來」云云，果是煜詞風格所曾有乎？

南鄉子

細雨濕秋風。金鳳花殘滿地紅。閒蹙黛眉慵不語。情緒。寂寞相思知幾許。

△《全唐詩》「濕」作「泣」，「殘」作「箋」，乃因「湿」與「戔」之形訛。

△單片體，在《採桑子》、《虞美人》二調皆有。《詞譜》於此體特著譜式，甚是，但未明其所本。吳、侯、王三本及他詞書皆將此首與次首「玉枕」云云合作雙疊一首，對其叶韻各異一層，則熟視無覩。

南鄉子

玉枕擁孤衾。挹恨還同歲月深。簾捲曲房誰共醉。憔悴。惆悵秦樓彈粉淚。

△「挹」，侯本及《詞綜》作「抱」。「同」，《粹編》、《全唐詩》等作「聞」，皆字形之訛。

長命女

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徧。再拜陳三願。　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

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

△《全唐詩》調名《薄命妾》。楊慎所選《百琲明珠》以此辭屬和凝。

喜遷鶯

宿鶯啼。鄉夢斷。春樹曉朦朧。殘燈吹燼閉朱櫳。人語隔屏風。　香已寒。燈已絶。忽憶去年離別。石城花雨倚江樓。波上木蘭舟。

△《全唐詩》「吹」作「和」。

△「石城」本事，應與《應天長》兩首同，已見上校。

喜遷鶯

霧濛濛。風淅淅。楊柳帶疎煙。飄飄輕絮滿南園。牆下草芊綿。　燕初飛。鶯已老。拂面春風長好。相逢攜酒且高歌。人生得幾何。

△此首原題《春光好》，列《虞美人》後。「陳箋」據《全唐詩》、《歷代詩餘》正之。惟下片既有「拂面春風長好」句，原作或仍題《春光好》。王本注：「霧」別作「露」，又「芊綿」作「䀒眠」。「攜酒」，

吳本、王本、侯本及《全唐詩》同，別作『攜手』。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才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鴻遠。羌笛怨。渺渺澄江一片。山如黛。月如鈎。笙歌散。魂夢斷。倚高樓。

△『煙』，侯本誤『秋』。『怨』，《粹編》誤『悠』。《草堂詩餘》、《全唐詩》『江』皆作『波』。『魂夢』皆作『夢魂』，清初詞書多從之。

△此首又傳爲歐陽修詞，見《六詞一》、《詞律》、《詞譜》、《花草粹編》、《歷代詩餘》、《全唐詩》則屬馮氏。

更漏子

風帶寒。秋正好。蘭蕙無端先老。雲杳杳。樹依依。離人殊未歸。 搴羅幕。憑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雁南飛。誰家夜擣衣。

△『搖落』，吳本、王本、《全唐詩》同，侯本作『寥落』。《全唐詩》『秋』作『枝』，『雲杳杳』作『情悄悄』，『樹』作『夢』；《粹編》、《詩餘》、《詞律拾遺》同。《拾遺》謂『起六字作一句讀』。

曰『風帶寒枝正好』，殊未洽。

更漏子

雁孤飛。人獨坐。看卻一秋空過。瑶草短。菊花殘。蕭條漸向寒。　簾幕裏。青苔地。誰信閒愁如醉。星移後。月圓時。風摇夜合枝。

△『雁孤飛』不必與前首『雁南飛』同，各有上下文意境。《歷代詩餘》改『孤』爲『南』，王本入注，大可不必。

更漏子

夜初長。人近別。夢斷一窗殘月。鸚鵡睡。蟪蛄鳴。西風寒未成。　紅蠟燭。半棋局。牀上畫屏山緑。褰繡幌。倚瑶琴。前歡淚滿襟。

△此首亦見《尊前集》，『斷』作『覺』，『睡』作『卧』，『半』作『彈』，『滿』作『滴』，《花庵詞選》、《全唐詩》等從之，實均不如《陽春集》原本。吴本、侯本、《粹編》『半』作『伴』，此從王本等。

更漏子

秋水平。黃葉晚。落日渡頭雲散。擡朱箔。掛金鈎。暮潮人倚樓。　歡娛地。思前事。歌罷不勝沉醉。消息遠。夢魂狂。酒醒空斷腸。

△《歷代詩餘》改『擡』爲『捲』，不必。

更漏子

金翦刀。青絲髮。香墨蠻箋親扎。和粉淚。一時封。此情千萬重。　垂蓬鬢。塵青鏡。已分今生薄命。將遠恨。上高樓。寒江天外流。

△『垂蓬鬢』用王本，吳、侯二本作『蓬垂鬢』，《粹編》、《詩餘》從之。

拋毬樂

△此下二首均春詞。

梅落新春入後庭。眼前風物可無情。曲池波晚冰還合。芳草迎船緑未成。且上高樓望。相共憑闌看月生。

抛毬樂

逐勝歸來雨未晴。樓前風重草煙輕。谷鶯語軟花邊過。水調聲長醉裏聽。款舉金觥勸。誰是當筵最有情。

△『款舉』從王本、侯本及《全唐詩》，吳本作『欲舉』。『當筵』從吳、侯二本，《粹編》、《全唐詩》從之，王本作『當年』。

抛毬樂 二首

△此下三首，內容彼此較近：秋日登高，繼以夜飲，笙歌不輟，勝事難忘。

莫厭登高白玉杯。茱萸微綻菊花開。池塘水冷鴛鴦起。簾幕煙寒翡翠來。重待燒紅燭。留取笙歌莫放回。

△『厭』，吳、侯二本同，他本作『怨』。

酒罷歌餘興未闌。小橋秋水共盤桓。波搖梅蕊當心白。風入羅衣貼體寒。且莫思歸去。須盡笙歌此夕歡。

△『秋水』用王本，餘二本及《粹編》、《全唐詩》俱作『清水』。『當心白』用王本，『心』乃梅心；是本誤作『當窗白』，《粹編》、《全唐詩》誤作『傷心白』，『傷心』與末韻『歡』字忤。

△《莫思歸》之別名，宜從此辭而來。

拋毬樂

坐對高樓千萬山。雁飛秋色滿闌干。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桐金井寒。咫尺人千里。猶憶笙歌昨夜歡。

△『碧桐』從吳、侯二本，王本作『碧梧』。『咫尺』，各本同，王本作『只赤』。

拋毬樂

霜積秋山萬樹紅。倚巖樓上掛朱櫳。白雲天遠重重恨。黃草煙深淅淅風。彷彿梁州曲。吹在誰家玉笛中。

△「巖」從侯本及《全唐詩》，他本作「簾」，與下「櫳」字疊。「草」，《歷代詩餘》、《全唐詩》作「葉」·「淅淅」，《詞律》、《詞譜》作「漸漸」，乃字形之訛。此首以渲染秋色著。

拋毬樂

年少王孫有俊才。登高歡醉夜忘回。歌闌賞盡珊瑚樹。情厚重斟琥珀杯。但願千千歲。金菊年年秋解開。

△此首寓人事。「登高歡醉」，可爲前數首作結。

醉桃源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秋千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歸。

△諸本調名一作《阮郎歸》。

△「眉」，《全唐詩》等作「絲」·「畫梁」，王本注：別作「畫堂」·「歸」，《樂府雅詞》、《全唐詩》等作「棲」。

△此首經《蘭畹集》向宋詞移植，遂起紛擾。務爲截斷，歸宋詞公案，不牽涉唐五代。

醉桃源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　尋斷夢。掩香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綠陰齊。何時聞馬嘶。

△『香閨』，《樂府雅詞》、《全唐詩》作『深閨』。

菩薩蠻

△此下三首，大抵詠春遲夢遠。『金波』首已疎星渡河，惟仍是『憶夢』，故並列於前。

嬌鬟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　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曉霜。

△『曉霜』，《粹編》、《全唐詩》作『夜霜』。王國維於《人間詞話》內改『試』爲『拭』，未見其勝。

菩薩蠻

沉沉朱户横金鎖。紗窗月影隨花過。燭淚欲闌干。落梅生晚寒。寶釵横翠鳳。千里香屏夢。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

△兩『横』字終難信是原作，俟校。

菩薩蠻

梅花吹入誰家笛。行雲半夜凝空碧。欹枕不成眠。關山人未還。聲隨幽怨絶。雲斷澄霜月。月影下重檐。輕風花滿簾。

△王本、侯本『檐』『簾』二字互調。《粹編》、《全唐詩》等『雲斷』作『空斷』。

△下片『雲』『霜』『月』『風』『花』，叢脞。惟『霜』喻銀白，非真指霜，否則方謂『輕風花滿』，未免相抵。下列『迴廊』首亦有『霜月』。

菩薩蠻

金波遠逐行雲去。踈星時作銀河渡。花影卧秋千。更長人不眠。　玉筝彈未徹。鳳髻鸞釵脫。憶夢翠蛾低。微風吹繡衣。

△王本『行雲』作『行人』，『吹』作『涼』，又注『鸞』一作『橫』。《全唐詩》『鸞』作『黃』，乃『橫』之訛。

菩薩蠻

畫堂昨夜西風過。繡簾時拂朱門鎖。驚夢不成雲。雙蛾枕上顰。　金爐煙裊裊。燭暗紗窗曉。殘月尚彎環。玉筝和淚彈。

△侯本闕『畫堂』二字，又『尚彎環』作『上彎環』。《全唐詩》訛『殘月』爲『殘日』。

菩薩蠻

迴廊遠砌生秋草。夢魂千里青門道。鸚鵡怨長更。碧籠金鎖橫。羅幃中夜起。霜月清如水。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

菩薩蠻

西風嫋嫋凌歌扇。秋期正與行人遠。花葉脫霜紅。流螢殘月中。蘭閨人在否。千里重樓暮。翠被已銷香。夢隨寒漏長。

△侯本及《花草粹編》、《全唐詩》等「行人」作「行雲」。

△前二首同爲秋夢悲絃，此首寫秋期不遇。

菩薩蠻

欹鬟墮髻搖雙槳。採蓮晚出清江上。顧影約流萍。楚歌嬌未成。相逢顰翠黛。笑

把珠瑠解。家住柳陰中。畫橋東復東。

菩薩蠻

人人盡説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此去幾時還。緑窗離別難。

△吳本、侯本注：「《花間集》誤作温庭筠。」按《花間集》二韋莊詞内有此首，未入温作。《花間》「霜」作「雙」，末二句作「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金奩集》悉同《花間》。惟《全唐詩》五八三温集殘句内，列有「春水」二句，注：「見《優古堂詩話》」，足證此詞於宋時曾混入温集，惜《優古》原文如何，未詳。王本「盡説」作「説盡」，注：「別作「盡説」。」「壚」作「爐」，「皓」作「皎」，注：「皎」別作「皓」，「霜」別作「雙」。

△右二首，一逢楚侶，一戀江南，各以地著，殿後。

相見歡

曉窗夢到昭華。阿瓊家。欹枕殘妝。一朵卧枝花。　情極處。卻無語。玉釵斜。翠

閣銀屏。回首已天涯。

△《全唐詩》『阿』作『向』，乃字形之訛，前後已有多例，足見《全唐詩》不用《陽春集》，而另用一寫本，不精。

△上下片末二句，在薛昭蘊作是六言、三言，在此作是四言、五言。寧多析一格，不可强同。若讀成『欹枕殘妝一朵』，文理太乖。

三臺令

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嫣。醉卧誰家少年。年少。年少。行樂直須及早。

△『門』，《詞綜》作『山』。『誰家』，侯本及《粹編》、《詩餘》、《詞綜》作『春風』，《全唐詩》作『春色』。

三臺令

明月。明月。照得離人愁絶。更深影入空牀。不道幃屏夜長。長夜。長夜。夢到庭花

陰下。

三臺令

南浦。南浦。翠鬢離人何處。當時攜手高樓。依舊樓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傷心雙淚。

△『鬢』從侯本、王本，吳本作『鬢』，《全唐詩》、《詞綜》從之。

點絳唇

蔭綠圍紅。夢瓊家在桃源住。畫橋當路。臨水開朱戶。柳徑春深。行到關情處。顰不語。意憑風絮。吹向郎邊去。

△『橋』，吳本作『樓』。『開』，王本、侯本、《粹編》、《全唐詩》、《詞譜》作『雙』。次句『瓊家』，已見上文《相見歡》，《詞譜》改『夢』爲『飛』。

上行杯

落梅著雨消残粉。雲重煙深寒食近。羅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畫牆。春山顛倒釵橫鳳。飛絮入簾春睡重。夢裏佳期。只許庭花與月知。

△『著』用吳、王、侯三本，《粹編》、《全唐詩》作『署』，乃字形之訛。『深』用吳、侯二本，王本作『輕』，《粹編》等從之。末句『許』用吳、王二本，侯本作『訴』，亦形訛。《歷代詩餘》『春』作『青』，『橫』作『頭』。

賀聖朝

金絲帳暖牙牀穩。懷香方寸。輕顰輕笑。汗珠微透。柳沾花潤。雲鬢斜墜。春應未已。不勝嬌困。半欹犀枕。亂纏朱被。轉羞人問。

△《詞譜》六曰：『此調昉自此詞。』謂《賀聖朝》之調以馮氏此章爲始辭也。然此辭距調名本意實遠，《詞譜》毋乃不思。《金奩集》載歐陽炯『憶昔花間』二首，調名《賀明朝》，仍寫艷情，亦非始辭。

憶仙姿

△《憶仙姿》乃後唐李存勖之原調名，《如夢令》乃宋人因存勖句，別興之異名，馮氏所不及用。《全唐詩》及王、侯二本不辨，誤從。

塵拂玉臺鸞鏡。鳳髻不堪重整。綃帳泣流蘇。愁掩玉屏人靜。多病。多病。自是行雲無定。

憶秦娥

風淅淅。夜雨連雲黑。滴滴。窗外芭蕉燈下客。　除非魂夢到鄉國。免被關山隔。憶憶。一句枕前争忘得。

憶江南

去歲迎春樓上月。正是西窗。夜涼時節。玉人貪睡墜釵雲。粉消妝薄見天真。　人

非風月長依舊。破鏡塵箏。一夢經年瘦。今宵簾幕颺花陰。空餘枕淚獨傷心。

△王本、侯本上片末句『妝』作『香』。

憶江南

今日相逢花未發。正是去年。別離時節。東風次第有花開。恁時須約卻重來。重來不怕花堪折。只怕明年。花發人離別。別離若向百花時。東風彈淚有誰知。

△下片『只怕』，《全唐詩》作『只恐』。

思越人

酒醒情懷惡。金縷褪。玉肌如削。寒食過卻。海棠零落。乍倚徧闌干。煙淡薄。翠幕簾櫳畫閣。春睡着。覺來失秋千期約。

△王本下片第三句作七字：『翠幕簾櫳籠畫閣』。

△此詞屬延巳，有主導風格可憑，詳讀一百首後自知。宋人竄作晁補之《朝天子》，上片末作『海棠花零落』，非延巳之句。

△以上一百首，乃《陽春集》所原有。吳、侯二本目録所列，到《思越人》止。以下七首，原出王本補遺，茲用之。

長相思

△此下二首，王本據《花草粹編》補，《全唐詩》、《歷代詩餘》並載。

紅滿枝。緑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閒庭花影移。　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莫思歸

花滿名園酒滿觴。且開笑口對穠芳。秋千風暖鴛釵嚲。綺陌春深翠袖香。　莫惜黄金貴。日日須教貰酒嘗。

△調即《抛毬樂》，調名即由上列《抛毬樂》「且莫思歸去」而來，原是酒筵著詞。

△《全宋詞》指此爲無名氏作，謂「别誤作馮延巳詞，見《唐詞紀》卷五。」

金錯刀

△此調與卷五張籍《白鼉鳴》句法同，僅每片末句叶平，而張辭則叶仄。

日融融。草芊芊。黃鶯求友啼林前。柳條裊裊拖金線。花蕊茸茸簇錦氈。鳩逐婦。燕穿簾。狂蜂浪蝶相翩翩。春光堪賞還堪玩。惱煞東風誤少年。

△此下二首均見《全唐詩》八九八，惟次序異。亦見《粹編》，而次首注『失名』，未歸馮。王本注：見《粹編》、《全唐詩》、《詩餘》及《詞律拾遺》。

△『春光堪賞還堪玩』句殊率，未知果是原文否。

金錯刀

雙玉斗。百瓊壺。佳人歡飲笑喧呼。麒麟欲畫時難偶。鷗鷺何猜興不孤。歌宛轉。醉模糊。高燒銀燭卧流蘇。只銷幾覺懵騰睡。身外功名任有無。

採桑子

櫻桃謝了梨花發。紅白相催。燕子歸來。幾處香風緑户開。人生樂事知多少。且酌金杯。管咽絃哀。慢引蕭娘舞袖迴。

△此首王本據《歷代詩餘》補，《詩餘》何據則不詳。

後庭花破子

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

△此首王本據宋陳暘《樂書》提出，而未定奪。陳氏云：「《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王本注：「《詞辨》（指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引陳氏《樂書》」云云。王氏曰：「此詞李作、馮作，惜未載明。各本選録李詞，亦無此闋。」按此詞乃興會之作，編入李集，無安頓處。而馮作如上列《謁金門》「聖明世」首、《拋毬樂》「年少」首等，內容均與此詞接近。此詞入《陽春集》，風格有伴，於勢不孤。「天教」，乃「大家」之訛，當正。

△近人王仲聞《南唐二主詞校訂》曰：「《後庭花破子》乃金元小令，《詞譜》亦云：「此調創自金元。」沈雄所云「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實無稽之談。」按『破子』乃唐大曲入破以後之聲，元人套曲所無。《後庭花》爲大曲，崔令欽《教坊記》有明文，其破聲豈唐五代所獨缺，而俟金元人代創？李煜能作《佘家山破》，何以不能作《後庭花破子》？沈雄說本於北宋陳暘《樂書》。《樂書》所承唐樂有關之資料，有極可珍貴者。非編《詞譜》人所曾學，故《詞譜》中不提《樂書》一字，王仲聞亦不提《樂書》一字，掩人之所曾『稽』者，但斥其爲『無稽』，以逞己之專臆，可乎？此詞若北宋人曾引及之，創自金元說，可不攻自破矣。

失調名

卍字迴闌旋看月。餘闕。

△王本跋云：「《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引馮延巳詞：「卍字迴闌旋看月」，今此詞全闋未見。」按此單句，本難定爲雜言，因屬《詞話·詞品》，指爲馮氏之『詞』，故存以俟考。

李璟　四首

初名景，字伯玉，徐州人。生於唐昭宗天祐十三年（九一六），卒於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父昪受吳楊行密之禪爲帝，死後稱烈祖。璟二十八歲嗣立，奉後周正朔，去帝號，在位

十九年，爲『中主』，死後稱元宗。璟好學，有文，所作多失傳。玆錄歌辭四首。

應天長

△以下校語內，涉李煜詞所用各本，有八種簡稱：一、『吳本』，指明吳訥正統六年輯《唐宋名賢百家詞》本《南唐二主詞》（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二、『呂本』，指明呂遠於萬曆末年刻本；三、『侯本』，指清侯文燦刻本；四、『沈本』，指清沈宗畸刻、王國維校補之『南詞』（明李東陽原輯）本，五、『劉箋』，指清劉繼增《南唐二主詞箋》；六、『唐箋』，指近人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七、『王訂』，指王仲聞《南唐二主詞校訂》；八、『詹校』，指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詞》。吳本之輯訂，較呂本早一百八十年，於二李之詞，量最多，質最精，並非王訂與詹校所引之『吳本』，首須辨明。

△此下三首均錄吳本。

一鈎初月臨妝鏡。蟬鬢鳳釵慵不整。重簾靜。層樓迥。惆悵落花風不定。　柳隄芳草徑。夢斷轆轤金井。昨夜更闌酒醒。春愁過卻病。

△吳本首行題『御製歌詞』，調名下注：『先皇墨蹟，在晁公留家。』沈本注：『後主云：「先皇御製歌辭墨蹟，在晁公留家。」』較是。吳本馮延巳《陽春集》亦載此首：『初』作『新』，『妝』作『鸞』，『蟬』作『雲』，『重』作『珠』，『層』作『重』，『柳隄芳草』作『綠煙低柳』，『夢斷』作『何

處』，『過』作『勝』。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二一歌辭類，列《南唐二主詞》一卷，注：『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題云：「先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王訂云：直齋所述，『應包括此首及以下三首，《南唐二主詞》原注不詳。』據此，父子所作，分判已明。異說紛紛，無非自擾，概可廓清不論。

望遠行

碧砌花光照眼明。朱扉鎮日長扃。餘寒不去夢難成。爐香煙冷自亭亭。　遼陽月。秣陵砧。不傳消息但傳情。黄金窗下忽然驚。征人歸日二毛生。

△此首不比餘三首，原本之流傳，已遭改動：上片次句六言，被改作七言，二『長』字不辭；下片首二句各三言，被改爲五言一句，失卻調名『望遠』本意；以『黄金臺』替『秣陵砧』，損原詞之現實性。——此三誤，吳本詞能糾正，斯爲善本。

△『遼陽月』，吳本、呂本、侯本同，善；惟沈本作『殘月』，不善。吳本『碧』字不空，『餘』不空，第二『亭』字不空，——王訂所指吳本如何皆不實，有商務本可驗；舉此首爲例，以下通李煜詞所有此種不實情况不復贅及。

△次句六言，韋莊、李珣同調皆然。上詞傳本中，惟《花草粹編》作六言。

△『黃金臺』之訛，《花庵詞選》至《全唐詩》多有之。李煜《臨江仙》有『金窗力困』語，於『黃金窗』不必疑。

△一本『碧』作『玉』或『繞』，『錦繡』作『照眼』，『餘』作『夜』，『不』作『欲』。

△右二首，王訂皆未分片，殆手民之誤，非有所據。王訂於下列李煜集內之《烏夜啼》、《子夜歌》等調並然。

浣溪沙

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

△此調二首，並見宋補明刊之《尊前集》，注『大石調』，題『李王』。『真珠』作『珠簾』，『重樓』作『眉頭』。吳本注引《漫叟詩話》：『李璟有曲云：「手捲真珠上玉鈎。」或改爲「珠簾」，非所謂知音。』

△一本『三楚』作『春色』或『三峽』。

△《南唐書》二五：『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按指樂工王感化）。……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據此，右辭屬璟，本事確鑿，益無可疑。《南唐書》『真珠』作『珠簾』，『空』作『暗』，『楚』作『峽』。

浣溪沙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

△此首録沈本，較善。吳本『還』作『遠』，意乖，又與下『遠』字複。又『珠』作『痕』，『倚』作『寄』，亦遜。

△宋補明刊《尊前集》『無限』作『何限』，《全唐詩》同。馬令《南唐書》『綠』作『碧』，『韶』作『容』，『雞塞遠』作『清漏永』，『多少』作『簌簌』，『無限』作『多少』。

△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馬書二一所載略同。據此，此首更無屬李煜可能。

李煜　三十八首

璟之第六子。初名從嘉，字重光，號鍾隱及蓮峰居士等。生於南唐前主昇元元年（九三七），卒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博學，有文，擅藝事。二十五歲嗣位，爲後主，奉趙宋正朔，凡十五年。宋師破金陵，降，歸汴京，受封違命侯及隴西公，二年後遇害。茲録歌辭，分

四類，又從內容以綜核風格。

一斛珠

△此下七調，辭九首，內容所示，大抵爲男女之情，作者自瀆爲『笙歌醉夢』，或『魂迷春夢』。

△此下四首，俱錄吳本。吳本載煜雜言三十三首，最多，包括《阮郎歸》；諸詞字句，亦多善處，實居沈本之上。三十三首內，原屬溫庭筠之《更漏子》『金雀釵』一首，玆已除外。至『柳絲長』一首，吳本原未見。後世輯本於《謝新恩》殘詞數首之分合，於《臨江仙》、《望江梅》等作單調抑雙疊，體認又異，致對煜之雜言總數，終不易統一。

△宋補明刊之《尊前集》共收李王詞十四首，內二首屬璟，二首屬溫，歸煜者僅十首，《一斛珠》其一也。

曉妝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尊前集》於《一斛珠》下注『商調』，乃宋人依所據原書之注。

菩薩蠻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無人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　潛來珠鎖動。驚

覺銀屏夢。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無人』，吳本等原作『人無』，茲從《花草粹編》、《全唐詩》等。『銀屏』，別作『鴛鴦』，遠遜。『慢臉』，沈本作『臉慢』。

△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內，謂『潛來』二句及下一首『雨雲』二句，似均爲小周后而作。

菩薩蠻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　雨雲深繡户。未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魂迷春夢中。

△末句『魂』，吳本訛作『夢』，茲從沈本。『夢中』，呂本作『雨中』，校云：『「雨」一作「睡」。』按『雨』與『睡』均失詞旨，難承上句之『成空』。

△『來』，《花草粹編》作『未』，聯繫上句，亦耐推敲。『宴罷』應寓『散』或『去』意，則『來』字是。

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

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吳、侯二本「籠」作「飛」，「宵」作「朝」，茲從沈本；又「晌」作「向」，沈本同，意非；又與上「向」字複，從《尊前集》。《尊前》調名作《子夜啼》，應有來歷。或以爲「啼」乃「歌」之訛，不敢遽改。「劃」，《南唐書》、《全唐詩》作「衩」。別本「階」誤「苔」，「堂」作「闌」，「奴」誤「好」，「出」作「去」，「君」作「郎」。

△馬令《南唐書》六《女憲傳》：「後主繼室周氏，昭惠（按指煜之前后）之母弟也。……昭惠殂，……始議主爲國后。……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衩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宴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

△按右詞既爲小周后而作，有本事可據，又有前列二首同調詞互證，當不容向他方移植。王訂謂「雖見《蘭畹詞》（按是北宋杜安世集）中，未必爲杜自作，或爲後人竄入。」此說甚通。按李調元《雨村詞話》二「竄李後主詞」條及沈雄《古今詞話》卷上已有類似之說。

擣練子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託香腮春筍嬾。爲誰和淚倚闌干。

△録明楊慎《詞林萬選》二，吕本據補；據王訂：《詞的》一、《花間集補》下、《續選草堂詩餘》上、《古今詩餘醉》十、《歷代詩餘》一及《全唐詩》等，均著録此首。「嬾」原作「嫩」，從《花草粹編》

及《全唐詩》。

△王訂因宋詞集句內曾見有『中行』者，其句同右詞『爲誰』云云，遂擴『中行』爲田中行，指右詞曰：『頗與王灼所敍相近（按灼曾評田詞云：『雜以鄙俚，曲盡要妙。』），有爲中行作品可能。』究不知右詞五句中，何句鄙俚，或與鄙俚相近。右詞風格，分明與此處前後之八首相近，而去田集諸作則遠。王氏所訂未中。

阮郎歸　呈鄭王十二弟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佩聲悄。晚妝殘。憑誰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録吳本。呂本、侯本及唐箋所用『南詞』本均載，惟沈本失之，王訂謂爲『偶漏此闋』。馮延巳《陽春集》『落花』訛作『薄衣』，別本『佩聲悄』作『春睡覺』，『憑誰』作『無人』。

△『呈鄭王十二弟』乃原題，《南唐二主詞》各本多有。鄭王乃璟之第七子，名從善，使宋，被留。各本並有注云：『後有隸書「東宮書府」印。』是煜子得煜手跡後所加。既有題、印，其詞當不能混入《陽春集》。延巳作百餘首中，從無類『笙歌醉夢』之自瀆語，風格有別。王訂竟持宋崔公度跋《陽春録》語：『皆延巳親筆』，遂謂右詞『殆爲延巳所作，後主曾録之以遺鄭王，後人據墨跡以爲煜作。』未慮崔跋語意不能如此用，不然，如李璟作之《應天長》『一鈎初月』首，亦在《陽春集》中，亦當是延巳親筆，

王訂何以又曰「確爲李璟作，或以爲李煜作、馮延巳作……皆非」？璟乃延巳身事之君，延巳何能親筆録所謂「御製」，據入己集，有何可稽？又派煜親筆録延巳之作以贈其弟，顧亦可稽歟？

蝶戀花

遥夜庭皐閒信步。纔遇清明，早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杏依依香暗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没個安排處。

△録宋補明刻之《尊前集》（據吳訥《百家詞》本）。吳、吕、侯、沈四本均有注曰：「見《尊前集》。《本事曲》以爲山東李冠作。」《本事曲》者，指宋楊繪編《時賢本事曲子集》。冠與煜同時，向以《六州歌頭》詠劉、項事「慷慨雄偉」著。冠自有《蝶戀花》一首，風格亦異右辭。右辭以下片之沉鬱勝，冠所無。雖當時同名李冠者不止一人，而能歸李冠之詞作，終不過彼數首，未能突破風格之限。陳師道《後山詩話》内見王安石評語，謂張先之「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不如李冠之「朦朧淡月雲來去」。殊不知右詞重點，斷然在下片結處情語，不在上片結處寫景。安石於此，摘句而未尋章，何足爲重？王國維論詞，素尚境界，而於此則震於陳、王大家，竟拋本逐末曰：「此本（指沈本）實襲《尊前》之誤」（見《晨風閣叢書》《南唐二主詞校勘記》），亦信此詞果出李冠，説無可稽，難於取信。

△吳本舊鈔「閒」訛「閑」，「信步」訛「倒步」。《彊村叢書》本「纔遇」作「乍過」，此從《花庵詞選》等。下片「香暗度」據《百家詞》本《尊前》，他本《尊前》「香」作「風」，與上片之「傷春暮」均

無忤，四本《二主詞》作「春暗度」，乃前後不諧。以右詞屬煜者，尚有異文可紀，如「早」作「漸」，「杏」作「李」，「低低」作「輕輕」。其他凡移植入宋詞後之異文，概不入校。

△右詞非作者降宋以後所寫，甚明；而近代論者於此有混淆，亦當澄清。

臨江仙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含蕊自低昂。東風惱我，纔發一襟香。瓊窗夢口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此下二首據吳本。此首原作《謝新恩》。此名不合煜用，除非降宋以後，方有「新恩」可謝。茲於原題《謝新恩》之七首內，四首句法原是《臨江仙》者，還題《臨江仙》；有二首句法相同，並非《臨江仙》者，仍留《謝新恩》名；餘「冉冉秋光」一首乃《醉花間》，見後。

△右詞吳本「夢」字下原無空格，從沈本。劉箋空格在「夢」字上。此句王訂從呂本，作「瓊窗夢笛殘日」六言。王國維《二主詞校勘記》云：「此首實係《臨江仙》調。」按《臨江仙》上下片多作雙疊。上片既以七言句起，此句難改六言。又上片「含」字，呂本作「金」。

△侯、沈二本於原調名《謝新恩》下注：「已下六首（按指《謝新恩》全部）真蹟，在孟郡王家。」孟乃孟忠厚，宋哲宗后孟氏之兄。

△右詞「惱我」、「得恨」，均發自人事之「不見」與「相見」間，並非無端之惱恨，故不入下一類。

謝新恩

櫻花落盡階前月。象牀愁倚熏籠。遠似去年今日。恨還同。　雙鬟不整雲憔悴。淚沾紅抹胸。何處相思苦。紗窗醉夢中。

△吳本『似』原作『是』，從沈本。

△上二首內，作者皆以真境爲夢境，極寫相思之苦。

烏夜啼

△此下六調，辭十首，內容所示，大抵浮生無主，永恨長愁，以至於惶惶終日，起坐難平，蓋作者之稟賦使然。亦因諸辭同一內容，蔚成風格。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録吳本，『漏斷』『夢裏』均不缺，王訂謂空格，不實。沈本及《粹編》、《全唐詩》等，『斷』作『滴』，『夢裏』作『一夢』。《全唐詩》調名作《錦堂春》。

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怱怱。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録沈本。吳、呂、侯本「無奈」作「常恨」，與下片「長恨」複。「雨」，呂本作「重」。「晚」，吳本作「曉」，亦與「朝」複。惟「怱怱」並未誤作「忽忽」，王訂未實。「留人醉」，《樂府雅詞》、《花草粹編》及《全唐詩》作「相留醉」。《全唐詩》調名作《相見歡》。

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録宋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一，《全唐詩》同。符合煜詞風格。黄氏謂「此詞最悽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花草粹編》引楊偍《古今詞話》及吳任臣《十國春秋》四九歸後蜀主孟昶。昶無傳作，風格如何，渺不可知。近人趙萬里校輯《古今詞話》曰：「楊偍謂爲孟昶作，殆必有據。」有據不傳，亦不能遽

認《花菴》之歸煜『殆必無據』。仍當從風格斷之，便是實據也。《十國春秋》云：後蜀主孟昶『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詞，朕不爲也。」』又注：『按後主亦善辭，有《相見歡》詞。』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四〇引右詞，屬孟昶，『別是』作『別有』，《花草粹編》同。

採桑子

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細雨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　綠窗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

△録沈本。『庭前』較他三本作『亭前』者是。惟沈本『芳音』作『芳英』，與起句複，從他本。

△劉箋云：『雨』，舊抄作『零』。

△宋補明刊《尊前集》載李王此首，『庭』作『亭』，『微』作『霏』。《採桑子》下注『羽調』。

清平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遥

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此下二首均錄吳本。沈本『愁』作『柔』，《全唐詩》『恰』作『卻』。

△《尊前集》李王作內亦有此首，末『還生』作『更生』。

△詹校謂此首爲弟從善留宋不歸而作，未必。曰『別來春半』，可推從善行時，而煜有『卻登高文』，正爲其弟留宋之作，則別時固在秋也。

虞美人

風迴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憑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　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

△吳、呂、沈三本『罍』作『前』，此從侯本改。『樓』，呂本作『堂』，吳本訛作『歌』，從沈本改。『深』，吳本未誤『聲』，王訂誤。『任』，《全唐詩》等作『禁』。

△《草堂詩餘續集》有沈際飛語：『此亦在汴京憶舊乎？』殆因結句而發，若按之全首，有不盡然者。結句歎老而已，不必限在降宋以後。上列《臨江仙》亦云『人空老』，可參。下片『燭明香暗』，『笙歌畫樓』，豈是囚居客館所有？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録宋陳鵠《耆舊續聞》三：『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按如右詞）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聲也！」』按『平日學書』，可以書己作，苟非己作，何爲『塗注數字』？若此詞出他人，蘇轍不至無辨，而仍歎爲『亡國之聲』。全詞允符作者之主導風格，勿庸多疑自擾。近人夏承燾《南唐二主年譜》云：『據此（按指陳鵠『中有《臨江仙》』至『似平日學書也』數語），乃後主書他人詞，非其自作。』未免誤會《續聞》原意，此《二李詞歸》不得不作也。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七，記宣和間曾得煜書數軸，有《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三句。按此一傳本，乃憑煜另一墨蹟歟？抑出於好事者僞託？未詳。以『捲金泥』易『暮煙垂』，免與下文『煙草』重沓，亦佳。惟《西清詩話》所載此詞，『煙草』作『煙柳』，不可忘。

△吳本、沈本於此詞均至『低迷』止，後列十六空格，並未强不知以爲知。宋人對此十六字，有種種擬作，如《墨莊漫録》所見劉延仲三句，《陽春白雪》所見康與之四句（另一句乃改上片『玉鈎』句爲五言），均宋人狡獪，明非南唐傳本，不能作校訂之資。尤謬者，乃明董其昌從法帖臨摹中，別傳一本，頗合《西清詩話》之成説，顧文字蕪率，迥非煜詞風格，一望可辨。顯屬宋明人就《西清》成説，逐一僞造，以欺世俗。而王訂竟曰：『當以董氏臨本爲得真』，反謂《耆舊續聞》所見右詞爲『版本有經後人臆改處』，是非恰恰顛倒。王訂復評董氏傳本之文字爲不通、不佳，而仍委責於煜，謂『似尚非後主定稿』，矛盾之甚！自有煜詞校訂以來，問題嚴重，無逾於此者。

△他本異文，尚有『春歸』作『春光』，『金粉』作『輕粉』，『啼月』作『啼恨』，『玉鈎』句作『曲瓊鈎箔』，或『曲闌金箔』，『別巷』作『門掩』或『門巷』，『人散』作『人去』，『低迷』作『淒迷』等。

△右詞首句同曰『櫻桃』云云，曲調又是《臨江仙》，疑亦曾入《謝新恩》一羣內，絶非趙宋圍昇州，煜在危城中或破城前之作。《西清詩話》曾設此説，吳本、沈本於詞後均引《太祖實録》，指明破昇州在開寶八年冬，此詞乃詠春，不相及，用以糾蔡説。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九早云：『余觀《太祖實録》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决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詩，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臨江仙

春光鎭在人空老。新愁舊恨何窮。金窗力困起還慵。一聲羌笛。驚起醉怡容。

△錄《全唐詩》八九九。惟今認此一片爲全首，而《全唐詩》則認爲半首。《臨江仙》有單片之調，不足爲異。試看上文馮延巳之單片《南鄉子》，即在雙疊者之後；而本編卷八有單片《採桑子》，卷十一聯章部分有單片《虞美人》，並可參考。蓋凡雙疊之調，無不先有單片體，繼乃二者並行也。《全唐詩》注曰：『逸其半』，意尚待補。據傳《全唐詩》內之二李詞錄自《永樂大典》，不知《大典》內有此注否。

△吳、呂、侯、沈諸本《二主詞》皆列『金窗』句爲《謝新恩》調第一首殘句，又列『春光』云云四句爲《謝新恩》調第四首之下片。但此首上片（即下文所見『庭空客散人歸後』一首）叶『簾纖』，與右詞不同韻，且彼此意境又別，無從强合，顯訛。吳本《謝新恩》第四首下片既未補入『金窗』句，乃於『窮』字下空七格，他本則注『下缺』。

△《詞譜》十《臨江仙》調用右詞爲下片，以『庭空』云云爲上片，謂『前後換韻』，乃巧立名目。《詞譜》『金窗』作『金刀』，未足憑。王訂謂所見蕭江聲本《二主詞》作『金刀窗困』，其故可想。按『人空老』之『人』，不必指閨人，『刀』亦難指翦刀，意不在此。

△王訂因蕭江聲本《二主詞》，承認原上下片爲兩首，曰：『此首上半首末，注有『下缺』二字，各本《二主詞》皆同。如爲一首，則上半首並無闕字，此注爲多餘矣。細核原文，以從蕭江聲鈔本作二首爲是。』能

於「細核原文」決定《臨江仙》應有單片之調與雙疊之調並行，蕭本、王訂俱有可貴。

漁父　二首

△此調二首録宋劉斧《翰府名談》，《花草粹編》、《全唐詩》亦載。王訂録自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世上如儂有幾人。

△沈本內王國維校云：「筆意凡近，疑非後主作也。彭文勤（元瑞）《五代史注》引《翰府名談》：「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衛賢畫，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云云。此即《全唐詩》、《歷代詩餘》之所本，但字句小有不同，茲從《五代史注》所引改正。」按王氏所改者僅「千重」改「千里」、「世上」改「快活」二處。「桃花」，《名談》原作「桃李」，茲從《詩話總龜》及《全唐詩》等改。因「桃花」與「浪花」對立，有意在，不容更。

△《五代名畫補遺》云：「故大丞相文懿張公第有《春江釣叟圖》，上有南唐李煜金索書《漁父》詞二首。」文字多異，如「浪花」作「閬苑」，「意」作「情」，「重」作「里」，「桃花」作「桃李」，「世上」作「快活」。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二〇所載與《名談》同，惟「身」作「鱗」。此字別又作「輪」。

一棹春風一葉舟。一輪繭縷一輕鈎。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五代名畫補遺》「滿甌」作「盈甌」。王訂於《名畫補遺》「一輪」注曰「誤」，特改「一綸」。儻親

審約㒵，便知『輪』字有體有用，毋庸改；作『綸』，轉與『縷』複。本編卷五失名《漁父》第三首，有『車宛轉』句，正謂『輪』，可參。

△右詞宗旨明明曰：桃花之賞，須擘開千疊浪後；自由之享，須投身萬頃波中，二者都難苟得。煜於人欲，沉浸已深，偶對春江釣圖，能省悟及此，有《漁父》數語，不算『凡近』。而通體遣詞，亦復高爽，無悖於集中之主導風格。儻讀者心中人人先立一不『凡近』之李煜，欲諸詞一一相就，恐失之真煜，與真煜詞轉遠。王氏所疑，於校輯工夫實無補。近人元賈石指二《漁父》爲煜『倦於都市繁華後的偶爾有的思想』，恐不止此。

△《宣和畫譜》八云：『衛賢，長安人，江南李氏時爲內供奉，長於樓觀人物。嘗作《春江圖》，李氏爲題《漁父詞》於其上。』按此語已見《五代名畫補遺》，可信。

長相思

△此下八調，辭九首，乃一般抒情之作，若驗之集中主導風格，信出一手。宋人及近人對煜作雖樂予移植，多方分散，而均不得其所，勢必仍歸原主。

雲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録吳本，注云：『曾端伯集《雅詞》（《樂府雅詞》）以爲孫質之作，非也。』沈本此注『質之』作『肖

之』，趙聞禮《陽春白雪》作『肖之』。按肖之名惔，無詞集，《全宋詞》録其《點絳唇》一首，風格亦異，難於牽合。

△宋劉過《龍洲詞》內亦曾見右詞。過詞氣魄在《六州歌頭》、《念奴嬌》等調，疎豪壯激，人所共曉，小辭無似此者。移入彼集，亦立脚不穩。王訂曰：『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下，載此詞上半首，亦以爲劉過贈妓之作。……殆劉過曾録此詞贈妓，人遂以爲劉作。』此解甚是，並可作他詞被移植者借鏡。

△『緺』一作『髻』，一作『窩』，『衫兒』一作『春衫』，『螺』一作『蛾』，『簾』一作『窗』。

長相思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　菊花開。菊花殘。塞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閒。

△録《花草粹編》一，《全唐詩》、《歷代詩餘》等從之，《全唐詩》尚有《永樂大典》依據，不可忘。明人校輯之《草堂詩餘》多種，亦以此詞歸煜，詹校所舉，即有五種。而王訂曰：『此首乃宋鄧肅之作，見《栟櫚集》……《栟櫚詞》。……《類編草堂詩餘》等以爲李後主，無據。』果無據歟？

△王訂附録三，載近人周泳先考證：『靜安據《草堂詩餘》所補之《長相思》「一重山」一首，見鄧肅《栟櫚詞》。肅詞集中，載《長相思》三首，「一重山，兩重山」一闋後，緊接一闋，爲「一重溪，兩重溪，溪轉山迴路欲迷，朱闌出翠微。梅花飛，雪花飛，醉卧幽亭不掩扉，冷香尋夢歸。」與前一闋詞句完全吻

合，可斷爲肅同時所作。且《草堂詩餘》題注作者，多不可靠，故此闋可決其非後主作。』按肅作另首曰：『紅花飛，白花飛，郎與春風同別離，春歸郎不歸。雨霏霏，雪霏霏，又是黃昏獨掩扉，孤燈隔翠帷。』兩首合看，乃覺風格庸弱，去右詞遠甚；三首合看，造詣既殊，終難出於一手。事態之造成，殆因肅好右詞，寫爲詞樣，依樣仿作於後，遂有『緊接』與『吻合』，周氏未察也。三詞聯書於一紙，以便揣摩而已。肅初無意於並所取詞樣，亦歸己有，特未在紙上注明耳。（儻確證肅集首尾皆肅所自編，此說當不成立。）昔之編肅集者，不辨南唐、北宋，囫圇於前，已屬遺憾；今之訂煜詞者，豈可復因肅有定集，集中所見，便首首皆真，煜無定集，雖官私並傳（指《大典》與《粹編》等）、風格融貫之作，仍不加信，務爲向宋移植而後快，有是理乎？肅集此三首，首章信是完作，有目共睹；餘則並有疵類，如仿『重山』爲『重溪』，『溪』非能疊者，如何曰『重』？不辭；兩首作結，都在『掩扉』，毋乃窘嗇？『紅花飛，白花飛』，小兒語耳；纔恨春歸，何至便愁雨雪？……夫始作與擬作同載集中，可也，聽從紅白花飛，春歸雪至，文藝各有功力，不能强同；至於煙水丹楓，一簾閒月，乃唐詞典型之一，終當物歸原主，不能移。

△《全宋詞》重編本鄧肅集內移植右詞，但注曰：『此首別誤作李煜詞，見《類編草堂詩餘》卷一。』

擣練子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詞吳本，注：『出《蘭畹曲會》。』《花草粹編》一歸煜，亦引《蘭畹曲會》。《全唐詩》並載。沈本『曲會』作『曲令』。吳本、沈本另注：『此詞見《西清詩話》。』

△《尊前集》載此，歸馮延巳，但《陽春集》內無此。《尊前》『無奈』作『早是』，『寐』訛『寢』。

△此首風格益近上列兩首《長相思》。

臨江仙

庭空客散人歸後。畫堂半掩珠簾。林風淅淅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

△錄《全唐詩》八九九，與上列《臨江仙》『春光鎮在』首闕係俱詳上文。《全唐詩》『珠』原作『朱』，此從吳本。

採桑子

△此下五首均錄吳本。

轆轤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晝雨新愁。百尺蝦鬚在玉鈎。瓊窗夢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遊。九曲寒波不泝流。

△此首吳本、呂本注：『二詞（按指右詞及上列《虞美人》『風迴小院』）墨跡在王季宫判院家。』沈本此注『宫』作『官』，侯本此注多『以上』二字。

△『驚』，《詞林萬選》作『經』，遠遜。『舊』，呂本訛作『畫』，《全唐詩》等及王訂同。『新』，《萬選》、《全唐詩》等訛作『如』，《詞統》注：『一作「和」。』『在』，《萬選》、《粹編》、《全唐詩》等作『上』。『夢』，吳本等訛作『春』，從《萬選》。

子夜歌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縹色玉柔擎。醅浮盞面清。　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同醉與閒評。詩隨羯鼓成。

△各本下片原無『何妨』二字。吳本注：『二字漫滅不可認，疑是「何妨」字。』茲據補。呂本、沈本注中『漫』作『磨』。『評』用呂本，餘本作『平』。林大椿《唐五代詞》作『閑平』，未云作何解。

△吳本、沈本等右詞前列聲詩《玉樓春》，並統注曰：『已後二詞，傳自曹功顯節度家，云墨蹟舊在京師梁門外李王寺一老尼處，故敝難讀。』曹指南宋曹勛。注中『老尼』，呂本作『老居士』。

喜遷鶯

曉月墜。宿煙微。無語枕頻欹。夢回芳草思依依。天遠雁聲稀。　啼鶯散。餘花亂。寂寞畫堂深院。片紅休掃儘從伊。留待舞人歸。

△此首亦在宋補明刊《尊前集》李王作內，次句「煙」字，較吳本、沈本作「雲」者善。「曉」，侯本作「晚」，非，與下句「宿」字無照應。「墜」，沈本作「墮」。「頻」，沈本、侯本作「憑」，非。下片有「啼鶯」，則「雁聲」容誤，俟校。

△末二句謂落花在地，錦茵天成，休掃，待舞。詹校注釋爲「休掃」另設二義，未中。上列《採桑子》：「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舞態則在落英。

謝新恩

櫻花落盡春將困。秋千架下歸時。滿階斜月遲遲。在花枝。　□□□□□□□。□□□□□。徹曉紗窗下。待來君不知。

△上片三、四兩句，吳本、沈本皆作「漏暗斜月遲遲，花在枝。」呂本、侯本又脫「暗」字，益不成句。查

吳本於『暗』字下注云：『二字又疑曰「滿階」。』沈本此注同，惟『曰』作『是』。下片『徹曉』上，二本又注云：『缺十二字。』茲據二注，擬訂全調如上，與上列《謝新恩》『櫻花落盡階前月』首格調正合。

△『櫻花』，呂本、侯本等作『櫻桃』。曰『花在枝』，固與首句『落盡』相抵；曰『在花枝』，雖指月色言，『花』字仍未安，俟校。

△此首『待來』之『來』，與上列《菩薩蠻》三首內之三『來』字，內容正類，原作在此片首二句中，必有渲染，惜無從曉。

醉花間

冉冉秋光留不住。滿階紅葉暮。又是過重陽。臺榭登臨處。　茱萸香墜紫。菊氣飄庭戶。晚煙籠細雨。嗈嗈新雁咽寒聲。恨年年。長相侶。

△右詞原列爲《謝新恩》之第七首，而其調實與上列馮延巳作《醉花間》全同，焉得不改題《醉花間》？《二主詞》諸本於下片結拍，原作『嗈嗈新雁咽寒聲，愁恨年年長相似』七言二句；而《醉花間》結拍是三言二句，不合。但諸本於『寒』字下概有注文曰：『一作「愁」。』若正視此條注文，便知下句『愁恨』之『愁』，恐緣此注文『愁』字衍出，並非正文所原有。不然，結拍二句，何至每句皆著一『愁』字？既是衍文，便當剔除，而所餘『恨年年，長相似』六字，乃可作三言二句，適符《醉花間》格矣。此意在一九

二一年，劉毓盤於「《南唐二主詞》跋」內，早已提及，曰：「《醉花間》，《臨江仙》亦作《謝新恩》，此所當改者。」而王訂曰：『李璟、李煜無《醉花間》詞，不知劉氏何本。』蓋王訂獨尊「宋無名氏輯《南唐二主詞》」，此本所有，方謂之有；此本所無，便謂之無，又不稽格調，不主風骨，遂爾偏執。其曰『不知何本』，殆因自囿太深，無從擺脫也。

△各本《二主詞》末句作『長相似』，失韻。《歷代詩餘》、《天籟軒詞譜》、《詞律拾遺》等《謝新恩》調下『似』均作『侶』，甚是。因『似』之本字作『佀』，與『侶』形至近，易訛。

△沈本在『墜』字分片，失韻。王訂謂蕭江聲鈔本在『紫』字分片，失韻。又謂蕭本於『嗈嗈』下多一『相』字，足見此詞傳本內之衍文尚不止一『愁』字。

△年年相侶，並非恨事，『恨』字尚待訂。

破陣子

△此下六調，辭九首，內容所示，乃臣虜哀傷，眷懷故國，與李煜遭際甚合。

△此下五首均錄吳本。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蘇軾《東坡題跋》三：「『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

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按此跋『後主』至『曲哉』云云，吳本、沈本詞後均注。蘇氏只責作者爲君不是，並未否認其有此詞。惟傳本上片七言二句缺，《東坡志林》、《苕溪漁隱叢話》等同。

△宋袁文《甕牖閒評》五：「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預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王訂云：「此詞未必即爲去國時作，……或爲後來所追賦，曾有墨跡流傳，故東坡有題跋。」末二語乃主要，墨跡果僞，蘇氏不應不辨。袁文既謂煜後來『不免歸朝』，便應知如煜之爲人，雖『當是時』，仍『不免作詞』，且猶在有教坊、有宮娥時作之，聽歌揮淚，皆是寫實，何必爲諱？參詹安泰《李璟李煜詞》。

△『閒』一作『閑』，『幾曾識』一作『幾曾慣見』，『虜』一作『妾』，一作『僕』，『猶』一作『獨』。首句『四十年』，乃自南唐開國（九三七）起算，至宋開寶八年（九七五）末滅南唐，恰近四十之數，不合作『三十餘年』。

望江梅 二首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絃江面綠。滿城飛絮輥輕塵。忙殺看花人。

△『輥』，呂本作『滾』，《粹編》、《全唐詩》作『混』。『忙』字所寫乃追憶舊時之盛，《粹編》、《全唐詩》作『愁』，未愜。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吳本及《全唐詩》等，第三句末皆作『暮』，沈本作『遠』，與二首之起句複。王訂守沈本。

△《望江梅》，別名耳，與下列《望江南》同，皆單片體，非雙疊，因叶韻各異。王訂云：『蕭本《二主詞》、《歷代詩餘》、《全唐詩》俱作兩首。蕭本來源頗古，必有所本。』按吳本、蕭本來源雖古，王訂並不取用。

△二首曰『夢』，曰『南國』，明是身在北國之作。近人論煜詞，有屬之歸宋前者，未的。

望江南 二首

△二首亦見宋補明刻《尊前集》內之李王詞，在《百家詞》本，二首分列爲第六首及第七首。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百家詞》舊钞本《尊前集》『花月』作『花下』。

△王訂曰：『《南唐二主詞》收此詞，實出自《尊前集》，並非另有根據，應從《尊前集》作二首。』按應分作二首是，至南宋人輯《二主詞》之全部根據，今日尚難掌握。即使《二主詞》果據《尊前集》補收此詞，北宋人補『李王詞』，又何所據？仍待探索。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全唐詩》『斷臉』作『沾袖』，『說』作『滴』，『淚時』作『月明』。

△王訂謂《百家詞》本《尊前集》『和』作『如』，乃指舊鈔本。

△宋李祉《樂府紀聞》：『後主歸宋後，與故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陸游《避暑漫鈔》亦載此。

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尊前集》調名無『歌』字，入『商調』。『限』，侯本誤『恨』，失韻。『上』，劉箋云：『舊鈔本作「共」』，失韻。此首王訂未分片。『重歸』一作『初歸』。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第五』注：『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錄《百家詞》本《尊前集》，調名下無「影」字，入「中呂調」。「秋月」，《全唐詩》同，吳、沈諸本《二主詞》作「秋葉」，非。「應猶」，原作「依然」，較遜，茲從《花菴詞選》、《全唐詩》等。「問君」，吳、沈諸本及《全唐詩》等皆同，他本《尊前》作「不知」，遠遜。「恰似」，原作「恰是」，誤，茲用吳、沈諸本。吳本調名下注：「《尊前集》共八首，後主李重光詞也。」王訂謂吳本於此注內「煜」誤「煙」，未知吳本作「李重光」，無「煜」字。

△其他異文：「都有」之「都」，一作「能」，或「那」，或「還」，「幾多」一作「許多」，「恰似」一作「卻似」。

△宋以後筆記多載煜之被害，與此詞「小樓」「一江」兩句有關，謂兩句曾觸宋主趙光義忌。見陸游《避暑漫鈔》、王銍《默記》上、《樂府紀聞》（《歷代詩餘》一一三引）及陳霆《唐餘紀傳》。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桁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　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净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録吳本，惟『桁』原作『行』，兹用粟香室覆侯本及《全唐詩》。『淨』原作『靜』，兹用沈本。調名下原注：『傳自池州夏氏』，侯、沈二本同。夏氏，無詳考。

△『一桁』，沈本作『一任』，劉箋云：『舊鈔本作「任」。』別作『一片』。『鎖』，侯本、《粹編》、《全唐詩》等作『劍』。詹校釋『金鎖』指兵甲，是。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録沈本，調名下原有『令』字。『江山』原作『關山』，吳本同，兹用《花庵詞選》及《全唐詩》等。吳、呂、侯諸本『闌珊』作『將闌』，『不耐』作『不暖』，『春去』作『歸去』，均較沈本爲遜。吳、呂二

本於『歸去』下注：『一作「何處也」。』《詞統》作『歸』，反注謂『誤作「春」』。』

△吳、沈諸本詞後均注引《西清詩話》：『後主歸朝，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遂作此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原文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九）末二語與煜被害說不一，《清話》之說未知何據。

失調名

別易會難無可奈。下闕

△録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一六，云：『《顏氏家訓》曰：「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歧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按『別時容易見時難』，乃前列《浪淘沙》內之句，右一句或亦是《浪淘沙》辭之殘句。

潘佑　一首

幽州人，生於南唐前主昪元二年（九三八），卒於宋太祖開寶六年（九七三）。事李璟，直崇文館。煜時，遷虞部員外郎，改知制誥，又遷中書舍人。後被誣劾，自殺。

失調名

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東風一半。餘闕

△錄《詞林紀事》二引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他本《鶴林玉露》不載），云：『南唐張泌、潘佑、徐鉉、湯悅，俱有才名。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欲以艷曲記之，佑應令云云。時已失淮南，故佑以詞諷諫。』

△宋江鄰幾《雜誌》以此詞屬韓熙載，『漫』作『熳』；『東』作『春』。《全唐詩》八九九詞十一末殘句內，有右詞後二句，次句作『已輸了風吹一半』，注：『韓熙載詠梅』，乃用《詩話總龜》。江氏《雜誌》又云：『李後主於清微〔殿〕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衎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按此雖七言三句，而末句作上三下四，乃雜言格，《聲詩集》不收，故列於此。

李建勳　一首

字致堯，廣陵人。約生於唐懿宗末年（八七三），卒於南唐中主保大十年（九五二）。李昇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放之。李璟召拜司空，尋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

迎神曲

擷鼉鼉。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滿奠椒漿齊獻揖。　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爲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録《全唐詩》七三九，調同李白《白紵辭》。

元寂 一首

俗姓高，自言與高駢同族。居昇元寺，博覽，善説。保大中，授左街僧録，内供奉，賜紫。李煜召講《華嚴》【梵行】一品。坐飲酒、狂歌，廢。後醉死於石子岡。

醉歌

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

△録馬令《南唐書》二六《浮屠玄寂傳》：『寂……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於路，曰……。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十國春秋》三三亦載之。

盧絳 一首

初名袞，字晉卿，宜春人。習兵事，爲南唐建水師，屢勝吳越。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守潤州。宋師入金陵，獨不降。謀奔嶺表，不果，始降，爲宋所害。

菩薩蠻

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　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

△錄馬令《南唐書．盧絳傳》：謂絳病痁，夢白衣婦歌此勸酒，曰：『妾乃玉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遇害時，有白衣婦同刑，貌宛如所夢。問名，曰耿玉真，刑地乃固子坡。《南唐野史》十、《詩話總龜》三三及《翰府名談》，俱謂耿在夢中所歌爲七絕，地名乃孟家坡。

△按耿縱有其人，辭則盧之所託。《全唐詩》八六八『夢』類歸盧，是；同書之末『詞』類，又歸耿，則謬。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載此，結拍云：『獨自憑闌干，衣襟生暮寒。』楊愼《百琲明珠》以此歸盧。《古今詞統》『小山』作『遠山』。

陶穀 一首

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唐彥謙孫，避晉諱，改。仕晉知制誥，仕漢給事中，仕周兵部侍郎。入宋，加户部尚書。曾使南唐、吳越，始見詞作。

風光好 贈秦弱蘭

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安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錄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南唐近事》『安得』作『再把』。《本事曲》『別』作『會』。《本事詞》『夜』作『夕』。

△《玉壺清話》謂宋使穀來江南，穀厓岸自高。韓熙載遣歌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持帚灑掃。陶失戒，並贈以詞云云。後赴宴，穀仍毅然，出秦，歌此詞，始大慚。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二四云：『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塘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

△宋沈遼《雲巢編》、元陸友《研北雜志》，均謂穀使吳越，惑倡任社娘，有此詞。『社』一作『秋』。

△宋周煇《清波雜志》八（《筆記小說大觀》本）云：『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物，議論間殆應給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艷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荆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慚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

失名 二十首

藍采禾歌

藍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争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

△録北宋龍衮《江南野史》八。首句原不疊，此從馬令《南唐書》一五《陳陶傳》。馬《書》乃取資龍《史》，其《陳陶傳》云：『陳陶世居嶺表，……以台輔之器自負。……昇元中，至南昌，……築室於西山。……性尤嗜鮓。……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肆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或疑爲陶之夫婦。』陸游《書》所載同，惟辭中『禾』皆作『和』，第四句作『何如賣藥沽美酒』，『深』作『青』。

△清鄭方坤《五代詩話》三，引《因樹屋書影》載此。『藍』作『籃』。謂『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

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按作『籃采禾』，亦無所取義。

漁家傲

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個魚兒無覓處。風兼雨。土龍生甲歸天去。

△録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九。云：『主（按指李昪）自受代以來，臺閣多俗吏，細大之務，主親決之。……因感疾，漸至殘廢。……先是數載前，一漁者持蓑笠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榔之聲以參之。號回同客（一本作回回客），人後疑爲呂洞賓，音清悲如煙波間，聽者無厭。唱曰：……。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龍生甲」，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此辭《全五代詩》三九亦載之。『魚兒』作『鯉魚』，『土龍』作『玉龍』。

△《全宋詞》『宋人依託神仙鬼怪詞』類亦載之，用《詩話總龜》前集四八，歸呂巖。『鯉魚』作『魚兒』，『看』作『覓』，『兼』作『和』，調名《漁家傲》。按《漁家傲》始於宋晏殊，尚未見有單片者。

胡笳十八拍　十八首

△琴歌十八首，録《樂府詩集》五九《琴曲歌辭》；《樂府詩集》題注云：『《後漢書》曰：「蔡琰，字文

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沒於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蔡琰別傳》曰：「漢末大亂，琰爲胡騎所獲，在右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唐劉商《胡笳曲序》曰：（略，見上文卷五劉商《胡笳十八拍第一》注文。）《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樂府》原作『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

△依據右列《琴集》語，後人多謂《胡笳十八拍》琴曲與辭，皆蔡琰作。『理論』《琴歌》章已辨其誤。按琴曲《胡笳》，始於曹魏，稱《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乃徒奏之曲（『但曲』）。至晉劉琨作《胡笳五弄》，始配短辭，今存者有劉宋吳邁遠、蕭梁陶弘景等人之作。隋唐之際，所傳《胡笳》三種（《胡笳五弄》、《胡笳調》、《胡笳聲》），皆『雜調』，而非『大弄』。初唐時，沈氏、祝氏將其改製定譜，《胡笳》方有大、小二本。此後大、小《胡笳》各自獨立發展，分別成爲大曲。《大胡笳》先行一步，由盛唐琴師董庭蘭製爲十八拍，但有曲無辭，觀李頎等人聽琴詩可知。率先爲其配辭者乃大曆進士劉商，譜與辭均爲陳振孫所見，著録於《直齋書録解題》。劉商同時人武元衡，亦於《劉商郎中集序》中述及此事。至於祝氏所傳《小胡笳》，雖亦經董庭蘭改製，然迄至元和中，仍僅具四拍之規模。由元稹《小胡笳引》詩，可知其時《小胡笳》尚是純器樂曲，無辭；由《琴史·蕭祐傳》，可知《小胡笳》四拍，元和中僅增用

《無射商九調子》爲引曲。《小胡笳十八拍》一名，最早乃見於右列《琴集》引文。文中所言蔡翼，實係爲《小胡笳十八拍》製譜者。按《崇文總目》云：「《小胡笳十九拍》一卷，僞唐蔡翼撰。」此即言蔡翼爲《小胡笳十九拍》製譜一卷。所謂「僞唐」，應即南唐，考《崇文總目》史部「僞史類」可知。蔡翼另著有《琴調》一卷，載見《崇文總目》，亦題曰「僞唐」云云。而《胡笳十八拍》中「我生之初尚無爲」等字句，又見於宋太宗淳化三年摹刻的《淳化秘閣法帖》中。據以上數端，今以《胡笳十八拍》繫於南唐。至於題蔡琰所作之《胡笳》辭乃《小胡笳十八拍》之辭，有今存數十種琴譜可證（《大胡笳》傳譜按劉商辭意分段，列標題，《胡笳十八拍》則與《小胡笳》同用黃鍾宫調，按「緊五慢一」定絃，繫蔡琰辭，兩個系統，涇渭分明），無庸置疑也。

△《小胡笳十八拍》辭，後世傳譜多用朱熹《楚辭後語》本。《後語》所載《胡笳十八拍》之異文，今均出校。

第一拍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潰死兮無人知。

△「潰死」，《楚辭後語》作「憤怨」。

第二拍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蟲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懸兮弦欲絶。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揚塵沙』，《楚辭後語》作『風揚沙』，『蟲蛇』作『虺蛇』。

第三拍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風浩浩兮暗塞昏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風浩浩』，《楚辭後語》作『胡風浩浩』，『暗塞昏營』，《楚辭後語》無『昏』字。

第四拍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禀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没

戎虜。俗殊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何難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何艱阻」，《楚辭後語》作「多艱阻」。

第五拍

雁南征兮欲寄邊心。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腸斷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邊心」，《楚辭後語》作「邊聲」，「空腸斷」作「空斷腸」。

第六拍

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飡。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第七拍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地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原注：『滿地』一作『滿野』。《楚辭後語》亦作『滿野』。

第八拍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兹八拍兮擬排憂。何知曲成兮轉悲愁。

△《楚辭後語》『排憂』作『俳優』，『轉悲愁』作『心轉愁』。

第九拍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爲傳。

△『誰爲傳』，《楚辭後語》作『誰與傳』。

第十拍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代血。

△《楚辭後語》『別離』作『離別』，『淚代血』作『淚成血』。

第十一拍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乃既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

月諸兮在我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兮徹心髓。

△《楚辭後語》『生乃既得』作『生仍冀得』，『我壘』作『戎壘』，『鞠之育之』下有一『兮』字，『哀響』下有『纏綿』二字。又《詩紀》注：『日居月諸』一作『日月居諸』。

第十二拍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踏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逢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二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楚辭後語》第二句上有『知是』二字，『踏』作『蹈』，『逢』作『遇』，『二子』作『稚子』。

第十三拍

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

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弦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胡兒號』，《楚辭後語》作『號失聲』。

第十四拍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楚辭後語》『唯有愁苦』作『唯我愁苦』。《詩紀》『莫知隨』作『莫之隨』。

第十五拍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心有憶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楚辭後語》『願歸來』作『願得歸來』，『歡心』作『歡心足』，『憶』作『懷』。

第十六拍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徒想憂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生我兮獨罹此殃。

△《楚辭後語》「徒想憂忘」作「憂不忘」，末句作「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第十七拍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首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尫兮骨肉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絶兮淚闌干。

△《楚辭後語》於「行路難」下作「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移「沙場」等句。又「沙場白首」作「沙場白骨」，「骨肉單」作「筋力單」。

第十八拍

胡笳本自出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未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離兮受之應不容。

△《楚辭後語》『綠琴』作『綠琴』，『思未窮』作『思無窮』，『六合離』作『六合雖廣』。